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第十一種

# 巴黎的午餐

法國 E·左拉著  
李青崖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一種

## 巴黎的孽聲

原 名 Le Ventre de Paris

原著者 Emile Zola

中譯者 李 青 崖

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話 46364 46365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1500册  
一九五三年三月再版 1501 - 3500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題記在譯文之前

在盧恭馬伽爾家傳之中，這本原文名曰 Le Ventre de Paris（直譯是巴黎的肚子）的小說，是左拉首先發表的第三部；根據弗內爾的記載，發表的年齡約在一八七三至七五年之間，書中所指定的時代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初期，而女主角葛夢在馬伽爾家的輩輩是第三代。

可是男主角弗洛蘭的意識的製造者，却不是第二帝國的本身而是第二帝國的前奏曲；這兩奏曲的頂點就是書中一再述及的「十二月四日」那一天。所以若是想要明白這本書裏男女兩主角的個性和環境，自然須得對於這一天有點兒認識，因此我根據馬萊和格里萊二氏合著的十九世紀史，摘譯幾行在下邊：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拿破崙，利用自身在政治的地位實行叛國稱帝的陰謀，時機所及終於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發喪兩道籌備已久的命令：

一、解散國會，

二、召集全民會議，以總投票來詢問全國是否擁護路易拿破崙和是否付以重定憲法的必要之權力；

同時，軍警已經着手逮捕國會議員中之主張組織合法的抵抗者了。這一來，巴黎就明顯地陷入了人心惶惶的境界……

「次日，巴黎城外的市民，已經在某幾處築好了防禦工事表示抵抗；不過他們的意志並不積極，而軍事當局反故意約東士兵不許走出營房，極為如此「可使變叛者有發展的時間，而撲滅他們的唯一妙法也就在此。」……

參見

「四日，在早上，許多防禦工事已經從巴黎中心各區向北部延長了，午後二時許，軍隊出營了，在塞滿了看熱鬧者的各處廣街上開到了一師人。忽然，這些兵士開始向這些看熱鬧者開槍了；事後查出受彈而死者有一百五十人以上，傷者的數目更多。可是這番屠殺並沒有摧毀人民的抵抗力，所以更須對於附近的工事加以強力的掃除……這種掃除行動直到夜間九時才獲得他們的「戰果」——是為「四日之變」。

「……政變 Coup d' Etat 從此揭去面具了，政府利用「四日之變」來恐嚇一般布爾若瓦 Bourgeois 階級，說這番事變是社會黨和農民黨的嘗試；是以藉此來大規模地逮捕人民：一七九三年以後從未再見的恐怖時代又在法國再現了；——從拿破崙三世被廢之後所遺留下來的筆記之中，我們發見當時被逮捕的人數將近有二萬七千之多，但是遠遠低於實在數目。所有被捕的人，都在二月八日，被政府一道命令放流到阿爾及里和圭亞納兩個屬於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做苦工去了，但是絕沒有經過審判……」

第二年，魯意拿破侖在搬演了種種傷透民意的活劇之后，終於在十二月二日就任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皇帝，是爲拿破侖三世；到了十八載之后的一八七〇年和普魯士戰敗投降，他的帝統和帝國就同時結束。

弗洛蘭當然是二萬七千以上的犧牲中之一，這種犧牲生活在他心裏構成的憎恨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況他在七年以后回到巴黎所目覩的仍舊是「肥瘦懸殊」的世界！所以左拉就選擇了巴黎的中央菜市場做弗洛蘭重回巴黎過活的背景，而以巴黎那些「肥者」的饕餮情狀使弗洛蘭心裏的憎恨由喚醒而達到逐步加強，以至於警備他那種幻想式的政治行動。

就表面的現象而論，法蘭西第二帝國在十九世紀的歷史上，似乎是一個「小康時期」；其所以如此者，第一是數十年的內部爭奪在此時期中暫得休息，第二是政府利用科學去作海外殖民政策的工具。所以凡是在這時期中知道「自肥」方法而又有「自肥」資本的人，多數都成了「肥者」；當然他們非以「安分守己」的立場感謝他們的「皇上」不可了。左拉在這些「肥者」之中選擇了一個葛莎來做弗洛蘭的對手，而把大伯子和弟媳的關係派給他們兩個人。

這一個「瘦者」和一個「肥者」在接觸了之后，就慢慢各自從各自的意識裏發生相互間的磨擦起來，接着作者所選擇的主要副角加萬呂，露嬌思，伽瓦爾和薩蓋都次第登場了，於是這男女兩主角之間的磨擦就演進而化作了衝突。到了最后的尖端，弗洛蘭這個「瘦者」，當然又在「肥者們」的「煽動」之下，再度變成了犧牲，於是那一幫信奉著以「自肥」的「安分守己」者流，

大有從此天下太平之概！

有了這一點兒算不得甚麼的簡單分析，再加上書中那個旁觀者的畫師克羅德的種種批評，我們對於左拉這時候的人生觀不難瞭如指掌；因為書裏的中央菜市場這個小宇宙，正是透過作者的氣質 Son temperament 的小宇宙。

就描寫的藝術而論，則透世以研究左拉知名的勒倍爾泰 Ed. Lapelleter 稱賞這本書是「一幅巨畫式的靜物寫生」，因為中央菜市場在當年的巴黎確乎是一所偉大的時代建築物，而建築術在時代上的力量已經由教堂和修道院那些屬於「神」的方面，漸次擴張到車站船場戲院醫院身上來，這些場所和菜市場不僅同是屬於「人」之所必需，並且同樣代表電氣和蒸汽世紀之工業的，實證的和科學的時代信念；左拉久在公益日報工作，報社和中央菜市場相距不過數步之遙，這所時代建築物何能不教左拉這時代作者發生興趣。梅棠社 Groupe de Medan 的西友阿歷克西司 P. Alexis 對於左拉爲這本小說而在中央菜市場及其附近街道所作的先後不計次數的單獨性散步，有下列的記載：

「某一次我們走到韶山街，他（左拉）忽然對我說：「請您轉身回去仔細看看罷！」那真是不常見的，那地方的景象，菜市場各處的屋頂都有一種驚人的氣氛。在暮色漸見濃厚之中，竟可以說這是一座由許多巴比倫式宮殿疊成的堆積物。他錄下了這種曾經在他書裏描寫過的印象。他就是這樣和中央菜市場的輪廻面目相習了。手裏插着一枝鉛筆，不論晴雨寒暑或者早晚晝夜，都

時時刻刻來拜訪這些地方，着手紀錄種種不同的氣概。後來，某一次，他在菜市場整整過了一夜，來參觀巴黎的營養物品在奇異的民衆的噴嚏之中潮湧而來。他並且和一個守衛者細談，這個引他走下了地窖子，又引他升到了各館的房頂上散步……』

從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看見左拉對於中央菜市場是如何注意的了，然而尚不止此，他又參考了在當時也不多見的有關中央菜市場的書籍，並且到警察廳去探詢情形，徵集統計錄和管理規則。然而這種種工作，在左拉無非是要把這座時代的建築物，從紙上用浮雕的手法顯出來，不過他的工具不是線條而是文字。

這怎能說這本小說不是一幅巨畫式似的靜物寫生呢！然而勒倍爾又說這十足是一篇有腳口腹的詩。大概在感受於中央菜市場的現象和寫作一部小說的需要，決定從場中的食物宮殿裏找出人物和背景來，而另一方面，也許受了競爭慾的支配，因此又想自擬於禹戈。於是禹戈的巴黎聖母院彷彿做了這部小說的模特兒。不過教堂和菜市場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把神祕和信仰的死世界加以「擬人化」的功夫，後者則使我們的物質世界的需要和食慾取得了「肉體化」；然而描寫的瑰奇和渲染的強健，卻同一奔放不羈使讀者目不暇接。所以這兩部小說在藝術的不朽的決鬥場上簡直是鬥爭，一造是靈魂，另一造是肉體；一造是聰明，另一造是物質；一造是理想國，另一造是現實世界；一造是司虛無的國，另一造是司吃喝的國；一造是過去，正如禹戈早已預料到的一樣，被另一造名曰「現在」者所屠戮。

巴黎的壯子雖然名稱和題材都富於現實性，然而卻是左拉一本最富於詩意的書。這幅鮮物是帶着激昂態度帶着抒情意味又帶着生命用一枝浪漫筆調寫成的；倘若擬之於法國浪漫派的畫師，那末則竟不妨說是德拉可瓦的筆調罷。

「浪漫筆調」，這豈不是勒倍爾深對於左拉下諷刺嗎？不然，左拉誠然創立了自然主義的信條，可是他自己也未能始終遵守，他的作品里有時反而流露浪漫主義的氣息，這是文學史家所公認的事實；不過他的浪漫筆調確乎是浪漫主義的上品而已！例如他在這本小說裏對於視覺聽覺嗅覺乃至觸覺所下的種種描寫即其明證。

談到這裏我似乎不妨「打住」了，所以我權且只把翻譯這部小說的經過略敍幾句在下邊：

翻譯的工作是一九四三年春天開始的，其時我正在辰溪的湖南大學教書，光陰並不十分閒暇，所以工作通常也未能迅速進行，尤其遇着蔬果蟲魚乃至食品以及種種實體物的名稱，動輒必須翻閱好幾種字典，有時甚或還須請教於本草和諸「雜」那類的書，因此所費的時間更大，以至於同人中的所謂國學大師之流，竟認為如是云云「毋乃大是玩物喪志的異事！」所以經過了一年，而全書的譯文不過成了三分之二；彼時的敵人忽然時有空襲經過辰溪，以至我在某次躲避之中，竟失去了法文原本和譯稿的一小部分，因此翻譯的工作竟在無可說的情形之下中止下來。

一九四五年春，我到了重慶了，不久居然輾轉地另行覓得了法文原本，於是又繼續做起翻譯的工作，可是當然更不能迅速了，直到勝利後的三四個月才完成了全書的譯文。其間曾承熊菊隱兄熱

耽擱替我把譯文付之手民，可是又因為是時重慶物價空前地波動，所以未及排完而臨時中輟。

現在我復員到上海又是整整一年了，譯文又在經過兩次周折之後，才於今年五月完成排和校的功夫。可見得在物質困窮的今天，出版這樣一本小書，雖有朋友們的輔助，也竟發生了十年以前夢想不到的困難！

至於書的名稱，我本想用直譯的字而稱之為「巴黎的肚子」，後來仔細一想，才覺得法文的 Ventre 這個名詞的意義並不和「肚子」兩個字十足相同，所以若用直譯的字面，並不能顯示出明確的印象，倒不如採用意譯的字面，稱之為「變笨的巴黎」，庶幾不難教人明白牠的反面就是「束緊褲帶」的餓餓！

一九四七年六月在江濱題記——青廬。

# 第一章

在深沈的寂靜環境中，在近郊通衢不見人影的空虛中，許多種園子的人的馬車，帶着合乎旋律的輪子馳動，從上坡道兒向巴黎升上來，震動的迴聲，撲着那些分成兩行駐在楓林後面靜臥的房子。一輛運白菜的兩輪車和一輛運豌豆的兩輪車，在內伊橋邊和八輛從南代爾運白蘿蔔和紅蘿蔔下坡而來的大貨車合流了；挽車的馬，都低着腦袋，用那種被坡度壓得更為遲緩的速度而又悶情的姿態，信步前進。駕車的人，却伏在車裏的蔬菜上面，包在自己身上的灰黑相間的綢緞紋的風衣裏面，直挺挺地躺着，在假寐之中握住鞭頭不放。一盞煤氣燈，從黑影構成的帷幕口上，耀着那些由胡蘿蔔簇成的紅花球，由白蘿蔔簇成的白花球，由豌豆和白菜簇成的綠錦，使得一隻皮鞋底上的鐵釘，一件單衣的袖子，或者一頂便帽的角兒，夾在這些花球和綠錦之間被人窺見。在這條公路上，在附近這些公路上，前前後後，車輛的懶散可辨的隆隆之聲，都報出了相同的運輸和全部的到碼頭的行動，穿過午前兩點鐘的黑暗和確睡，用這些正在經過之中的食料的聲響，如

同搖着搖籃似地來搖動這座烏黑的城。

馱爾大扎，馬丹佛朗朔瓦的馬，一條過於肥圓的牲口，領着這一列車子的頭。牠正在半醒半睡之中搖着雙耳前進，剛好走到了長田街頂上的時候，一種突來的恐懼心，教牠頓住四條腿子不動了。於是另外那些牲口的腦袋都頂着了前面車子的尾部，結果，這列車子停住了，一陣由鐵器構成的聲響，夾在那些驚醒了的駕車人的咒罵之中驟動起來。馬丹佛朗朔瓦本來靠着一塊貼着蔬菜的板子，一隻四方小風燈的微光，本來只照着馱爾大扎的發亮的腹部的一邊，這時候她從微光里向各處注視了，然而甚麼也看不見。

「喂！老娘，我們走罷，」那列車子的駕車漢子之一跪在車中的白蘿蔔上面喊着，「這是一個甚麼醉鬼罷。」

她俯下身子了，於是瞧見在右邊，幾乎就在馬蹄下面，一堆黑的東西攔住了路線。

「誰也不能壓死人，」她一面跳到地上一面說。

這是一個全身僵着的人，兩臂伸開，腦袋伏在塵土裏。他身體像是異常之長，却瘦得像一枝枯樹幹；神出鬼沒的事，就是馱爾大扎沒有一蹄子把他踏成兩段。馬丹佛朗朔瓦以為他是死了；於是俯下自己的身子，抓着他的手，才覺得那手是熱的。

「喂！漢子！」她從容地說。

但是另外那些駕車的人們都不耐煩了。那個跪在白蘿蔔上面的人，重新用乾脆的聲音說道：

「給他一鞭子罷，老娘！……他肚子裏灌滿了，死豬！請幫着我把他推到溝裏去罷！」

然而那個人已經睜開了眼睛。他用詫異的眼光向馬丹佛朗勃瓦看着，却沒有動彈一下。她想到他應當是喝醉了，在事實上。

「不應該躺在這裏，總會教人壓壞，」她向那漢子說，「您到那兒去？」

「我不曉得……」他用一道很低的聲音回答。

隨後，他使出勁兒並且顯出不放心的注視：

「我本是到巴黎去的，我跌倒了，我現在不曉得……」

她現在比較看清楚他了，他是使人垂淚的，他那條黑褲子，他那件黑大衣，完全是空洞的，顯出他全身骨瘦如柴的枯態。他那頂黑色粗呢的便帽遮蓋似地壓着雙眉，却從一副堅忍艱苦的面孔上，用一種罕見的柔和姿態，表出一雙棕色的大眼。馬丹佛朗勃瓦想起這樣的人而喝得大醉實在是太複了。

「喂，您到那裏去，巴黎城裏嗎？」她重新又問。

他沒有立刻回答；這種詢問教他不自在了。他像是自行斟酌；隨後，用矜持的態度：

「那一邊，菜市場附近。」

他終於站起了，費了無窮的事，然而却裝出繼續趕路的樣子。這個種園子的婦人看見他搖搖幌幌靠着她的車轎便問道：

『您乏了嗎？』

『對的，很乏，』他喃喃說。

於是，她用了一道匆忙的聲音並且幾乎生氣的。她推着他一面說道：

『來罷，快點兒，您到我的車上來罷！您現在就誤了我們的時候，瞧罷！……我正往菜市場去，我可以帶着您和我這些蔬菜同走。』

末了，因為他拒絕，她用那雙強健的胳膊，幾乎像托甚麼似地推着他向那些葫蘿蔔和白蘿蔔堆上一扔，她完全生氣了，高聲嚷道：

『到末了，您可以教我們太平點兒！您真教我生氣，好漢子！……我既然告訴了您說我正往菜市場去！您聽罷，等會兒，我來叫您。』

她又上車了，靠住那塊木板斜斜地坐着，提起了臥爾大扎的蟹櫈，牠重新開始前進了，不過却又搖着那雙耳朵來重新催眠自己。其他的車子都跟上來了，整個行列又在黑暗之中擋出了遲緩姿態，重新用車輪的震動搖着那些睡熟了的房子。那些駕車子的人都在風衣裏面重新打盹。那個曾經喊過這個種園子的婦人的，却伸着身子用斥責的口吻說道：

『哈！倒審！若是應當扶起醉鬼們。您真有耐性，您，老娘！』

車子向前轉動了，牲口自行前進了，腦袋都是低垂的。那個新被馬丹佛朗紳瓦牧容的漢子，伏着身子睡下，那雙長腿正在那些充滿了車身後部的白蘿蔔堆上面下垂，他的面部正埋沒在那些

堅立而又散開的葫蘆蔓裏；而那雙疲乏了的伊爾的腳步，因為害怕受着一個驚動而拋到地上，緊緊地抱着這些由蔬菜構成的沉重的荷載，他向前凝視那兩行無窮盡的煤氣燈，這些煤氣燈在一排由那高而遠的處所增加不已的燈光之中，自行接近並且自行混成一片。天空之中有一層廣泛的白氣浮着，使得巴黎在一種由這些燈火構成的發光氣體之中酣睡。

「我是從南代爾來的，我叫做馬丹佛朗朔瓦，」那個種園子的婦人在過了一會兒之後說。  
「自從我失掉了我的當家漢子，每天早起我總得到菜市場去。這真辛苦，不用說！……您呢？」  
「我姓弗洛蘭，我來得遠……，」那個陌生的人用不自在的態度回答。「我要求您原諒我，我乏極了，說起話來，真教我難受。」

他不願意談天。於是，她也沉默了，略略整理了頭髮，任憑牠搭在臥室大孔的脖子上，他正以認識每一塊鋪路石材的牲口資格追隨自己的路線。弗洛蘭雙眼瞧着巴黎的廣泛無邊的光氣，想起了那段被他隱瞞的歷史。原來他是從圭亞納逃出來的，那年十二月的變故把他騙到了那邊，最近這兩年以來，他逃到圭亞納的荷屬境內徘徊，發癡似地渴想還鄉却又害怕帝國政府的警察，到了，他居然看見了這座那樣被他牽掛被他指望的偉大而親愛的都市了。將來，他要在這都市躲藏的，要用他往日的寧靜生活方式在這都市過活。警察是極度也不會曉得的。而尤其是在那邊，他的姓名是會死去的。他又想起了他到哈弗爾的情形，當時，他身上只有十五個佛郎留在自己的手帕的角兒裏。然而他還能搭上馬車走到盧昂。從盧昂，他就步行前進，身上所餘的僅僅三十來

個銅蘇。但是，在韋爾農，他用掉最後兩個銅蘇買了麵包。以後，他再也不曉得了。相信在一條溝裏翻了好幾點鐘。他曾經把自己早已備好的那些文件送給一個保安警察看過，這一切，現在都在他腦子裏跳躍了。他從韋爾農是沒有吃東西來的，只帶着失望和憤怒，帶着種種使他去齧那些在身邊經過的樹前枝葉的陡然失望和憤怒；末了，他緩慢步行，搖擺，戒諱，空着肚子，花着眼睛，變調不由自主地活像受了巴黎的這個影像所牽引，遠遠地，很遠遠地，在地平線的後面，牠叫他，牠等他。等得到了尚軌村，夜色已經是很濃的了。巴黎，儼然一大片壓在一隻烏黑地角兒上而佈滿了星宿的天，在他認作是嚴酷的，如同正因為他之復歸而生氣一樣。這時，他感到了一陣衰弱，他從山坡上向下而行，變調像是斷了。經過內伊橋的時候，他靠著橋欄，俯下身體對着那條夾在兩岸的濃厚體積之間推動墨水般的波濤的塞因河；一座指導航路的紅燈，在水面上用血一般的視線追着他。現在，他應當向山坡兒上走，去達到那高高在上的巴黎。近郊通衢在他看來像是不可度量的。他新近經過的那幾百公里的路程，絕不算甚麼；而這小小的一段却教他失望，他大概永遠走不到那個被這些燈光蓋住的山頂了。這條近郊通衢，同着牠那些山高的樹木和矮的房屋組成的線，牠那些被樹枝影子所點染的寬大的灰色人行道，那些橫衝的陰暗窟窿，牠整個的沈寂和整個的黑暗，平平坦坦地展開，而在這種死塊般的荒漠之中，僅僅那些直挺挺而合乎規則地分列的煤氣路燈，用牠們黃而短的火焰放出了生氣。弗洛蘭再也不前進了，近郊通衢永遠延長下去，逼着巴黎退入了夜色的深淵。他覺得這些煤氣路燈用牠們的隻眼在左在右奔跑，一面移走

「那條路；他就在這個令人昏眩的運動之中跌倒了；如同一堆東西暈在路面的石塊之上。

現在，他從從容容在這層使他感到一種羽絨式的柔軟溫味的綠茵上面搖着，他曾經略略抬起下顎，去看那片在那被人稱為地平的黑色屋頂之上擴大的光明舞臺。他達到了，他被人載着了，他只須把自己付與這車子的遲緩搖動了；末了，這種絕不疲乏而對着目的地的接近，僅僅只留下飢餓教他痛苦了。飢餓已經喚醒了，難堪的，殘酷的。他的肢體都睡熟了，他覺得自己身上包裹正縮着，如同被一副紅的鐵箍帶住一樣。他所蔽身的蔬菜的清香，那陣由胡蘿蔔發出來的錯人的氣味，使他狂亂而至於發昏了。他使盡氣力教自己的胸脯貼着這座由食物構成的財庫，去縮緊自己的胃囊，去防止自己叫喚。而在後面，另外的九輛雙輪車，帶着牠們的白菜山，豌豆山，萵苣百合芹菜胡蘿蔔類的堆子，都像是慢慢地在他身上勸誘，並且要在牠飢餓的最後掙扎之中，用食物的傾覆作用去埋葬牠。車子忽然停住了，來了一陣由粗暴聲音組成的喧嚷；這是駕口，駕員檢查車子了。隨後，弗洛蘭進了巴黎城，他精力衰竭了，咬緊牙齒躺在胡蘿蔔堆上。

「喂！漢子，上面的！」馬丹佛朗瓦匆匆地喊着。

末了，因為他沒有動彈，她就爬上車去更勸搖動他。於是，弗洛蘭開始坐起來。他已經睡過了，他不覺得飢餓；不過他還莫名其妙。那種圓子的婦人教他下車，一面向他說道：

『你願意幫助我卸貨嗎？』

他幫助她了。一個胖大的漢子，帶着手杖，戴著軟胎呢帽，並且在外套左襟上掛着一塊徽章。

，氣沖沖地走過來，用手段的尖子敲着人行道。

『您瞧瞧，您瞧瞧，真快！把車子引向前一些……您有多少公尺的距離？四公尺，對嗎？』

他交了一張單據給馬丹佛朗朔瓦，她從一個小布袋子裏面拿出幾個大銅蘇。於是他就到一個離遠的地方去生氣去敲手杖了。這種閑子的婦人牽着臥爾大扎的籠頭，推着牠，極力使車子後退，使牠兩隻輪子緊貼着人行道。隨後，抽去了車子後部的木板，她又用草把子在人行道上標好了她應得的四公尺，於是央求弗洛蘭把蔬菜一幫一幫地傳給她。她依據固有的方法在人行道的方石板上面排列起來，整理貨物，分布精準，使那些堆兒受着綠色的網狀圍繞，於是全部腳踏物在一種罕見的迅速手腕之下排好了，竟像是暗影中的一錦色采燙齊的地毯。到了弗洛蘭把那一大綱被他在車底等著的旱芹菜交給她，她又向他央求另外一件義務。

『您可真是很講交情了，若是在我安放車子的時候替我看守貨物……這只有兩步路，懶山街，金規客店。』

他保證她可以放心。這動作在他是絕不費事的；自從他動作以來，他感到身上的飢餓又被喚醒了。他靠着一堆白菜坐下，正在馬丹佛朗朔瓦的貨物旁邊，獨自說是他自己在那裏很好，自己不會再動，只是一心鬱悶。他覺得自己的腦袋是空洞的了，並且自己不甚明白自己究竟在甚麼地方。本來從九月初旬起，大早上就是烏黑的，許多風燈，澆着他的週遭，從容地流動，而在黑暗之中停止。他正在一條認不出來的大街的邊上。這樣街深入十足的夜色裏，很遠。他，也幾乎分

辨不出自己所看守的貨物。那前面，泥雜地，沿着人行道的方石板，許多摸糊的堆集物正開始移動。在馬路中央，許多兩輪車的灰黑色的龐大影子擋住了路面；而從路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一陣陣整在地下的聲響，一車蔬菜的顛覆的聲響，一輛車子觸着人行道的邊緣的最後動搖，都用聲勢俱雄的報曉之音，在那依然酣睡的空氣之中，顯出了和緩微弱，報曉之音本快到了，誰都在這整個馳動的黑影深處有所感覺。弗洛蘭轉過腦袋，看見在他那些白菜的那一邊，有一個人如同一件包裹似地滾在一件風衣裏面抽軒，而他的腦袋正靠在一些盛李子的筐子上面。更近一點，靠左手，他認出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倒在兩堆小山樣的苦蕷首的籬兒當中，帶着一種天使樣的微笑打盹。最後，在人行道的地面上，尚屬茫然醒覺的，只有幾盞風燈，在些看不見的臂膀頭兒上跳舞，用超躍的動作，跨過那些遲延不動靜候天明而成堆的蘿蔔和人的鞋底。但是那教他驚訝的，就是，在這條街的兩側，無數偉大的高樓，樓的那些相脊的屋簷，教他認為在一束光氣飛射的背景之前擴大，展開，自行消失。他的虛弱的神智發生幻想了：一排宮殿，雄偉的並且整齊的，像是用玲瓏的結晶鑲構成的，在這些宮殿的正面，點燃了成千累萬的燈，像百葉窗似地列成縱橫無間和沒有縫隙的橫列。在柱子的精巧稜角之間，這些黃光的玲瓏橫列排成明亮的階層，升到重簷的陰暗東西，都凌亂地在煤色煙黃光下面堆積。他因為不明白自己在甚麼地方而納悶了，因為這些粗俗

奇偉而又脆弱的幻視而不安了，於是轉過頭來，末了，他剛好抬起眼睛，就望見了聖歐南大詩堂的那座光明的鐘塔，以及這教堂那堆灰色的體積。這件事深沈地驚駭了他。他原來到了麥歌司大時堂的尖角上了。

但是，馬丹佛朗納瓦回來了。她正在激烈地和一個漢子爭論，這漢子在肩頭上背着一個布袋，要以每繫一個銅蘇的價值買她的胡蘿蔔。

「留心，您不講道理，拉伽伊……您重新賣給巴黎人，却要四五個銅蘇一繫，您可以不必說是沒有這件事……兩個一繫罷，倘若您要。」

末了，因為那漢子走掉了，她又說道：

「傍人以為這是自己會長出來的，真是。他可以去找點兒，一個銅蘇一繫的胡蘿蔔，拉伽伊這個醉鬼……您等會一定看得見他會再來。」

她向弗洛蘭說話了。隨後，她在他身邊坐下：

「您說罷，是不是您有很久不在巴黎，您也許不認識新的菜市場罷？到現在，這已經蓋好了五年多了……那一面，留心，靠我們這一邊那座高的樓房，是鮮花水果館；過去一點兒，海鮮館，家禽館，尼上，大蔬菜館，奶油館，乾酪館……一共六館，靠這邊；還有，靠另一邊，對面，還有四館：鮮肉館，獸腸館，山谷路……這是很大的，但是異常之冷，冬天。有人說是要拆掉那些圍繞小麥市場的房子，預備再蓋兩館。是不是您認識這一些？」

「不認識？」弗洛蘭回答，「我從前在外國……這條大街，還像在我們面前的，大家叫牠做甚麼？」

「這是一條新街，叫做新橋街，牠從塞因河通過來直到這裏，接到紹山街和徹山街……倘若到了天明，您一定立刻就認得了。」

她看見一個婦人低頭望着她那些白蘿蔔就立起來。

「是您，尚德梅司老娘？」她友誼地說。

弗洛蘭瞧着徹山街的下坡道兒。當年就是那地方，一隊警察在十二月四日夜裡捉住了他。那天兩點鐘光景，他本來沿著紹山廣街，在羣衆的中間慢慢而行，因為總統府派出了許多巡街以表威嚴的兵士而微笑，然而到末了，兵士竟開了一刻鐘的槍來播蕩人行道了。他，被人推擠了，被人推倒在地上了，剛好踩在維維艾因街的角兒上；而後來的事，他就知道了，瘋狂了的羣衆，在槍聲的驚駭之中從他身上跨過去。到了他甚麼沒有聽見的時候，他就想爬起來。而他身上却壓著一個少婦，她戴著玫瑰色的帽子，圍巾已經滑掉，露出一件百褶的短外褂。她的外褂在胸部上中了兩顆子彈；後來，他從從容容推開這少婦使自己的雙腿可以抽出來，就有兩股鮮血從那兩個傷口裏流到了他的手上。這時，他驚地一下跳起來就走開了，他擰袖了，沒有戴帽子，雙手却是潮濕的。一直到傍晚，他始終四處藏著，頭腦中沒有主宰，永遠看見那個少婦斜斜地壓著他的雙腿，露出她那張完全灰白的面龐，她那雙張得圓圓的藍眼睛，她那含表示痛楚的嘴唇，她那副因為

一下就死在那裏而驚異的神氣。他素來是害羞的；活到三十歲，他不敢面對面地去端詳婦女們的臉兒，而這一位，却教他畢生留在自己的記憶之中和方寸之中。這竟像是一個屬於他的而又被他失却的婦人了。那天傍晚，他不知怎樣，依然陷於午後慘劇的震盪之中，到了微山街的一家酒店裏，其中有些人一面喝酒一面談及如何預備巷戰的防堵工作。他和他們結伴了，幫助他們在街上銅起了幾塊石頭，因為竟日奔波感到困乏，就坐在防堵工作上面，說是預備作戰，這時兵士已經快來了。他身上連一柄刀子也沒有；始終光著腦袋。到了十一點鐘光景，他打盹了；他看見那件雪白的百褶外褂上的那兩個窟窿，正如同兩隻因血因淚而殷紅的眼睛向他瞧著。到了醒來的時候，他已經被四個警察捉住了，他們正用拳頭毆擊他。那些建築防堵工作的漢子都早已逃走了。但是警察們却怒氣衝天，後來幾乎扼殺他，在他們發現他雙手都有血跡的時候。這却是那少婦的血跡。

弗洛蘭胸中塞滿了這類的回憶，這時向聖歐司大詩堂的鐘塔，抬起雙眼，竟沒有看見鐘上的雙針。時候快到四點了。菜市場始終是靜沈沈的，馬丹佛朗胡瓦正立著和尚德梅司老娘爭論每架白蘿蔔的價格。弗洛蘭憶及自己幾乎曾經被人槍斃在那地方，在聖歐司大詩堂的牆外。當時一隊保安警察剛好槍斃了五個不幸者，那都是從格勒內速街的一個防堵工作裏捉來的。這五個屍首都橫在人行道上，橫在那個今日被他認為正確致穢色的小紅蘿蔔的地方。他呢，當日却從槍口底下逃了性命，因為警察們身上只有佩劍。他們引著他到了附近的一個派出所，向所長留下一張

破紙條兒，上面用鉛筆寫了這樣一行字：「被捉時，雙手滿是血跡。很危險的分子。」到了次日早上，他被人擡轉由這所帶到那一所。而那張破紙條兒始終跟住了他。他被人上了手銬，被人當作一個齊整的瘋人看待。在內衣街的警察所裏，一些喝醉了兵士竟要槍斃他；到了命令派人將囚犯們移到首都警察總廳時，那些兵士們正點燃了大的提燈預備帶他們去受槍斃。第三天，他到了畢特爾砲台的一間地牢裏了。從這一天起，他就遭受了飢餓的苦痛；在地牢裏，他挨餓，並且飢餓再也沒有離開他。這地牢約莫關着百十來個人，沒有空氣，正和被關的動物一樣，只吞咽一些兒被人扔給他們不多的麵包。到了在賣審推事跟前被訊的時候，沒有任何見證，沒有辯護人，他竟受了加入祕密團體的罪名被提公訴；末了，因為他答審說這並非事實，於是推事就從卷裏抽出那張寫著「被捉時，雙手滿是血跡。很危險的分子。」的破紙條兒。這就製了。他被人處了死刑的罪名了。六個星期之後，一月的某天夜晚，一個獄卒喚醒了他，帶他和另外四百多個囚犯關在一個天井裏。一點鐘以後，這第一批被流者就為上船和認成而起程了，手上套着鐐，夾在兩行荷槍實彈的保安警察中間前進。他們經過後司允爾力次橋，順著各廣衛的路線，於是到了哈弗爾車站。這一夜，正是嘉年華節的一個快樂之夜；廣衛上的飯莊酒樓的窗口都是燈燭輝煌，而在維艾因街的坡兒上，在他始終看見那印象永存而不知姓名的女屍的所在，弗洛蘭望見一輛大的四輪馬車裏面，有幾個寡面相肩笑聲外達的婦人正因為她們不能通過而生氣，於是向著這些再也走不完的囚犯裝出乖巧的樣兒。由巴黎到哈弗爾囚犯們沒有得到一片麵包，沒有得到一盃水；動身

之前，旁人忘了給他們分配糧食。他們直到三十六小時之後才吃了東西，這時他們已經被人葬在一條名為加拿大的海軍帆船的船底了。

飢餓再也不和他相離了。他搜索自己的記憶，竟記不出一點鐘的美滿光陰。他從此成了乾枯的了，胃囊縮小了，皮膚貼著骨頭了。而他現在竟重新看見了巴黎，那仍然是肥滿的，壯麗的，食料在黑暗的背景中過度漲溢的；他在一張由蔬菜鋪成的床上重回這裏，他在一些被他喫掉在自身四週迅速傳播而使他不宥的不知名的食料之中乘車到這裏。所以嘉年華節的快樂之夜竟從當日到目下繼續七年之久了。於是重新看見了他在遠遠的一月裏的某夜所留下的那些了：廣衛上的那些燈燭輝煌的窗口，巧笑的婦人，整齊的城市，而這一切在他看來像是擴大了，繁茂了，在這菜市場的龐大性之中；他漸漸聽見了牠的鼾聲，洪大的，深沈的，依然由於昨日不良的消化作用而起。

尚德梅司老娘已經決定了收買十二箱白蘿蔔。她用圍腰在肚子上包著這些東西，這樣更使得她的寬大身軀變成圓圓的了；並且她蹲在那裏，始終用遲緩的音調談天。等到她走了之後，馬丹弗朗索瓦又來坐在弗洛蘭的旁邊一面說道：

「這個可憐的尚德梅司老娘，她至少有七十二歲了。我做女孩子時候，她已經在我父親手裏收買白蘿蔔了。她沒有一個親人，除了她那個不知在那裏拾來的丫頭以外；然而這丫頭却累了她……這樣，她省儉地活着，她零零星星做點買賣，每天還可以賺得四十個錢蘇……若是她，我不

熊蹲在魔鬼樓的巴黎城裏，整天在人行道上。是不是總有一兩個親戚在這裏，至少——

後來因為弗洛蘭一句話也不說，她就問道：

「您可不是有家裏的人在巴黎嗎？」

他像是不去聽她。他的疑惑又起來了。滿腦子全是警察的故事，在每條街道角兒上竊探的警察的故事，出賣那些從窮漢身上搜來的祕密的婦人的故事。她就貼在他身邊，然而他根據她那副富麗闊大的臉用一條黃而黑的包布裹着額頭，却認為她似乎是真正直的。她約莫有三十五六歲的年紀，身體略為過於強健，可是由於她在露天的生活以及被那雙含著慈祥的柔性藍眼所顯化的雄糾糾氣概，她仍然沒有失掉她的美。她確然是很好奇的，但是有一種應當不失其為善的好奇心。她不以弗洛蘭的沉默為怪，又接著說道：

「我呢，有一個姪子在巴黎。他弄得不好，他加入了……總而言之，一個人知道在那裏下車，總是有幸福的。她的親戚們，也許因為看見她都要很詫異。然而回家可不總是一種快樂嗎？」

她一面說話，一面雙眼始終沒有離開他，無疑地因為他過度的枯瘦而生憐了，然而又覺得這是一位披著可憐的黑色破衣裳的「麥薛」，所以又不敢布施一個銀幣在他的手裏。

末了，她畏怯地低聲慢氣說道：

「是不是，暫時您要點甚麼……」

但是他用一種不爽的岸然態度拒絕了；說是他有他之所需，說是他曉得到那裏去。她像是舒

服了，如同爲着向自己保證他的運氣似地，連續說了好幾遍：

「哦！好，那末，您只須等候天明了。」

一架大鐘，在弗洛蘭的頭上，水果館的角兒上，開始報時刻了。鐘聲，慢而有規則的，像是一步一步喚醒了那陣在人行道的方石板上蔓延的睡眼。車輛始終不停地開過來，駕車人的叫喚聲，櫟梢的爆裂聲，街石在車輪鐵片下的撞動聲，馬蹄的磕擊聲，都越來越見熱鬧了；後來，車輛只能用移動的姿態前進了，排成一條線了，在一陣鼴鼴聲浪所激起的灰暗深淵之中，展到視線所及之外了。整條的新橋街有人卸貨，關於進退的兩輪車，靜止而緊貼著的馬匹，如同在一個趕集的市場上排著。弗洛蘭注意於一輛泥濘竟體滿載著肥大可愛的白菜的龐大貨車，正被人費著大勁兒使牠退到人行道邊；車上的荷載物超過了道旁煤氣燈的高度，這燈正全部照著白菜的寬大葉子的堆兒，這些葉子活像一幅幅被剪裁又被烙印的粗絨反覆招展。一個十五六歲的農家女子，穿著著布的便帽和坎肩到車上，立在那些和她肩頭一樣高低的白菜堆中，一件一件拿著扔給一個立在車下而被黑影藏住的人。這女孩子有時忽然不見，受了淹沒，她在蹠跡之下滑倒了，失蹤了；隨後，她那玫瑰色的鼻子又在濃厚的綠影之中顯出來；她笑了，於是一件一件的白菜，又穿過路燈和弗洛蘭之間再開始飛躍了。他機械似地數著。到了這車子卸空了的時候，這竟使他意興索然。

在人行道的方石板上，一堆堆卸下來的貨物，現在竟展到路邊了。那些種園子的在每一堆的旁邊，調整了一條小徑使得行人可以來往。整個的寬大的人行道的兩端，全蓋住了，同著蔬菜的

堆兒延長。在風燈的陡然而來和旋轉不定的光亮之中，旁人只看見一束鋼百合的肉機的叢舞，什錦生菜的淺綠，胡蘿蔔的珊瑚紅，白蘿蔔的象牙白；末了這些強烈色調的光采，同風燈沿著蔬菜堆兒漾去了。人行道已經有不少的人了；一個羣衆醒了，在貨物之間來來去去，停留，談論，叫喚。一道強烈的聲音，在遠處喊著：「喂！苦蕩蕩！」有人剛剛開了大蔬果館的鐵擋閂門，前臺的轉賣販子們，她們戴著白的便帽，穿著被圍巾轉住的黑的上衣，繫著用扣針提起以免弄髒的短裙，來收進她的當日貨品，用擺在地上的背籃來裝她的購買物。從館裏到路邊，這些背籃，在相衝突的堅毅的和村俗的語句的以及為著一個銅蘇而爭論至一刻鐘之久所起的喧嚷的中央，來去活動了。末了，弗洛蘭因為這些種園子的婦人們戴著布風帽擺出褐黃色的臉，在菜市場這種饒舌講價之中所持的客觀態度而感到詫異。

在他的背後，在朝布多街的人行道的方石板上，有人出售水果，無數行的長籃子和矮籃子列成道兒，上面蓋著布片或者麥草；並且散出一陣過於成熟的李子的香味。一道久已被他聽見的溫和而遲緩的說話聲使他回頭去望了。他看見一個棕色頭髮的可愛的小婦人，坐在地上討論價格。

「說嘛，馬爾塞爾，你肯做一百個銅蘇賣了罷，說罷？」

那漢子，躲在一件風衣裏面，沒有回答，後來，那少婦在四五分鐘之後，重新說道：

「說罷，馬爾塞爾，這一盤一百個銅蘇，那一盤，四個佛郎，不是應當給你九個佛郎嗎？」  
一陣新的沈默又來了，她又說道：

「那末應當給你多少呢？」

「唉！十個佛郎，你清清楚曉得這句話，我早已對你說了……你的舒爾呢，你拿他幹了甚麼，小沙立葉？」

那少婦開始笑了，一面抓出了一大握零錢。

「哈！」她回答，「舒爾正瞧他的暴覺……他說男人們，不是爲工作而生的。」

她付了錢，撇了那兩隻籃子，在那座剛剛打開的水果館裏。菜市場露出了百葉窗口的那些燈火橫列，依然保守自己那種烏黑的自在形態；超市的人在這些有遮蓋的大街上往來，而各館的高樓，遠遠地，在各處人行道的漸漸擴大的聲響和動作的中間，都還是空虛無人的。在聖歐司大詩翁的尖角上，麵包店和酒店都開了店裏的門窗；許多紅的店面，燃起了煤氣燈，沿著那些灰色的房屋，洞穿了黑暗。弗洛蘭勝著微山街左面一家麵包店，那裏面滿是黃澄澄的新出爐的東西，於是他相信嗅到了熱麵包的香味了。這時候是四點半鐘。

馬丹佛朗朔瓦已經銷完了她的貨物，只剩下幾朵白薑荷，拉伽伊又肩著那隻口袋出現了。

「喂，一個銅蘇，行嗎？」他說。

「我當初原曉得您一定會再來，您，」那細圓子的婦人安然說。「大家想想，您拿着剩下的這點東西罷。一共有十七索。」

「這就是十七個銅蘇。」

「不行，三十四個。」

結果他們用二十五個講成了。馬丹佛朗朔瓦忙著要走。等到拉爾伊用口袋裝好那些蘿蔔走遠了之後，她就向弗洛蘭說道：

「您可看見，他以前一直對我騷擾。這老頭兒在整個市場上掂斤較兩；有時他等候最後的鐘聲快響，就去用四個銅蘇買貨……哼！這些巴黎人！他們可以爲半個半銅蘇打架，而到了酒店裏却背掏空口袋的底子去喝。」

馬丹佛朗朔瓦在談到巴黎的時候，滿腔全是輕蔑和反嘲；她看作這是個很遠的城市，完全不可笑的和値不得重視的，她只贊成夜間在那裏而涉足。

「現在，我能發走了，」她一面說，一面重新在弗洛蘭身旁，向一堆屬於鄰人的蔬菜上面坐下。

弗洛蘭低著腦袋，他剛剛成立了一個竊盜行爲。原來在拉伽伊走開的時候，他發見有一個胡蘿蔔留在地上。他拾了牠，用右手緊緊握著在他的背後，成束的芹菜，成堆的旱芹菜，散出種種使他喉嚨發癢的興奮氣味。

「我就要走了，」馬丹佛朗朔瓦重複地說。

她留心這個不知姓名的人，她覺得他在這條人行道上坐下就不動彈，一定是有些痛苦。於是她向他重新提起饑餓之說了，但是他用一種更嚴峻的高傲神氣重新拒絕了她。他竟立起身來，直

挺挺地站著，藉以證明他是健壯的。後來，因為她轉動腦袋向著傍邊，他就拿那個胡蘿蔔擋在嘴裏。不過，雖然那種使他磨牙的強烈需要，他也只得擰著胡蘿蔔等一會兒，因為她又從對面端詳他了；她帶著安分守己的婦人的好奇態度詢問他。而他呢，為著不說話，就用腦袋示意來回答。隨後，他從從容容，慢騰騰地吃了那個胡蘿蔔。

「那種園子的婦人決然預備走了，忽然一道洪大的聲音貼近她身邊說道：

「早安，馬丹佛朗朔瓦。」

這是一個瘦削的少年，粗骨，大頭，短鬍子，很直的鼻梁，清而且秀的眼睛。他戴著一頂發紅而又變形的黑呢帽帽，披著一件空蕩無物本是純栗色却因雨水漂成綠色條紋的大斗篷。他身材略曲，神情受著一種已應相習的神經性的不安之感所動搖，雙腳套著一雙繫著帶子的粗皮便鞋，直挺挺地立著，他那條太短的褲子露出他那雙藍襪子來。

「早安，麥薛克羅德！」那種園子的婦人欣喜地回答。「您可曉得，我等過您，星期一；後來因為您沒有到，我就收起了您那塊畫布；我拿牠掛在我臥房裏的一口釘子上。」

「您的意思太好了，馬丹佛朗朔瓦，我要結束我這件研究工作，在最近的一天……星期一，我沒有做得到……您那棵大的李子樹，是不是還沒有落葉子？」

「沒有。」

「這因為，您想想，我預備拿那枝樹擋在那幅畫的角兒上。牠很有作用，在雞場的左邊。我

爲這件事思索過整整一個星期……看哪！多麼好看的蔬菜，今天早上。我很快就從坡兒上下來，以爲可以有一幅好看得不得了的晨曬照在這些古怪刁鑽的白菜上面。』

他用一個手勢指着整條人行道的方石板。那種園子的婦人重新又說道：

『我走……不久再會晤，麥薛克羅德！』

後來正要走時，她介紹弗洛蘭給這少年畫師：

『看呀，這位麥薛是從遠處回來的，大概。他已經不認得您這座狡猾的巴黎城了。您也許能夠給他一種好的向導。』

她終於走了，快樂地把這兩個人留在一塊兒。克羅德用翻心的態度瞧著弗洛蘭；這副長臉，瘦削遲疑，使他認爲奇特。周丹佛郎勒瓦的介紹是够用的；末了，他帶着一個能和任何偶然遇合相習的海濱者的親熱態度，安穩地向他說道：

『我陪您，您往哪兒去？』

弗洛蘭却依舊還是不自在的。他不能迅速地相信旁人；但是，自從他到了巴黎之後，旁晉邊  
上有一個問題。這時他冒險了，於是墮着那種害怕一個否定的回答的心理問道：

『陀螺街是否始終存在？』

『始終存在，』那畫師說，『舊巴黎的一隻很古怪的角兒，那條街！牠像一個舞女樣地旋轉著，那裏那些房子都有孕婦樣的肚子……我用牠蓋了一張不很壞的木板蓋。哪天您到我家裏來的

時候，我可以送給您瞧……您去的是那地方嗎？」

弗洛蘭因為陀螺街始終存在之說而自證了，壯了，却極力否認要去那地方，說自己甚麼地方也不想去。他整個疑惑又在克羅德盤問之前蘇醒了。

「這毫無關係」，這一個說，「我們不妨仍然到陀螺街去走走。在夜裏，牠又是一種色采！……您來罷，這只有兩步。」

他只得跟着他。他們如同兩個好友似地並排着走，踏着那些籃子和蔬菜。在朗布多樹人行道的方石板上，有許多由白菜花堆成的高堆兒，安排得像是剛爆的砲彈，露出一種驚人的規則性。白菜花的嫩而白的肉都是怒發的，儼然許多奇偉的白玫瑰，裹在肥碩的綠葉子中間；這些堆兒像是新婦用的花球列在巨大的花盤裏。克羅德停住脚步了，迸出許多低聲的贊嘆。

隨後，在對面，陀螺街，他指點了，說明每一所房屋。唯一的煤氣路燈點在一隻角兒上。那些房子，堆着，疊着，伸岀牠們的風簾，正像這畫師所謂孕婦樣的肚子，而這些風簾向後的脊，都在肩部彼此互相倚靠。其中三四座却不然，那都落在陰影的窟窿之中，像是近乎壓着鼻子。那煤氣路燈正照着一座，那是很白的，新近粉刷的，幹架却像一個裏邊龍鐘的老婦人裝飾得像少婦一般純白。隨後，其他那些座的凸出的行列，順着拂過去而伸入黑暗之中，不過看得見牠們的裂紋以及被雨水染成的綠色，以至於色采的和體態的凌亂竟使克羅德任情發笑。弗洛蘭在曲山街的角兒上停步了，正對着街左最後的前一所房子。那座四層樓全是睡熟的，每層臨街的兩個窗子都

沒有百葉窗，窗裏的白椅子在玻璃後面棚得很伏貼；頂上那一層，屋脊下的小窗子的椅子上，有一盞燈光來來去去。但是這門面，在風簷之下，彷彿對他發生了一個非常的情緒。牠開門了。這是一個賣熟蔬菜的店子；在店內的案後部分，許多刷亮的盆子；在陳列貨品的桌子上，許多瓦盆盛着蔬菜泥和苦葛葛泥，那都是堆成圓圓的，尖尖的，後部插着小小的圓瓢，從前部只看見圓瓢的雪白的金屬長柄。這景象教弗洛蘭因驚訝而發呆了；他不應當認明白這個門面；他讀着這店子的名稱：「戈德白爾」幾個字標在一塊紅招牌上，於是他茫然自失了。他搖着兩隻臂膀，用一個邁着奇癆者的失望神態來端詳蔬菜泥。

這時候，屋脊下的小窗子開了，一個矮小的老婦人靠着窗口，向天空端詳，隨後又向菜市場，遠遠地。

「嘿！薩蓋姑娘真早！」抬着頭的克羅德說。

後來，他回轉腦袋向着他同伴又說道：

「從前我有一個姑母，在這房子裏。這是一個是非窩子……呢！那是梅許丹那一家子有動靜；三層樓有了燈光。」

弗洛蘭預備問他，但是他認為披着那件褪了色的大斗篷，有點兒不甚可靠；他就默默地跟着他走，而那畫師正對他談起梅許丹那一家子。這都是賣魚的；阿姊是異常美貌的；妹子賣的是淡水魚類，活像塞里約畫的一幅童貞女，立在她那些鯉魚和鰻魚之間，滿頭黃金般的頭髮。末了，

他竟至於帶着不平之氣說墓里約畫起來像是一個野孩子。隨後，陡然間，停在街當中不走：

「我們瞧，您往那兒去，究竟！」

「我甚麼地方也不去，現在，」弗洛蘭委屈地說。「我們到您想去的地方去罷。」

他們正從蛇蠍街走出來，一道聲音從街角上一家酒店的門面裏喊着克羅德。克羅德進去了，拖着弗洛蘭在後面相隨。那酒店只捲起一面的板簾。煤氣燈在廳子裏的依然酣睡的空氣之中燃着，一條拖地的洗帚，一些昨晚打過的紙牌，還擱在那些桌子上，那陣從開着的門口進來的空氣對流，在發熱而被關住的酒氣之中放入了清涼的冷氣。店主，麥薛勒學格爾正伺候店裏的顧客，他身上只在襯衣外面罩着坎肩，頭上的長髮完全沒有梳好，那副端正的臉因爲睡眠不足發了白。許多漢子三五成羣地站在櫃台前面喝酒，咳嗽，唾口水，眨眼睛，在白葡萄酒和燒酒之中完成他們的惺忪姿態。弗洛蘭認得那裏面有拉伽伊，他那隻口袋，這時候塞滿了蔬菜。他和一個同志的人已經喝了第三巡酒了，這一個正長長地述起如何收買那一箇馬鈴薯。喝完了當前的那一杯，他走到一間沒有點燈的小玻璃屋子裏去和麥薛勒學格爾談話。

「怎樣適用點甚麼？」克羅德向弗洛蘭問。

進門之時，他已經和那個邀他的漢子握了手。這是一個身體強健的人，一個至多不過二十一二歲美少年，下頰剃得光光的，只留着一點兒小鬚，神氣豪放，配着一頂偷了石灰的大帽子和花紋的腰帶，背着手一條繩在藍色工衣的背帶。克羅德叫他做亞歷山大，拍着他的臂膀，問他幾時

他們才可以到沙灘上踏去。後來他們談到他們從前在馬奇河一塊兒划船的事。那天傍晚，他們吃了一隻兔子。

「想想罷，您用點甚麼？」克羅德重新又說。

弗洛蘭瞧着櫃台，神氣很窘。櫃台的頭兒上，幾把盛了熱葡萄酒的小銅壺和盛了果汁糖漿紅茶燒酒合成的「班詩」的小銅壺，放在一架煤氣小爐子的紅藍雜出的短焰上煮着。末了他坦白地感自己很願意用點兒熟東西。麥薛勒畢格爾斟了三杯熟的班詩。在那些小銅壺側邊，有一個盤子盛着許多剛剛被人送過來而香味四散的奶油小麵包。但是旁人都不去用，於是弗洛蘭喝了自己那杯班詩，他覺得這東西落到他的空肚子裏，覺得像是一錠紳士的鉛劑。這是亞歷山大惠服的。

「一個好孩子，還亞歷山大，」在他們重新走向朗布多街的人行道上的時候，克羅德說道：「他住在鄉下很好處；他頑皮些使勁的把戲；並且他是很健碩的，這個古怪刁鑽的人；我看見他赤身裸體，如同他要我在露天之下畫幾幅裸體像……現在，倘若合您的意思，我們可以到菜市場兜個圈子。」

弗洛蘭跟着他，他信任他了。一道清淺的亮光，在郎布多街尾上報了天明。菜市場的洪大人聲，圓得也更高了；不時地，鐘樓的鐘續鐘聲，在一座遼遠的高樓上，截斷這種旋動而上騰的喧嚷。他們在海鮮館和家禽館之間，走入那些有遮蓋的街道的某一條的內面了。弗洛蘭抬起了眼睛去瞧那條街頂的穹形頂棚，棚身的木板在鐵架子的黑欄杆之間發出反射的光亮。到了他們進入中

聞那條大街，他心裏以爲是個很異樣的城市，那城市有牠那些各別的區域，牠那些近郊和村鎮，牠那些散步的小徑和牠那些大路；牠那些廣場和牠那些十字街口，這一切在某一個雨天，都由於一時的巨大奇想，整個被人罩在一個大頂棚底下。影子，在頂棚寫形之中打盹兒的影子，密化了這個由頂棚的鐵柱構成的「森林」，向天空放大了種種細巧的隆起線條，種種分段的走廊，種種透明的百葉窗子；由城市的上空，直至黑暗的背景，那是整個一叢由金屬原料構成的互靈敏的百花齊放，花莖像火箭般伸長，花枝曲折盤結，用百年大樹的枝葉的瀟洒姿態，遍蓋了一個世界。各區域還有睡熟的都關着牠們的鐵柵欄。奶油館和家禽館，成行排着牠們那些方格式的小店鋪，在煤氣路燈的行列之下展開牠們那些不見人跡的小路。海鮮館剛剛開了門；許多婦人穿過那些成行的白石頭售貨台——那上面點綴了一些被遺忘的籃子和衣衫的影子。在大蔬菜館和鮮花水果館，喧鬧已見增加。漸漸地，蘇醒狀態達到城市了，從這個在午前四時就有白菜堆集着的平民區域，達到了那個在八時光景才在店裏掛起子鶴和野雉的懶而富的區域了。

但是，在那些有邊畫的大街上，生活正交流起來。沿着人行道界石上，還坐着些賣蔬果的人，巴靠近郊來的小農，在簍子上擺着昨晚的收穫物，成堆的蘿蔔，成捆的水果。在人羣的不斷來來去去的中間，許多車子走進了頂棚底下，一面收斂了牲口的得得的步兒。這種車子之中，有兩乘被人橫着扔下來的攔住了街道。弗洛蘭爲着通行，只得貼身靠着一個活像裝煤口袋一般的灰黑口袋，這類口袋由於裝載太多每每影響到車輪；那外面是潤潤的，都有一陣新鮮的海藻氣味

；其中有一個在頭兒上已經開裂了，撒出了一堆烏黑的大個兒淡菜來。現在，他們幾乎每步都停脚了。海鮮到了，大的貨車一輛一輛接續開過來，載着鐵路運送一切海鮮用的那種裝滿籃筐的木頭高籠子。爲着使自身避開這些愈來愈急並且愈使人就驚的海鮮的大貨車，他們就找到了那些用四四牲口拉着用五色風燈照着的運奶油運雞蛋和運乾酪的黃色四輪車子下面；許多強壯的人卸着雞蛋箱子和乾酪和奶油的筐子，以後再搬到拍賣的高樓裏面，由一些戴個帽的職員對着煤氣燈在冊子上登記。克羅德因爲這種熙熙攘攘而喜笑顛開了：他專心於一道光綫的作用，專心於成羣的工人單衫，專心於一輛車子的卸載。末了，他們抽出身來。因爲他們正沿着大街，他們都在一種瞞着自身週遭而又像是追隨自身的美妙氣味之中前進。他們已經到了出賣折枝花的市面上了。在人行道的方石板上，靠左靠右，許多坐下了的婦人都在自己面前擺着些四方的筐子，其中滿是成束的玫瑰花，紫羅蘭，大麗花和菊花之類。這些花都不很鮮豔，活像一些血點，柔和地褪成一種嬌嫩的銀灰色。在一個籃子的旁邊，一支點燃了的蠟燭，向四週的整個黑暗境界，造成一種由色彩構成的嘹亮歌曲：菊花的披粉斑駁，大麗花的殷紅，紫羅蘭的青翠，玫瑰花的肉態。世上再沒有甚麼，比這種在嗅到海鮮和奶油乾酪的重濁氣味之後，得於人行道上所遇的香味的溫柔，更爲帶美更爲含着春意的了。

克羅德和弗洛蘭按照原路走回來，嗅着，在花叢的中間徘徊。他們帶着好奇心立在一些出售寂寥和葡萄葉子的婦人跟前，那都是每磅分成四份裝得很規則的。隨後他們轉到一條有頂棚的街

底了，那是幾乎無人跡的，他們的脚步在那裏的繁榮之聲正像在教堂的穹頂之下一樣。他們在那裏遇見了一頭套在一架小得酒桶樣的車子上的很小的毛驥，這牲口大概正感氣悶，於是看見他們就開始叫起來，這聲音是那樣強大而延長的，以至於菜市場的廣大的屋頂都因而震動。一陣蕭蕭的馬鳴來相和了：這時已起了步履雜遝之聲，在遠處構成一片喧囂，擴大，旋轉，又趨於消滅。這時候，在他們對面，牧人街，牙行經紀人的絕無裝飾的鋪面，都是大大敞開的，在煤氣燈的活躍光明之下，顯出許多筐子和水果，在那三月被鉛筆計數字跡遍滿的覽佛牆壁之間重疊地堆積。後來他們到了那地方，發見了一個衣飾整潔的馬丹，用一種自得的姿態，斜靠在一輛轎車的角兒裏，她像是在荷上的噴闊的中央失了主宰，後來猶豫地走了。

『這是失了仙鞋回家的灰姑娘，』克羅德帶着微笑說。

他們現在談話了，又回到了菜市場的頂棚下面。克羅德雙手插入衣袋裏面，口裏吹着，敘述他對於這種食料的漫漫現象而起的至情，每天早晨，必由坡下升到巴黎的好環境裏。他整夜在人行道的方石板上徘徊，夢想那些非常靈敏的種種魁梧奇偉的解物。並且他早已着手了這樣一幅，他早已教他的朋友馬爾若林和那女滑頭伽汀排入畫裏，不過這是費事的，這太美了，這些魔鬼般的蔬菜，和水果，和魚，和肉。弗洛羅縮着肚子，靜聽這位藝術家的感嘆。明顯地，在這當兒，克羅德竟連這些美貌之物是做吞嚥的資料也沒有念及。他之愛牠們是在乎牠們的色采。陡然，他不說話了，用一個在他素來習慣的動作，扣緊了那條繫在綠綠的斗篷裏面的紅皮腰帶，末了用一

種精細的神氣繼續說道：

「並且，我在這裏，至少用眼睛來吃早餐，這辦法比甚麼不吃來得好些。所以有時候，我上一天忘記吃夜飯，到了第二天，我認為自己消化不良就來端詳各種美品遲到的情形。在這樣的早餐，我對於蔬菜更其留戀……不是，請您留意，那非常使人生氣的，那不公平的，就是那古董才鑽的富人吃得這一切！」

他敘述某個朋友從前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邀他到齊拉德飯店吃那頓消夜了：他們吃了牡蠣，吃了魚又吃了野味。但是齊拉德真走運；依諾桑區舊菜市的酒食放肆，到今日都消滅了：於是大家都到這個中央菜市場來，到這所粗俗奇偉的鐵房子裏來，到這個如此奇異的新城市裏來。那些笨人徒然多說廢話，實則時代整個早在那裏了。而弗洛蘭竟不知道他所指摘的究竟是齊拉德飯店的雅致方面抑或這飯店的好烹調。隨後克羅德對於浪漫主義下非議了；他認為這些「堆堆的白菜比較中世紀的破衣爲可貴」。末了，他自行指摘自己那幅陀螺街的木板畫，看作是一個弱點。大家應當扔掉那些老房子而建造摩登的。

「留心」，他停住脚步一面說，「您向人行道的角兒上端詳罷。那不是一幅現成的畫嗎？那較之他們那些肺病意味的宗教油畫不是格外近於人性嗎？」

沿着那條有遮蓋的街，現在，有許多婦人賣咖啡，賣菜羹。在人行道的角兒上，一大團消費者團團地圍着一個賣白菜羹的婦人。那個滿盛着沸騰的鐵鍋白鐵圓桶，在那從風眼中吐出炭火青

焰的矮脚小爐子上騰出熱氣。那婦人配備了一個魔形的勺子，從一個用布片蓋着的盤子裏取了些

麵包薄片，向一些黃的盤子裏裝了菜羹。在那裏，有衣服很清潔的商人，有穿單衫的種園子的，有肩頭搭着那種滿裝食物的油光外套的搬运夫，有衣衫褴褛的窮漢，菜市場裏種種感到飢餓者，以此充飢取暖，將下頰略略開闊得觸到額頭的漏滴。後來心花怒發的畫師也看那雙眼睛，尋找觀點，預備在一個良好的全景之中構成那幅圖畫。但是這種魔鬼般的白菜羹却有一種可怕的香味。弗洛蘭被那些盛滿了的盤子弄得不自在了，那些消費者正帶着點點不放心的傍顧態度一首不落地吞嚥杯中的東西，他便轉腦袋了。後來，那婦人正供應一個新客，克羅德本人，竟被一勺菜羹迎面騰起的濃香所感動了。

他拉緊了他的皮帶，微笑，不平；隨後，他開始再向前走，藉亞歷山大那歪斜詩來作隱語，他用眼低的聲音向弗洛蘭說道：

「這究竟古怪，您應當注意到了，您！……我們常常找得着人請我們喝點兒東西，却從來遇不到誰來請我們吃。」

天明了，在馬索內李街的頭兒上，塞巴爾托波廣場的那些房屋全是烏黑的，而在屋頂石板的平滑界線的上頭，那條有遮蓋的大街的矗立穹形頂樑，却從淡淡的藍色裏，劃出一道月弓形的光亮。克羅德本來低頭俯視某些方面，這些方面都裝着鐵柵欄門，門是在人行道的水平面上敞開的，正對着那些燈光昏暗的地窖的深邃處所。現在，他抬頭向空中注視了，從成林的高柱之間，向

那處藍化了的屋頂上面，光亮的天邊有所尋覓。而末了，他的步兒又停住了，抬起眼來望着那些連絡兩層樓頂供升降其間之用的窄窄的鐵樓梯中的一條。弗洛蘭問他在那上面看見些甚麼。

「就是馬爾若林那個小鬼頭兒。」畫師並沒有用回答的口吻說。「他一定就在甚麼屋簷的舊管裏邊，設若他沒有在家禽館地窖子裏和那些牲口過夜。我正要找他安排一個養鴨。」

於是他這起他的朋友馬爾若林是在某一個早晨，被一個作買賣的婦人從白菜堆裏尋着的，並且自由自在地在人行道的方石板上長大的。到了有人想送他上學的時候，他忽然大病起來，於是又被人重新引入了菜市場。場裏的那些小灣兒小角兒他全認識，他用兒子般的親熱態度愛着這些，用松鼠般刷滑態度在這用鉄造成的小子過活。他們結了好好兒的一對兒，他和伽汀那個女野孩子，她是被侍德梅司老娘某天傍晚在往日的依諾桑菜市的一隻角兒上拾着的。他，賣出衆，這笨小子，滿頭金黃正像幅呂本斯的人物，臉上一層褐黃色的毫毛；她，那女孩子，伶俐刷滑，一張異樣的嘴，壓在蓬鬆鬈曲的烏黑頭髮下面。

克羅德正說着時，忽然提升了脚步。他引着他的同伴走向聖歐司大時堂的尖角。這一位在公共馬車辦事處旁邊的一條長凳上隨着身體靠下了，他雙腿又感到了疲乏。空氣是清涼的。在朗南多樹的底上，許多道的粉紅光氣，將那較高之處被許多灰白裂痕劈開的乳白色天空，點抹而成大理石的文采。這個黎明有一陣非常類乎鳳仙花的氣味，至於弗洛蘭竟認為是暫時蹲在曠野中的一座山巔。但是克羅德從長凳的另一面，指著香料市場給他看。沿着整個獸陽館前的方石板，竟可

以說那是茴香，拉葵德香，蒜和葱所組成的小團；出賣這些物品的婦人，把好些長枝的桂花綁在人行道的法國梧桐的幼樹四週，形成了一簇簇碧綠的裝飾。而鑄住一切的正是桂花的強烈香氣。

聖歐司大詩堂的光明鐘塔已經黯淡了，垂危了，像是一個被晨光所襲擊的老婦人。那些酒店裏的煤氣燈，在鄰近那些街頭，如同星羣落入日光之中似地漸漸一盞一盞都熄了。於是弗洛蘭斯著菜市場的全部建築從黑影裏走出來，從夢境中走出來；以前他在那裏面看見這些，現在却向日光展長牠們的樓閣至於無極了。牠們用一種縹而次的色彩自行固體化了，帶着那些偉大得像是船桅而肩着極目難窮的屋頂的柱子，格外具有巨體的氣概。牠們堆積自身的種種幾何式的形體；而在內部燈燭熄了的時候，以正方而均一的形體沐着晨暉，牠們竟像是一座出乎任何度量之外的現代機器，用蒸汽發動的機器，為一個民族的消化作用而設的鍋爐，映着金類鑄成的魁梧奇偉的壯子，上面滿釘着大大小小或圓或方的釘子，還有木塊玻璃等等材料，具有機械原動器的強大力量和挺拔風姿，而用燃料的熱力發動了種種輪子的奮激的衝動震撼。

但是克萊德却用逸興遄飛的姿態立在那長凳上了。他強迫他的同伴來寶貴那陣壓在蔬菜上而起的晨靄。這是一片汪洋的大海。牠從聖歐司大詩堂的尖角夾在各館的兩組高樓之間，展到了菜市場街。而在兩端，在兩個十字街口，波浪邊正在擴大，蔬菜淹沒了全部的街石。太陽慢慢上升了，用一片很柔和的灰白色，使一切物件洗出一幅水采畫的清淺色采來。這些堆積物像急浪一般捲起泡沫了，這條活像秋初急雨的奔流夾在街心而逝的緩溪，顯出種種美妙活潑的臉影，嫩葉色

的，乳白玫瑰色的，淹在淺黃意味中的綠色的，一切使天空映着晨曦化為一片閃爍綠光的清淺色彩，彷彿都在那兒；後來，看着清晨的霞光在朗布多街尾上放出火焰般輻射時候，蔬菜的采色更其鮮豔了，都從拂着地面化為藍色的過程裏顯出來了。什錦生菜，小薑黃，大薑黃，苦薑黃，蓬勃肥壯，各帶泥土，都露出鮮潤的心；成把的菠菜，成把的羊蹄菜，成球的鋼百合，成堆的四季豆和豌豆，成堆的羅馬薑黃，都用麥草轉渣，唱出了綠色的全部音階，從豆莢的淡綠升到菜葉的濃綠；從那向著消失而趨的高音階，直到芹菜腳的和大葱腳的弦段交錯。但是那些尖銳的音符，唱得較高的，始終是胡蘿蔔的鮮明，白菜的淳潔，他們沿着街面用龐大的數量四處分布，於是街面就被這兩個顏色染成錯雜的了。在菜市場街的十字口上，白菜堆積成山，雪白的包心白菜，堅實緊束像是淺顏色的金屬圓球；捲葉的白菜，肥碩蓬勃像是青銅盤子；葡萄酒津色的紫白菜，映着晨曦幻成紅紫綻裂的盛開的花球。在一頭，在提歐司大詩堂的尖角的十字口邊，朗布多街的口子被兩行橙黃南瓜堆成的凸肚子短牆攔住了交通。而一籃洋蔥的金黃漆光，一籃番茄的殷紅，一組黃瓜的淺黃，一簇茄子的深紫，都各自零零星星地在四處耀出光采；許多排成喪韓樣的大個黑皮圓蘿蔔，却在這蘇醒氣息的活潑快樂的中間，構成了幾個黑窟窿。

克羅德在這景物之下鼓掌了。他認為「這些古怪刁鑽的蔬菜」是沒有條理的，狂亂的，至善的。後來他堅持這都沒有死，不過是上一天夜晚摘下，正等着次日的太陽向他在菜市場的街石上面告別。他看見牠們活着，看見牠們如同還有安穩溫暖的脚插在肥料裏面似地展開牠們的葉子。

他說在那裏聽見近郊村落的一切菜園的乾嘴。這時候，成羣的鐵白色便轎，披黑色燈籠，穿藍色軍服者，在蔬菜堆積之間充塞了各處的小路。這竟是蜂擁般活動了。畢達夫的大背龍在人頭上還笨地移過。轉賣的女販子，小菜零賣的商人，水果商人，都忙著購買。有許多軍士和成串的女教士，總着幾座白菜山；而中學校的廚子却四處嗅著，尋覓意外的利益。始終有人卸貨；兩輪車向地下傾出牠的裝載，如同傾出一車石頭，於是在一羣正拂著對面人行道的波浪之中加了一個新的波浪。而從新橋街之底，成行的車子了無窮盡地開過來。

「這總算是痛痛快快地好看哪，」克羅德神往地低聲說。

弗洛蘭感到痛苦了。他傾心於超乎人類的誘惑力。他不想再看了，他瞧着聖歐司大詩堂，那是斜斜地立着的，同着牠身上那些舊畫，寬而尖的窗子，小的鐘塔和石板屋頂，真像蔚藍天空上的一幅水墨畫。他在微山街的遠影之前停住了，那裏，許多耀眼招牌的一段正在紹山街的拐角上放出光芒，幾座嵌着金字的露台都富於輝煌意味。後來，他走回十字口兒時候，使他動心的又是另外的種種招牌，一些藥劑和染料店，一些麵粉和乾菜店，都用或紅或黑的大寫字母寫在褪了色的底子上面。街角上的那些窗子窄窄的房子都蘇醒了，在新開的那條新橋街的寬敞空氣之中，擺出舊巴黎的幾種發黃而尚完好的舊門面。在朗布多街的拐角上，許多穿著得很好的小店員，散穿的坎肩，合身的褲子，發光的大袖子襯衣，立在那家大的百貨商店的空曠的玻璃陳列櫃裏，共同做陳列的工作。再遠一點，吉玉公司嚴肅得像座軍營，在玻璃窗櫺後面，巧妙地擺着許多金光

燙爛的餅乾包兒和滿盛着小甜麵包的果盤盤子。一切店舖的門面都敞開了。許多工人身着白的罩衫，臂下挾着工具，提快脚步穿過街面。

克羅德本沒有跳下那條長凳。現在，反而顯起了腳尖去仔細看到各街之底。陡然間，他瞧見了在他所臨的人羣之中，一個長髮披頭的金黃腦袋被一個全然蓬鬆盤曲的小黑腦袋跟着走。

「喂！馬爾若林！喂！伽汀！」他喊着。

後來，因為他的聲音消失於錯雜的聲響之中，他就跳到地下，拔脚向前跑。隨後，他念及自己忘了弗洛蘭，驚地一下又回轉來；倉促地說道：

「您可曉得，在布爾它乃巷底……我的姓名用粉筆寫在門上克羅德郎潔……您到那裏來看那張爲陀螺樹而作的木板畫罷。」

他不見蹤影了。他並不曉得弗洛蘭的姓名；他向他說明了他種種藝術好尚之後，就和他分手了。正和他以前結識他一樣是在人行道的邊兒上。

弗洛蘭是孤單的了。開初，他認爲這清靜現象是件幸事。自從馬丹佛朗朔瓦在內伊通衢上招待了他，他一逕在一極使他失去對物的正確觀念的痛苦和迷惑的環境中間前進。現在他終於自由了，他需要自求解脫了，解脫這個久已覺得追隨自身而由種種巨大食料構成的難堪魔夢。但是他頭腦是空洞的，只在自己方寸之中重新找到一種模糊的恐懼。太陽已經高了，旁人可以看見他了，現在；後來他端詳自己那套令人垂涎的衣褲。他鉗好了上衣，拂拭乾淨了那條褲子，極力略

略整理了服裝，自以爲瞧見這些黑布片兒高聲說出他的來處。他在一張長凳的中央坐下了，盡着許多窮鬼，靠着許多失敗了的游蕩者，去等候曙光。菜市場的夜色對於失業者向來是詠美的。兩個警察，依然是夜間裝束，風衣制帽，背着雙手成對兒地行走，沿著人行道一來一去；每逢經過長凳之前，他們總向那些被他們在那裏嗅着的野味望一眼。弗洛蘭揣想他們認得他，揣想他們爲逮捕他而彼此商議。於是憂愁制住他了。他得了一種狂亂的需要，要立起來，要跑。但是他不敢了，他不曉得用甚麼方式走開。而警察們的合乎規則的眼光，那種公安性質的遲緩而冷靜的考察，簡直像要對他來施刑訊了。末了，他離了那長凳，極力制住自己免得撇開那雙長腿狂奔，只縮着雙肩和提着漫步走去，心裏始終害怕警察們的硬手從後面抓住衣領攔着他。

他只有一個念頭了，一個需要了：這離菜市場。他可以等候，他還可以尋覓，再要些兒，到了人行道的方石板可以自由的時候。十字口上那三條街，紹山街，徹山街和杜爾皮葛街，都教他不安，那都是塞滿了各種各式的車子的；種種蔬菜蓋滿了那些人行道。於是他筆直向前了，到了拔爾雷司戈街，那裏，水芹市場和馬鈴薯市場，在他看來又都是不可越過的。他認爲不如循着朗布多街走了。但是在塞巴司托波廣場，他又擔着麻煩，和運送傢具的篷車，手車，客車之類無處，使他轉身而到聖德尼街。這裏，他又回到蔬菜堆裏了。待的兩邊，許多擺攤子的商人正搭好他們的貨架子，用的是繩在高高的籃子上面的木板，於是白菜，胡蘿蔔，白蘿蔔之類的洪流又開始了。他勉強逃出了這種在他逃亡之中來捲他的波浪；他試過了弓索內李街，故人街，依諾桑廣場

和鐵麻樹，菜市場街。未了，他止步了，失了勇氣，驚惶不定，不能够教自身衝出這座由蔬菜構成的圓形地獄，這地獄在末了竟用牠們鐵網的綠色圍圍地搏住了他的雙腿。向遠處，直到李伏力街，直到市政府廣場，那些由輪子和牲口構成的無窮盡的行列，都埋沒在那些被人裝載的貨物的亂七八糟的狀況之下了；許多運送傢具的大篷車，載着發得供給全區居民分吃的水果；許多客車帶着發聲的聲響開向附郭的村莊。到了新橋街，他完全迷了路；他在一個停留手車的場子裏跌了一交；許多零賣蔬菜的商人正在那地方裝點他們的流動貨架子。在他們的中間，他認識了拉伽伊，他正推着一車的胡蘿蔔和白菜花，取道聖靈諾雷街而走。弗洛蘭跟着他，希望他能够幫助他跳出這個險境。地面的石塊是滑溜溜的，雖然天氣本來乾燥：鋼百合的尾柄，各種葉子和枯草，都聚而成堆，使得街面變成不便行走的了。於是他幾乎每步有蹉跌之虞，到了浮羅烈街他就失掉了拉伽伊。在靠着小麥館這一邊，各街的尾端又被一條由小車大車組成的新障礙物堵住了。他再不來魅惑舊門了，他重新被菜市場追上，波浪引着他了。他慢慢地走回來，又重新到了謀敵司大詩堂的尖角上。

現在他聽見那裡由菜市場出發的長的咯咯之聲了。巴黎正撕着那些屬於牠兩百萬居民的口穀。這正像一副偉大的中樞器官，撕裂地搏動，在全部的動脈管裏噴出了生命的血。碩大無朋的輪轂的巨響，由給養的騷動造成的喧鬧，就是說從那些大宗批發以備轉賣者因向各區出發而揮起的歡聲，數到那些挽着籃子沿門送菜的窮婦人的破鞋子的拖曳之聲。

他走入一條有遮蓋的街道了，那是靠左邊的，正在那些被他昨夜注意到的巨影沉寂的四館的集團之內。他希望在那裏得到隱藏，在那裏尋得到一個窟窿。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四館也都像其他處所一樣都驚醒了。他一直走到了街底。許多運貨大車用「大走」的姿勢開過來，用一些滿盛活的家禽的籠子和分層列着死的家禽的四方籃子，充滿了山溝鎮的市面。在對面的人行道上，另外許多運貨大車卸下許多整個的小牛，那都是用一層白布裹着的，直挺挺地如同孩子一樣躺在一些籠子裏，只露出牠們四肢在斬斷後留下的分紋並且出血的殘部。也有些整個的手，分成四片的牛，前腿，後腿。屠戶們身繫潔白的圍裙，用一方圖記在肉上打印，裝車，過秤，掛在發賣的橫桿子上，這時候，弗洛蘭的臉正貼着鐵欄杆，端詳這些肉體懸空的行列，鮮紅的牛和羊，淡紅的小牛，被脂肪和腱綴上了一些黃的紋理，肚子全被打開了。他走過獸腸部分去了，在許多灰白色的小牛的頭和腳之間，獸腸都乾乾淨淨捲成小束捆在盒子裏，腸髓都巧妙地排在平的籠子裏，還有出血的肝和深紫色的胰子。他在許多兩輪的長形車子之前停住脚步了，那都是整齊地用一個圓籠子蓋好的，裝載了許多剖成兩半的全豬，掛在車子兩邊的短欄上，下面鋪着麥草墊子；車子的後部是敞開的，於是在這些形狀規則而毫無變化的肉體的紅光之中，顯出了張着點燭的廢墟的意味，教堂深遠處所的意味；而在麥草墊子上，有許多白鐵箱子滿裝着豬血。這時候，弗洛蘭被一種激怒支配了；屠宰業的難聞氣味，獸腸業的刺鼻氣味，都教他感到焦躁。他從這條有遮蓋的街道走出來，寄願再到新橋街的人行道上去走一次。

這是最後的掙扎了。早塞住他發噤；他的牙齒發抖，他害怕自己跌在那裏和躺在地下。他等了一番，却不能在一株長凳上找一隻角兒；否則他就會在凳上睡熟，直到被警察叫醒才會站起來。不久因為一陣昏眩使他雙目發黑，他就背靠着一排樹，眼睛是閉攏的，耳朵囁嚅地響起來。那枚幾乎沒有咀嚼就吞了的生胡蘿蔔絞着他的胃了，那盃醉酒教他醉了。實則，教他醉的是窘困，疲乏，飢餓。一陣激烈的火重新燒着他的胸部的虛空了。有時，他雙手交在胸前，彷彿為着掩住一個被他認為整個生命可以從而飛散的窟窿一樣。這人行道上有一種廣泛的左右動搖，他的痛苦成了難堪的了，以至於他竟仍舊再走着去鎮定牠。他終於直行前進了，走入了蔬菜堆兒的中間了。他在那裏面迷路了。他取遠了一條小徑，轉到了另一條，重新又回到了固有的路綫，自己誤了方向，迷在綠世界的中央。某些堆兒是那樣高的，以至於人都在兩道由許多成熟成捆的蔬菜疊成的牆壁之間通過。那些人的體貌比這些牆壁略高一些兒；旁人只看見他們同着自身的影子的白影子或者黑影子來來往往；衝那些大背籃，在蔬菜葉子的水平上面掃拂擺擺，很像許多柳線拂着一池生苔的死水。弗洛蘭撞着無算的障礙，撞着裝貨的搬運夫，撞着粗聲暴氣討論價值的女商人；他在路面上蓋着的菜皮果核的厚層上面滑着走，他在踏爛了的菜葉的濃臭之中不敢透氣。於是他發呆了，停着不走，不顧這一整人的推擠，另一些人的叱罵；他不過是一個在漲潮的海底戰敗打滾的東西。

一陣很厲害的懦怯觀念侵入他的方寸了。他幾乎預備乞討。他昨天夜晚的糊塗蠱氣這時教他

拳怒了。倘若他接受了馬丹佛朗朔瓦的布施，倘若他不像洋人一樣去提防克魯德，他何至於在這個地方夾入白菜堆中乾喘。而他尤其痛恨自己沒有向那畫師細問陀螺街。到現在，他是孤單的，他可以倒斂在街面上，如同一些喪家之犬。

他最後一次抬起眼睛了，向菜市場端詳。那建築物在太陽之中是光采煥發的。一大簇日光由那條有遮蓋的衝底射進來，以一種由光線構成的門闕形式洞穿了各館的本體；並且以一種下墜的火雨形式撲着屋頂的平面。偉大的鐵架子被淹沒了，變色了，不過是一個投在暴曬的火焰之上的側面暗影了。在樓上，一塊玻璃發出燃燒的色象，一滴的光明沿着那寬闊的鋒板的坡兒一直滾入各處的簷溜管。隨後，這裏早成了一個落在飛舞的金屑之中的噴濺城市了。蘇醒氣象使那些綁在風衣之下的種園子的軒聲，擴大而成貨物上市的格外活躍的雷鳴了。因為現在全城都揩拭了鐵柵欄門，人行道都曉喻有聲，各館都狂吼；一切的聲音都是洪大的，幾乎可以說是那句被弗洛蘭自從午前四時就聽見在黑影裏往來移動而又擴大的話，這時竟威嚴地發展了。在左，在右，在任何方面，叫號之聲的酸腐意味，都向翠葉的寬闊的低音中間，播出了許多類乎短笛的尖音。那是海鮮，那是各種奶油，那是家禽，那是鮮肉。鐘聲一下一下傳過來，那些自行開始的市場的喧噪就跟着發動。在他的四週，太陽強烈地照着那些蔬菜。他再也認不出黎明時候那種柔性水采蘿的清淺色采了。綠色生菜的心燒然了，綠色的苦階磨出很美的均一了。胡蘿蔔殷然沁血了，白蘿蔔變成銀紅的了，在這勝利的炭火之內。在他的左面，那些整車的白菜更黯然了。他側轉了視線，看

見遠遠地，有許多大貨車始終從杜鵑皮萬街移出來。海面的潮緩緩上漲。他覺得漲到踝邊了，隨後到腹部了；牠這時候將以超越頭部來威嚇他了。這些被他看見的一切，使他盲目了，使他被淹沒了，使他耳鳴，使他胃裂了，他捨棄了關於食料的新起而方興未艾的深淵，竟動了乞憐的心理，於是一陣狂亂的痛苦制住了他，在這樣餓死，在食管向來塞滿的巴黎，在菜市場的閃電般的蘇醒氣象裏。大顆兒的熱淚從他眼裏迸出來了。

他走到了一條較為寬闊的便路。兩個婦人，一個矮而老，一個長而瘦，在他跟前經過，她們談着天，一面向着各館走過去。

「您是爲着買東西來的嗎，薩蓋姑娘？」那個長而瘦的問。

「唉！馬丹勒，倘若能够說……您曉得，一個孤單的女人。我一無可靠地過活……我本想買一棵小的白菜花，不過甚麼都那樣貴……奶油呢，到了多少，今天？」

「三十五個銅蘇……我有一點很好的。是不是您願意到我家裏看看……」

「可以，可以，我不曉得，我還有一點兒豬油……」

洛蘭使出一番最後的努力，跟了這兩個婦人走。他記得曾經聽見克羅德，在陀螺街，叫過這矮而老的的姓名；就整算在她離開了那個長而瘦的之後，可以去問她。

「那末您的嫡姪女呢？」薩蓋姑娘問。

「小沙立葉做事始終是任性的，」馬丹勒用不滿意的態度回答。「她早想自立門戶。這再

也不關我的事。等到漢子們啃完她之後，我決不會給她一片麵包。」

「您從前待她真好……她應當掙了些兒錢；水果的利益都好，今年……那末，您的姊夫呢？」

「哪！他……」

馬丹勒喀閉住了嘴脣，像是不願意再說下去。

「始終是那樣的嗎？」藤藍姑娘接著說。「那是一個很正派的人……我從前常說他的虧本的法子是一種……」

「旁人曉得他是否虧本嗎？」馬丹勒喀粗暴地說。「這是一個怕事得狠的謊包，這是一個刻嗇鬼，這是一個漢子，您可曉得，姑娘，他甯願讓我死不顯借我一百個銅蘇……他完全明白奶油在今年秋天並不比雞蛋和乾酪銷得好。他本人，只照自己的高興去賣家禽……哼，從沒有一次，不，從沒有一次，他肯替我盡點力。固然要我接受他却不容易，您可曉得，不過這倒可以教我開心。」

「喂！他來了，您的姊夫，」藤藍姑娘壓低了聲音來回答。

這兩個婦人都側轉了身軀，端詳一個穿過街面而向那條有遮蓋的大街裏面走的男子。

「我有點兒忙，」馬丹勒喀支吾地說，「我剛才丟開了鋪子並沒有托付誰。此外，我不想和她說話。」

這時候，弗洛蘭由於機械作用也轉了身軀。他看見了一個矮子，方方的，神情快樂，灰白的頭髮剪成了板刷式，每一隻胳膊下面挾著一隻肥鵝，鵝頭下垂擊著他的臀部。後來，陡然間，他做了一個喜悅的手式，忘記了自己的疲勞就跟着那個人後面跑。到了他追着他的時候：

「伽瓦爾！」他說，一面舉手拍着他的肩膀。

那一個抬起头來，用一種驚訝的神情，來翻看這副不爲他所認識的黑長臉。隨後，陡然一下：

「您！您！」他在非常愕然的狀態之下高聲喊著。「怎樣，是您！」

他幾乎讓那兩隻肥鵝落下。他也不鎮定自己。但是，在望見了他的小娘子和麥蓋姑娘正在遠處用好奇的神情旁觀他們的相遇，他又重新前進了，一面說道：

「我們不要站在這裏，您跟着我來……這裏兩副多餘的眼睛兩條多餘的舌子。」

後來，在那條有遮蓋的街上，他們談話了。弗洛蘭述起自己到過了陀螺街。伽瓦爾覺得太古怪；大笑了一陣，才對他說明他的兄弟葛呂早已搬了家，就在兩三步路的地方重新開了一家薰臘店，在朗布多街，薰市場對面。那件更教他認爲異常妙的事，就是聽見了弗洛蘭整個一大早和克羅德郎潔散了步，這個古怪胚子，他正是馬丹葛呂的表姪。他引了他向那薰臘店裏去。後來，他到了曉得弗洛蘭是帶着假護照回法國的時候，立刻擺出種種神祕而又嚴肅的神情。他要在他的頭裏走，相離五步，以免喚起旁人的留意。經過了家禽鋪並且在那裏把兩隻鵝掛在自己的陳列架上。

，他就穿過朗布多街，而弗洛蘭始終跟在後面。走到街心，他用眼角對他指出了一家規模弘大裝點華麗的薰臘店。

太陽斜斜地射在朗布多街，照着各家的門面，在這些門面的中央，陀螺街的口子形成一個黑洞。在一頭，麥歐司大詩堂的大殿，整個沐浴太陽的金屑像是一個其大無外的聖骸箱。而在噴壇的中間，在十字街口，一羣掃街夫，成行地跟着掃帚的動作前進，一些垃圾夫，將交叉地點的垃圾，扔入那些分別停在每距二十步之處的兩輪馬車，有時還聽見破碎杯盤的聲響。但是弗洛蘭只留心於那家對清晨曠敞而且輝煌的大薰臘店。

這家店幾乎就在陀螺街的角兒上。外表使人悅目。牠是帶笑容的，全身是有光采的，列着許多在店裏的大理石材的白色盤中歌唱的顏色奪目的圓釘子。招牌上的「葛呂和格拉台勒」兩家的姓，是用泥金寫在淺顏色的油漆底子上的，嵌在一個彎著枝葉交錯的框子裏，上面蓋着一塊玻璃。門面兩側的牆壁嵌板，也同樣畫着畫和蓋着玻璃，畫了許多驗兒胖胖的天使們在肉類舖頭，豬排和成串的香腸堆中游戲；而那些裝飾在螺旋和藤葛中的靜物，具有一種屬於水彩畫的那樣柔和風韻，使得那些鮮肉都於其間取得果醬般的玫瑰色。而且，陳列貨品的櫈窗，就安在這個可愛的園子裏。櫃板上鋪着一層藍色紙屑；有些處所，許多藏藏的葉子巧妙地排着，更換了某些盤子旁邊所鋪的綠叢。這是美品的世界，醜品的世界，贗品的世界。最前一排，在頂低的處所，靠着玻璃，有一排盛着熟肉糜的小罐子，列在許多盛着蔬菜的小罐子之間。許多去骨熟前腿，帶着麵包

或的圓圓面目和被綠色裝飾品裏好的脣骨，列在上層。接着就是大盤子了：有史特拉司堡的薰舌子，紅紅的，刷亮的，擺在淺顏色的小香腸和豬蹄子旁邊是出血；有血香腸，黑黑的像蛇一樣蟠着；有薰香腸，成對地疊着；有大香腸，像唱歌詩者的脊梁一樣，裹著銀色的外衣；有肉餡酥餅，熱烘烘的，插着標明種類的小旗子；有大火腿和大片的小牛肉和猪肉，都擺在冰糖標的透明凍膠裏凍著。在頂靠裏面的地方，另有許多大罐子，盛著藏在豬油池裏的肉和肉糜。在大大小小的盤碟之間，在那層藍色紙屑之上，放着許多盛磨菇之類的玻璃小盂，許多盛凍鵝肝的小瓦缸，許多盛沙汀魚和金鉛魚的漆光照人的白鐵盒子。一盒乳白色的乾酪和另一盒濃滑奶油菜泥的海螺，都隨意地放在兩隻角兒上。最後，很高很高，從一根狼牙式的桿子上，垂下整串的小香腸，大香腸，粗而短的瓜形香腸，對稱地掛着，像是一些富人家裏的綢緞幕之用繩子和繩子；這些香腸的後面，襯著一層露空的薄紗，露出牠們的白而有肌肉的花邊和空影。而在這座五臟廟的最後的祭壇上，那些薄紗的稍兒的中央，兩簇紫紅的蜘蛛花之中，那地方裝點了一個方的水池，池中擺著些玲瓏假山石，有幾尾紅魚不斷地游泳。

弗洛蘭感到一陣羞耻了；後來，他瞧見了一個婦人立在店前階石上的太陽裏。她，在那一剎那間，加了一種幸福，一種堅固而舒服的滿意。這是一個美婦人。她擗門站着，頭部健碩，却絕不過於肥胖，表現三十來歲的母性豐饒。她剛剛起床，而那些光澤的，像漆樣滑潤的頭髮，已經分成許多少的平片兒堆在鬢邊。這使她顯得很清潔了。她的恬靜的肌肉，有赤情透

明性的白，那種通常在生油生肉之中過活者的玫瑰色的細嫩皮膚。她可以說是正經的，很甯靜，很從容，瞧着街上消遣，嘴上却不高興笑容。她那件織得挺硬的短衫束着項頸，那雙雪白的袖子恰到時適，那件雪白的圍裙遮住她的鞋尖，只露出她的黑暎曉裙的下腳，圓潤的雙肩，異常豐滿的胸部，使得她的腰甲綁緊了她的短衫。在這片全白之中，太陽耀着。但是，浸在光明裏的她，頭髮是藍的，肌膚是玫瑰的，袖子和裙是耀眼的，本人却用整個恬靜的安穩態度享用清晨時的日光浴，和悅的雙眼望着濛遊中的葛洛蘭自怡。她確有一種屬於大榮譽人物的神態。

「這是令弟的妻子，您的弟媳葛莎，」伽瓦爾向弗洛蘭說。

他輕輕點頭向她表示禮貌。隨後，他走入小巷子裏面，繼續用着千般的小心謹慎，不願意弗洛蘭從那空洞無人的店裏走進去。然而他對於自身加入一種可惹是非的奇遇之中，顯然是很舒服的。

「您等一下，」他說，「我去看一看令弟是不是單獨在家裏……等到我拍掌的時候，您再進去。」

他推開了小巷子的底上的一張門，但是，弗洛蘭在聽見他弟兄的聲音從門後傳出來的時候，就驚地一下跳進去了。葛呂素來崇拜他，立刻撲過去抱着項頸。他們像孩子們似地互相抱着。

「啊！想不到！啊！是你」，葛呂素用吞吞吐吐的口氣說，「要是我從前沒有等你，那就……從前我以為你死了，昨天我還因葛莎說過：『那可憐的弗洛蘭……』」

他停住了，偏着腦袋伸入店裏喊道：

「喂！慈莎！……慈莎！」

隨後，他轉身向着一個躲在一隻角兒上的小女孩子說道：

「渡林，快去找你的媽來。」

但是那小的不動。這是一個很美的五歲大的孩子，圓圓的胖臉，和那美貌的藥舖店女東家很相像。他雙臂抱着一個黃而肥的貓，牠爪子下垂，自如地任憑她玩弄；她用那雙小手抱着牠，極力按着牠，彷彿她害怕穿着得這樣壞的麥莎來偷她的貓似的。

慈莎慢漫地來了。

「這是弗洛蘭，我的哥，」葛呂重複地說。

她稱他做「麥莎」，神情很和藹。她安靜地端詳他，從頭到腳，絕沒有表出一點不合禮貌的驚訝態度。僅僅她的嘴唇稍許輕輕摺了一摺。並且她始終立着，末了才對於她丈夫對哥哥的擁抱微笑。而這一位却像是自行寧靜了。於是她看見了弗洛蘭的瘦削樣子，困窘樣子。

「唉！我可憐的朋友，」他說，「你沒有變漂亮，在那邊……我呢，我發胖了，你要怎麼辦？」

他是肥胖的，在事實上，以他三十歲的年齡確是太肥了。他在他的暗衣裏面，他的圍裙裏面，他那些拖着他如同一個肥胖無倫的娃娃似的白色小衫褲子裏面，濶溢出來。他那副刺得光光

的臉是長的，遠遠地看去頗像豬臉，頗像那種被他鎖住伸手過去搔弄並且賴以過活的肉的臉。佛洛蘭勉強地認得他。他坐下了，他從他的兄弟看到荔莎，又看到那小蘋林。他們都因身體堅實而發汗；他們都是壯麗的，方方的，有光采的；他們都用很胖的人因對着瘦子的臉面受制於泛泛不安的驚訝瞧着他。至於那隻貓，牠的皮本都做豬油氣，這時睜圓那雙黃眼駒，用不信任的神氣審察這個瘦子。

「你等會兒再吃早飯，行嗎？」荔莎問。「我們吃得早，十點鐘。」

一陣由廚房裏出來的肥濃氣味引誘他了。佛洛蘭重新又看見了他所經過的怕人夜景，他在蔬菜堆裏的到岸情形，他在菜市場中間的最後掙扎，這類由食物構成而被他剛剛逃出的顫動。於是

他帶着一種甘美的微笑而低聲說道：

「不行，我餓了，你可看得出。」

## 第二章

從前，弗洛麗開始在巴黎學習法律的時代，他的母親就死了。她本來住在草園那地方的車站附近。再聽的丈夫是一個諾爾第省的人，一個生於伊弗多市的姓葛呂的。這葛呂曾經由一個做縣長的帶到法國南部，就留在法國南部被人忘却。他在縣政府做了職員，覺得地方是值得留戀的，葡萄酒是美的，婦人是和藹的。結婚三年之後，一場消化不良的病斷送了他。留給他妻子的遺產只有一個和他相似的胖兒子。而這爲人母者，已經困難地按月揜負中學讀書費用去供給她的長子，弗洛麗才剛降生的兒子。他使她非常滿意：脾氣很溫和，熱心於課業，屢次取得優等獎狀。就是在他身上，她安置了種種慈祥和種種希望。也許她在兩個丈夫之間，特別崇拜第一個，這是卜羅汪斯那一帶的性情柔和的男子之一，面色灰白，身體瘦長，其愛她可以至於因而犧牲生命。也許葛呂的和顏悅色開始誘惑了她，後來他却過於肥胖，過於滿意，過於肯定自己能造成快樂。於是她決然認爲小兒子，南部人家所常重視的小兒子，大概永不會做一點好事情；她欣然把這小

兒子推入學校，鄰居的一個老姑娘家裏，那小兒子在那地方幾乎只學了跳跳躑躅。這兩兄弟就是在彼此如同外人的境界之中長大的。

弗洛蘭因奔喪而走到韋岡時，他的母親已經葬了。事前，她多方請求傍人對弗洛蘭瞞住她的病狀一直到底，爲的是免得他在課業之中受到驚動。現在他回到了家裏，只看見十二歲的小葛呂坐在廚房裏的桌子上獨自號咷。鄰居中的一個家具商人對他述了這可憐的婦人的垂危情狀。她當時已經是資源竭盡無遺，她是爲兒子能够學習法律而工作以至於送命的。她本在一個交易平常的絲帶小店之外，兼營了其他許多着手很遲的職業。抱着定見，指望母親弗洛蘭能以律師地位好好在城裏開業，所以她終於使自身變成了堅忍的，惺忪的，對人對己都是無憐惜之心的了。那小葛呂穿着滿是破洞的褲子和襤襠的罩衫；從來不在桌子上吃飯，只等候他母親切好他應得的那份麵包。而她爲自己所切的，却素來是那末薄薄的幾片。就是在這種制度之下，她抱着沒有完成自身的任務的大憾而死了。

這歷史對於弗洛蘭的孝心，造成了一個強烈的印象。熱淚教他咽不成聲了。他抱着他的兄弟在懷裏，緊緊地留住他，如同向他歸還那種被他奪去的慈愛似地來吻他。末了，他端詳了他那雙裂開了的皮鞋，磨穿了的袖子，擦透了的手，整套這種屬於無人照管的孩子窮困之像。於是重複向他說起他要帶他同走，說起他和他住在一塊兒一定快活。第二天他察看了眼目之後，竟害怕不能保留回到巴黎的必需路費了。然而無論如何，他不肯蹲在韋岡。幸而他頂掉了那個小絲帶鋪子

這辦法可以容許他了清他那個雖在錢財上絕不通融而終於漸漸變其折蝕的母親的債務。末了，他毫無所餘了，於是，他的鄰居，家具商人，出了五百佛郎向他收買了亡人的衣裳和器具。這算是一件好買賣了。弗洛蘭含着滿眶的眼淚謝了他。於是他爲葛呂製了簇新的衣裳，當晚就帶着他同走。

在巴黎，他已經不能談起再到法學院上課的問題了。弗洛蘭把任何大志付之日後。尋了些需要家庭教師的人家，帶着葛呂同住在羅葉可拉爾街的聖雅葛街坊角上，他租了一間寬大的屋子，擺了兩張鐵床，一張衣櫃，一張桌子和四把椅子。從此他有了一個孩子了。父親使他感得了人生的快樂。最初的那些時間，他每逢傍晚回家，試着給那孩子教點兒課；但是這一個却幾乎不肯聽命；他的頭腦是遲鈍的，拒絕學習功課，放聲大哭，不忘情於他母親使他在街上亂跑的時代。弗洛蘭失望了，於是停了功課，安慰他，允許他長期休息。爲着辯護他的弱點，他承認他之帶回這親愛的孩子，目的原不是在乎違反孩子的性情。這就是他的持身之道了，瞧着他在快樂之中長大起來。他鍾愛他，因爲他的歡笑而感到至樂，因爲覺得他這個身體結實，而茫然於任何顧慮的兄弟在自己的週遭而嘗到無限溫馨了。然而弗洛蘭穿的仍舊是破的黑外套，身體仍舊是瘦弱的，並且在教學所受的無情奚落之中面色漸漸發黃了。葛呂成了一個濶圓的小胖子，性情愚笨，勉強曉得寫字讀書，但是一種不變動的快活面容，却使羅葉可拉爾街的幽鬱的大屋子充滿了至樂。

許多歲月過了，然而秉受母體所遺克己性的弗洛蘭，始終把葛呂當作一個憐情的大女孩子藏

在家裏。家裏的種種輕便瑣屑的任務他都不教他分心，所以購買食料是他自己，整理內務和烹飪飲食也是他自己。他說這些事可以教他引起種種不好的觀念。尋常，他總是幽鬱的，自認爲脾氣不好。到了傍晚他身上沾着泥漿，心上因憎恨別家孩子們侮弄而低着腦袋回家的時候，立刻因爲這個正在房裏玩弄陀螺的胖大孩子的擁抱，而全身受到感動了。葛呂嘲笑他炒雞蛋時的笨手笨腳，和他炖肉湯時嚴肅面容。熄燈之後，弗洛蘭有時又在床上變成不樂的了。他想起要繼續再學法律，盤算分配自己的時間以便於重入大學聽課。他終於覺得合乎這一層的辦法了，充分地感到了愉快。但是一場小小的發熱病，使他在家裏睡了八天，於是在他們的預算之中挖了一個那樣的窟窿，使得弗洛蘭憂慮非常以至於放棄了完成學業的意識。他以教師資格加入艾司特拉巴德街的某中學服務了，每年的薪水是一千八百佛郎。這竟是一筆產業。仗着省吃儉用，他可以把餘款儲蓄下來去佈置葛呂的前程。這孩子是十八歲了，而弗洛蘭還以應辦資資的姑奶奶待遇他。

在他哥哥姐姐生病之時，葛呂也有過許多恩惠。某天早上，他說他想做工，他說爲着給自己謀生已經數大了。弗洛蘭深深地受了感動。在他們住所的對面，街的那一邊，有一個住在樓上屋子裏的鐘表匠，葛呂望見他鋪日在窗戶邊的不強光線之中，伏在小桌子上面把弄種種微妙的物件，忍耐地仗着放大鏡去觀察牠們。他被引誘了，自以爲對於鐘表有了興趣。但是，在半個月之後，他變成不自在的了，他哭得像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覺得這行業過於複雜，覺得自己永不會曉得「這一切放入一隻表裏的那些小機械玩意兒。」現在，他青願學鍾匠了。可是鍾的工作又要

倦了他。於是在兩年之間，他試過的手藝達到了十種以上。弗洛蘭想起他有理由，人總不應當踏入一個違背心理的地位。不過，葛呂這種願意自謀生計的誠意，却教這兩個青年人的家庭花費大了。自從他在各樣工廠跑動以來，不斷地需要種種新的耗費，凡是服裝，外面飲食以及歡迎伙伴等等無一不要用錢。弗洛蘭的一千八百佛郎不够用了。於是 he 只得接受兩堂夜課。在八年之中，他始終穿着同一的外衣。

這兩兄弟的友愛竟是一條心了。他們的房子本有一扇的大門正對着聖雅萬街，那地方開了一家大的燒烤店，店主是一個姓伽瓦爾的正派人，他妻子是在家禽的脂肪味兒之中患肺病死的。弗洛蘭有時候回家過遲，來不及煮點兒肉，他就在樓下花十二個銅鑄買一塊燭或者一塊火雞。在他這樣的日子算是盛節了。到末了伽瓦爾注意於這個乾瘦的青年，他認識他的歷史，他逗引他的兄弟。不久，葛呂就不大離開這燒烤店了。每逢他哥哥一出門，他就下樓而坐在店房的背後，瞧着那四枝壓着明亮高大的火焰叮零叮零轉動的大鐵叉，他因而心花怒發。

爐子上的大片銅件放出光采，家禽噴出香味，脂肪在託盤裏迸出歡聲，那幾枝鐵叉終於互相談論，終於向葛呂吐出幾個可愛的字眼兒，他正手握一柄長匙，誠虛地去挑搗的和火雞的金光奪目的精圓大肚子。他好幾點燭蹲着不走，火爐跳躍的光烘得他滿面紅，他略帶發呆的意味，茫茫然向著那些正在炙熱之中的肥碩牲口而笑；直到有人解叉的時候他才醒過來。家禽落在盤子裏了；鐵叉熱氣騰騰地從牲口的肚子裏拔出了；肚子空了，任憑裏面的湯汁從尾部的和頭部的叉窟

煙裏流出來，店房裏就充滿了一陣強烈的燒烤香味。這時候，那孩子立着拍掌，眼光追隨這一隻手法，向着家禽談起來，說這些都是上等的美味，沒有人會吃完這些，說獵兒們只有骨頭可以啃。後來，佩瓦爾給了他兩片塗了奶油的麵包，他渾身都發顫了，於是攏在托盤裏慢慢地煎起來，這樣，他半點鐘的光陰又消逝了。

無疑地就是在這地方，葛呂發生了對於庖廚的至愛。再後些時，經過了一切手藝的試驗，他從命運的支配，又重新回到又在鐵叉的牲口上和迫人舐着指頭的湯汁上了。最初，他害怕這件手藝和他哥哥的意思相違背，因為他哥哥是食量不大的人，談到美味總歸着一無所知者的輕蔑姿態。後來，他在向他說明甚麼烹調很複雜的菜的時候，瞧見了他哥聽他，就吐出了他的志之所趨，於是他進了一家大的菜館。從此，這兩弟兄的生活竟固定了。他們住的仍舊是羅塞可拉爾街那間屋子，每天晚上他們就在那裏碰頭；這一個，象兒因鐵爐而喜笑顏開；另一個，面容因拖泥帶水的教師困憊而無精打采。弗洛蘭因為學生們的練習而一切均付遺忘，始終被着他那件黑的飯衣，至於葛呂為着動作自如，重新穿上他那件白布上衣和白布圍裙，戴上他那頂廚子式的白布小帽，繞着屋子裏的火爐，烤幾件點心藉以消遣。有時候，他們因為瞧見這一個全黑而另一個全白不禁微笑。這間空洞的屋子，由於這種瘦服而又由於這種樂趣，像是半怒而又像半喜。世上從沒有更不調和的家庭互相爭執自比根鬚。阿哥徒然因為他父親的熱烈性情灼焦而退後，兄弟徒然以諸葛奔第人的愛子地位而滿身脂肪；可是他們却由於共同的母體，却由於那個只解慈愛的婦人，

而彼此互相友愛。

他們有一個親戚在巴黎，他們母親的一個兄弟，一個姓格拉台的，在菜市場那個區域的蛇蠍開了一家薰臘店。這是一個性情吝嗇的胖子，一個粗魯的人，他們第一次到他家裏拜訪時，他之款待他們是當作兩個挨餓者看的。以後他們就不大再去了。這胖子的生日，葛呂帶了一束鮮花送他，而所受的回敬禮物却是一枚價值十個銅蘇的銀幣。弗洛蘭因一種病態的自尊心而感到痛苦了，看見格拉台正用感到有人要求一頓午餐或者一百銅蘇的吝嗇之徒的懷疑眼光，來端詳他的寒儉外姿。某一天，他坦白地拿了一張一百佛郎的鈔票到他男爵店裏去換零錢。這男爵從此看見這兩個被他稱為小子們的人就不大害怕了。但是情感却不過守住這一點。

這些歲月，在弗洛蘭心裏是一個甜美而又憂愁的長夢。他曾到了一切竭誠盡忠的苦味快樂。在家裏，他享受的只有溫情。在外面，不是學生們的奚落，就是人行道上的撞排，他自己認為性情已經變壞。於是他種種久已死心的大志又自行尖銳化了。費了長的光陰，他才低首下心承受了他種種屬於醜陋凡庸的窮漢的痛苦。而且決心逃避惡性的誘惑力，他竟傾心於理想上的仁慈。他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絕對合乎公理和實理的庇護之所。他之變為一個共和主義者就在這當兒；他如同失望的姑娘們走入修道院似地走入了共和國。又因為等不着一個相當溫和靜的共和國去安定他種種痛苦，他竟創造了一個。書本兒都不教他發生好感了；這類被他從中討過生活的發了黑的紙片兒，教他想起從前那種空氣惡濁的教室，那些頑童的惡作劇，那些長而乏味的時間的痛苦。隨

後，書本兒只向他引起激怒了，推着他傾心於驕傲了，於是他也感到的強烈需要是遺忘與和平。

教自身受到搖籃式的搖動，教自身夢到取得完全有幸福的境遇，夢到世界也會變成完全有幸福的，建設那種素為他指望過活的共和市：就是他的休憩之所，他在自由時間的權限不休的作品。於是除了教課的必需資料以外，他不讀書了。他從聖雅萬特的頂上面到外圍的廣衛，有時兜一個大圈子，再由意大利橋欄回去；在一路之上，眼光注意於那個列在跟前的慕夫達區，他心裏安排着種種無形的布置，種種合乎人道的法律計劃，認為這些東西是可以使這個痛苦的城市化為一個幸福的城市。到了那年二月裏那些日子血濺巴黎的時候，他感到了傷心，他同各俱樂部奔走，以「全世界共和主義者的博愛行動」來要求贖回那些流了的血。他變成那些把革命當作一種充滿温情和解救的新宗教來講演的著名演說家之一了。直到那年，十二月裏那些日子他才從他對世界温情裏抽出身來。他被解除武裝了。他像一隻羊似地歡迎使人來捉，而受的待遇却是施之於一隻狼的，末了他從他那些有關博愛的教條之中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在畢經特爾藏古一間囚房的冰涼石板上餓得快死了。

葛呂當時有二十二歲了，這天沒有看見他哥哥回家，他抱着一種斷送生命的害怕了。第二天他就走到鉛山公墓，向那些由廣衛運來而成行地掩在麥積之下死屍裏面去尋他；那些腦袋都變了樣子，異常難看。葛呂胸無主宰了，眼淚迷濛了他的視線，他來來往往沿着行列看了兩回。末了，他又到巡警廳，八天之後，他才曉得他哥哥已經成了囚犯。他不能夠會他了。因為他極力

要求，有人就對他恐嚇，說要逮捕他本人。於是他就跑了去找葛呂流蘇，在他心裏這是一個要人，希望說服他去救出弗洛蘭。但是這舅男生氣了，認為這件事辦得極對，認為這個大傻子本不應當和那些共和主義的壞人攪作一團；並且又說弗洛蘭應該倒運，說那是早已寫在臉上的。而葛呂流蘇全身的熱淚哭了一大場。抽咽着不走。這舅舅略有點兒不好意思了，覺得自己應當替這可憐的孩子盡點兒義務，於是自動地要他來和自己過活。本來他曉得他是個好處子，並且自己也正要一個人來幫忙，而葛呂呢，異常害怕獨自一人回到羅素可拉爾德的那間大屋子裏去，於是接受了他這番意思。當晚他就住在他舅舅家裏了，在頂高的那一層，在一個僅僅可以伸長臂膀的黑窟窿裏。他在那裏面仍舊啼哭，不過倘若對着他哥哥的空床，他也許哭得更厲害一點。

○他終於達到目的而去看弗洛蘭了。但是從葛呂特爾回來他不得不去睡覺；一場發燒病用昏沉夢寐的病狀襲了他三週。這是他首次的也是唯一的疾病。葛拉台毫不注意於他那個共和主義的外甥。到了某天早上他明白他已經被人解往圭亞納，就拍醒了葛呂，粗魯地向他報告了這件惡消息，竟引起了一個那樣的驚嚇，使得這少年在第二天就起床了。他的悲傷淡化了；他的虛弱的肉體像是吞盡他的眼淚了。一個月之後，他笑了，他生氣了，因為笑了很感動過；睡後快活的面容牽住了他，並且不期然而然地笑了。

他學習煮飯手藝了。在這件事兒上面，他的勤快比在茶莊上面普通的更多。但是葛拉台

勸說是不應該過於丟開他的鍋子，說是一個長於烹飪的烹飪匠本來不多，說是在沒有到他店裏之前已經進過菜館是一種運氣。他利用他的才能了，並且；他教他在城裏辦些筵席，尤其特別注重於魚肉和酸瓜餛餅。因為這少年替他實際上服務，他就照他的方式愛他，高興的日期之中，每每在他的路轉上面搏幾下。他曾經賣掉了羅葉可拉爾街的那些寒儉家具，留着那點兒代價四十多佛郎在身邊，說是免得葛呂那滑稽小子把牠從窗口扔出去。然而到末了，他每月給他六個佛郎做消遣的零花錢。

手頭不寬有時且受虐待的葛呂，却是充分快樂的。他歡喜有人緊束他的生活，弗洛蘭從前過於把他當作鄉姑娘。隨後，他在格拉台勒店裏結識了一個女朋友。原來他舅舅在鋪居之初，為着照管櫃台要雇用一個女子。他的條件須得她是身體堅實，面貌動人，認為如此才能够教顧客開心，使熟肉增加聲譽；他本認得一個住在植物園附近巨維埃街的寡居婦人，她丈夫曾經在南部的白拉桑縣裏管過郵務。這婦人仗着一點兒數目不多的年金很淡泊地過活，從前從那縣裏帶來了一個胖而美的女孩子當作親生的女兒。她名叫葛莎，在一種溫和的空氣裏事奉這婦人，神情平坦，略顯嚴肅，在微笑的時候，她十足地够得上說是美。她的嬌媚之點，完全來自被她置於不輕見的微笑中的萬永姿態。這時她的顧盼竟是一種溫柔，而平時的莊重風格，對於這種陡然而起的誘惑力，發生了一個無從估計的代價。那老婦人時常說道：葛莎一陣微笑，可以引她墮入地獄。在一場氣喘病送了她的終之後，她留下了全部蓄積約莫一萬佛郎給她的養女。葛莎孤單地在巨維埃街的

宅子裏蹲了七八天；格拉古爾來找她的處所就是那裏。原來她曾經跟着她的家長時常到陀螺街來訪問他，所以他認識。但是在她因送葬而走到公墓時，她在他的眼裏，顯得那樣美貌，那樣健康。所以在下柩的當兒，他就默想她若是在薰臘店裏就一定妙不可言。他揣度情形，說自己很可能以送她每月三十佛郎並且供給住宿。到了他向她提出這個辦法時，她要求在二十四小時後再來答復。隨後，某天早上，她帶着她的小包袱和插在內衣裏的一萬佛郎來了。一個月之後，這店就屬於她了，格拉古爾，葛呂，直數到雜役中的最後一個。尤其是葛呂，他幾乎為她切掉了指頭。在她微笑之後，他呆呆地蹲在那兒，自在地瞧着她笑。

葛莎本是白拉桑縣的姓馬伽那一家的長女，她父親依然沒有死。她曾經告訴過外姓的人，自己也從沒有向他寫過信。有時候，她僅僅隨口說過她母親在活着的時候是一個結實的工作者，又說她像母親。在事實上，她確能很耐心工作。但是她又說那個可敬的婦人具有一種能以生命發展家務的長期美德。於是她就用一種正直姿態，很智慧地談到妻的義務和夫的義務了，這每每使得葛呂神往。他向她肯定他絕對和她觀念相同。而葛莎的觀念就是：世上的人都應當為謀食而工作；每人担负自己幸福的責任；凡提倡懶惰者就是製造罪過；並且世上之有不幸的人，活該是造手好閒之徒的運。這一層就是老馬伽的遊惰嗜酒的一種很明確的懲罰。而葛莎馬伽却在無心之中高談這一層，她不過是屬個家中一個守規律的，合理化的，能在需要舒服之下求適僻的女子，她已經懂得若是要躺在舒服的溫暖境界之中睡覺，那末最好的方法還是親手為自己預備一張幸福的

床。她對於這柔軟的臥具，給過了她全部的時間，她全部的思想。自從年齡達到十歲以來，她在每天夜晚有人獎她一件點心的條件之下，就同意於鎖目安安靜地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絕不動彈了。

在格拉台勒的蒸餠店裏，葛莎纔繞她那齊整規律而被自身巧嫋微笑所照耀的人生。她以前沒有接受過風流老翁的鍛磨；她藏在他身上尋覓一個護符，她在蛇蠍街的這所幽暗小店裏面，也許用着毒蟲兒的嗅覺，頂多感到了她所夢想的將來，一種有滿足享受的人生，一種不感疲乏而時時引起爽快的工作。櫃台上的事，她是用從前自己獻與郵務員的未亡人的那種注意來經營的。不到多久，葛莎那件單衫的潔淨，竟在街坊成了口碑式的了。格拉台勒舅舅那樣滿意於這美貌女子，至於有時候一面束縛他那些臘腸一面向葛呂說道：

「倘若我沒有過六十歲，說句有信用的話，我會幹一件笨事來娶她……這是黃金條子喎，孩子，在生意場中有一個這樣的老婆。」

葛呂更其重視了。某一天，有個鄰居舉發他錙銖於葛莎，他却露出雪白的牙齒而笑。這毫不使他羞恥。他們彼此是很好的至友了。夜間，他們一同上樓去各自休息。她占的屋子，正在這青年漢子所繪的黑窟窿旁邊，那是一間小小的屋子，她在各處裝點了許多綢緞，使這屋子變得通明透亮。他們各自端着蠟燭在樓梯口的平台上談一會兒，然後各把鎖匙插在鎖孔之中。末了在各自關起各自的房門之前，同用友誼的口吻說：

「晚安，葛莎姑娘。」

「晚安，麥薛葛呂。」

葛呂在傾耳側聽葛莎整理她的小小內務之中上了床。閣板是那樣薄的，他竟可以追隨她每個動作。他想道：「呢，她避起了窗櫺。她可以在五斗櫈跟前做些什麼事？現在，她坐下了，她脫鞋子了。好罷，晚安，她吹滅她的蠟燭了。大家睡罷。」末了，倘若他瞧見床鋪的格欄之聲，就帶着笑容低聲獨語：「了不得，她真不輕鬆，葛莎姑娘。」這個概念使他快樂；結果，他想起明天應當安排的火腿和燉肉就睡着了。

這情形經過了一年，葛莎沒有紅過一次臉，葛呂沒有受過一次窘。早晨，工作最忙的時候，倘若這女子到廚房裏來，他們的手就在生肉糜裏面相碰了。有時候，她幫助他，在他把生肉糜和小塊生油倒入豬腸子裏的當兒，她每每用她那些肥壯的指頭掘着豬腸子。或者他們共同用舌尖嘗試臘腸用的生肉糜，去看清清楚楚東西的調味是否適當。她是長於指點的，深知南部的配合成分，曾在經驗之中得過好成績。時常，葛呂覺得她立在他的肩膀後面向着桶鍋裏端詳，貼近得教他覺到她那個健碩的胸脯就在他的背上。她替他傳送勺子和盤子。灶裏燒紅的火，使他們的血液奔到皮膚。他呢，無論如何，不肯對於葛莎正在灶上收乾的肉糜羹停止攪動；而她呢，正用嚴肅的姿態時驗火候的高低。午後，店裏空閒的時候，她們每每寧靜地閒談到好幾點鐘。她舞在櫃台裏面，身體略向後傾，用從容而有規則的方式微鉗針織物的活計。他坐在一個木墩上，垂下雙腳用鞋

跟拍着木墩的根。他們之相投已到了不可揣測的程度；他們甚麼都談，最通常地是烹飪，此外是格拉台勒舅舅，或者還有街坊。她如同對着一個孩子似地對他說種種故事，她曉得許多很有味的和許多神奇的傳說，其中滿是甚麼羔羊和小的天使；她帶著她固有的非常嚴正的神情，用舊蠟燭的嗓子來說。倘若有顧客走進店來，爲着免得敗自己離開坐位，她就要求這青年取了凍豬油罐子或者海螺盒子來。到了十一點鐘，他們慢慢登樓休息，和昨天一般無二。隨後，各自一面關着各自的門，一面各用齊整的聲音說道：

「晚安，葛莎姑娘。」

「晚安，麥薛葛呂。」

某天早上，格拉台勒舅舅在調和一份肉丁青凍之時，忽然受了中風病的襲擊。他仆着躺在爛肉的案桌上了。葛莎當時絕不驚惶。只說不應當讓死人留在烹飪店的漂亮的店房裏；她叫人抬了他到店房後面，舅舅那間固有的臥房裏去。隨後，她和店裏的人編造了一段故事；這位應當是死在自己的床上的，倘若大眾不想教街坊厭惡和賣賣關門。葛呂幫着抬起死者，他發呆了，驚駭異常了，竟流不出眼淚了。再後些時，他才和葛莎一同號哭。他是唯一的承襲遺產者，連同他的哥哥弗洛蘭。附近一帶街坊上的多首富人都估量格拉台勒老頭兒的財產是很可觀的。然而事實却是誰也發見不出一個聲音叮噹的銀幣。葛莎蹲在神志不爽的狀態裏了。葛呂看見她獨自思考，看見她從早到晚向自身的週遭端詳，儼然她是失掉了甚麼似地。末了，她決計舉行一次大掃除，說是

有人多嘴，說是老頭兒身死的故事已經傳開，說是應當表現一個澈底的清潔性。某天午後，她在地下室裏去了兩點來錢，親自去洗各種鹹肉的木桶，後來她上來了，用圓腰兜着了一些兒東西。葛呂正剝着豬肝。她用一種平淡的聲音和他談天，一面等候他工作完畢。但是她眼睛裏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光采，向他說自己想和他談點兒正事，而她素來的巧媚微笑却同時露在脣邊。她走上樓梯了，困難地，雙腿受了她所搬運的東西的牽掣，而她正用着氣力握住自己的圓腰。到了第四層，她喘氣了，祇好靠着扶手欄杆歇了一會兒。受了驚的葛呂，一言不發地一直跟着她走到了她的臥房裏。這是第一次她邀他走到房裏來。她調好了房門；然後放鬆那件已經使她那些吃力的指頭不能再提的圍裙角兒，任憑一陣雨一般的金幣和銀幣慢慢地流在床上。她在某一個鹹肉木桶的底上找着了格拉哈勒舅舅的寶庫了。那一堆錢，在這少女的微妙而柔軟的床上，造成了一個大的凹岩。

嘉莎的和葛呂的快樂已經被集中了。他們都坐在床邊，嘉莎在床頭，葛呂在床脚，分列在那一堆錢的兩側。爲着避免有聲響，他們就在被蓋上點數那些錢。一共有四萬佛郎是金幣，三千佛郎是銀幣，而在一枚白銕小桶子裏，是四萬兩千佛郎的紙幣。他們足足花了兩個鐘頭才算清楚這筆數目。葛呂雙手有點兒發抖了。所以事情是嘉莎做得最多。他們把金幣在枕頭上排成垛兒，而任憑銀的留在被蓋上的凹岩裏。到了他們得着了八萬五千佛郎這個在他們認爲龐大的數目時，他們就談話了。自然地，他們談到了前途，談到了他們的婚姻，而無須乎問及他們相互間是否有愛。

情寄在。這點兒錢像是解放了他們舌頭的束縛。他們背靠着臨街的牆，在雪白的綢緞障之下，略略伸長了腿子，交誼更行互相深入一層了；後來，一面暢談，他們的手一面攏弄那些銀幣，於是這些手就在那些五佛郎的銀幣堆裏相逢了，不知不覺互相握住不放。暮色教他們吃驚了。這時候葛莎才因為看見自己就在這少年身傍而面色變紅了。他們翻動了這張床，褥單凌亂地垂下，金幣壓着那個隔開他倆的枕頭，又造成了些兒四宕，如同兩隻愛情灼熱的腦袋在那上面滾過一般。

他們立起來都不大自在了，神情彷彿是兩個剛剛初犯了過失的情人。那張凌亂了的床連着這些兒錢，舉發了他們在閉了門的情況之下嘗過一種受禁止的歡樂。這是他們的墮落，屬於他們的。葛莎已經整理了自己的衣裳如同渡有幹通帳事一樣，取了自己那一萬佛郎出來。葛呂要她把這些錢合在他勇男的八萬五千佛郎一起；他笑着混和了這兩筆數目，說這些錢幣也應當訂婚，末了他們商妥由葛莎保管這筆「藏糧」擱在她的五斗櫃裏。等到她收藏完畢而又重新鋪好了床之後，他們都安安穩穩下了樓。他們是夫妻了。

婚禮是在第二個月舉行的。舊坊上覺得這是自然的，很適當的。旁人泛泛地聽得寶庫的故事。而葛莎的正直竟成了一個無窮盡的美談的題材；無論如何，她能教甚麼也不告訴葛呂，把全數兒留給自身；既然誰也沒有看見那東西，那末她之不肯隱瞞，是純粹地出於正義。她真是做得到，贊美之詞拉得那機靈了，以至於到末了竟有人切切地說「葛莎幹了她所幹的事，真算是笨人」了。

。過着有人用謔語談到這些事情，葛莎始終微笑。她和她丈夫，仍舊像以前一樣，在一種深切的友誼中，在一種有幸福的和平境界中過活。她幫助他工作，在肉攤中碰着他的手，在他的肩頭上拂着身軀去望一望那些桶鍋。而且始終只有廚房裏的大火力，能使他們的血脈奔到皮膚。

然而，葛莎畢竟是一個聰明婦人，她不久就懂得把那九萬五千佛郎睡在五斗櫃裏是件笨事了。而葛呂却很想重新把牠放在鹹肉的木桶裏，等候再賺這麼多，然後兩夫婦一共退到徐昌德那個素為他們所愛的附郭的角兒裏。但是葛莎却另有大志。陀螺街傷毀了她的膝蓋，她的青春氣焰光熱和愛身體健康的需要。在這鋪子裏，格拉台勤男爵固然由一個個銅鑄積成了他的寶庫，不過地方却是一條黑溝樣的東西，一個列入舊式街道上的可疑的舊鋪店之列的，其中那些磨損了的石板被管時常洗淨，始終含着強烈的肉腥味兒；而這青年婦人却夢想一個可以列入摩登式的漂亮店鋪中的，一個可以列入富麗沙龍式漂亮店鋪中的，在一條大街的人行道邊擺得出牠們明鏡般的乾淨光采。並且這不是懷着低級的需要，想在一個櫃台後面裝腔兒做貴婦人；而是她對於新式商業必要的富麗性，有一個很朝雋的自覺心。葛呂被她嚇住了，第一次，當她對他談起搬家和花費他們一部分錢財去裝飾一個店房的時候。她慢慢地靠在牆角一面微笑。

某一天，天色正在雲暮時，他們店房却已經烏黑，兩夫婦聽見了街坊上的某婦人在門前對另外一個說道：

「好！不行，我再不到他們店裏辦貨了，就是一點兒鳳陽頭兒我也不去買，您可知道，好朋友！」

友……在他們的廚房裏曾經死過一個人。」

葛呂因此流淚了。這個關於廚房裏有過死人的故事有了力量。所以遇着看見顧客過於靠近前來嗅那些貨物的時候，他終於臉上紺紅了。所以他竟向他妻子重提她那搬家的懶意。她甚麼話也不說，親身來留意新的店房；居然找着一個了，相距只有兩步，在朗布多街，地位異常之好。敞開在對面的菜市場，可以接二連三地替牠增加買賣，可以使巴黎四隻角上的人都認識牠。葛呂對於種種勤兒式的費用絕不限制。他在裝大理石，裝玻璃和裝金三件事情上面，投資至三萬多佛郎。赫莎爲指點工人費去許多時間，對於種種細微末節也發表她的意見。到了她終於能在櫃檯裏面安置自身時，大衆成羣結隊地到他們店裏來采買，而唯一的動機就是參觀店房。店房裏各處的牆都是用雪白的大理石砌的；承座板下，一塊其大無外的四方玻璃鏡子，嵌在一個裝飾非常繁複的繪金大櫃邊裏，鏡子的中央懸着一架下垂的四叉玻璃燈；並且櫃台後面的整個櫃板的地位，靠左邊以及店房的背景，另有其他許多玻璃鏡子，嵌在大理石材之間，放出四達的光澤；許多門，都像是向着其他許多全被肉類貨樣所充滿的廳子開的。靠右邊，就是櫃台，非常之大，尤其是裝飾得美；許多等邊斜方的粉紅大理石塊在那裏排成許多對稱的圖樣。在地上所鋪的材料，全是雪白的和粉紅的方形石板，相間成紋，而沿邊是褐紅的直角迴紋圖案。這一帶街坊竟因牠有了這家熟食店而自豪，誰也再不想議論陀螺街的那個會有死人的廚房了。在一個月的延續中，鄰居們都停在人行道上，從櫻窗裏的飄腸和流蘇的變兒之間去向赫莎端詳。他們都因爲她的雪白而又粉紅的

肌膚之酷肖那些大理石而驚訝了。她像是這家薰臘店的靈魂，這家薰臘店的光明，這家薰臘店的清潔而堅定的偶像；於是大眾只叫她做美貌的葛莎了。

在店房的右側，就是飯廳，一間很乾淨的屋子，陳設了一張嵌玻璃的酒器櫃子，一張桌子和許多長背椅子，這些家具的材料都是淺黃橡木。繫在地板上的席子，淺黃的紙，裏彷彿木花紋的漆布，都使這屋子變成略帶冷落的意味，僅僅只被一盞掛燈的光采，添了快樂的成份，這掛燈是銅的，從承座板上垂下來，在桌子的上空展開牠的透明磁質的大罩子。飯廳裏的門，有一張是對着一個闊大的方形廚房開的。而在這廚房的盡頭，有一個鋪了石板的小院子，那是做退步用的，堆滿了不能使用的瓦罐木桶和種種用具；在井台子的左邊，沿着那條放出油膩之水的管子，有些曾在櫥窗陳列已經萎謝而依然留在瓶子裏等死的花。

他們的寶寶是好得了不得的，葛呂事前曾懷長懼，現在幾乎敬佩他的老婆，根據他的觀念，她是一個強健的頭腦。經過了五年，他們已經將近有八萬佛郎放在外面收取好的利息了。葛莎說明他們不是有奢望的人，他們並不堅持暴富，否則，她可以推動她丈夫經營豬的大宗買賣，使他去賺成千成百的錢了。他們都還是少年人，他們未來的時間儘有；此外，他們不愛做甚麼不相干的工作，而要以注重生活者的地位工作得自由自在，不致於爲了憂慮而妨害自身的健康。

「聽呀，」葛莎在她的得意時候這麼說，「我有一個表兄弟在巴黎……我看不見他，兩家人本來鬧過掀扭。爲著忘掉某些事情，他曾經改了姓沙卡耳……哼，這表兄弟，有人對我說過他

了好幾百萬。還是不能持久的，這塊壞身上的血，走來走去，始終在地獄般的買賣當中。那是不可能的，從從容容在夜間吃他的飯，可不是？我們這些人，我們至少有我們所吃的東西，我們沒有那一套東扯西拉的玩意。大眾之愛錢，不過是因為要有點兒來過活。大眾都注重一個舒服，這是自然的。至於要爲賺錢而賺錢，要爲自己造成甚麼比日後可享的快樂多一些的苦處，說句真心話，我甯願又起躊躇。……並且，我很想瞧瞧他那幾百萬，屬於我表兄弟的幾百萬。我不相信幾

百萬像這樣兒。某一天，我瞧見他坐車子裏；他的臉全是病容，他的神氣真是狡猾。一個驕傲的人，不能有那樣一副臉色。總而言之，這和他有關係……我們甯願只賒一百銅錢，却要用一百個銅錢去求利。」

這人家正在求利，事實上。他們得了一個女孩子，自從結婚後的第一年。他們三口子，享受得叫人眼紅。買賣進展得實在，快活，用不着過於疲勞，這正合了荔莎的心願。她早已留心地避開了一切可以造成擾亂的原因，任憑日子在這油膩的和這重濁昌盛氣氛的環境中滑過去。這地方是一個合理化的幸福小角落，一個舒服的槽頭，父母和女兒都在其中受養養。僅僅葛呂偶爾想到弗洛蘭的時候，有些兒發愁。一直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他都避過他的信，不過日期是越隔越遠。後來，信竟停止了；他從日報上，曉得有三個充軍的囚犯曾經想逃出慶寧島，然而在沒有達到陸地之前都被淹死了。在警察廳裏，沒有人能够給他甚麼正確的窮聞；他的哥哥應當是死了。他固然保留了一點兒希望，不過歲月又過了許多。而弗洛蘭，他正在荷屬圭亞那奔竄，始終希望與

到法國來，所以一遲避免寫信。葛呂結果竟把他當作一個來不及送她的死人而痛哭了。葛莎本不認識弗洛蘭。每次她丈夫在她跟前表出了失望，她總找得着許多好言詞；她聽憑他百十來次對她重述少年時代的歷史，羅莫可拉爾特的大屋子，他學過的三十六行手藝，他在火爐裏烤的點心，以及這時他全身穿白而弗洛蘭全身穿黑。她安靜聽他談，表出無窮的滿足。

就是在這些慎重地播種而且成熟的快樂之中，弗洛蘭從天上落下來，九月的某天早上；其時正是葛莎在早上的太陽裏享受日光浴的當兒，而葛呂正張着半惺忪的眼，無精打采地把手指插在一夜凝結的豬油裏。薰臘店很受驚擾了。伽瓦爾略瞪起了圓睂子，要大家藏起這個「尤軍要犯」——他這樣稱呼弗洛蘭。葛莎，臉色比平常略為灰白些兒，神態比平常略為嚴肅些兒，結果教他到第六層樓上住，把素來那間住女學徒的屋子給了他。葛呂切了些麵包和火腿。但是弗洛蘭沒有能够吃幾多；他已經有些兒頭暈並且想嘔吐了；他躺下了，一共在床上睡了五天，顯出一陣激烈的神經錯亂，一場大腦發熱症的初期病徵，幸而被人發了勁兒把病壓下去了。等到他回復知覺的時候，他看見了葛莎在他床邊寂靜無聲地飲著一片茶匙在一隻盃子裏攪。他正要向她道謝，她却說他應當安靜地保養自己，日後他們可以再談。又過了三天，這病夫居然站得起了。這樣，在某一個早上，葛呂走到樓上找他，說葛莎在二樓的臥房裏等他們同去。

在二樓，他們占了整整的一層，三大間和一小間。開始，葛莎穿過一間空房，其中只有幾把椅子，接著是一個小客廳，廳裏的家具，都罩在白布套子裏頭，謹慎地睡在那些始終下垂的百葉

窗的半暗半明之中，使得過烈的光線不至於侵蝕家具上的花錦的嬌嫩顏色，末了，那就到臥房裏了，這是唯一有人住的屋子，家具全是桃花心木做的，非常安適。尤其，那張床真使人驚訝，牠有四層牀罩，四隻枕頭，幾層厚的蓋毯，一鋪鴨絨被窩和那種在微洞的暖閣之內膨著肚子式的打聽意味。這是一張爲酣睡而造的床。裝了奢衣鏡的大櫃，化裝五斗櫃，畫了一幅空花罩布的獨腳圓桌，用花邊方搭巾保護的椅子，這一切在屋子裏，擺出了一種明晰而結實的資產階級的奢侈。緊靠着左面的牆，是壁爐台子，台子上擺着一些嵌着五采風景畫的銅質壁鄉花瓶，和一架用谷登筆手倚臂木的鍍金立像作裝飾的時鐘；葛呂的和荔莎的油畫小像正懸在這台子上部的兩側，這都是嵌在很費點綴工作的蛋形相子裏的。葛呂微笑，荔莎的神氣端莊；兩人穿的都是黑衣裳，面色都用水桃色仔細渲染過。一幅織着許多和星紋錯雜的蓄發藤的絨毯蓋着地板。床前，鋪開那類用羊毛編織成苔狀的小毯子，那都是美貌的薰臘店女主人坐在櫃台裏面用忍耐性編成的。但是，在這些簇新的東西中間，最驚人的就是靠着右面的牆，有一張大的櫃式書桌，四方的，結實的，從前加過了漆而沒有修補桌上大理石的裂痕和桌身桃花心木的曆損。荔莎早就要人保存這件被格拉台勒男爵用過四十多年的家具，說他可以招財的。實際上，牠帶着許多怕人的機關，一副獄監式的鎖簧，又笨重得使人不能移動牠。

弗洛蘭和葛呂走進來的時候，荔莎正坐在那扇從書桌上放下來的活門跟前寫字，用一種演圓而很清楚的大個兒字排出許多數目。她做了一個手式教傍人不要打攪她。這兩個漢子都坐下了。

。失驚的弗洛蘭，端詳這間臥房，這兩個小像，這座壁鐘，這張床。

「在這裏了，」荔莎在細心核對了全頁的計算之後終於這樣說，「請您聽我說……我們有許多數目交還您，我親貴的弗洛蘭。」

這是第一次她如此稱呼他。她拿着那一頁賬再繼續說道：

「您的格拉台舅舅是沒有立遺囑就死的；你們兩位，您和您的兄弟，當時是兩個唯一的承襲遺產者……今日，我們應當向您交還您那一份。」

「但是我甚麼也不打聽，」弗洛蘭喊着說，「我一點也不要！」

葛呂對於他妻子的意思本來一無所知。他現在臉色有點兒發白了，用一副生氣的神情瞧着她。他真地很愛他的哥哥；但是，如此把舅舅的遺產臨頭扔給他却是無益的。日後大家可以細看。

「我很曉得，我親貴的弗洛蘭，」荔莎開口並說，「您不是爲着向我們索取自己名下的東西來的。不過，錢財經手總是錢財經手，最好是立時結束……您舅舅的蓄積已經達到了八萬五千佛郎。所以我在您的眼裏記了四萬一千五百。都在這裏。」

她向他指出了那張紙上的數目字。

「不幸那也並不是容易的事，去估計店底，器具，貨物，主顧。我只能得到粗略大約的數目；但是我相信已經全盤算了一遍，很寬地……我求得的總數是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佛郎，這就是您名下應有七千六百五十五佛郎，連着上一筆，統共是五萬零一百五十五佛郎……您日後來核算

誰，可成？」

於是她發出一種滑朗的聲音來報各項數目了，並且向他交出那不得不由他接過去的賬單子。

「不過，」葛呂喊着說，「老頭子那爿蒸餡店，從來沒有領過一萬五千佛郎！我決不會給牠一萬，若是我！」

她老婆弄得他生氣了，到末了。本來何必計較到這一步。難道弗洛蘭對她談過蒸餡店的事嗎？並且，他一點羞愧也不要，他早已對她說過。

「蒸餡店值得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佛郎？」葛莎從容地重述一遍……「您一定曉得，我親貴的弗洛蘭，用不着找一個會計師放在這裏頭。分析我們的財產原是我們自己的事，既然您已經重回人世來……所以自從您到家那一天，我從必要上就想到了這件事，後來在您發燒的第一回，我就極力勉強強調清這點兒頭……您看罷，甚麼在那裏面都是有細數的。我翻過我們那些老帳簿，我也在記憶裏搜索過。請您高興讀一題罷，我能够把您所要的說明隨時給您。」

弗洛蘭終於微笑著了。他因為這種輕鬆而來得自然的正直之德受了感動。他把帳單子擋在這青年婦人的膝頭上；隨後給她握手了：

「我親貴的葛莎，」他說，「看見您的買賣好，我真快活；但是我不想要您的錢。遺產是屬於我兄弟和您的，你們從前伏特男一直到底……我甚麼也用不着，我不贊成在你們的買賣裏面打攪你們。」

她堅持已見，竟至於生氣，而葛呂默然感到滿意，哨着自己的指頭。

「唉！」弗洛蘭笑着說，「倘若格拉台勒男兒聽見了你們的話，他定有能力與來向你們取回這筆錢。他幾乎沒有歡喜過我，格拉台勒男兒。」

「哈！這一層，對的，他幾乎沒有歡喜過你，」葛呂不使勁地喃喃說。

但是葛莎仍舊討論不休。她說她不願意書桌裏放著不屬於她的錢，說這東西教她不自在，說她心裏有這個念頭就不能安安靜靜過活。於是弗洛蘭繼續用諺語口吻提議將他這筆錢存在她家，存在她的烹飪店裏。並且，他不拒絕他們夫婦的供應；他大概不會立時找得着工作；此外，他是幾乎不能出外見人的，他缺少一整套衣裳。

「這用錢嗎！」葛呂高聲喊着說。「你將來就住在我們這裏，我們就去替你把必要的東西買來。這是一件說好了的事……你很曉得我們不會把你留在背石上面，真見鬼！」

他完全受了感動了。他竟有點兒不好意思，想到自己剛才不肯一下就拿一個大數目給他。他專覽一些談話之談，說他負責使他哥哥發財。這一個從從容容點頭。這時候葛莎想起了那個賬單子了。她把他擋在書桌的一隻抽斗裏頭。

「您想錯了，」她像是以結婚的口吻說。「我做了我應做的事。現在，就只看您將來意思怎樣了……我呢，您可看見，我不會太太平過的。不好的念頭遠於和我作難了。」

他們談到傍的事了。應當說明弗洛蘭的來歷，免得使警察留心。他告訴他們，說自己之能重

入法國，是仗着一個窮漢的種種文件，這窮漢在徐利南，因黃熱病而死在他的懷抱裏。從一個罕見的遇合，這少年也叫弗洛蘭。不過這是這少年的名字，他姓的是拉蓋黑耶爾，只剩下一個表妹在巴黎，有人在美洲曾以其死通知她過，所以再沒有比贖光這少年更容易的事了。葛莎提醒自己來充他表妹。於是就商定了將來大家可以傳述一件故事，說有一個從美洲在種種失意之後回國的表兄，眼下正等候能找一個位置，受收留於葛呂格拉台勒家裏，街坊這時都用葛呂格拉台勒稱呼這一家人。一切都定了局了，這時候，葛呂要他哥去看督悅的臥房；他絕沒有給他一點便利和舒適。在那間赤裸裸的屋子裏，其中只有幾把椅子，葛莎推開了一張門，引他看一間小的，說是那女學徒可以睡在這裏，而六層樓的屋子，可以爲他留下來。

當晚，弗洛蘭全身穿上新衣了。他堅持還要一件黑外套和一條黑褲子，葛呂徒然說這黑色不甚悅目。大衆不藏匿他了，葛莎對於要聽表兄故事者不厭於傳述。他在店房裏過活，在廚房裏一張椅子上無所措手足，又回到店房靠著牆上的大理石閑坐。吃飯的時候，葛呂用食品塞他，有時生氣了，因爲他食量不大而每每把傍人裝在他盤子裏的肉剩下一半。葛莎早又表出她種種溫和寧靜的姿態了；她原諒他，即令他在早上妨礙她的店務；她忘了他，等到遇見他烏黑一身立在她眼前，她竟略略有點駭怪了，不過她却找得着自己種種巧媚微笑姿態，使自己絕不得罪他。這個瘦漢子的漠然態度却打擊她了，她爲他身上感受了一種參雜了空泛長鬚的敵意。而弗洛蘭只感到有一種深刻的親熱觀着他的面龐。

在安寢的時刻，因為白天生活空虛而略有倦意的他，同着薰臘店裏的兩個男學徒同到樓上去，他們都住在他住的閣樓的隔壁那兩間。學徒中的一個名叫來雍，大約不過十五歲；這是一個苗條而神氣溫和的孩子，他偷取那些被人遺忘的火腿邊皮和臘腸頭子，藏在枕頭下面，在深夜不帶麵包就光着吃。好幾次，弗洛蘭以為來雍在半夜一點鐘吃宵夜；一陣繃繩不斷聲音切切地耳語，隨后就來了一陣咀嚼之聲和紙片的摩擦之聲，末了又有一陣連珠般的笑聲，一陣類乎算賬的頑音的兒童笑聲，在這睡熟了的房子的深邃沈寂境界裏發動了。另一個學徒名沃亘斯德，姓郎它瓦，是一個托洛瓦人；胖得出油，腦袋過於大，已經開了頂，而年紀只有二十八歲。頭一天夜間，上樓的時候，他用一種冗長模糊的方式，向弗洛蘭述起自己的歷史。他之到巴黎來，開始不過是為的改進自己的手藝，等日後回到托洛瓦開一爿薰臘店，他的堂妹沃亘斯汀郎它瓦在那地方候他。他們共有的教父，他們共用同一的名字。隨后他起了大志了，夢想在巴黎開店，資本是他母親的遺產，他在離開故鄉尚巴舉之前早已存在一個會計師手中。說到這點，他們正到了第六層，沃亘斯德拉着弗洛蘭，對他說了馬丹葛呂許多好處。她曾經贊成把沃亘斯汀郎它瓦找了來，代替店裏從前一個弄得不好的女學徒。他呢，現在早已曉得了自己手藝；她呢，剛剛完畢了學習買賣之期。在一年之后，十八個月，他們可以結婚了；他們可以有一爿薰臘店，大概開在白來桑斯，巴黎的一個戶口稠密的小區域。他們不急於結婚，因為錢肉今年簡直不值價。他又說他們在聖汪一個佳節裏共同拍了一張照片。說到這裏，他走入閣樓裏了，急想看看那張照片，因為沃亘斯汀

時認為不應當把牠從閣樓的爐台上擡下來，使得馬丹葛呂的表兄可以有一間齊整的屋子。他又閉了一陣，臉色在他的燭台的黃光露着灰白意味，端詳這間依舊充滿那少女氣息的屋子，走近床邊，詢問弗洛蘭是否睡得好。她呢，沃巨斯汀呢，睡在樓下了，現在；她可以比較舒服些，閣樓都是很冷的，冬天。末了，他走了，留下弗洛蘭單身守着這床並且和那照片相對。沃巨斯德是一個蒼白色的葛呂，沃巨斯汀是一個未成熟的荔枝。

弗洛蘭，學徒們的朋友，受了兄弟的蠱惑，得了荔枝的款待，而結果竟感到了可怕的厭倦。他曾經找過教課的事而竟一無所得。並且，他避免走入學校區，他的是在那一帶被人認識。荔枝，曾經從容不迫地說他很可以向商家探詢；他可以辦文牘，經營記錄。她始終念及這個辦法，末了提議自己為他去找一個事。她漸漸因為隨處總碰着他，因為他閑空得不曉得如何用自己身體做事，她於是竟生氣了。開始不過是一種對於又手坐食者而生的憎惡，却沒有想起以在她家坐食來責備他。她向他說道：

「我嗎，我不能以鐵日空想來度日，您不應覺得餓，夜晚……您缺少的是疲勞，您可看得見。」

而伽瓦爾在那一方面，正替弗洛蘭尋一個位置。但是他用一種異乎尋常而完全屬於地下式的方法去尋，也許願意找個甚麼合乎一個「充軍要犯」的戲劇性的勾當；也許這純乎是一種苦味的嘲笑。伽瓦爾本是一個反對派的漢子。年紀剛剛過五十，却以曾向四個政府顯過身手自誇。

法王沙爾十世以及教士和貴族，那班被他驅逐的廢物，慄於這對他舉起肩頭；法王魯意斐里伯同情於資產階級，是個沒骨氣的人，並且他述及羊毛綿子的故事，這個市民式的國王曾經在樣子裏而藏過他那些大銅蘇；至於四八年的共和政府，簡直是滑稽場面了，工人們誤了他的事；但是伽瓦爾却沒供出他曾經向十二月二日之變鼓過掌，因為現在，他把拿破崙三世看做他個人的死敵，看做是一個爲着套些「舊文章」以至於同齊木爾尼和其他的人共受禁錮的惡棍。到這一段，他的話並沒有完；他暗暗壓低聲音，肯定在每天夜間，有許多關得嚴密的轎車載着女人到杜勒麗宮裏去，而他呢，他就是正和你說話的，某天夜間在旋輪試馬廣場，聽見了大吃大喝的喧鬧。伽瓦爾的宗教就是極力和政府麻煩。他和政府開過許多難堪的頑笑，自己却在黑暗之中笑了好幾個月。開始，他投票舉了那個應在立法會議墨弄內閣的候選人。隨後，倘若他能發盜取國庫，破壞督政，引起小衝突，他就可以爲着使冒險行動化爲最革命的而工作了。此外，他說謊，以危險分子自居，談起來儼然杜勒麗宮的幫閑之輩都認識他，並且在他跟前發抖，說這些凶手在下次暴動之時，應當有一半送到斷頭台，另一半應當驅逐出國。他的多言而暴烈的政策，整個被變成於這種誇張，這樣使人欲睡的故事以及這樣虛聲和冗談的愚弄性的需要，使得巴黎城內某小店主人，在某次攤街而作防禦戰之日會去推開店門口的木板鑑而去看着街上的死人。弗洛蘭從圭亞納回來的時候，他也喫到了一個可憎的恐嚇手腕，於是尋覓用甚麼方法，特別聰明的方法，教他能教墨弄皇帝和大臣，有位置者，直到街上醫士們的最後一級爲止。

伽瓦爾在弗洛蘭跟前所用的態度，是充滿了一種不許昌言的喜悅的。他故意向他擠眉弄眼，故意低聲和他說些世上最簡單的事，故意用瓦匠共濟會的方式和他握手。總而言之，他曾經過着一場冒險的事；他現在有了一個曾遇危險的同志；他能發不用過於說謊而談到他受過的危險。他確然感到一種不可吐出實情的畏懼，對着這個從監獄裏回來而其枯瘦之態足以說明其長期痛苦的漢子；但是這種滋味深長的畏懼，教他自己偉大化了，教他相信自己因結識一個很危險分子而實踐了一個很驚人的行動了。弗洛蘭成了神聖的了；他只信服弗洛蘭；有時在他缺乏立論的根據以及他想一勞永逸地壓倒政府的黨兒，他一定提及弗洛蘭。

伽瓦爾在政變發生幾個月之后住在聖雅葛街時，就死掉了老婆。而他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一連保持那爿燒烤店。在那個時代，風傳他因為和他鄰居一個調味用品商人合夥，承辦了開赴東遠征軍隊的乾菜供應，曾經賺過一筆可觀的錢。而真像却是他在頂出了燒烤店之后，倚賴朋友收入過活至一年之久。不過他不要談到他財產的來源；這事情束縛了他，妨礙了他來乾脆地吐出他對於克利米亞戰爭的觀念，因為他看作這不過是賈誣的遠征，「純乎是爲着鞏固皇帝的寶座和充實某些人的口袋而生事實。」一年過了，他在他那所嫁夫住處裏厭倦得要死。因為他幾乎見天兒必去拜訪葛呂格拉吉勒那一家子，就和他們很接近了，於是搬到了弓索內李街來住。就是在這轉，菜市場帶着那些喧鬧擾攘，那些異乎尋常的饑舌婦人的談論，竟引動了他。他在家禽館裏租了一間店面了，目的純乎是消遣，是使市場上的訛言謠論來占住他白天裏的空虛。從此他生活在那

些無盡期的饑舌世界裏了，街坊上任何最細微的怪譏諷他都熟悉了，腦袋因為四週圍繞的人聲繼續噪聒而囁嚅不已了。可是他因此而嘗着了千般的癢痒而恬靜的喜悅，若是找着了基點，就帶着鱈魚在太陽下面游水般肉感去這一個究竟。弗洛蘭有時到他店裏去握手寒暄。午后的天氣依然是很熱的。婦女們沿着那些窄窄的小路坐着給家禽搗毛。日光落在那些捲起的帳幕之間，家禽的毛從指頭底下飄起來，在火熱的空氣中，在陽光的金屑中，活像是一陣迎風的白雪。一陣叫喚，一串連續而起的貢獻和殷勤，追着弗洛蘭了。「一隻好肥鴨嗎，麥薛？……請您看我這裏……我有許多很像樣的肥子鶴……麥薛，麥薛，請您買我這對鵝子……」他逃走了，拘束，狼狽。那些婦女在繼續搗毛之中一面因為他而互相爭執，羽絨的飛騰作用竟下降了，用一陣如同依然被家禽的強烈氣味所濃化所熱化的煙霧使他感到了窒息。末了，在小路的中央，自來水池附近之處，他找着了伽瓦爾，伽瓦爾只穿上一件襯衣，又起兩隻胳膊壓在深藍圍裙的圍頸之上，立在他的店前滔滔不絕地說話。這地方，他在十個或一打婦女的道伴當中，擺出王公般的恢廓氣概統御了一切。他是市場裏唯一的男人。他的舌頭是那樣地長，前前后后用過五六個女子來照管店面，後來他因為生氣又前前后后擋走了她們，決計自己來出賣貨物，天真的說那些菜貨鋪日以饑舌來消磨寶貴的光陰，他不能發用她們幹下去。不過他却適當有個人來看店，遇着他自己不在家，於是他就留了馬爾若林。這一個正因為試過了菜市場的一切零零碎碎手藝而在街面開張。弗洛蘭有時候和伽瓦爾聊個點把兒鍾，驚佩他在他那些全體東裙子的隊裏的舒展自如和勇敢不撓的滔滔巧辯，他裁

得斷這一個婦人的话，又和另一個婦人爭持，並且又在十家店面的距離遠近從第三婦人身邊挖來一個顧客來，他一個人造成的聲譽，甚於他的百十來個鄰居的饒舌婦人，喧嚷帶着一種中國孺獮兒式的聲亮噪音，搖動了館裏各處的鐵板。

這家禽商人在親族方面，只有一個小姨子和一個姍姪女兒。他老婆死了的時候，他小姨子馬丹勒略已經寡居一年，用過一種適當的方式哭她，幾乎見天兒傍晚必向這個不幸的鍊夫致送安慰。在這個時代，她已經蓄謀去悅他，並且去取亡人的那個依然溫暖的位置。但是伽瓦爾素來瞧不起乾瘦的婦人；他說這樣的人替他造成皮包骨頭的不快之感；他從來只愛玩弄很肥的猶太狗，由那些浪闊而得營養的背脊玩味一識獨到的滿意。受了冷落的馬丹勒略，瞧着燒烤商人那些五佛郎的銀幣竟沒有她的份兒，不識氣憤填膺，因此積下了一種切齒之恨。她的姐夫是她時時注意的仇敵了。在她看見他在菜市場開店的時候，因為那地方和她出賣奶油乾酪雞蛋之處相距僅僅幾步兒，她就怪他「故意想出這法子來挑撥她並且來給她招惹不幸。」從此，她傷心了，臉色更其發黃，精神異常憂懼，結果她現實地失掉了主動而寶貴減色了。她曾經多久就留着她親姊妹中之一的女兒在身邊，這姊妹本是一個鄉下婦人，在送了這女兒來之后，從沒有再問消息。這孩子在菜市場裏長大了。因為她家裏本來姓沙立葉，不久大家就叫她做小沙立葉了。在十六歲，小沙立葉已經是一個那樣活潑的青年女光棍，而許多麥薛們之來購買乾酪純乎是為的看看她，她却不受麥薛們，她是平民式的，帶着她那副棕色的頭髮的處女意味的灰白臉蛋兒，和那雙像是松明發光般的眼睛。

所以她選中了兩個送貨人，一個來自梅尼孟唐村替她阿姨跑腿的孩子。到了二十歲，她用了一些兒來歷不明的借款來做水果買賣了，她的丈夫，大眾稱爲麥薛舒爾的，愛惜自己那雙手，只穿一件乾淨的罩衫，戴一頂純的便帽，僅僅要到午后才跛着軟底便鞋到菜市場裏來。他們同居於摩羅街一所大房子的四層樓了，樓下的店面是一爿下等咖啡館。小沙立葉的忘恩負義，結果教馬丹勒啞心酸，教她用一陣辱罵的激怒對待她。她們彼此互相不快活了，阿姨，怒氣衝天，姨姪女兒，和麥薛舒爾編造種種故事到奶油館傳播。伽瓦爾認爲小沙立葉是個奇人，對她完全用寬恕態度，他拍拍她的面頰，當他遇着她的時候；她的肌肉是豐腴柔嫩的。

某天午后，弗洛蘭因爲午前因於尋覓一個位置而費了的無益奔波，正坐在蒸臘店的店房裏休息。馬爾若林進店門了。這個高個兒大孩子，滿身的弗拉曼人的溫柔敦厚狀態，原是嘉莎的被保護者。她說他並不懷惡意，只是笨點兒，氣力像是一匹馬，完全值得使人留意，此外，因爲誰也不曉得他父親是誰，他母親是誰。她從前送了他到伽瓦爾店裏做事。

這時嘉莎坐在檯台裏，正憤怒弗洛蘭的舊皮鞋在那些粉紅和雪白的石板上弄了些泥痕，已經兩次立起來在店房裏洒了些鋸木屑。她向馬爾若林微笑了。

「麥薛伽瓦爾，」這少年人說，「派我來問您……」

他停住不說了，看了看四週然後低聲說道：

「他好好兒叮囑了我，要等到沒有一個人，我才可以向您背出他教我牢牢记在心上的那幾句

話：「你問他們是不是一點沒有危險，和我是否可以向他們談談他們都曉得的事。」

「你對麥薛伽瓦爾說我們正等着他，」嘉莎熟悉這個家禽商人的神祕作風就這樣答復。

但是馬爾若林並不走；他用一種狡猾的服從姿態，在神往之中停在這個美貌的豪華店女掌櫃跟前。她如同被這個默然的崇拜所觸了，繼續說道：

「你在麥薛伽瓦爾家裏合意嗎？這不是一個壞心兒的人，你很應當教他快活。」

「是的，馬丹嘉莎。」

「不過，你並不懂事，我還看見了你在館裏的屋頂上頑，昨天；並且，你又和許多野的孩子野的女孩子來往。你是個大人了，現在；然而真應當向自己的日後想想。」

「是的，馬丹嘉莎。」

她應當應付一個走進店來買一磅酸瓜鹽豬排的女顧客了。於是離開櫃台對着店房尾部的砧板台前走過去。在那裏，用一柄細而長的刀，從一塊方方的豬胸上面，分出了三條連着的豬排；後來，舉起一柄大刀，用她那健碩而赤裸裸的手指乾脆地剝了三下。臀部呢，每剝一下，她那件黑的哪吱裙袍輕輕地鼓起一下，這時，她腰帶上的鯨魚腰骨，在上身那圈被綁緊的衣料內面也印出痕跡來。她有一副異常嚴肅的神情，閉緊了雙唇，睜大了雙眼，聚起了那三塊豬排，用一隻從容不迫的手拿着去過秤。

等到這個女顧客走了之後，她發覺馬爾若林因為看見她剝斬了那樣清楚又那樣有力的三大刀

而驚嘆忘形，就高聲喊着說道：

「怎樣！你還在這裏？」

末了，他快要出店門了，這時便又留住他。

「聽清楚了，」她說，「倘若我再看見你和那個抹桌布一樣的伽汀在一塊兒……不用贖。今天早上，你們兩個還同在歌腸館裏看人家敲開羊胸旁……我不懂得何以像你這樣一個漂亮人，竟能裝着上這個野女孩子，這隻蚱蜢……快點去罷，告訴麥薛伽瓦爾立刻就來，趁著沒有誰在這裏。」

馬爾若林走了，羞慚，神情像是失望，沒有答話。

美貌的荔莎仍舊立在櫃台裏面，腦袋略偏向菜市場那面；而弗洛蘭正默默地端詳她，因爲覺得她如此之美而受驚訝了。直到這時，他從沒有看清楚地，他素來不曉得端詳女人。她的色相，剛剛從陳列貨樣的小桌子上的肉類頂上顯在他的眼裏。她的面前，許多白盤大盤子裏，擺着切開了的墨尼和亞爾勒兩處所製的臘腸，臘豬舌頭和在水裏煮熟的醃豬肉片，陳在櫈架裏的豬頭肉，一盤散開的炒豬肉糜和一隻開了蓋子露出漬在油裏的沙丁魚；並且，在左在右，在那些櫃板上，許多意大利產的乾酪麵包和豬肉乾酪，一隻粉紅色的普通火腿，一隻在很厚一層脂肪之下露出血紅瘦肉的約克火腿。另外還有許多圓的和腰圓的盤子，盛着熟豬舌頭，燙蘑菇，松子豬頭肉；至於和她很近之處，在她的手邊，許多少的黃瓦罐子盛着酸牛肉，鵝肝凍，野兔凍。因爲伽瓦爾沒有來，她就整理那鋪攏在櫃台尾上的大理石質小陳列架上的臘豬胸；排好熟豬油罐子和烤

肉油纏子，拂拭兩架天秤的合金盤子，撲摩熄了火的小銅竈籠；末了，默默地，她重新轉過頭來，又開始朝着菜市場的背景望了。肉的香味已經騰起了，她在深重的和平氣象中，如同因嗅着麝

麝香味而受了引誘。這一天，她的氣色異常鮮潤；她潔白的圓腰和潔白的袖子襯映了盤子的白色，一直延到她那豐腴的項頸，延到她那桃色的腮，使得火歷的鮮嫩和肥譚的雪白又在這些處所直行活躍起來。因為端詳她而自感覺張，因為這種沈默姿態而自感不自在，弗洛蘭終於只得偷偷地向店房週遭的鏡子裏而去省視她。她從這些鏡子裏映出了背面，正面和側面來；甚或向承塵方面，他又找着了她；她頭部同着緊束在腦后的髮髻和分貼在鬢邊的髮梢又映出了倒影。這是整整一羣葛莎，顯出寬闊的肩頸，強健的踏蹕，圓而醜的胸部，那樣沈默，那樣動齋，以至於她挑撥不起一點肉感，以至於她像是一個肚子。他停住不看了，他尤其歡喜許多倒影中的一個，那是他從自己身傍一面夾在兩塊劈半豬身之間的鏡子裏得來的。沿着那些大理石和鏡子，許多鮮肉和臘肉掛在狼牙式的椅子上；而葛莎的側影，帶着強健的姿態，滾圓的線條，向前突出的胸部，在這些臘肉和鮮肉之間，擺出了一個豐肥王后的小影。後來，美貌的蒸臘店女主人倚着身軀，向着那兩條在窗櫺裏水池中不斷游泳的紅魚，用一種懂得贊美的是勢微笑。

伽瓦爾進來了。他走到廚房裏找了葛呂，神情鄭重。等到他斜斜地坐在一張小的大連石桌子，任憑弗洛蘭坐在圓有的椅子上，葛莎留在櫃台裏，和葛呂靠著一塊猪身的時候，他才宣言「已經替弗洛蘭找了一個位置，大眾都要笑起來，和政府將要好好的被人愚弄！」

但是他陡然中止了，因為看見薩普姑娘走進店來，而她正因為從街心望見有許多人在葛昌格拉勃店裏談話，才來推開店門。這個矮小的老姑娘，身着褪了色的裙袍，手挽那隻做她不朽伴侶的黑柳條籃子，頭戴沒有絲帶而使她那副白臉形成陰險意味的黑草帽，輕描淡寫地向這些男子行禮，尖刻地向葛莎送了一個微笑。這是一個熟識的人；她依然住在陀螺街，四輪駕年被廢掉，並且說是生在那裏。此外，誰也更不曉得其餘的事了。她只談起傍人，轉述旁人的生活直到他們每月要換洗幾次貼身衣褲，而尤其是對於鄰居們的Existence，她更有鑽研的需要，甚至於竟在門外偷聽言談和私拆信札。她的舌子，從聖德尼街到盧梭街，從聖雷諾雷街到木共綏街，是被人視為很可怕的。頃日她帶着那隻空的柳條籃子走，藉口於補充食品的儲藏，然而甚麼也不采買，只轉腹新聞，探聽種種瑣屑消息，如此竟達到了目的而把街坊上每所房子的，每層樓的，每人的全部歷史裝到了腦子裏頭。葛呂早已一直怪她把格拉勃舅舅死在刺肉案上的事放出來；從此對她記恨。而她尤其清楚地認識這兩個人；唾罵他們，扣住他們毫不饒恕，刻骨銹心地曉得他們。但是這半月以来，弗洛蘭之來却教她迷了方向，一陣好奇心的真正熱病直燒着她。她生病了，在她的記事簿子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漏洞時。末了她却發誓她已經早在某處看見過這個怪樣子的長個兒。

她立櫃台跟前，向那些盤子一個一個地端詳，用她微弱的聲音說道：

「真不曉得要吃甚麼。一到午後，我想起夜飯很不放心……隨後却甚麼也不想了……您這裏還有麵粉炸豬排嗎，馬丹葛呂？」

不待回答，她竟揭開了那銅鑊鍋的一個蓋子。那一邊原是攜小香腸大香腸和血香腸的。薰龍本是冷了的，只有一段壓平的香腸留在鑊鍋裏的格子上。

「請您看另一邊罷，薩蓋姑娘，」薰龍店的女主人說，「我相信還留下了一塊豬排。」

「不必，這不合我的意思，」她喃喃地說，一面却已經把鼻子潛在第二個蓋子下面。「我剛才沒有打定主意，麵粉炸豬排，到底太結實了，在夜間……我比較歡喜一點兒不必定要我去弄熟的東西。」

她折轉身子向喬弗洛蘭道過了，她端詳他，她又端詳伽瓦爾，這時伽瓦爾正用指頭在那大理石桌子上敲着退兵的鋼鼓調子；於是她用一個微笑請他們繼續談話。

「爲甚麼您不買一塊兒小醃肉？」荔夢問。

「一塊兒小醃肉，對呀，也行……」

她取了一柄擱在盤子邊的白色合金柄兒的叉子，遲疑不決地挑起每塊小醃肉，在骨頭上輕輕剝一下去瘦肉的厚薄，並且又每塊都翻過來，仔細考驗某幾塊粉紅肉的破片，一面又重複說：

「不行，不行，這不合我的意思。」

「那末，您拿一份香腸罷，一塊豬頭筋，一條酸牛筋肉罷，」薰龍店的女主人忍耐地說。

但是薩蓋姑娘擰頭了。在這地方她又躡了一會兒，在那些盤子上頭，裝出種種厭惡的神氣；隨後，看見旁人確定都不發言以及自己甚麼也不會說得，她只得走了，一面却說道：

「不必，您可看見，我本想要一塊麵粉炸豬排，但是這對您實在太油了……下一回再來買罷。」

葛莎俯着身子，用眼光從櫃檯的滑蘇鑊兒之間去追蹤她。她看見她穿過街心又跑進鮮果館裏去。

「老鬼哪！」伽瓦爾吞吞吐吐地罵。

宋了，他們都是自家入了，他就述起他替弗洛蘭找了一個甚麼位置。這簡直是一段故事。他朋友中的一个，麥薛草爾辣克，海鮮館視察員，是病得那樣了，所以他非告假不行。本天早上，這可憐的人告訴他，說是倘若一經病好之後要復原職，最便當的莫如自己這時候提出一個代理人。

「您可明白，」伽瓦爾接着又說，「章爾辣克是活不到六個月的人。弗洛蘭將來搬住這個位罷。這是一個好看的地位……並且我們瞞得住警務人員！這個位置是屬於廳裏的。哼！那真是頗為有趣的，到了弗洛蘭將要去賺這些牛頭禁子們的錢！」

他舒展地笑了，他覺得這異常滑稽。

「我不要這個位置，」弗洛蘭乾脆地說。「我自己發過誓絕不接受帝制政府一點甚麼。即

令會餓死，我也不會到處要去。這是做不到的，您可聽見，伽瓦爾！」

伽瓦爾聽見了，並且有點兒窘了。葛呂早已低下了腦袋。但是莎莎却側轉了身子，固定地瞧着弗洛蘭，項頸鼓起了，胸部跟着衣的前襟了。她將要發言，這時候，沙立葉進來了。於是又起了一陣新的沈寂。

「阿哈！」小沙立葉帶着嬌笑說，「我快要忘掉買點兒臘肉了……馬丹葛呂，請您給我切十二片薄薄兒的，要很薄的，行嗎？爲的是烤鵝吃……舒爾要吃鵝……喔，姨夫，您可好？」

她的腳跡滿店都踏到了。她向大家微笑，清潤得像是牛乳，頭髮被菜市場的風吹得偏向一邊。伽瓦爾握住她的雙手；後來她用冒昧的姿態說道：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您一定是說我，我敢於賭一下。您究竟說了我一些甚麼，姨夫。」

莎莎叫她了。

「請看，這樣夠薄嗎？」

在一小塊木板上，她在她前面微妙地切了些臘肉片兒。後來，她包在一卷子裏：

「您此外甚麼也不短？」

「真的，因爲我不舒服，」小沙立葉說，「請您給我一磅熟豬油罷……我呢，我最愛吃炸馬鈴薯條兒，我用兩個銅蘇的炸馬鈴薯條兒和一把兒小紅蘿蔔，就是一頓早點……對呀，一磅豬油，馬丹葛呂。」

薰臘店的女主人早在一架天秤上面擱了一張厚紙。她從貨架子下面，用一柄楊木小圓匙在罐子裏面取豬油，輕輕地一點一點增加那堆略略鋪開的脂肪。等到天秤偏向一端，她指尖兒托起了那張紙，摺了一兩下，迅速地形成了角樣的包兒。

「這是二十四個鍋蘇，」她說，「加上六個銅蘇的臘肉片兒，一共是三十個……您此外甚麼也不短？」

小沙立葉說是不短了，她始終笑着，露着牙齒，而對面地瞧着那些男子們，而身上穿着的一條已經扭轉的灰色短裙和一件扣得不好的大紅披肩，使人可以從中央看見她胸前雪白的一線。在出店之前，她用重述的口吻感謝伽瓦爾：

「那末，您不肯把您在我進來的時候說的話告訴我嗎？我看見了您笑，在街當中……哼！真夠皮。請您留心罷，我不疼您了。」

她離開了店房，她跑着穿過了街心。美貌的慈莎斬切地說道：

「這是薰臘姑娘派她到我們這兒來的。」

後來，沈寂仍舊繼續下去。伽瓦爾已經被弗洛蘭對他的提議而下的接待所窘了。於是薰臘店的女主人首先用一種很友誼的聲音接着說道：

「您想背了，弗洛蘭，竟來拒絕這個屬於海鮮館的觀察位置……您勝得位置是如何難於找着的。您現在處於一個不能表示難於商量的地位。」

「我說過了我種種的理由。」他回答。

她聾着雙肩了：

「我們瞧瞧罷，這不是正經話……我精確地懂得您不滿意於政府。但是却不因此而妨害自己要求餉口，那不免太圓滑了……並且，皇上並不是一個壞人，我親敬的。在您述起您的痛苦時，我隨您說吧。倘若您從前吃了帶麵包和臭肉，難道他偶然也會曉得嗎？他不能事必躬親，這個人……您可看見他並沒有妨害我們這些人做買賣……您是不公平的，不，全不公平。」

伽瓦爾愈來愈窘了。他不能在他眼前體恕這些有關皇者的雜燴。

「唉！不然，不然，馬丹葛呂，」他低聲說，「您走得太遠了。這全是無意義的話……。」

「哪！您！」嘉莎活爾了自己的態度來切斷伽瓦爾的談鋒，「您一定要到自己因為那些故事而被搶劫被屠殺的那一天，才算滿意。我們不談政治罷，因為這件事故我生氣……現在的問題不過是弗洛蘭，對嗎？既然如此，他絕對應當接受觀察員的位置。這不是你的看法嗎，葛呂？」

葛呂本來始終沒有吐出一個字兒，這時因為他老婆的陡然質問而很感煩惱了。

「這是一個好位置，」他用由衷的口吻說。

末了，正當一個新的受害的沈寂現象構成之時，弗洛蘭接着說道：

「我請你們擋下這件事罷。我的主意是堅定的。我等候將來。」

「您等候將來！」嘉莎尖了尖嗓子，高聲喊着。

兩朵玫瑰色的火焰兒升到她的雙頰上了。她挺直地帶着潔白的圓腰立起來，腰幹脹大了，她自認爲幸而沒有迸出一句惡聲。一個新的人物進來了，這人物使她的怒氣換了方向。這是馬丹勃喀。她問道：

「請您給我一份半磅的排盤，價錢是每磅五十個銅蘇的，行嗎？」

開始，她裝作沒有看見她的姊夫；後來她默默地點頭向他行禮。她向這三個男子從頭細看到腳，大概希望從他們因等候她出去而用的方式，來急襲他們的秘密。她感到她驚動了他們。這感覺使她變成格外瘦骨嶙峋的，格外意味尖刻的，配着她身上那條落折的短裙，那些蜘蛛式的長胳膊，那些插在圓腰裏面的筋節隆起的手。因爲她有點兒輕輕地咳嗽，於是被沈寂所窘的佛丘爾說道：

「您是不是傷了風？」

她斬切地說了一個「沒有。」可是在她臉上那些露骨之處，那點兒緊張的皮膚竟紅得像是火磚了，而那陣灼着她眼皮的無聲火焰，表明某種消化不良之症藏在她頭顱尖刻的始發裏了。她轉過身來向着櫃台，用一個相信有人欺她的女顧客的防備性眼光，追蹤莎替她服務的每一個動作。

「請您不要拿雜肉臘腸給我，」她說，「我不愛那東西。」

莎早拿了一柄窄窄的刀子，並且切了好幾片臘腸。現在，她遇到了薰火腿和普通火腿，解

下了好些纖細的片兒，暗暗捏着身軀，眼光壓在刀子上。她那豐滿而像玫瑰花一樣鮮紅的手，一面保存那些節節滾圓的指頭兒的一種腴潤自在意味，一面用一種綿軟的輕巧姿態觸着那些火腿。她舉起一隻小瓦缸兒問道：

「您要一點兒酸牛仔肉，對嗎？」

馬丹勒喀是斟酌了好半天；後來她接受了。蒸臘店的女掌櫃現在在各樣的小瓦缸兒裏面去切了。她仗着一柄寬菜刀子的尖兒，取了好幾片酸牛仔肉和野兔肉。末了，她把每片都放在天秤架上一張紙的當中。

「您不是沒有給我松子鑄豬頭嗎？」馬丹勒喀用她惡意的聲音來指點了。

於是她給她些兒松子鑄豬頭。但是這個奶油女商人却成了多方誅求的了。她要兩片青凍；因為她愛這東西。荔莎已經很生氣了，於是用不耐煩的意味去玩弄刀柄兒，徒然費了許多事說那青凍是磨菇做的，那只能擱在每磅三個佛郎的捲盤裏面。而另一個却繼續在各樣盤子裏搜索，指望找着她還要求的東西。到了那份揀盤秤過了之後，蒸臘店女掌櫃就去加點兒白湯凍和酸黃瓜。那塊白湯凍本是在一塊大磁板上結成沙伏瓦式蛋糕樣兒的，現在在荔莎盛怒中的重手之下竟發抖了；末了，她在那黑鍋後面的爐子裏燙出了熱，用指尖取了兩條肥肥的酸瓜。

「這是二十五個銅蘇，對嗎？」馬丹勒喀從容不迫地問。

她清楚地看見了荔莎譏諷盛怒了。她因此開心，用遲延的姿態抽出她的錢包，如同選東西般

沒在她口袋的大銅蘇裏面。她偷偷地從下面端詳伽瓦爾，玩味那種爲了她而延長的受窘之沈寂，發誓自己決不走開，既然有人向她故作驚人之筆。薰臘店女掌櫃終於拿那個紙包放在她的手裏，於是她不得不退出來。她走了，沒有說一個字，却用一個長的注視在店房裏繞了一週。

等到她已經不在店房裏，荔莎就大聲說道：

「這還是薩蓋派了她到我們這兒來，這一個。難道這老乞丐要爲着要曉得我們說的甚麼，竟將要向這裏賄員全個菸市場！……她們真算狡猾。在午後五點鐘，可會有人見過還買甚麼麵粉、炸豬排和排盤！她們寧願教自己得點消化不良的病，而不願意不曉得……哼，倘若薩蓋再派一個人到我店裏來，您各位可以看見我如何接待她。即令是我的親姊妹，我也要提她到門外去。」

在荔莎盛怒之前，那三個男子都不發言了。伽瓦爾這時候正在陳列貨品台前的銅欄杆上擡起雙肘；他凝神細思，用手旋着欄杆上的那些垂滴的結晶體玻璃墜子。後來抬起頭來：

「在我，」他說，「我早就把這當作一種嘲笑看。」

「究竟指甚麼？」依然氣得發抖的荔莎問道。

「游獵檢視察員的位置。」

她舉起雙手，向弗洛蘭瞧了最後一次，坐到了櫃台裏的那條鋪了羊毛墊子的長凳上，臉色也漸漸和平了。伽瓦爾用長輩言之的態度說明他整個的觀念：簡而言之，最上當的大概是出錢的政府。他帶着滿意態度說道：

『好朋友，那些光棍從前可不是聽您餓死？既然如此，應當教您受他們的供養，現在……這是罕有的，立刻還就引動了我。』

弗洛蘭微笑，始終說是不行，葛呂爲着取悅自己的老婆，試着尋覓種好的商量。但是這婦人已經像是沒有聽見了。自從一會兒光景，她用留心的樣子瞧着菜市場那邊了。陡然，她又立起身來，一面高聲喊起來：

『哈！諾爾奔第女人被旁人派過來了，現在。活該！諾爾奔第女人會替傍的那一些人裏頭。』

一個棕色頭髮的高個兒婦人推開店房的門了。這是那美貌的女魚販子，名露琦思，姓梅許丹，被大衆稱爲諾爾奔第女人。她有一種健碩的美，皮膚很白又很細，幾乎和葛莎一樣的健碩，不過目光更其不顧一切，而腿部更其生氣蓬勃。她進來了，像是一個女騎士，一條可以聽見響聲的金鍊子壓着她的圓裙；麻齊的頭髮是粗流行的款式梳的，頸上的結子，是一個使她在菜市場裏成爲冶容女王之一的花邊結子。她身上帶着一種屬於海鮮的模糊難辨的氣味；而在某一隻手的小指附近之處，有一片從海青魚身上落下來的鱗，在那地方顯出一點銀錫。這兩個婦人，曾經在陀螺街同住在一棟房子裏，本是很親密的朋友，從一個使她們彼此糾纏地互相注意的競爭性的企圖彼此很相聯絡。在街坊上，大衆之說美貌的諾爾奔第女人正像大衆之說美貌的葛莎。這事情因她們於平行，置她們於比較，置她們於那種強迫之下以各自支持美貌的聲名。這家飯店女掌櫃從櫃台

上略略彎一彎腰，就望得見美貌的諾爾奔第女人在對面的館裏，站在她那些比目魚和沙門魚的中間。她們彼此素在互相監視。美貌的荔莎加力轉緊自己的護甲。美貌的諾爾奔第女人在自己的指頭上增加戒指，在自己的頸項上增加結子。有時她們彼此相遇，彼此都是很從容的；很過於多道塞道的，一面却都從半瞞的眼臉之下射出偷看的眼光，來各自尋覓對方的缺點。她們假意彼此互作交易和彼此互相愛好。

「請您告訴我，的確是明天夜晚您做血臘腸嗎？」美貌的諾爾奔第女人帶着笑容問。

荔莎守着冷靜的態度。她身上很不多見的盛怒是強頑的和難於平熄的。她回答了一個「是」，乾燥地，從唇邊上迸出來。

「正因為，您可曉得，我最愛吃的血臘腸，在這東西剛剛出鍋的時候……我將來到您這兒來取。」

她明白她的競爭者的冷落接待了。她瞧着弗洛蘭，這一個像是使她發生興趣；後來，因為她不肯不說甚麼而去，不得最後之言而去，她竟不加思索又再說道：

「前天，我在您這裏買了血臘腸……那東西不很新鮮。」

「不很新鮮！」煮臘店女主人重述了一遍，臉色發白了，嘴唇發抖了。

她也許本能够自持，使得諾爾奔第女人不至於認爲她由於她那個花邊結子而生積憤。但是世上的人非不滿意於受人窺探，而現又受了指摘，這是越過分際了。她轉着身軀，兩掌握成拳頭壓

在櫃台上；末了用一種略帶發悶的聲音說道：

『請您痛快點兒說罷，上星期您賣那對比目魚給我的時候，我可會趕到您那裏，在大眾跟前說那些魚全弄爛了的嗎！』

『壞了的！……我那些比目魚是全壞了的……』那個女魚販子滿面絆紅地高聲嚷着。  
她們彼此有一會兒全是寂息的了，啞的了，和使人害怕的了，在那些肉食的上面。她們的交道全部完了；一句話已經發得在微笑之下磨牙相向。

『您是一個不講體貌的人，』美貌的諾爾齊第女人說，『看我還到這裏來，真是！』  
『快走，快走，』美貌的葛莎說，『我們很曉得和那個有關係。』

那女魚販子在一個使得薰臘店女掌櫃全身發抖的粗字眼之際就出去了。這場口角是經過得那樣快的，以至於那三個嚇昏了的男子，竟沒有來得及調停。葛莎不久就氣平了。她重新談話，對於經過的事絕沒有謬謬一點兒，這時候，沃旦斯汀，店裏的女學徒，從外面跑馳回來。於是她引了伽瓦爾各別地說是不必向絕麥薛韋爾辣克；她負責去勸導她大伯子，她要求兩天的期限，頂多。葛呂回到廚房裏去了。伽瓦爾邀了弗洛蘭同到麥薛勒畢格爾店裏去喝威爾木志酒，他向他指出三個婦人，她們正蹲在海鮮館和家禽館之間有遮蓋的路上。

『她們正在那裏對口供，』他用一種生氣的口吻喃喃地說。

菜市場已經是空的了，而事實上，薩蓋姑娘，馬丹勒喀和小沙立葉都在人行道的邊兒上。那

個老姑娘正在長久而賣力地的演說。

「我和您說那件事的時候，馬丹勒咯，您的姊夫始終擠在他們的店裏……您可不是看見了嗎？」

「哦！我親眼看見！他那時候正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像是在自己家裏。」

「我呢，」小沙立葉含羞說，「我倒沒有聽見一點甚麼不好的話……我不曉得您爲甚麼要生氣。」

薩蓋姑娘聳着肩膀。

「唉！好好！」她接着說，「您的脾氣還是像一個麵包，您，我的美人兒！……您簡直看不出葛呂一家人都爲甚麼拉攏麥薛爾瓦爾嗎？……我敢於賭一下，我，他將來要把自己手裏的東西都給小薄林。」

「您相信這件事！」馬丹勒咯高聲嚷着，臉色竟發青了。

後來，她如同剛剛接受了一個新的打擊似地，用一道傷感的聲音接着又說道：

「我是孤零零的，我沒有保護，他很有能力做他爛做的事，這漢子……您曾經聽見過，他的姍姪女兒是留給他的，然而她忘了我爲她費過的事，她會把我丟開當做無用的人。」

「到底不會，阿嬤，」小沙立葉說，「您從沒有說過我的壞話。」

她們彼此當場互相貽笑好了，她們互相擁抱了。姍姪女兒承認以後不再淘氣；阿嬤舉出她

有過的最不可侵犯者來發誓，說從此把小沙立葉看做親女兒。這時候，薩蓋姑娘對於她們應當如何決定方針去強迫伽瓦爾不至於浪費財產，出了許多主意。末了大家同意於葛呂格拉台勒一家子都不是好人，大家對於他們都來監視。

「我不曉得他們有甚麼詭計陰謀」，那老姑娘說，不過是氣味不好……那個弗洛蘭，馬丹葛呂的那個表弟兄，你們想他究竟是甚麼東西，你們兩位？」

這三個女人互相聚攏來了，聲音低壓了。

「您很明白」，馬丹勒喀接着說，「某天早上我們看見過他，皮鞋是有窟窿的，衣裳是蓋滿了灰塵的，一副幹過壞事的賊像……他教我害怕，那光棍。」

「不對，他是乾瘦的，不過他不是壞人」，小沙立葉喃喃地說。

薩蓋姑娘凝神思索了。她高聲說道：

「我思索了半個月，我可以發誓……麥薛伽瓦爾一定曉得他的底細……我以前應當在甚麼地方看見過他，現在我記不起了……」

她還在記憶之中搜尋，當美貌的薩爾莫第女人像一陣颶風似地到了的時候。她是從薰臘店裏出來的。

「她是憮禮她的，葛呂那個素要娘！」她高聲說，吐出了胸中積憤而成舒服的了。「她剛才告訴我，說我只要割了的魚！哈！我和你們擺佈了她……這是一個太不像話的鋪子，帶了他

們的臭貨色來毒人！」

「您對她說了些甚麼？」老傢伙慌忙激動地問，她得了這兩個婦人口角的消息竟因而大樂了。

「我喎！到底一點兒甚麼也沒有說！用不着呀，請大家聽！……我很有禮貌地走進了她的店裏，預先向她通知我明天夜間要買些兒熱的血臘腸，於是她拿許多不講禮貌的樣子來壓人……不值價的假正經，故意裝出高貴的神氣！將來我一定教她在意料之外多費點兒事。」

這三個女人都感到遭諾爾葬第女人沒有說出真相，不過她們並不因此少用一大串惡言去袒護她的爭論。她們從鄧布多街拐了，滿口詛咒之詞，編造許多有關葛呂，他們的烹調不清潔的故事，找着許多真奇異的罪狀。他們也許賣過些兒並不比他們暴怒更為可怕的人肉。這真應當那個女魚販子重三複四地來敘述了。

「那末那表哥，他說了甚麼？」薩蕪姑娘惡意地問。

「表哥！」諾爾葬第女人尖聲地答復，「您相信是表哥，您！……甚麼情人罷，那個長櫈子！」

這三個另外的饒舌女人都叫起來了。嘉莎的正派名聲本是街坊上的一個信仰式的事實。

「爽性丟開罷！同着這些假裝正經的胖女人，難道大家不曉得她們只算是賄賂嗎？我很想看她剝掉貼身衣衫，她的德行！……她的丈夫太麻木了，若是不教他頭上生角。」

薩蓋姑娘點頭了，像是表示她和這意思相距不遠。她從容地接着說道：

「而且這表哥又是從大眾所不曉得的地方落下來的，倘若說到葛呂他們所述的故事，那故事又很殘缺。」

「喂！那胖女人的情夫！」女魚販子重新這樣肯定。「那是她在路上收來的甚麼游蕩之徒，甚麼無用之徒罷。那很容易看破的。」

「乾瘦的男子都是猛烈的男子，」小沙立葉用一種深信的神情高聲說。

「她給了全新的衣服著在身上，」馬丹勒喀喃地說。「爲他花過的錢應當不少……」

「對嘛，對嘛，您可以得到理由，」那個老姑娘喃喃地說。「應當曉得……」

於是，她們相互約好，不要忽略那些會在葛呂格拉台勒那個太不像話的店裏發生的事。那個女奶油販子聲音自己要打開她姊夫的眼睛去對着她所往來的人家。這時候，諾爾奔第女人已經齊靜了；她走了，究竟原是好女兒，由於敘述太多而感到了疲乏。等到她已經不在那裏的時候，馬丹勒喀狡猾地說道：

「我早曉得這諾爾奔第女人當初不自尊重，這是她的習慣……她若是不談那些從天上落下的表哥就好了，她本人從前在她的魚店裏找着了一個孩子。」

她們三個人在笑聲之中互相端詳。後來，在馬丹勒喀也走遠了之後，小沙立葉接着說道：

「我阿娘不應當管這些故事，這把她弄壞了。從前遇着男子們端詳我，她就打我，何必呢。」

她能够尋找，却又尋不着有甚麼娃娃在她的櫃板下面，我的阿姨。」

蘭登姑娘又重新笑了一回。末了，只剩下她一人了，剛剛回到陀螺街，她想起「這三個愚人」，恨不得用繩子一掛。並且本來能殺去看她，而和葛呂格拉吉勒弄翻，未免很為不好，無論如何，他們是有錢的和被人敬重的人。於是她繞了一個圈子，走到杜爾皮葛特，進了蓬萊羅麵包店，街坊上最富麗的麵包店。馬丹達葡萄本是葛莎的密友，在任何事物上有一種不可爭辯的權威。每逢有人說起：「馬丹達葡萄說過那」的時候，那末只有鞠躬了。這一天，那個老姑娘，藉口探聽那一點鐘她的爐子生火，預備搬一盤梨子過來，於是說起葛莎最大的優點，極口巧賞她的血臘腸的雋美和清潔。後來，滿意了，由於這種精神上的脫卸在場責任之詞，心花怒發了，由於吹滅這燭被她喚着的熱烈戰鬥而又不得罪任何人，她決然毅然回家了，精神毫不感到拘束，只在記憶之中千方百計去搜求馬丹葛呂的表兄的影象。

當天，晚餐之後，弗洛蘭出門了，在至市場某條有遮蓋的路上散步了一些時。一陣極薄的霧上升了，杳無人影的各館，顯出一種被煤氣燈黃光托起的灰色淒涼。這是弗洛蘭第一次感到了不自在；悟到了他在乾瘦坦白漢子的地位。所用以落到這些胖子中間的方式是不光明的，他乾脆地自認驚擾了整個街坊，自然變成了一個屬於葛呂一家人的妨礙，一個來歷不明的表兄，一個危險過大的陰私。這類的自省使他很憂慮了，却不是他偶爾注意到葛呂心上或者葛莎心上有甚麼芥蒂；反而是因為他們的善意而生病苦。於是他就責備自己粗心不應當如此住在他們家裏。許多疑

席到他心上來了。店房裏午後亂話的回憶，對他造成了一種泛泛的不自安。他像是受了櫃台邊的肉食氣味的強烈侵襲，覺得自己墮入了一種輕浮的和飽食的懦夫行爲。也許自己之拒絕旁人所介紹的觀察員有冒犯是一個錯誤。這類的思想在他心上尋出一個大的奮鬥了；他應當極力操作去尋回他自覺心上的種種強硬性。但是，一陣潤滑的風在那條有遮蓋的街上吹起來了。他重新略略得了寧靜和安定，在他不得不鉗好他的外套的當兒。這陣風揭去了那種使他疲勞而來自薰臘店的油膩氣味。

他在回家的道兒上了，這時候他遇了克羅德郎潔。這個包在那件綠綵兒的軟外套之中的畫師，喘着嗓子，滿腔氣憤。他憤憤地攻擊繪畫，說這是一種狗樣的職業，發誓從此再也不動筆頭兒。原來這天午後，他一腳踢穿了一幅替伽汀那個乞丐式的女孩子畫的半身像。面對着這些被他夢想的活着而結實的作品，他慣於動這類屬於平凡藝術家式的激怒。於是，世上沒有一點甚麼是爲他而設的了，他在街上亂走了，看著黑暗了，等候明天像是一種復活。平常，他總說早晨自己覺得快活而夜間可怕地悲傷；而每日白天的光陰是一個長冗失望的痛苦。弗洛蘭這時在菜市場的黑暗之中，難於認得出這個無意識的漫步者。直到已經回到薰臘店的門外他們才彼此相認了。克羅德已經深知充軍的故事，和他擺過了手，一面說他是一個勇士。此外，他很少到葛呂家裏去。  
——您始終在我表姑家裏住嗎？——克羅德說，「我不曉得您在那個廂房當中如何辦法。怪臭的，那裏邊兒。我偶爾在那邊兒過一點鐘，就彷彿飽得三天不必吃飯。今天早上我不應當進去；

就是這件事教我就誤了工作。』

『完了，在沉默地走了幾步之後，他接著說道：

『哈！那些可敬的人！他們教我難過，儘管他們身體健康。我從前本想替他們畫像，但是我不曉得描摹那些沒有骨頭的圓臉蛋兒……然而，嘉莎表姑不至於怪我。踢穿了伽汀的半身像，我是否報答？現在想起來，那半身像也許本來不壞。』

這時候，他們就到嘉莎城去了。克羅德說他母親多久就沒有見過薰臘店的女主人。據他所聞，這一位因為她的姊妹嫁了一個工人有些兒慚愧，並且她不歡喜不幸的人。至於他自己，他遠及一個可敬的人被他八歲時候養的驕兒和老婆兒所引動，就想送他入中學讀書；這個可敬的人，後來死了，留下每年一千佛郎的固定款項給他，這筆數目使他不至於餓死。

『有甚麼關係，』他繼續說，『我寧願做一個工人……臘腸，小木匠，譬如。他們都是很有幸運的，小木匠們。他們永遠有一張桌子要做，可不是？他們做好了那個，完了，他們去睡了，因為完成他們的桌子而舒服了，絕對滿意了……我呢，我夜間睡不着。那一切鬼工作，被我不能結束的，在我腦子裏亂跑。我從沒有結束過，從沒有，從沒有。』

他的聲音，幾乎在他的嗚咽之中折斷了。後來他勉強笑起來。他忽而觸到了，尋覓種種體字眼兒了，浸沒在污泥裏了，帶著一個瘦弱而又夢想自浮的柔和秀逸的生命的冷酷氣氛。末了他蹲在一個對着菜市場某間永遠點着煤氣燈的地下室而開的氣窗跟前了。在那地方，在這類深邃的洞

裏，他向弗洛蘭指出了馬爾若林和伽汀，他們正坐在家禽地窖子內一塊磨穿石上寧靜地晚餐。這些孩子們都有自出心裁的方法，在鐵格柵關閉之後，跑到地窖子來隱藏和居住。

「哈！何等的野像，何等的美的野像！」克羅德重複地說，一面用一種含着雙美意味的贊美談到了馬爾若林。「誰說這傢伙不快活……等到他們一會兒吃完了他們的馬鈴薯，他們就一同到那些裝滿了羽毛的大籃子裏頭，找一個地方去睡覺。這是一種生活，至少……說有真心話，您

要在萬國店裏絕不能說是沒有理由；也許這辦法可以教您發胖。」

他陡然走開了。弗洛蘭回到了自己那間樓梯上，因為種種喚醒他那些內在疾患的神經性的恣意而精神恍惚了。第二天，他避是在萬國店裏去度午前的光陰；沿着塞因河各處河沿長長地散步了一次。但是，在午餐時候，他又被荔莎那種有潛化力的柔和態度引動了。她向他重新談論海鮮館的觀察員位置，却並沒有堅持，如同議論一件值得考慮的事一樣。他斷續她的議論，沒有用那麼食品，他不由自主地被飯廳的宗教性的消遼制住了；地席在他腳底下添了一層懶感；銅掛燈的閃耀力，糊裝花紙的和換木家具的歎責，在舒服生活之中，用一種屬於榮譽的情感，微進了他的心，這生活從裏面又從虛偽兩方面勸服了他種種意識。然而他依然有力量再來拒絕，想到往日在逆境中的固執和怨恨，重導了他這種理由。荔莎沒有生氣，反而用一種比較昨天略怒更使弗洛蘭感到狼狽的巧媚微笑而發笑了。晚餐時候，大家只議論冬季的大量醃漬工作，這工作將要數店裏的全部人員挺起腰桿兒來幹。

夜間總是變得寒氣重些的。一經吃完了晚餐之後，大家都走到廚房裏來。那裏面是很溫暖的。並且面積非常寬闊，好幾個人在那裏面圍着一張擺在當中的四方大桌子，都能起坐自如，而不妨害廚房裏的正事。這間被煤氣照着的屋子內部的牆，從地面到人身那樣的高矮之處，都繫着藍白相錯的陶磚。靠左邊，有一座開了三個火眼的大鐵灶，在這些火眼之中，有三只矮矮的桶式鐵鍋，插入牠們那些被煤烟薰黑的鍋底；灶的尾部，一座小小的速度，砌在一座燭爐上頭並且配設一個煙管，專供燃烤之用；大鐵灶的高處，掛着許多專為去泡沫而用的尖嘴勺子，許多普遍勺子，許多長柄叉子，再高一層，許多成行編號的抽斗，分別盛着粗細不同的麵包硬殼末子，乾麵包心兒末子，丁香，荳蔻，胡椒等類香料，靠右邊，一座剝肉台，那就是一整塊大得可觀的櫟木墩，靠着牆邊，滿是刀痕和凹陷，顯出濃重的作風；而許多安在這個櫟木墩上面的機械，一支供注射用的小幫布，一架供推送用的小機器，一架剝肉機，都帶着牠們的輪子和拐杖擺在那地方，教人引起甚麼地獄庖廚中的怕人的和神祕的意識。此外，陳的四周，各處的櫃板上，乃至於各處的桌子底下，都堆着許多瓦缸子，罐子，桶子，盤子，種種白鐵用具，一組深幫式的瓢形鍋，掛口的漏斗，許多架的切肉刀和斫肉刀，許多行的鐵鍬和鐵鎌，要審兒漫滾在脂肪裏的人物。脂肪是四溢的，儘管極端的清潔性，而脂肪却從陳列的盤兒裏透出來，却替地上鋪的紅石板上了蠟，却在大鐵灶的鐵質上添出一層灰色意味的反射，却使剝肉台的邊兒光潤得像足塗了漆的橡木，又有光采又透明。末了，在這個由一點一滴積成的蒸氣中央，在這個由三個消化豬肉的桶鍋的機械

蒸發作用的中央，承蒙板上當然沒有一口釘子不放出脂肪。

葛呂格拉台勒這一爿店，在家裏製造一切。他們只從外面運進點兒名廠的瓦缸凍貨，肉糜，瓶子熟菜，瓶子沙丁魚，乾酪，海螺。而且，一到九月，問題就是如何填實那個在夏天出空了地窖子。所以夜間的工作竟延長到關了店門以後了。葛呂由沃亘斯德和米娜的幫助，親手包養臘腸，調製火腿，醃解豬油，醃製豬胸，瘦肉。這真是一種由鍋和剩肉機構成的嘈雜得怕人的聲響，許多牆及全棟房屋的廐廄氣息。這却並不有害於新舊薰臘品，譬如鴛肝凍，野兔凍，各種青蔥和各種臘腸。

這一日夜晚，十一點鐘光景，葛呂早已燭正了兩桶鍋的熱豬油，現在只應當在血香腸上面照顧。沃亘斯德幫着他。在那方桌的一隻角兒上，嘉莎和沃亘斯汀修補衣裳；她對面，桌子的另一面，坐着弗洛蘭，他的臉向着大鐵灶，和那爬到他腳上要求他舉到空中的小波林微笑。他們的背後，來那在那個樓木墩上，用邏輯而規則的動作刷着為臘腸而預備的肉糜。

開始，沃亘斯德到小院子裏去取兩隻盛滿了豬血的大罐子。在屠宰場裏殺豬放血的素來就是他。他每次帶了豬的血和內臟回來，却叫洗場的小工在午後搬運那些收拾停當擱在車子臺的豬肉。葛呂稱賞沃亘斯德之殺豬放血，全巴黎的熟臘店學徒沒有一個趕得上他。而實際，却是沃亘斯德能用驚人的技巧去辦罷豬血的質，每次他說及「這份血臘腸將來味道不壞」時，那份血臘腸的味道果真是不壞的。

『喂，我們現在可以有點兒好味道的血，臘腸嗎？』嘉莎問。

他放下了那兩隻大罐子，後來，慢慢地說道：

『我相信可以，馬丹葛呂，對呀，我相信可以……開始我在這血流出來的樣子裏就看清楚了。倘若我抽出了刀子的時候，血來得太慢，那總不是一個好的記號了，這可以證明牠本來不結實……』

『不過，』葛呂金著說，『這也得看刀子插進去的情形。』

沃巨斯德的灰白臉兒上起了一陣微笑。

『不必，不必，』他這樣回答，『我的刀子，素來要插進四個指頭那樣厚薄的深淺，這是正式的尺寸……不過，您可知道，最好的記號，依然在血流出來的時候，我在桶子裏接的時候總用手攢。那應當是很熱的，乳酪樣的，又不太厚。』

沃巨斯汀停下了她的針了。舉眼望著沃巨斯德。她那副壓在栗色硬頭髮下面的紅紅兒的臉，露出一種深刻注意的神情。此外，瑪莎和小護林，也同樣帶著濃厚的興味靜聽。

『我攢著，我攢著，我不是嗎？』那學徒如同打攢一份乳酪似地向空中揮動自己的手，一面繼續說。『以後，到了我抽了我的手出來，就向手上仔細看，還要手上的血，應當像是抹油似地抹了一層，樣子就是帶了一隻各處顏色均勻的血手套……這樣，我就能較毫無錯誤地說：『這份血臘腸將來味道不壞』了。』

他的手在空中，快樂地，輕綿地，停留了一會兒；這隻在血桶裏討生活的手是整個兒玫瑰色的，帶著幾個刷亮的指甲伸在雪白的袖口外頭。葛呂點頭表示贊同了。沈寂了好一會。來雅始終製肉。葛林本來留在出神的境界之中，這時又跑在她表伯身上一面用她的滑脆聲音喊道：

『說嘛，表伯，你給我說那個被活物吃了的麥薛的故事罷。』

大概，在這女孩的腦袋裏面，豬血的意識，湊醒了「那個被活物吃了的麥薛」的了。弗洛

蘭沒有懂得，就問是甚麼麥薛。嘉莉開始笑了。

『她問的是那不幸者的故事情，您可曉得，那件在某天夜間被您向伽瓦爾說過的故事。她也許聽見過。』

弗洛蘭變成很莊重的了。那女孩子跑了去抱起那隻肥肥的黃雞，向她表伯的膝頭一擱，一面說小羊也想聽故事。但是小羊跳到桌子上了。牠蹲在那地方坐下，彎着脊梁，觀察這個乾瘦的長個兒，牛月以來他在小羊心裏，像是一個屬於深遠思考的連續題材。可是葛林生氣了，她頓脚了，她要故事了。她真是教人難於忍受的：

『唉！請您就給她說她所要求的罷，』嘉莎向弗洛蘭說，『這樣她可以讓我們太平平了。』

弗洛蘭仍然保住了一陣的沈寂。他低頭瞧著地下。隨後，慢慢地抬起头來，眼光在那兩個抽籤的婦人身止停了一停，又注視葛呂和沃吉斯德，他們這時候正在端正那隻做血饌湯的桶鍋。煤氣燈安靜地燃著，大鐵灶的溫度是和緩的，廚房臺的全部暗昉，在一種有強健消化力的舒服生活

之中發光。弗洛蘭抱起小渡林擋在一隻腳頭上了，後來用一種懶惰的微笑來微笑了，向那孩子說道：

『某一次，有一個可憐的人。他被傍人打發得很快，很遠，在海的對岸……在那條載他的船上，本有四百來個罪犯，他也被傍人扔在他們一塊兒了。他在這些強盜中間過了五星期，和他們一樣穿著帆布衣裳，用他們的鐵盒子吃飯。許多肥壯的虱子咬他，怕人的汗水教他耗盡了氣力。廁房，麵包房，船的鍋爐房，使得船倉那樣炎熱，以至於熱死了十個人。於是在白天，傍人放五分之一的罪人同時升到甲板上，使他們能吸呼吸海面的空氣，而因為害怕他們，兩尊大砲開準了他們散步的那條窄窄的木板。那個可憐的人，在輪到他的當兒很感滿意。他的汗水停住了一點了。他不吃東西了，他病得厲害了。夜間，傍人重新讓他從鐵門裏面風暴又來着他，在兩個點着他的人之間亂搖的時候，他自覺屈服了，他哭了，却又滿面羞愧了而沒有被人看見……』

渡林專心靜聽，眼睛睜大了，兩隻小手誠虔地又起了。

『不過，』她含着說，『還不是那個被活物吃了的麥諾的故事……這是另外一個故事，對嗎，你說，表伯？』

『等着罷，你將來看，』弗洛蘭從容地答復。『我就要說到那個，說到麥諾的故事……我現在和你說那整個的故事。』

『好！』那孩子用一種滿意的神氣低聲說。

然而她却停留在思索的境界，明顯地被那使她不能解決的大困難分了心。末了，她決定了：

「那個可憐的人做了些甚麼？」她問，「弄得傍人打發他走，又放在船里頭？」

葛莎和沃亘斯汀都微笑了一下。這孩子的思想教她們喜悅了。並且葛莎利用機會，不用直接

的答復而來教訓她：她多番感動她，一面還說不懂事的孩子們會有人也放他們在船上。

「那麼，」波林用判斷的口吻提出了注意，「這做得對，倘若我表伯的這位可憐的臺灣夜間要哭。」

葛莎放下肩背繕綴她的繡紙了。葛呂本沒有看見。他剛剛在那隻鍋裏，切了些大圓頭的圓片兒，這些圓片子在火上發出許多和困於炎熱的蟬聲相類的清銳小聲音。這東西是香的。在葛呂向那隻鍋裏伸入那個大木勺子的時候，牠歌唱得更嘹亮了，使得廚房裏滿是煮熟了的大圓頭的撰鼻香味。沃亘斯德在一隻大盤子裏調和臘肉的肥膘。而來新的切肉機動得更活潑了，爲着造成那種漸漸成糜的臘腸肉料，有時竟刮到了那塊木墩。

「在這隻船到了岸的時候。」弗洛蘭繼續說，「傍人引他到了一座名叫魔鬼島的島裏。他同着其他許多也被擄出祖國的同志們住在島上了。全體都是很受苦的。開始，傍人強迫他們像罪犯一樣地做工，武裝警察監視他們，每天點名三次，來證明的確不缺一個。過了些時，傍人才聽憑他們自由，做得自己想做的事；僅僅夜間被傍人鎖在一間大的木屋裏，他們在那裏面睡的是一些縛在兩條木板上的吊床。住滿了一年，他們沒有鞋子可穿了，他們的衣裳也都那樣開裂了，以至

於露出皮膚來。爲着抵禦那種在島上灼枯一切的太陽，他們用許多木條子爲自己造了幾茅棚兒，但是茅棚兒却不能防範那些在夜間教他們滿身生瘡痍和起腫脹的蚊蟲。他們死了好幾個了；其餘的又都是臉色發黃，那樣枯瘦，那樣無人理落，個個都是大鬍子了，真教人憐憫……」

「沃巨斯德，拿肥脾給我，」葛呂高聲說。

後來，他端着那隻盤子的時候，用勺子尖兒浸潤那些臘肉肥麻，一面慢慢把牠滑到鍋桶裏。肥脾融化了。一陣較爲濃厚的蒸氣從大鐵灶上升上來。

「傍人給他們吃的是甚麼呢？」深刻地感到興趣的小麥林問。

「傍人給他們一點兒滿是蟲兒的米和一點兒氣味難聞的肉，」弗洛蘭用不甚響亮的聲音說。  
「應當去了蟲，米才能吃。肉呢，要烤，要烤得很熟，也還可以下咽。但是黃湯，那就臭得很，以至於常常教人肚子瀉。」

「若是我，我寧願吃乾麵包，」那孩子在斟酌了之後才說。

來雍做了點肉的工作，送了一盤做臘腸的生肉放到桌上來。小羊本來坐在桌上，雙腿訂着弗洛蘭，像是極端地受了故事的驚嚇，這時候，牠退縮了一下，動作很爲反常。牠舉起了身子，驟驟地吟着，鼻子靠在生肉盤上面。然而，葛夢像是不能掩住她的驚奇和厭惡：那盤滿是蟲兒的米和氣味難聞的肉，在她看來確然像是勉強可憎的薄東西，而對於曾經吃過這些東西的人是完全丟臉的。末了，對着這個被這些不潔之物營養過的漢子，在她那肅靜的美貌臉兒上，在她那頰部

的膨脹作用裏，有了一陣模糊的恐懼。

『不行，那不是一個好地方，』他忘了小渡林，兩隻空泛的眼睛對着那冒出氣體的桶罐這樣接着說。『見天兒種新的困苦，一場繼續不斷的疲勞，一個絕不公平的侵犯，一種對於人類慈善心的輕蔑，這一切，激怒了這些在囚的人，並且慢慢地用一種病態怨恨的熱症灼傷了他們。大家過着活物的生活，皮鞭不朽地繫在肩頭上。那些可憐的人們想救人……大家不能忘掉，不，那是不可能的。這些痛苦某一天將要高呼報復啊。』

他早壓低了聲音，而那些在桶鍋之中快活地呼嘴的臘肉片兒，用牠們的沸騰煎炸的噪音掩住了他的聲音。但是夢却聽見了，由於他面容陡然所取的難於形容的姿態，她笑了起來。她認為他仗着那副善於偽裝的和緩神情故作驚人之筆。

弗洛蘭的低聲聲音早已懂得渡林十分快樂。她現在因故事而心花怒發，竟在那麥伯的膝頭上面翻騰起來。

『哪個人呢，哪個人呢？』她喃喃地說。

弗洛蘭瞧着小渡林，像是回憶往事，於是重新露出了他的慈愛微笑。

『哪個人，』他說，『不滿意於睡在島上。他只有一個意思，離開，渡過海面去登陸，在天氣晴朗的時候，大家看得見那陸地在天邊是潔白的一條線。不過這是不便宜的。應當造一條木橋。因為囚犯們已經遠走遠一些，傍人早就砍完了島上的樹木，使得剩下的囚犯無法獲取木材。』

那座島早就是全部剷了一道，那樣赤裸裸的，那樣枯燥的，對着大太陽，以至於島上的勾留因此變成了更其格外危險和格外難受了。於是那個人得了一個意思，就是同着同志中的兩個來利用茅棚兒的樹幹。某天夜間，他們坐在幾根被他們用枯樹枝縛起的畸形梁木上面起程了。海風送着他們向陸地走。到了太陽快要出來的時候，他們的木簰在一個沙洲上搁淺了，帶着一種那樣激烈情形，使得那些散了的木幹都被浪頭捲走。這三個不幸的人都幾乎沒在沙裏了。他們曾經都陷到腳部那樣深，並且有一個曾經全身失踪直到下頰，而出另外兩個提出他來。末了，他們達到了一塊岩石跟前，得了個勉強坐得下他們的地位。太陽升起了，他們望見了陸地的岸正在他們的對面，一帶灰色的高巖在水平線上擋住整整的一邊。兩個會游泳的，決計游到巖邊。他們寧願冒險而立刻沈沒，不願在他們那座礁石上面餓死而慢慢喪失生命。他們答應那個伴侶，在他們登陸而又等得了一隻小船之後，定來尋他。

「啊！在這裏了，我曉得，現在，」小波林快活地拍掌高聲說，「這就是那個被活物吃了的麥蘇的故事。」

「他們居然登了陸了，」弗洛蘭接着說，「但是岸邊却是沒有人煙的，直到四天之後他們才等得了一隻小船……等到他們重新尋着了那座礁石，就看見了他們伴侶仰面躺在那兒，手和腳都被吃了，臉被啃了，肚子上全都是郭郭索索的蟲卵成羣，那些東西攪動肚子側邊的皮。活像一陣乾噏的聲音穿過這個一半被蛇蟲一半還是新生的屍首。」

一陣表示厭惡的噓氣從滿滿的和沃亘斯汀的口裏退出來。來非正調整那些做臘腸的格小腸，這時也做了一個鬼臉。葛呂在工作之中停止，瞧着正打惡心的沃亘斯德。而笑的只有戴林。那個肚子，滿是郭郭索索的螃蟹成羣，奇異地躺在廚房的中央了，向着臘肉的和大葱頭的香味撞入許多可疑的氣味了。

『拿豬血給我！』葛呂喊着，此外他並不追蹤那故事。

沃亘斯德攏了那兩罐血過來。後來，慢慢地，他向着鍋，把血像一片薄薄的紅肉似地斟進去，而葛呂呢，他接受了這血，一面奮鬥無前地攪動鍋裏的漸漸收乾的肉糜羹。到了那些罐子都斟空了的時候，葛呂先先后后打開大鐵灶上頭的那一個個的抽斗，取出一撮撮的香料。而尤其是葫椒，他取的分量最重。

『他們就留下了那一個在那裏，可是？』葛莎問。『他們都沒有遇到危險就回來了嗎？』

『回來的時候，』弗洛蘭答復，『風轉向了，他們被飄到海面上了。一個浪頭打走了他們的一枝槳，而水呢接着一下一下濺進來，那樣怒濺，以至於他們只有專門用手出空船倉的功夫。他們被一隊狂風推送了，被潮水帶引了，就這樣在海岸的對面盤旋，這時候已經吃完了他們那點兒乾糧，連一點兒麵包也沒有剩下。這樣捱了三天。』

『三天！』葛莎在驚愕之中高聲喊起來，『三天沒有吃東西！』

『是啊，三天沒有吃東西，到了東風終於吹了他們登陸的時候，兩人中的一個已經是那樣虛

弱了，他只得在沙灘上睡了一個上午。到傍晚時候就死去了。他的伴侶，在事前便枉自使  
他嚼了許多樹葉子，竟沒有一點用處。」

說到這地方，沃巨斯汀輕輕地笑了一聲，隨後，因為笑了竟不好意思起來，不肯教傍人認作  
她是最沒有人心的，於是支吾地說：

「不是，不是，我笑的並不是那件事，我是笑小羊……您快瞧小羊罷，馬丹。」

葛莎也開心了。小羊，牠的鼻子始終高高地臨着那盤做臘腸的生肉架，牠大概被這肉臘弄得  
不快活並且生了厭惡。這時候，牠立起了，用着急於掩埋自身排泄物的貓的急性子，如同掩蓋那  
盤子似地用爪子搔着桌子，隨後，牠的背對着盤子了，立刻側着躺下來伸腰，半閉着眼睛，在一  
種有幸福的潤滑態度之中轉動腦袋，於是大家都來嘲揚小羊了；大家肯定牠不偷嘴，以及誰都可  
以把肉類擋在牠的爪力可到的地方。可是葛林却很帶慚愧地說起小羊舐她的指頭以及牠在晚餐之  
後擦她的臉而並不咬她。

但是葛莎重新回到要曉得人類是否能  
賺到三天而不吃飯的問題了。這不是可能的。

「不行！」她說，「我不相信這個。我們說到某人『正因餓而死』的時候，這是說話的一個  
方式。實則多多少少總吃點兒罷……否則應當是完全被遺棄的可憐人，絕望的人……」

她也許快要說「不肯白白的賤人」了，但是看著弗洛蘭就此忍住。而她雙脣的微摺和她眼光  
的閃灼，深切地表白了她認為只有乞丐才在這樣的凌亂狀態之下斷絕飲食，而一個能够撐到三天

而不吃飯的人是一個絕對危險的生命。因為，無論如何，從沒有甚麼有聲望的人置身於這樣的位置。

弗洛蘭呼吸不大舒展了，現在。他的對面就是大鐵灶，來那剛剛在那裏面添了幾爐煤，於是這灶就呼呼地響得像是一個在日光下面酣睡的詩人了。熱度變成很高的了。管理豬油種鍋的沃旦斯德，滿頭大汗地監視那些鍋；而萬呂正用自己的柚子擦着額角，等候鍋裏的血好好兒熬透。一陣因營養品而生的瞌睡，一陣充滿消化不良的空氣，在廚房裏浮起來。

『等到那個人埋了他的朋友在沙子裏以後，』弗洛蘭從容地接着說，『他孤零零地走了，直挺挺地向前。他這時所到的荷屬圭亞納，是一個被河流和沼澤隔斷的森林地域。他走到八九天之久，沒有遇到一個有人烟的地方。他感到了死亡在他的四週等候他。時常，腸胃被飢餓挾住，而他却不敢去咬嚼在樹上下垂的耀目的果子；他害怕這些有金屬光澤而肌肉墳起的果子能夠從他們的花叢裏面滲出毒汁來。在許多整個的白天，他一逕從齊密的樹枝穹頂下面前進，碧綠的陰影蒙他與不見一角兒青天，四處全是一片活躍的恐怖。成羣的大鳥從他頭上飛過，帶着翅膀的怕人噪音和突然而起的噓聲，像是一陣陣垂死者的乾嘔；猿猴的騰躍，活物的奔馳，穿過林中很密的地方，在他前面，撞曲了樹的枝條，括下了一陣雨樣的葉子，活像是一口急風；而尤其是那些教他不寒而慄的蛇，在他踏着那種覆着枯葉的活動地面而看見許多纖細的頭出沒在樹根的怪狀糾結之間。某一些角兒，那些陰晦潮濕的角兒，郭郭索索一大羣爬行動物，黑的，黃的，紫斑的，花條

的，虎紋的，便是許多死草，陡然被驚而醒就立刻遁逃。這時候，他停住脚步了，聽見一塊石頭來耽擱這片被他陷入的硬土；他在那地方蹲了好幾點鐘，懷着因巴蛇而生的恐怖，他在林子中間一塊平地的邊兒上，到見了牠，牠卷着尾巴，伸着觸鬚，像一段奇大的搗蒜棒，全身閃出金光。夜間，他爬在樹上睡覺，極小的脣齶聲息都教他不安，自信聽見了一陣無窮藍的鱗甲在黑暗中滑過。他在無窮麻的枝葉之下透不出氣來，陰影瀰漫着一種火爐式的閃熱，一種潮濕的空氣，一種傳播疫病的汗，而其中充滿了芬芳草木的強烈香味。後來，在他終於突圍而出的時候，在他看到好幾點鐘之末，而看見天日的時候，這個人却和一條替他擋住去路的大溪相對了。他下水了，留心鱷魚的灰色脊梁，用眼光搜索醉人的草，等到找着了較多安全的水面，才泅水渡過了那條大溪。上了岸，森林又開始了。另外許多次數，是一些廣闊無邊的肥沃平原，好幾公里之長全蓋着一片茂草，遠遠地青翠得像是一片湖水的光明。這時候，那個人繞着一個大圈子，他只能在探揚地而的抵抗力之下才前進，因為幾乎攀身於這些被他聽見隨着他脚步開裂的笑面平原。巨蟹式的李草，受着層積不已的腐植土所營養，掩蓋了種種傳播疫病的沼澤，種種深不可測的泥淖；而介於這些在灰藍色的廣野上面展開遠到天邊的綠菌之間，僅僅有幾條窄窄的塵揚乾土路，所以若是一個人不肯永久失蹤，就應當認識這些乾土路了。某一天傍晚，那個人的身體已經陷到肚子那樣地深。在他因為想脫險而嘗試的每個動搖中，污泥像升到了他的嘴裏。他於是安安靜靜幾乎睡了兩點鐘。直至月亮出來的時候，他率而能費紛住了一根系在他頂上的樹枝。後來有一天，他終

於走到了一個有人烟的地方，可是手和腳全出血了，傷了，因為遇到了惡性的計畫而發瘋了。他是那樣令人悲憫的，那樣餓傷了的，以至於大眾都怕他。有人從住宅夢想些吃的東西在五六十步之外給他，而同時這住宅的主人却用一枝步鎗守住了門戶。』

弗洛蘭不發言了，聲音驟然中止，雙眼盯着遠處。他不像是只爲自己而說的。小蘋林已經被曉雲制住了，不能自主了，偏着腦袋，勉強使勁睜開那雙可愛的大眼。末了葛呂生氣了。

『究竟，狗才！』他向來那叫喚，『你真是不曉得牽一條豬腸子……在你將來要瞧我的時候，你應當瞧的不是我，而是豬腸子……看罷，要這樣兒。不要動了，現在。』

來雍用右手，舉起一長段空腸子，頭兒上插着一個張開大口的漏斗，左手拖着並讓腸圓繞一隻大的金屬圓盆，同時，葛呂用裝得滿滿的勺子去充填漏斗。烏黑而冒熟氣的肉漿漸漸凝固了那段腸子，接着使牠變成了綿軟的曲線落下來。因爲葛呂已經從灶上端開了那隻桶鍋，他們兩，他和來雍，都變成顯得清楚的了，那孩子，顯出一個瘦而長的側臉，他呢，一副大臉，對着這燐熒的熊熊光明；這光明用一道玫瑰色暎煥了他們潔白的服裝和清淺的臉色。

葛莎和沃巨斯汀注視於血香腸的製造，尤其葛莎，她又繼葛呂之后而斥責來雍，因爲他用指頭夾得空腸子太緊，這樣就送了許多疙瘩，據她說。到了血香腸已經熟了之后，葛呂從密地把牠滑在一隻桶鍋的開水裏頭。他像是完全解放了，只須任憑牠在水裏去煮。

『那個人呢，那個人呢？』葛林輪着眼睛，因爲她不見她表伯說話而覺詫異，又重新低聲

說。

弗洛蘭在膝頭上搖着她，更慢地述他的故事，喃喃的敘述活像乳娘式歌唱。

『那個人，』他說，『逃到了一個大城市。有人開始當他是一個逃犯；他又在監獄裏住了幾個月……後來他被開釋了，他做過各式各種的職業，整理賬目，教兒童識字；而且某一天，他竟以苦工的身份，加入了鐵路的土方工作……那個人始終夢想起他的故鄉。他積下了必須的用費，這時候，他又得了黃熱症。有些人以為他死了，瓜分了他那些兒衣裳……這又不得不從頭再幹起。那個人病得很厲害，他害怕蹲在那邊……末了，那個人居然能够動身了，那個人回來了。』

他的聲音越來越低。終於在雙唇的最後一個顫動之中消滅。小蘿蔔林被故事的結局引起了睡意，終於腦袋搭在她表伯的肩頭上就睡着了。他用胳膊托着她，並且從一種從容的方式，不着痕跡地用膝頭撓着。末了，大家不再注意到他，他就毫不動彈，和那睡着了的孩子蹲在那裏。

這真是好大的火力，像葛呂所說一樣。他從鍋裏提出了血香腸。爲着不教牠浸破又不教牠的頭兒組成一個疙瘩，他用一條棍子去取牠，捲成一捲圓圈兒，托到院子裏，去碰到那些能够教牠快快風乾的木架子上。來麻幫着他，托着那些拖得太長的頭兒。這些成串成條的血香腸，渾身熱氣蒸騰地穿過了廚房，留下了一道到末了能使空氣變重的強烈味道。沃巨斯轉向那些煎在火破裂的泡沫上，迸出一個力量輕微和味道難尋的空氣爆炸。肥膩的氣浪，自從夜的開始之時就上

勝了；現在，牠淹沒了煤氣燈，充塞了屋子，流到了各處，使葛呂的和兩個學徒的身上的白衣服  
擋入一陣烟霧之中。葛莎和沃巨斯汀都起立了。全體都是呼吸追促的，好像剛剛吃得太飽一樣。  
沃巨斯汀抱起正在酣睡中的葛林上樓去了，葛呂歡喜自己收拾廁房，就教沃巨斯德和來雍都  
去休息，一面說他等會兒去收血香腸進來。這學徒滿面嬌紅地退出去了；他早已在自己的襪衣裏  
塞進了將近一公尺之長的血香腸，這東西應當正要清盤。後來，葛呂兩夫婦弗洛蘭單獨相當了，  
他們都保持了沈寂。葛莎立着，吃着一段滾燙的血香腸，她用牙齒從容咬着，張開了那合美麗的  
雙唇使得全不受燙；末了，那烏黑的一段漸漸走到那朵玫瑰花兒裏面去了。

『倒也好，』她說，『踏爾葵第女人的不講禮貌，真是失算了……牠味道真好，今日的血香  
腸。』

有人敲着巷子裏的門了，伽瓦爾走進來了。每天夜間，他總在勒畢格爾的店裏睡到半夜，他  
到這裏來，是爲關於海鮮館的視察位置討一個確定回音的。

『您們總明白，』他用說明的口吻說，『麥薛拿爾抹克不能再等了，他眞地是過於生病……  
弗洛蘭應當打定主意。我曾經答應他，明天一大早送個回音去。』

『但是弗洛蘭肯接受。』葛莎安靜地回答，一面又在血香腸上面重新咬了一口。

始終沒有離開坐位的弗洛蘭，受了一個異樣的窘迫，於是空自費了氣力立起來提出抗議。  
『不行，不行，』熟膳店的女主人接着說，『這是說妥了的……大家瞧瞧罷，親愛的弗洛蘭，

您從前也痛苦敷了。那真教人發抖，您剛才敘述的那件事……現在正是您選擇規律生活的時候了。您是一個正經人家的子孫，您受過教育，而用真正的乞丐方式在路上奔波，那是真正不大適宜的……在您這樣年齡，孩子氣的舉動是不再容許的了……您以前幹了些兒胡塗事，然而，旁人將來會忘了那些，會對您原諒那些。您重新到固有的階層裏，回到有德行聲望的人的階層裏，您將來像大家一樣兒生活，末了。』

弗洛蘭聽着她說，受驚了，我不着一句話了。她原有理由，大概。她是那樣清潔的，那樣安詳的，何能想幹壞事。而他這個乾瘦的漢子，這個斜視的和黑色的倒影，應當是禪惡的並且夢想着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到這時候，他竟不曉得他為甚麼堅持到這步田地了。

但是她滔滔地繼續發言，把他責備得像是一個屢犯錯誤而被人以武裝警察相威嚇的孩童。她是很冇母儀的，找着許多很能使人信服的理由。後來，如同最後的概括式的理由：

『請您替我們做這件事罷，弗洛蘭，』她說。『我們在街坊上得着一個相當的地位，這就強迫我們非多多少預留地步不可了……我害怕有人減弱我們相互間的關係。然而這個位置却定然可以調整一切，您將來定然是一個人物，您並且定然給我們增光。』

她變成溫存的了。一種飽脹作用充滿了弗洛蘭的胸膈，他像是被廚房裏的這陣味兒蠱透了，牠正用充塞在空氣中的全部營養資料來營養他；他已經滑入肥膩環境中的那種不斷消化作用的舒服的懦怯性裏了，自從半個月以來，他就這樣地中生活。這就是在表面，千百種由生長不已的

脂肪構成的選擇，一種由舒適生活而來優性侵入，一種屬於小商人式的和綿軟的甜蜜味道。在這種已過半夜的時間，在這屋子的熱度裏，他種種準備，他種種意志，都在他心裏融解了；覺得很已由於這樣寧靜的夜間聚會，由於豬油和血香腸的香氣，由於那個在他膝頭熟睡的胖濶林，竟很疲勞了，以至於受牽制於願意重過另外一些相類而使他增加脂肪的夜間聚會了，願意重過一些了無結局而使他增加脂肪的夜間聚會了。而尤其是小羊決定了他。小羊深沈地酣睡，肚子朝天，一隻腳壓在鼻子上，尾巴擡過盡着腰如同是給牠做遮護之具；牠是帶着那種屬於誰的幸福而酣睡的，以至於弗洛蘭向牠端詳而低聲說道：

「不行！這太笨了，到末了……我接受。請您說我接受罷，伽瓦爾。」

這時候，嘉夢正吃完了她那份血香腸，從客地，在自己的圍腰的邊兒上，擦着自己的手。伽瓦爾和葛呂同弗洛蘭慶賀他的決定，而嘉夢就在這當兒替她的大伯子預備蠟燭。總而言之，應當有一個結局，政治上的冒險是沒有營養力的。末了，她起立了，點燃了蠟燭，用她那副聖牛式的寧靜而美貌的臉兒，在一種滿意的神情之中瞧着弗洛蘭。

## 第三章

三天之后，種種形式都辦好了，處裏幾乎在閉了眼睛的情形之下，批准了弗洛蘭以代理人的  
簡單名義接替麥薛草爾；並且伽瓦爾也同着他們張羅。等到他和弗洛蘭單獨走上人行道的時候，就用騎廂在他的肋骨上拐了好幾下子，默默地露出笑容，眼睛帶着輕侮意味眨了幾眨。那些被他在時流河遇見的警士們，在他看來大概是可笑的，因為，在他們跟前經過而背部就像有了一次巨大的情形，一個爲男子忍住笑聲不向他人當面爆發時候所用的暗嘴慾態。

一到形式辦好的次日，麥薛草爾就開始向新的觀察仔細說明工作的內容。他費了好幾個早上的光陰，引導弗洛蘭去在那種將要被他監視的喧噪世界之中走動。這個被伽瓦爾稱爲「可憐的」韋耐第是一個矮子，面色灰白，時時咳嗽，包着佛蘭絨，圍巾，圍鼻，拖着多病孩子樣的瘦腿子在魚市的新鮮潮濕之中和流動的水中慢步。

第一個早上，弗洛蘭七點鐘到那裏的時候，眼花撩亂，頭腦發昏，自己認爲毫無出路。繞着

那九座叫貨台子，已經有許多轉販者徘徊，而職員們却才帶着簿據走到，許多寄貨的代理人身上的斜掛着皮包，坐在賣貨辦公室跟前的椅子上等候收錢。在那圓被台子剛住的地方，乃至於延及人行道上，都有人卸貨出貨。沿着一帶方石板上，堆積無數的小籃子，一疎懶亂到的木桶和提籃，許多疊成垛兒而任憑水分外流的盛淡羹的麻袋。配貨員，很忙懶的，跨過種種堆積物，一伸手就提去壅在小籃子裏的麥草，活潑地出空其中的包藏，並且接連就扔掉；後來，又找尋那些裝魚的圓籃子，一伸手就分配成組，顯出手腕的便利。到了這些圓籃子排好了之後，弗洛蘭竟能相信一羣同類的魚最近在人行道上「擗淺」了，而且帶着玫瑰色的蝴蝶光，血紅色的珊瑚光，乳白色的珍珠光，海洋裏的一切蒼白的銀光和一切變幻的閃光，作最後的掙扎。

五光十色，仗着下網的偶然，海洋深處收藏神祕生命之所的產物全被人帶過來：鱈魚，小鱈魚，灰色比目魚，斑紋比目魚，素紋比目魚，這些平凡的鱈族，一律都是在深灰色之中帶些銀白色的點綴；海鰻，這些大蛇樣的東西，像泥泥樣的深藍，眼睛小小兒，身子滑得像是蠕動而依然活着；方板魚，闊而圓，灰白色的肚皮鑲着淺紅色的邊，肥碩的脊部拖着可以挽結子的尾巴，全部滿佈着夾在古銅色條紋之間的硃砂點，細膩如蠍蟹樣的晦暗堅硬的色調；海狗魚，圓頭，中國玩偶式的大嘴，觸鬚樣的短肉翼，這大概是些用牠們的汪汪之聲去守護海窟寶藏的怪物。隨後，有種種漂亮的魚，分別種類擺在每一個柳條盤子上面：薩門魚，帶着發散的銀光，鱗甲像是一片片新近用鑿子鑿出來的璀璨金屬；圓鱗魚，鱗甲格外健壯，鱗紋格外粗獷；大比目魚，大斑比

目魚，斑點深海，白得像是凍了的牛乳。金槍魚，光潤得像是塗了漆，儼然一個個的黑牛皮的袋子。圓形的青比目魚，張開一個大嘴，使人想起一個細人在垂危的口呆目瞪狀況之下呼吸的疲勞。最後，各處都是成對的小比目魚，灰色的或者是金黃色的，很迅速地增加數量；沙鰷，瘦削的，硬挺挺的，像是一些削下來的鰓片兒。海青魚，微微地搖着銀光的細鱗，顯出尾部凌血的致命傷口；富於脂肪的海鯨魚，染着朱紅色的暈彩，而金色的春南魚，背部列着黃而綠的條紋，襯出腹部那些閃閃灼灼的蠟鈎質發亮，而白肚子的玫瑰色火魚，頭部集中於簍子的中心，尾巴部向簍外輻射，構成了珍珠般白和硃砂般紅相錯而成的怒發奇花。此外還有肌肉鮮嫩的石紅魚，青色的海鯉魚，成桶而帶着碧眼石反射的黃魚，成範的香魚，這香魚籃子都是小小的，清潔的，漂亮得像是盛放草莓的籃子，放出一種紫羅蘭味的謠香。同時，淡紅蝦，青蝦，在長形的簍子裏，從牠們清淺色調之中，用牠們成千累百的眼球，點綴無數難於察覺的黑玉顆粒；芒刺惡張的大海螺，黑殼的龍螺，都依然是活的，用牠們那些已被挫折的腳郭緊緊捆扎。

弗洛蘭聽不清楚麥克萊爾熱克的種種說明。一條太陽光線，從那有遮蓋的路面頂棚的天窗裏落下來，點燃了這些被太空洗滌的寶光，在鱗族介族的肉體的各種色調之中，譬如黃魚的碧眼石色調，春南魚的蠟鈎色調，石紅魚的黃金色調，海青魚的銀銀色調，薩門魚的大銀片色調等等之中，融和輝映而成虹采。這正像甚麼海國王庭的無數領在地上的百寶箱，全是一些希奇古怪而迷避用途的首飾，成流的和成塊的項圈，巨蟹式的手鐲，碩大無朋的扣針，燦爛的珍寶。在方板魚

的和海狗魚的脊上，許多鱗片的紫紫兒的，綠綠兒的大顆寶石，嵌在一片黑黑兒的金屬中間；而沙鹹的瘦削樣子，香魚的尾和腹鰭，都有珍貴寶石的美妙風度。

但是，拂到弗洛蘭臉上的，却是一陣清鮮的微風，一陣爲他帶來鹹鹹的海風，腥味兒的和鹹味兒的。於是他回憶到圭亞那的海岸橫渡中的好天氣了。他現在覺得一個正伯潮水已退而海灘在日光之下冒氣時候的海灘就在目下；赤裸裸的巖石沒有水痕，粗沙碎石逆出一疎濃厚的海洋味道。他的迴憶，魚類從很清鮮的大氣裏，顯出一陣好的芬芳，這陣略帶腥氣具有興奮力而每每擾亂消化力的芬芳。

麥薛草爾辣克嘆噓了。陰濕的空氣侵了他，他格外密切地包裹他的圍鼻了。

『現在，』他說，『我們到淡水魚的市場上去。』

那地方，正在鮮果館的旁邊，朗布多街的後面，叫賣的台子繞在兩座被鐵欄隔出明顯的鼻子的圓形魚池之間。許多鵝頸式的紫銅水管，注出纖細的水泉。在每一廝裏頭，有淡水大銀的混雜顛動，有鯉魚黑黑兒的背部組成的活動之層，有鰻魚的舒開而又捲縮的糾結。麥薛草爾辣克又受了一陣強烈的喉嚨的襲擊了。陰濕的空氣是較爲可嫌的，一種來自溪河使人發倦的氣味，一種來自那停在沙灘上面晒熱了的水使人發倦的氣味。

這天早上，德國淡水大螺，成箱成籃地到得很旺。美國的和荷蘭國的種種白鱗的魚，也充塞了市場。有人解開了那些從來因河運來金色鯉魚，魚身上的金屬性的紅暈以及和紫銅色景泰藍相

似的鱗甲，真是那樣的美；大的梭魚，河流裏的惡盜從鐵青色之中伸長牠的罪惡的嘴；鯉魚，謫淡而肥碩的，如同一段斑駁陸离的古銅。在這些嚴肅色象之中，許多隻的鱸魚和鱈魚，許多組的石斑魚，許多堆的通常長尾魚，用撒網捕來而身體平直的魚，顯出了活潑的白色，背部鋼青而漸漸褪淺直到腹部竟成透明的白色；末了，長鬚魚，雪樣的白，真是這羣係大靜物的光波的尖鋒符號了。慢慢地，在這兩個魚池裏，有人傾下了許多袋的小腥魚；這些魚圍着自己的身子轉了幾下，平靜了一下子，隨后去了，失蹤了。許多隻的小鰻魚，集團似的被人傾出來，如同糾成一個結子的蛇羣落在羅子的底部；其中那些肥的，那些像孩子胳膊那樣粗細的，抬起嘴袋，立刻用鑽入荆棘叢裏的小蛇的柔滑勁兒鑽入了水裏。而鑽在魚籃的柳條上面，許多自從一大早已入乾塘境界的魚，都在種種喧譁的中央逕延地等候死亡；他們緊縮腹部，如同吸入陰濕空氣似地張開了嘴，而這類鮮默的打噎，每隔三秒鐘，必然過度地發動一下。

這時候，麥薛莫爾薩克已經引了弗洛蘭走向海鮮館叫賣台前去了。他教他從容走動，給了他種種很複雜的詳情。在館內的三邊，那九張叫賣台子的週圍，波浪樣的羣衆都聚在那裏，以至於台子的界外全是攢動的人頭，聽受那些高高上坐執筆紀錄的夥員的領導。

不過，弗洛蘭問：「這些職員是不是全體屬於經紀人的呢？」

於是，麥薛莫爾薩克就繞着人行道，引他到一座叫貨台子的圈子內部去。向他說明鋪設部門以及那所魚肆，鼻孔被魚腥弄髒的黃色木頭大辦公室內的人員。最高的處所，在那間裝了玻璃的

小屋子裏，州政府的稅務人員登記叫賣添價的數字。略低一點，坐在高脚的椅了上而雙手摩着窄的桌子的，有兩個爲經紀人管理交易目錄的婦人。台子是雙面的，每一面，在那張沿著辦公桌子之前伸長的石頭桌子的一端，一個叫貨員擺上許多籃子，標出每組和一些「大件頭」的價格；而那兩個管理目錄的，正在這叫貨員的上頭，提着筆桿等候公開買賣。末了，他向指着圓子外部對面，在另一座小的黃色木頭屋子裏，出納員，一個瘦削的老婦人，正在整理一垛垛的大綢緜和一垛垛的五佛郎銀幣。

「有兩個稽查，」他說，「一個是麥因州政府的，一個是巴黎警察廳的。各經紀人，由廠裏委任，並且受他的監察。市的行政方面，對於各項買賣，收取一道稅款。」

他繼續用他那種小而冷的聲音，細述這兩個行政機關的事關。弗洛蘭幾乎沒有聽他。他端詳他對面那張高椅子上那個管理交易目錄的女職員。這是一個栗色頭髮的高大女子，年紀約在三十歲光景，兩隻大的黑眼睛，神情很現沉靜；他伸長了指頭，顯出受過教育的姑娘姿態寫字。

但是他的注意，却被叫貨員的尖聲音轉了方向，這一個正提出一條漂亮之至的比目魚開始增價。

『有人出了三十個佛郎！……三十個佛郎！……三十個佛郎！……』

他在各種聲調上重述這數字，跳躍地升到一個奇異的音階。他是個駝子，歪着臉，蓬着頭髮，繫着一件圓襯式的圍裙。並且猛烈地伸長了那雙胳膊，眼睛像火似的發光。

『三十二個！三十二個！三十二個！三十三個半！……三十三個半！……』

他喘息了，側轉了那隻籃子，推向石桌子的前端，這時候，一些女魚販子都變着身子，輕輕地用指頭撫摸那條比目魚。後來，他重新帶着一種新的威風來撲滅前功了，用手勢向每個增價的人發出一個數目，把那種細微的標識，譬如舉起的指頭，展開的眉毛，前伸的嘴唇，眨動的眼睛，並且這個隨帶一種那樣的迅疾態度，一種那樣的含糊態度，以至於弗洛蘭跟不上他，並且在這駝子用一道較有唱歌意味的聲音，摹仿唱聖詩者唱完一篇聖詩所用的委態平等地唱着的時候，他還摸不着頭腦了，駝子唱的是：

『四十二個！四十二個！……四十二個佛郎這條比目魚！』

最後增價的，就是美貌的諾爾恭第女人。弗洛蘭在那一行排在那條使販貨台隔作內外兩部的鐵欄杆前面的女魚販子之中認出了她。早上原是有涼意的。在那裏看得見一個由圍巾構成的行列，一個由雪白的大圍裙構成的展览会，而且這些服裝因為寬大的肩部胸部腹部形成得圓闊的。整個裝成綢紋的高高兒的髮髻，雪白而又細膩的皮膚，美貌的諾爾恭第女人，在許多繡着一條絨布的粗亂的丫角的，許多酒糟鼻子的，許多像是破罐子樣的面目的中間，擺出了她那個用花邊綉成的領結。她也認出了馬丹葛呂的表弟兄，她因為在這裏看見他而詫異了，竟至於切切地和她身邊的人談起這件事。

人聲的喧囂，聽得要薛草爾擦克不能繼續的種種的說明了。在鋪路的方石板上，有些人，用

一些像是從頑大無朋的傳聲筒傳出來的冗長的叫喚，報告種種大魚；尤其是某一個，他用一腳發  
踢而又折斷以致某市場的頂棚因而震動的狂號，號着『淡菜！淡菜！』許多撞倒了的盛淡菜的口  
袋，正撒到籃子裏來；於是就有人用鏟子出清了其餘的。許多魚籃子排行列了，方板魚，小比  
目魚，春南魚，海鰻，葵門魚，在脣起脣出的混亂聲浪和那使得鐵欄杆發懾的女魚販子的強姦情  
勢之間，被那些配貨員運了來又運了去。那個叫貨員，那個駝子，他發動了，向空中揮動他那雙  
乾癟的胳膊，向前張起他的下巴，到末了，他立在一張凳子上，受了那些由他自己迅速地搬出去  
的金珠般的數目字的鞭策，嘴巴歪了，頭髮迎風飄動了，從他那條乾了的嗓子裏，只擠得出一陣  
不可辨認的呼嚙來。再上一層，就是市裏的稅務員，一個矮的老頭子，整個的腦袋包在一條人造  
黑羔皮的衣領之中又壓在一頂黑絨平頂便帽之下，因而只露出一個鼻子來；而那個管理交易目錄  
的大個兒黑頭髮女職員，坐在她的木頭椅子上，平平安安地寫着字，那雙眼在略被寒氣凍紅的臉  
兒上的眼睛，在駝子那陣沿著她裙子上升的發嘎噪響之中，簡直沒有眨一下。

『這羅革耳是了不得的，』麥蘿草爾辣克在微笑之中喃喃地說。『這是市場裏最好的叫貨員  
……他可以把一隻桂底叫得出一對小比目魚的價。』

他同着弗洛蘭回到館裏了。重新再經過淡水魚的叫貨台前。發見這裏的增價較為冷落，他告  
訴他說這種交易正低下來，說法國的內河漁業正在很危險的狀況。一個叫貨員，黃頭髮的矮子，  
毫無表情的動作，用一陣單調的聲音叫賣配成了組的鱸魚和淡水大蝦；同時，沿着那兩座養魚

池，那些配貨員用短柄的網子做捕魚的工作。

這時候，喧鬧圍着交易的辦公室升上來了。麥薛草爾辣克用全部的自覺心來識指點者的任務，用雙手的動作推開一條道兒，繼續教他的接替人在叫賣增價的最熱烈的情況之中散步。那些大規模的女販子都在那裏安安靜靜的等候漂亮的大件頭，把金槍魚比目魚薩門魚放到搬運夫的肩上。在地面上，各個的魚商，在互相之間分拆那些合夥買來的整隻的海青魚和小無比目魚。還有些中產階級，遠遠區域裏的甚麼倚賴定期進款度日者，從早上四點鐘就跑了來買新鮮魚，而結果在公開價目之下，花了四十或五十佛郎買了整整一大組海鮮。以後再去花整天的光陰讓給相識的人士。忽然，擁擠的傾向從人羣的角兒上鑽出來。一個女魚販子因為過壓得太緊，舉起拳頭，破口大罵，突出了重圍。後來，濃密的人牆又合攏了。這時候，弗洛蘭本已感到呼吸困難，就聲明他已經看够了，他已經明白了。

當麥薛草爾辣克驚慌地走出重圍時，他們却和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勞面相遇。她在他們跟前立著不走；後來，用女王式的神氣道：

『是不是的確打定了主意，麥薛草爾辣克，您和我們分手嗎？』

『對的，對的，』這個矮個兒說，『我預備到鄉下去休息，到客拉麻爾去休息。魚的味兒像是教我生病……請您認識這是給我接手的麥薛弗洛蘭。』

他一面介紹弗洛蘭一面折轉了身子。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氣得不能呼吸了。而弗洛蘭在離開

的時候，覺得聽見她對附近那些女人帶着忍住的笑聲喃喃地說道：「這也好！我們可以開心了，那末！」

女魚販子們佈置她們的陳列了。在每一條大理石的台子上，角兒邊的那些水管子都同時流出大量的水來，這竟是一陣狂雨的喧噪，一陣且鳴且進的湍流；並且從這些傾斜的台子的邊兒上，許多大水點兒慢慢地流，帶著冷泉的和鳴落下的，連同泥濘流到小路上，在那裏，許多小溝流着聚在一個容受之區，又分做無數支流，向朗布多擣走下坡去。一層潮濕的水氣上升了，一陣灰蒙蒙的雨點向弗洛蘭的臉上吹來新鮮的氣息，這是懷素已認識的海風，潔而富於鹹味；他在第一次看見魚的陳列時，重新尋着了玫瑰色的螺鈿，殷紅色的珊瑚，乳白色的珍珠，海洋的一切青而綠的清淺色彩和一切閃灼的光芒。

這第一次的早景教他很遲疑了。他后悔以前在葛莎跟前讓了步。一到第二天，他逃出了廚房裏的油膩性的麻醉之後，竟帶着一種幾乎使他含淚的激烈態度責備自己是個懦夫。但是他不敢收回自己的語言，因為葛莎有點兒教他害怕；他看見了她嘴脣兒角上的摺痕，她美貌的臉頰兒上的無聲埋怨。他認為她是個過於嚴正和過於完備的婦人，何能受人反對。幸而加瓦爾教他感得了一個可以安慰他的意見。就是麥蘇草爾引他在叫賣中間散步那天的當晚，他引了他到外邊，用許多故意省略的話氣向他說明這個「窮鬼」不是幸運兒。後來，在對於政府之不能保證公職員的身後而只以辛苦殺人下了許多批評之後，他才決然和他商量，說他倘若留下一部分薪水給前任觀

察費，那就是仁慈的表現。弗洛蘭快樂地接受了這個主張。這是太公平了，他自認原是麥薛拿爾  
林克的暫時代理人；此外，他呢，本來絕無所需要，既然食和住都在他兄弟家裏。伽瓦爾又說倘若在每月一百五十佛郎的薪水上面，讓出五十佛郎給他就是很漂亮了；末了，他壓低了聲音，教他注意這辦法是不會延長多久的，因為這個倒運的人真地是肺病入了骨。商定的辦法：就是弗洛蘭將來去會這個倒運的人的老婆，和她接洽以免她丈夫難堪。這個善意的行動教他心安了，他現在用一種犧牲的精神接受了職務，並且終身踐約。不過，他教這個家禽商人發誓不把這辦法告訴傍人。而這一位剛好對於葛莎也有一種泛泛的畏懼，所以他竟把這件很可尊敬的事誇莫如深了。

於是整個薰臘店皆大歡喜了。美貌的葛莎對於大伯子很表示友誼；她早早地催促他去睡覺，使他早上能够起床；她為他預先留下很熟的早點；她再不因為和他在人行道上談天而感怒呢，在，他戴了一頂金邊的制帽了。葛呂因為這些好的調處而心花怒發了，以前他在晚飯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決然坐在阿哥和老婆之間。晚餐每每延長到九點鐘檯面却由沃瓦斯汀照顧。這是一種長久的消化作用，時或鐵樹坊上的新聞以及薰臘店女主人對政治所下的實利判斷所切斷。弗洛蘭也免不了談及海鮮交易的是如何的。他漸漸壯志消磨了，達到欣賞這種規律生活的幸運的境界了。這座海黃色的飯廳自有使他一跨門限就被軟化的中產階級式的溫馨和明淨。而美貌的葛莎的種種注意，竟在他的週遭布下了一層和暖的羽絨，使他的肢體都深入那裏面。這真是一種屬於絕對親暱和尊嚴的光陰。

但是伽瓦納認為萬呂格拉台勤店裏的內容過於酣睡。他固然原諒葛莎對於皇帝的同情，因為他說過永遠不和女人談政治，並且無論是從任何方面去看，葛莎竟是一個使自己商業光鮮地發展的很有德望的婦人。不過，從興味上着想，他要跑到麥薛勒畢格爾的店裏消磨夜間的光陰，在那地方，他遇得着一小羣和他政見相同的朋友。所以在弗洛蘭得了海鮮館的觀察員職務之後，他就引他遠遠，帶他到那裏過了好幾點鐘，算他來過單身漢子的生活，因為現在他有一個位置了。

麥薛勒畢格爾開了一家很漂亮的——不妨說是完全近代式的華美的——店子。坐落在陀螺街的右邊拐角兒上，正對着朗布多酒，門外幾隻漆漆的木桶裏種著四枝諸威的杉樹，對於萬呂格拉台勤那片大規模的烹調店，牠是一個裝得上相類的。許多明亮的鏡子，照着那脚被許多描在淺綠色牆上的枝葉花果串兒所裝點的鏡子。地面上鋪的石材，都是黑白相間的大型方板。廳子的底部，地窖子的大窟窿正開在那座鋪着紅毯子的螺旋梯子的下頭，這梯子可以通到二樓的台球室。不過，尤其要描有手邊的櫃台，帶着那一片反射銀光可以說是很富麗。櫃台的基礎是用紅大理石和白大理石相間砌成的；上面垂着裝着一幅凸出的高高兒的鋒板做邊緣，用一層閃灼的光采，用一鋪金屬性的罩子樣的東西繞着牠，儼然像教堂裏的一座身披錦織的聖詩台。台的一端，許多盛熱葡萄酒和蜜酒而盤着銅件的磁壺，在一座煤氣小火爐上酣臥；另一端，一座大理石的自來水管，很高的，很費了彫刻的，無休止地任憑一線那樣繼續不斷似如固定的清水落入一個水槽。

中央，在三片鋒板斜坡兒的中心點，開下一個供冷卻和洗滌兩個用途的池子，其中許多受了鎌傷的大玻璃瓶排出成行的青綠色長頸。隨後，許多自成行列的各種玻璃盃佔住了兩旁的地位：盛燒酒的小盃，盛葡萄酒高腳盃，盛果子酒的碟盃，盛阿白三特酒的特種盃，盛啤酒的紅形大盃，各種高腳大盃，全體都是底部朝天覆在台上，用清潔的色調映出櫃台的光明。左邊，還有一口架在架子上的且耳曼合金水罐。而右邊，一座相類的水罐圓圓地緊插着一排小茶匙。

平常，麥蘇勃畢格爾在櫃台裏面鎮守，坐的是一條蒙着紅皮的小凳子。他手邊有各種甜酒，許多從一座爬山虎式架子的那些窗縫裏露出半身的切花玻璃瓶；他自己那副圓圓的脊梁，靠著那方占住整塊櫃板地位的大鏡子，這鏡子前面，另有兩層用玻璃板構成兩個小的陳列架子，陳列了許許多多的玻璃瓶罐。在其中的一架上面，是水果酒罐子，有櫻桃，有李子，有桃子，顯出牠們的豔滑色調。在另一架上面，介於那些形勢對稱的餅乾包裹之間，許多色調鮮明的小瓶子，六綠的，嫩紅的，嫩黃的，使人渴想種種不知名色的甜酒，種種具有一種美妙晶瑩性的花露酒。這些小瓶子像是懸空的，在大鏡子的白色微光的中間照耀得如同着了火。

爲着要使這店子像是一爿咖啡館，麥蘇勃畢格爾在櫃台對面靠牆的處所，安置了兩張漆好的小鐵桌子和四張椅子。一掛分出五個燈頭而頂着磨花圓罩的煤氣燈從承盤板上懸下來。牛眼，一座鍍金的時鐘，安在左邊一個嵌在牆裏的架子的頂上。後來，在底部，有特別雅座，一隻屬於店房裏而用白漆描成方形圖案的玻璃格扇隔開的小角落；在白天，一扇向着陀螺街面開的窗子用一

道昏濛的光照射着牠；夜間，一支煤氣燈頭，在兩張漆成大理石花紋的桌子上燃着。就是這地方，伽瓦爾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們每天在晚餐之後來聚會。他們如同在各自的家裏一樣守在這地方，久已教店主人養成了爲他們預留座位的習慣。每逢最後到的那個人拉上了玻璃格扇的門，他們都知道自身已經謹防得很週密了，於是他們就很直接了當地談到「掃蕩的大事」了。沒有一個顧客敢於進去。

第一天，伽瓦爾向弗洛蘭說了些兒和勒畢格爾有關的詳細情形。這是一個可敬的人，有時也來和他們喝他的咖啡。他們在他面前並沒有甚麼不方便，因爲某一天他說過自己在四十八年被人打敗過。他不大說話，像是笨笨兒的。這些麥薛們中的每一個，在沒有走進雅座之前，半途上必定從那些酒瓶酒壺的頭上和他靜默地握手一次。而最常見的，在他坐的那條紅皮凳子上面，他旁邊還有一個金黃頭髮的矮小婦人，一個由他在那個時候桌子和球台的白圓裙堂倌之外，屈來照着櫃台的女店員。她名叫格斯，是很溫和的，很聽指揮的。伽瓦爾眨着一隻眼，向弗洛蘭述及她之處店主人的指揮拙得範圍很遠。並且這些麥薛們都指定要格斯伺候。她所以在這個政治討論最爲狂烈的環境中央，帶着謙卑而又快樂的表情出出進進。

在這家禽商向他的朋友們介紹弗洛蘭的那一天，他們走進這個隔了玻璃的雅座只看見一個五十來歲的麥薛，這麥薛的神情是從容而善思的，帶着一頂不甚清潔的帽子，穿着一件栗色的大外套。他對着一滿盃啤酒，把下頰擰在一根粗大藤手杖的象牙挽手球兒上，他的嘴完全埋沒在那

一部濃鬚之中，以至於他的臉像是啞的和沒有嘴唇的。

「怎麼好，魯平？」伽瓦爾問。

魯平沈默地伸出了一隻手，沒有回答，兩眼却依然因一陣寒喧式的空泛微笑而保住溫和的神情。後來，他重新把下頰攏在手杖的象牙球上，從那盃啤酒的上面向弗洛蘭端詳。這一個，早因避免種種危險性的失言，教伽瓦爾發誓不說他的歷史，所以他從這位濃鬚麥薛的謹慎態度之中看見了些兒不放心，倒沒有甚麼不快活。不過他弄錯了。魯平從來不說多話。每晚一到八點，他永遠首先就到這雅座裏來，向同一的角兒裏坐下，不丟開他的手杖，不脫去他的帽子，也不脫去他的外套；誰也沒有見過魯平的腦袋離開過帽子。他蹲在這地方，靜聽傍人議論，直到十二點鐘為止，花四個鐘頭去喝乾他這盃啤酒，接續端詳那些說話的人，彷彿他的達官就是他的雙眼。弗洛蘭在後來向伽瓦爾問起魯平身世的時候，伽瓦爾像是對他估量得很高：這是一個很有力量的人；他沒有能够明瞭地說他在那裏曾經翻過手腕，却認他是一個最為政府所忌的反對黨人。他住在聖德尼橋一所從沒有誰進去過的房子。不過這家萬商人却說自己曾經去過一回。漆了的地板都鋪着綠的條紋；家具都蓋上布罩子，還有一架白玉石座子的大鐘。馬丹魯平，他相信看見她在兩張門當中的背影，應當是一個很講規矩而挽着英國髮髻的老祖母；然而他却不能肯定。旁人不明白何以這個人家竟住在一個商業區的喧鬧之中；家長一點甚麼也不做，到些不為人所知的地方消磨光陰，用些不為人所知的東西消磨生活，每天夜晚，如同因為在大政極峯之上旅行一次而樂極生倦

似地綴出蹤跡來。

『喂，這篇御製演說，您可曾看過？』伽瓦西在桌上拿起一張報紙問。

魯平聳着肩頭。但是玻璃格扇的門猛然響了一下。一個駝子進來了。非洛蘭說得這就是叫賣台上的駝子，他乾淨地洗了兩只手，整潔地換了衣裳，並且圍着一條紅的領帶，圍系的一端垂在駝背上面，活像威尼斯風盤的后襟。

『哈！羅革耳來了。』這家禽商人接着說。『他就要向我們發表他對於御製演說的感想，他。』

但是羅革耳却是怒氣衝天的。他在掛他的帽子和圍兜的動作裏幾乎拔下了那只掛鈎。接着就激動地坐下來，砰地在桌上一拳，扔掉那張報紙一面說道：

『我要看這東西，我，他們這些謊人的鬼話！』

後來，他大聲嚷道：

『誰也偶然見過這種如此不顧大眾的老板們！我花了兩點鐘去等我的薪水。我們在辦公室裏一共是六十人。好，對啦！你們站着多等一會兒罷，我的羔羊……麥蘚馬努里到末了總算來了，坐着車子，從甚麼女人家裏來，還用多說。這些官兒，這是打劫，這是拿人開心……並且他給我的，全數還是大個兒的零錢，還只公猪。』

魯平用一個輕微的眼皮動作來想讓羅革耳的爭論，那駝子，陡然，找着了一個犧牲品。

『格斯·格斯！』他身子倒到雅座外面喊着。

後來，到了這青年婦人渾身發抖站在他對面的時候：

『喂，怎樣！甚麼時候你才肯睡着我！……你看見我進來，又不拿我的冷咖啡給我！』

伽瓦爾另外叫了兩份冷咖啡。格斯連忙在雞革耳的嚴厲眼光之下——他像是考察這幾只玻璃盃和這些盛糖的小盤子——端正了這三份消耗品。他喝了一口兒，暗暗寧靜了一點。

『大概沙爾威，』他在休息一會兒之後這麼說，『他應當為這事受罰了……他在人行道上等齊克萊曼司。』

但是沙爾威跟在克萊曼司的後面進來了。這是一個多骨的大個兒青年，胡須刮得很仔細，瘦瘦兒的鼻梁，薄薄兒的嘴唇，住在呂森佛公國後面的瓦凡樹。他自稱是為人補課的教師。在政治上，他是海貝爾派的激烈分子。頭髮是長而曲的，破舊外套的翻領是異常下垂的，平常他表示自己是崇拜約法會議的人，帶着一套口若懸河的尖刻論調，一肚子異樣高深的博學，時常打倒他的對方。伽瓦爾早就害怕他，却沒有說出口過；遇着沙爾威不在這裏的時候，他要告他真地前進得太遠。魯平用眼皮費同一切。儘管羅革耳有時在工資問題上面，和沙爾威堅持。不過沙爾威始終在團體裏保持獨裁的地位，因為他是最有權威的和最有智識的。自從十多年以來，克萊曼司和他就共同在種種費過財論的基礎上，根據一種彼此嚴格遵守的契約而結婚似地過活了。那洛蘭蒂清點兒詭異端洋道青年婦人，終於認起自己在某處看見過；原來她不過就是那個仲長了指頭指出

受過教育的姑娘姿態寫字的管理交易目錄的栗色頭髮女職員。

格斯跟着這兩個新客的鞋跟進來了；她默然在沙爾威面前放了一大盞啤酒，克萊曼司面前一個托盤，於是克萊曼司着手鐵盤地調和她那份名叫格洛格的混合飲料，她先用小勺子搗碎那點兒檸檬，接着就倒了些兒熱水在那上面，加了些兒糖，參考那只盛魯燒酒的瓶子的深淺斟了些兒魯燒酒，免得超過那一小盞的規定分量。這時候，伽瓦爾向各位麥薛介紹了弗洛蘭，特別是向沙爾威。他對他們暗示彼此都是教師，都是很能幹的人，將來彼此互相和洽。但是這可以相信他已經犯了點兒失言之病，因為全體握手之時，都依照瓦匠共濟會一種方式彼此使勁地互相緊緊握住指頭。沙爾威本人幾乎是和藹可親的。並且大眾都避免任何隱語。

「馬努里是不是拿了零碎現款給你付薪水？」羅革耳向克萊曼司問。

她說了一聲「對的」，接着就拿出幾個捲兒，打開來其中全是一個佛郎和兩個佛郎的銀幣。沙爾威瞧着她；雙眼跟着這些由她點清內容就一捲一捲收入衣袋的捲兒走。

「應當結清我們的數目，」他低聲說。

「一定，今天夜晚，」她喃喃地說。「並且這應當彼此平衡。我同你吃了四次午飯，對嗎？但是我曾經借給你一百個銅蘇，上一年呢。」

感到了詭異的弗洛蘭，連忙側轉腦袋免得被人認為不誠實。末了，克萊曼司收完了最後一個捲兒的時候，就喝了一口混合飲料，靠住了玻璃格扇，安安靜靜地來聽這些談政治的男子們。伽

瓦爾拿起了那張日報，用一種故意設法造成滑稽意味的聲音，來朗誦這天早上衆議院開幕時所宣讀的御製演說的斷片。這時候，沙爾威對於官方的堂皇論調竟不費力量而致勝了；他攻擊得這篇演說體無完膚。尤其有兩句話教他們大大地快樂：「諸君，我們相信能够倚仗諸君的光明和國內的保守性的情感，將來我們定能達到目的，使公共的繁盛日見增高。」羅革耳站起來了，高聲背誦這兩句話；他用鼻音很真切地摹仿皇帝那種沈悶的聲調。

「那是好看的，他的繁盛，」沙爾威說。「大眾正餓得要死。」

「商業進展得很壞，」伽瓦爾這樣肯定。

「並且，究竟是個甚麼，一個倚仗光明的麥薛？」克萊曼司用吹求字眼兒的態度接口說。

魯平從他的濃鬚之中，迸出了一個短笑。談論從此激動了。大眾因此牽涉到素遭他們白眼的立法界，羅革耳沒有消除他的怒氣，於是弗洛蘭又在他的身上看見海鮮館的漂亮叫賣員了，下頰向前張開，雙手向空中扔出字眼，態度結實而又有吸引力。他平常總用拿出一簍小比目魚加入叫賣的那種憤怒神情來談政治。沙爾威，他變成較為冷靜的了，在這陣由煤氣和賽斗構成而塞滿這間窄小的雅座的煙霧之中；他的聲音顯出寬葉屠刀的枯瘦韻味了，這時候，魯平從容地點頭，而下頰仍舊擋在手杖的象牙圓球上面。後來，因為伽瓦爾的一個字，大眾竝談到女人了。

「女人，」沙爾威乾脆地高聲說，「是男人的平等的人；而根據這個頭銜，她不應當在生活之中教男人不便。婚姻是一種合組事業……一切由平半負擔，不對嗎，克萊曼司？」

「當然，」那青年婦人回答，她腦袋靠着玻璃格扇，雙眼望着空中。

但是弗洛蘭看見進來了蘿芙、瓦爾和克羅德，還有亞歷山大那個大個兒。這兩個人本來是雅座另一張桌子上的長期顧客；他們原不和這些參議員同屬於一個世界。後來，政治顯出了幫助，他們的椅子就互相接近起來，他們也就成了團體中的一部份。在沙爾威的眼光裏，他們代表人民，所以他強有力地向他們灌輸學說，同時瓦爾却老闖諸意和他們碰面。亞歷山大像一個天真快樂的瓦人，一個幸運大孩子。拉伽伊，已經滿頭頰白，因為在巴黎各處街道上旅行，他每到夜間必感肢體酸痛，有時用一隻刺眼，端詳那種資產階級的恬靜風度，魯平的好皮鞋和厚外套。他們每人叫了一小盃，而談論就此繼續下去，現在人數到齊了，談論得格外混亂了和格外熱烈了。

這天夜間，弗洛蘭從格扇一端那張半開半掩的門縫兒裏，又看見了蘇蓋姑娘立在櫃台前面。她從圍裙的裏面取出了一個酒瓶，融着路易斯拿多量的蠟燭子當酒和少量的燒酒裝滿牠。後來這酒瓶重新又在她的圍裙之下失蹤了；末了，她縮起了雙手，在櫃台的白而廣的反光之下，對着那面有許多盛酒的瓶子，如同燈籠懸在線上似地擋在前面的大鏡子，談起話來。本來在夜間，這間過度溫暖的店子，被牠一切金屬器具和玻璃器具照得輝煌。而這個身着黑裙的老姑娘，在這種的光亮之中，竟成了一個甲蟲樣的古怪痕跡。弗洛蘭看着她立意要和路易斯談天，就懷疑她從門縫兒裏看見了他。自從他進菜市場，他幾乎每一提腳就遇見她立在那些有遮蓋的街道上，時常暗

着瑪丹勃略和小沙立葉，她們三個人偷偷地端詳他，像是深刻地因為他新得的觀察位置而感驚呀。路斯大概是拙於言詞罷，因為麥薛勒姑奶奶轉過身來等了一會兒，像是要走近那倒正在一張鐵凳子上和某一顧客鬥紙牌的麥薛勒學格列的跟前去。從容地，她終於靠近格羅站下了，這時候，伽瓦爾認得是她。他睡醒了。

『快快兒關上門罷，弗洛蘭，』他粗魯地說。『大家不能像是在自己家裏了。』

十二點鐘的時候，將要走出店門，拉伽伊和麥薛勒學格列用低聲交談了幾句話。這一個仲手塞了四枚沒有被誰看見的五個佛郎的銀幣給他，同時在他耳邊低聲說道：

『您可知道，這是明天的二十二個佛郎。那個借錢的人不肯了除非……請您也不要忘了您欠下三天的車錢。將來應當全付。』

麥薛勒學格列向這些麥穗們道了晚安。他說他將要好好兒睡，後來，他呵欠了，露出滿口強大的牙齒，這時候，路斯正用服從指揮的女用人態度端詳他。他說了她幾句，吩咐她到雅座裏去關煤氣燈。

在人行道上，伽瓦爾滑了一下幾乎跌交。他心裏真感到一句蘊藏的聰明話。

『算甚麼！』他說，『我沒有偷使光明，我！』

這像是很奇特的，末了，大家分手了。弗洛蘭戀戀於那間裝了玻璃的雅座，迴想起魯平的話，沉默，羅革耳的發揚蹈厲，沙爾微的冷酷仇恨。他在夜間回家之後，並不立刻就去睡。他愛他

的閣樓，這間本屬於那青年女子的臥室，那裏面，沃瓦斯汀留下了許多破布頭兒，許多屬於女性的近乎兒戲而惹人愛憐的事物。在爐台上，還有許多頭髮夾針，許多滿盛着鈕扣和糖片的金紙盒子，許多剪下來的插畫，許多空無所有而永帶著馨香在香味的油膏罐子；在桌子的——一張白木粗糙着；末了，一件被人忘記留在釘子上的夏季掛袍，白的。印了小黃球兒的。懸在那塊做梳妝台之用的木板上邊，而水鐘的後邊，一顆倒翻了植物生髮藥留下了一塊大的痕跡。弗洛蘭在一個屬於女性的床頭子裏也許竟感到痛苦；但是，從這間整個的屋子，從這張窄窄兒的鐵床，從這兩把革墊單靠椅，一直數到這些褪成灰色的糊牆花紙，都不過騰起一陣坦白的愚笨氣味，一陣屬於孩子氣的胖姑娘的氣味。後來，他因為這種屬於窗簾的淳潔性，因為這種屬於金紙盒子和迷想之輪的幼稚性，又因為在牆壁上點綴的呆笨粗糙而滿意了。這些事使他頭腦清醒，引他回憶自己的少年時代。他可以不必認識這個黑色硬頭髮的沃瓦斯汀，信為自己蹲在一個姊妹家裏，一個可敬的姑娘家裏，她假藉種種輕微事物，在他的四周布下了她的生氣盎然的恩惠。

但是，在夜間，一種對他而起的大安慰還是倚在閣樓窗口。這窗口在屋頂挖出一個用鐵欄杆圍住的小露台，沃瓦斯汀在那裏養了一枝盆景石榴。自從夜間變成了寒冷的以來，弗洛蘭就拿這枝石榴搬到臥房裏，擱在床前休息。他在露台上蹲了幾分鐘，深深地吸取來自塞因河而騰過李伏力納那些房屋頂上的新鮮空氣。朝下望去，模模糊地，菜市場的各處屋頂展開牠們的灰色鋪陳。這

像是許多睡熟了的湖沼，在牠們的當中，某幾片玻璃窗子的神祕反射，亮出了一道流水樣的銀光。在這些兒的地方，屠宰館的和山溝館的屋頂更其自行黯淡化了，不過是一些擴張地平線的烏黑色的堆積物。他因為他對面的那一大片天空，因為菜市場的廣闊無邊的籠罩，竟感到快樂了，這幅色象在巴黎這些逼得透不過氣來的街道當中，用這類屬於一個海濱的靜止灰點僅因波動的遙遠翻騰而起鍋的水，給了他一個類乎海船的浮泛視覺。他茫然了，每天夜間，他夢見一條新的海岸。這使他因為重新回到他在法國境外過的那八年的失望境界同時感到愉快而又悽涼了。後來，很冷了，他關上窗子了。時常，在他在爐前前面解下硬領的時候，沃瓦斯德和沃瓦斯汀同拍的那張照片使他不安；他們爭擇着手用他們那種矜持的微笑瞧着他寬衣解帶。

弗洛蘭在海鮮鋪過的第一週，是很痛苦的。他在梅許丹那家人身上，尋着了一種使他和整個菜市場鬥爭的公開敵意。美貌的諾爾第女人已經因為美貌的荔莎而決定報復，而弗洛蘭成了一个瘦個兒被找着的犧牲。

梅許丹這家人是從盧昂來的。露緒思的母親曾經還說起她從前是如何到巴黎的，帶着許多錢，裝在一隻盤子裏面。她沒有丟開販魚的職業了。在這職業上嫁了一個在落地稅局服務的公職員，他死的時候給留下兩個小女孩子。從前由於她肥大的臀部和壯麗的丰采，她當日真無愧於這個久被她大女兒繼承了的「美貌諾爾第女人」的綽號。現在，她身體加肥了，皮膚鬆弛了，已經是個六十五歲的老婦人，瘦削的顴骨枯瘦了她的華貴又青化了她的皮膚，因為她居不動的

生活，她成了高大的，腰圍膨脹，腦袋受着胸部的上頂之力和脂肪的上漲之流逼得向後托起了。尤其，她從不肯謝絕她年時代的時裝款式，始終保留那種以折枝花葉做圖案的裙拖，黃的披肩、女魚頭子的典型式的花布包頭，同時聲音是高的，動作是急的，拳頭擰在腰上，下等女人的屬相經典從嘴邊流出來。她惋惜依諾桑區舊有的菜市場，談論其中的「上流婦人」舊有的權利，拉到種種和警廳觀察交手的歷史，參謁王宮的記載，沙爾子世的和魯意斐禮伯的時代，絲的衣履和擺在手臺的大花球。梅許丹老老，這是旁人對她的稱呼，她長久地擔任聖勤那地方的聖母信徒會的供花人。無論是在街上迎神，或者在教堂裏，她穿的是一套鑲了綵帶的薄紗便帽和裙拖，用那幾個豐肥的指頭，很高地舉起那面繡着一個上帝之母而襯子裝得富美的綢緞的帽子。

根據街坊上的觸舌之言，梅許丹老老應當睡了一份大產業。只須從她遇着過節的日子帶在頭上臂上和身上的那些寶石和金器，已經顯得出來。她兩個女兒，後來是不相容的。小的那一個，珂萊兒，一個金黃頭髮的嬌女孩子，不悅服露西恩的冒失舉動，用她遲緩的聲音說自己永不至於做她阿姐的丫頭。正當她們確然要打架才收場的時候，她們的母親就把她們分開。她把海魚子交給露西恩。而珂萊兒因為方板魚和海青魚的氣味教她咳嗽，就照顧一張賣淡水魚的台子。來了，這母親已經要誓說自己退休，一面却由這張台子走到另一張，依然參預交易，向她的女兒們談訴種種由自己的傲慢引起的不斷的煩惱。

珂萊兒是一個奇僻的女孩子，性情很柔和而不斷地和人吵嘴。據旁人說，她之吵嘴只是任

性。她帶着她那副處女式的幻想意境的臉兒，却有一副誠懇的執拗神氣，一套推她向著各自謀生的遠兒上走的獨立思想，絕不像其他的人肯受商量，有時候，這一天是絕對正直的，而明天却非得使人生氣。在她的舌子上，她偶爾竟騷亂市場，無論是提高價格或者壓低價格，都教人不能明白究竟是爲的甚麼。若是到了三十歲左右，她的天生的靈巧處所，她的水無盛期被落魚池裏水潤濕的網繩皮膚，她的紫采雲樣的小臉兒，她的刷滑的肢體，都應當自行遲鈍化，落入一輛用花玻璃嵌入鐵格子裏所鑄成的瘦女肖像的醜陋變形，而在菜市場裏鬼混。但是，在二十三歲的時候，根據克羅德郎潔的說法，她在她那些鯉魚和鰻魚之間，始終是一幅慕里約的人像，一幅髮髻時常蓬鬆配上一雙粗皮鞋和一套胡亂剪裁，使身材像是一塊木板的慕里約的人像。她並不賣弄風情；有時露綺思陳列自己種種絲帶領結而譏笑她那些胡亂扣起的披肩，她却表示很輕蔑的態度。有人說是街坊上某一個麻老板的兒子發狂似地到處旅行，却沒有從柯萊兒方面得過一句好的評語。

露綺思，美貌的諾爾菴弟女人，却是性情較爲溫存。她的未婚夫本是小麥館的一個職員，到了這可憐的孩子被一袋落下來的麵粉打斷腿骨的時候，她的婚姻就中止了。然而七八個月光景以後，她因爲他就生了一個胖娃娃。在梅許丹的遇遭，大衆把美貌的諾爾菴弟女人看做寡婦。那個老的女魚販子有時候常說：『在我的女婿活着的時候……』

梅許丹一家人是一種勢力。夢蒂掌扇揀到了對弗洛蘭就完了一切與他新職務有關的事之

後，就叮囑他收攏某些商人，倘若他不肯使自己弄成無法生活，他並且推動同情至於告訴他許多與職業有關的小祕密，許多必要的寬容，許多喜劇式的嚴格手段，許多可以接受的禮物。一個觀察員本來同時是一個警察巡官和一個治安推事，監視市場的好秩序，調解買者與賣者之間的參差。而生性懦弱的弗洛蘭，每逢他應當行使職權的時候，總不肯通融，超過了目的；此外他心裏總忘不了他那些長期痛苦的滋味，他那副爲人所乘者的苦臉。

然而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的戰勝，就是引他到沙闌裏面來。她曾經發誓要使他不能保存他的位置到十五天以上。

「哈！也好，」她在某天早上過烏丹勒密時向她說，「倘若肥胖的葛莎以爲我們肯吃她的殘羹剩飯……我們的眼界都比她的高些，他是惡劣不堪的，她的漢子！」

在叫賣的交易完畢之後，弗洛蘭提着小步兒，沿着那些水流交錯的便道，開始他的觀察性的巡行，他清晰地看見了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用一種惡笑追隨他。她的舌子，在第二行，靠左，和那些賣淡水魚的舌子相近，正對着郎布多街。她側過身來，眼光沒有離開她的夥伴品，同着她隣近那幾台子上的女人譏諷他。後來，她在她跟前經過時：從容地省視各處的石板，她竟展開了一種無節制式的快活，打那些魚了：大大地扭開她的水管了，淹沒那條便道了。弗洛蘭終於守着自看的態度。

但是，某天早上，如同命運注定似地，戰事爆發了。這一天，弗洛蘭走到了美貌的諾爾莽第

女人的鼻子跟前，就聞見了一陣受不住的臭氣。在那大理石台子上，有一條壯麗的薩門魚，切開了的，顯出了牠的淡玫瑰樣的肉；有許多乳酪樣白的比目魚，有許多插上了烏黑的小針來標明段數的海鰻；有許多配成對兒的小比目魚，有許多石紅魚，有許多青比目魚，整整一套新鮮的陳列。後來，在這些眼睛有光而腮部滲血的魚羣之中，有一條大的方板魚，紅紅兒的，點綴好些深褐色的斑，從異樣格調之中顯得非常漂亮；這條大方板魚是燙了的，尾巴下垂。划網的軟骨刺破了那層魚皮，挺到外面。

『應當扔去這條方板魚，』弗洛蘭走到魚跟前這樣說。

美貌的諾爾菲第女人輕笑了一聲。他抬起了眼睛，看見了她正靠着那根分出兩個燈頭照明每張台子的四面的黃銅煤氣燈柱子。她在他眼裏像是很高大的，因為她站在甚麼椅子樣的東西上面，以免弄潮自己的腳。她咬着嘴唇，比往常來得更加美貌，頭髮是燙了的，陰陰的腦袋略略低下來，雙手襯着雪白的大圓裙過於紅了一點。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帶著這樣多的寶石：她帶了一副長的串掛耳環，一條頸鍊，一個扣針，左手兩隻指頭，右手一隻指頭，都是成串的戒指。

因為她繼續向下瞧着他而不答話，他接着又說道：

『您趕快擺開這條方板魚。』

但是他沒有注意梅翁丹老老坐在一隻角兒裏的一張椅子上。她立起了，頭上包着那幅發起兩枝角的花布包頭；後來，握着雙拳靠在那樣大理石的台子上：

「真是！」她說，「究竟爲甚麼，她應當扔去這東西，她這條方板魚……將來買這東西的大概不是您罷！」

這時候，弗洛蘭懂得了。其餘那些女魚販子都一齊冷笑。他感到他的四週起了一陣無聲的反動只等一言就來爆發。他忍住了，親手從台子底下抽出那只盛廢物的桶，把那條方板魚仍在桶裏。梅許丹老老已經在腰上擡起雙拳了；但是那美貌的諾爾笄弟女人本來一直咬着嘴唇，這時才又重新來了惡意的輕笑，末了那洛蘭在種死鬼罵聲中，露出嚴正的神氣，裝着沒有聽見就走了。

每天，總有一個新的發明了。於是這位觀察員如同在敵國似地，只用翹探的眼光去觀察各處的便道了。他挨到那些由拭物的海綿迸出來的水點兒了，幾乎因爲踏着那些從魚肚子裏取出來的廢物而跌交了，在後頸窝裏受着撒運夫手裏的簍子的撞擊了。某天早上，竟至於遇着兩個女魚販子互相爭吵而他連忙跑過去預備防止她們互毆的時候，他只好僵下身體，去避免兩頭受打擊；一陣懊惱難堪地從他頭上飛過來的小個兒無斑比目魚；旁人笑了許多時，他始終相信這個女魚販子正是梅許丹的同黨。他往日的拖泥帶水的教師職業替他配備了一種天使式的忍耐心；所以他遇着憤怒升到心上和全身因爲羞辱而喪氣之時，他能盡保持一種莊嚴性的冷靜。但是艾司特拉巴德街的孩子們，却從來沒有菜市場的「上流船人」的這般禪隱行動，這種屬於肚子和項頸都因一個極大的快暢而會跳躍的肅健婆娘們的仇怨，在他一人尋入陷阱之時。那些紺紅的臉都來端詳他了。在種種聲音的怪樣兒變調之中，在種種故弄高聲響那的怪狀之中，在種種縮頸，握手，搔腿的怪

狀之中，他從自己的敏捷性上積蓄了極其的猥亵之談的溝浪。加瓦爾在這些不顯羞恥的和味兒強烈的短裙隊裏，大概會舒舒服服地捧着肚子笑得轉不過氣來，倘若她們過於緊張包着他，她只須向右並且向左拍拍臀部就算了事。而弗洛蘭始終受着這些婦人的脅迫，竟漸漸地自以為進入了一個惡夢裏了，墮入了一個由奇特表情而用女拳師式的精赤粗大的胳膊和乾喘之聲來實行包围的女人們所製成的惡夢裏了。

在這些無廉恥的羣雌之中，他却有個知己。柯萊兒乾脆地聲音新任視察員是一個可敬的人，每逢他在她鄰近那些婦人的粗話之中經過的時候，她定向他微笑。她細緻地坐在她的椅子後邊，一頭編成無數小辮兒金黃頭髮有些落在頸窩裏，有些垂在鬢腳邊，一件裙袍斜斜地用扣針扣住。他最時常地看見她結婚，雙手浸在魚池裏，更換盆子裏的魚，旋着那幾條由口夢噴出水線的銅質的小海豚來頑耍。這點兒水流，給了她一種屬於那些立在泉水之側而衣裳尚未扣好的游泳女子所感的料峭美感。

某天早上，尤其。她竟是很和藹的。她請了觀察員去看一條在叫賣時曾經造成市場憤怒的肥大鰻魚。她揭開了，那扇早由她謹慎地關在盆子上的鐵柵欄，就看見那條鰻魚像是一樣沈在盆底。

『請您等等』她說，『您就會看見。』

她從容不迫地向水裏伸入那條赤裸的胳膊，這是一條略現瘦削的胳膊，而胳膊上那層綢子樣

的皮膚，顯出了皮下那些靜脈的淺藍痕跡。等到那條鰻魚感得自身被人接觸，牠就挺起來，迅速地形成無數結子，使這個翠翠的樣子因為牠這些圓圈兒而充滿了綠綠兒的閃光。後來，一經牠重新又睡下之後，柯萊兒就用指甲頭兒再去刺牠來頑耍。

「牠是大得不得了的，」弗洛蘭自信應當這樣說，「我很少見過這樣肥美的一條。」

於是，她向他招認自己在開始的時候很害怕鱗魚。現在她曉得應當怎樣握緊自己的拳頭，使得牠不能滑走。後來，在傍邊，她捉住了一條較小的。這條鰻魚在她那隻緊緊握好的拳頭的兩端扭動。這樣使她笑起來了。她丟了這條，又捉住另一條，搜索這個水盆，用那幾隻尖尖兒的指頭攬動無數的蛇類。

隨後，她在那裏睡了一會兒來談起交易不旺。那些在有遮蓋的裡面的石板上趕集的販子，很不到於她們。她那條沒有指過的赤褐色的胳膊是濕津津的，鮮潤得水樣的鮮潤。每一個指頭尖兒上都有許多大滴兒的水落下來。

「哈！」她突然說，「我應當請您也看看我的鯉魚。」

她揭開第三合櫥櫃；於是，用雙手取着一條一面乾確一面用尾濺刺的鯉魚。但是她又找了一條比較小點兒的；這一條，她能發用一隻手抓住牠，牠每乾確一次，腹部的呼吸咯咯使這隻手張開一點兒。她想把拇指趁着牠噓氣之時插入牠的嘴裏。

「還不咬人？」她帶着甜蜜的笑聲喃喃地說，「這並不兇惡……這像淡水大學生一樣，我不

害怕他們。』

她已經向水裏重新伸入了她的胳膊，從一個滿是郭郭索索的東西的方瓢裏，取了一條淡水大娘，這東西用牠的箱子塞住了她的小指。她搔了牠一兩下；但是這淡水大娘大概搔得太厲害罷，因為她臉色變得很紅，並且她用一個憤然的迅捷動作折斷了牠那隻箱子，而沒有停止微笑。

『豈有此理，』她為掩住自己的情緒而這樣說，『我不敢相信一條梭魚。牠可以如同一柄刀子似地切開我的指頭。』

後來，她對着一些異常清潔的洗衣板上，指出許多大的鱸魚就在些紫銅色的金槍魚和一些搭配成堆的小鱈魚傍邊，依着身材的長短排在那裏。現在，她那雙手完全因為鯉魚的分泌物而成了滑膩膩的了；她立在魚池邊的泥地方，在那些陳列好的濕魚上面，張開那些指頭。旁人可以說她一身滿是一種魚子的味兒，一種從蘆葦和泥潭而上升的嘴貽味兒，就是我們在魚類醉於春光因而撒蛋的時候可以嗅到的。她用自己的圍裙拭着雙手。在這類乎溪流對肉體所成的涼沁爽快的快感之中，始終用她那種頭腦冷靜的大女孩子的寧靜神情微笑。

珂萊兒的這種同情，對於弗洛麗是一絲兒的安慰。她用種種較為不潔淨的職業吸引着，遇到他為和青年女子談話而停住脚步的時候。她聳着雙肩，說她母親是一個老賤貨，說她的阿姨算不了甚麼。菜市場裏對於觀察員面施的不公正態度教她憤憤不平。然而鬥爭却仍然繼續不休，見天兒愈來愈殘酷。弗洛麗竟想離開這位了，倘若不怕在莎莎跟前露出懦怯態度，也許不能在這位

體上等候二十四小時。他忌憚於她將要說的，他忌憚於她將要聽的。她必然清楚這些女魚販子和觀察員之間的大鬥爭，因為有關係的風聲充滿了這座有迴聲的菜市場，而街坊上對於每一個新的手法又用了無窮盡的尖刻註解來判斷。

「唉！也好，」荔莎在晚餐後時常說，「要引導他們恢復理智，大概是要歸我來擔任的。這羣女人，都是我不願用指頭去接觸的，賤貨，醜貨！這個諾爾莽弟女人是那些最下等之中的最下等……您記着，我可以罰她停業，若是我一還是只有行使職權，您可聽見，弗洛蘭。您弄錯了，根據您的種種觀念。您用實力幹一下罷，將來自然看得見大家都安分了。」

最後的騷動是可怕的了。某天早上，麵包店的周丹透蘭羅的女工到魚市上來找一條黃比目魚。美貌的諾爾莽弟女人看見她在她的四週繞了好幾分鐘，就來兜攬她，奉承她。

「請您到我這裏來看罷，我可以和您商量……您要一對小比目魚，一條黃比目魚？」

後來，正當她走近跟前而又帶着顧客們爲了少花些錢而用的那種厭惡不平的扁嘴生喫一條黃比魚的時候，美貌的諾爾莽弟女人就拿了一條用厚厚兒的黃紙包裹着的黃比目魚擺在她那隻張開的手上，一面繼續說道：

「請您替我掂掂這一條的輕重罷。」

那女工，是一個沃威爾地方的人，矮矮兒的，顯出很不放心的態度的，提了提這條黃比目魚，板開了牠的腮看了看，可是始終扮着鬼臉，一個字也不說。後來，如同抱歉似地問道：

『那末多少錢？』

『十五個佛郎，』這女魚販子說。

於是那一個連忙把魚擱在台子上。神氣顯見得就要跑開。但是美貌的諾爾泰第女人留住了她。

『大家瞧瞧罷，請您給個價錢。』

『不，不，這太貴了。』

『好壞請說罷。』

『您願不願意做八個佛郎？』

梅許丹老老像是睡醒了，發出了一個不放心的笑聲。她簡直認為那兩個偷買貨物了：

『八個佛郎，一條這樣大小的黃比目魚！孩子，旁人爲着夜晚給住你的鐵皮一定付你這樣的價值。』

美貌的諾爾泰第女人用一種受了侮辱的神情側轉了腦袋。但是這女工回轉來兩次，還了九個佛郎，快要加到了十個佛郎。後來，正當決然走開的時候：

『您快點兒回來罷，』這女魚販子向她喊，『請您給錢罷。』

那女工站在台子跟前，友誼地和梅許丹老老談起來。馬丹達萬羅是那樣愛挑剔的！她約了人家吃飯，這夜晚，白勞瓦家的表姊妹，一位會計師兩夫婦。馬丹達萬羅的家庭是很講規矩的；她

本人雖然是一個麵包店的主人，從前却受了一種好好的教育。

『請您好好兒替我弄清她的肚子，行嗎？』她中斷了她的言談而這樣說。•

美貌的諾爾奔第女人用手指一勾，就弄清了黃比目魚的肚子，接着把廢物扔入桶裏。她在魚腹底下塞入自己圍裙的一隻角兒，去掃除甚麼砂石。後來親手拿着這條魚放到這個沃威裏女子的盤子裏。

『在這裏，好朋友，您將來定要因此而要贊揚我。』

但是，一刻鐘末到，那女工滿面赤紅地跑過來；她哭過一次了，小小的身軀因為氣憤而發抖了。她向大理石的台子上扔下那條黃比目魚，從肚子旁邊指出一條分割魚身直到脊骨為止的寬大裂痕。一陣斷續繚亂的言詞從她那條仍然被眼淚緊束的嗓子裏擠出來。

『馬丹透徹纔不要這個。她說她不能使用這個。並且她說過我是一個糊塗人，又說我任憑大家來欺負……您看得清楚這個是弄破了的。而我呢，我並沒有把牠翻過來，我素來講信用……請您退還我那十個佛郎』。

『大家總要看清楚貨色，』美貌的諾爾奔第女人寧靜地回答。

後來，那女工正要著雙肩，梅許丹老老已經立起來了。

『您可以讓我們太平了，行嗎？誰也不會收回一條拖到旁人家夢去過的魚。誰曉得愈在那裏任憑這條魚落在地上，以至於弄成這個樣子？』

『我！我！』

她氣得不能出聲了。隨後，痛哭的聲音爆發起來：

『你們是兩個騙子，對呀，兩個騙子！馬丹達蘿羅對我真說得好。』

這一來，事情真鬧大了。她們母女兩個都憤氣衝天了，伸起拳頭來破口大罵。這個矮小的女工嚇縮進去了，被這陣夾在兩面向她直撲而來的一濤一濤的聲音所包圍了，於是痛哭得更加厲害。

『走罷，你的馬丹達蘿羅還沒有這樣新鮮；若是要用這條魚還應當先修整她自己。』

『一條完全的魚十個佛郎，哼！謝謝罷，你可得不到！』

『那末你的耳環，牠值多少？……旁人看見你仰着頭下就睜得到。』

『見鬼！她在曲山柄的拐角上值班。』

弗洛蘭得到菜市場的警士的尋覓，就在沙鬧得頂厲害的時候走過來。海鮮街確乎是反了。那些女魚販子本來互相嫉妒得怕人，可是遇着一條價值兩個銅蘇的海青魚而起問題的時候，却能驚人地互相協同去抵抗顧客們。這時候，他們歌唱起來：『麵包店的女主人有許多不大值錢的銀幣；』並且他們一齊用腳拍着，把梅許丹兩母女當作被人嫌使去咬人的活物一般共同刺擊；在便道的另一端，有幾個竟撲到了自己的舌子外面，如同要去擊倒這個在侮辱之海被遺棄被淹沒被旋轉的矮小女工的髮髻。

『您退還那十個佛郎給這個姑娘，』弗洛蘭在問明這事件的原委就嚴正地說。

但是梅許丹老老脫身而出了。

「你，我的小子，我給你……記着罷！看我來退還十個佛郎！」

於是飛也似地，她拿那條黃比目魚對那個沃底裏女子的腰袋扔過去，她在面門上飽滿地接受這件東西。她的鼻子出血了，魚的頭撞碎了，身子落在地上，拍地一下摔得稀爛，聲音響得如同圓圓的抹布掉在地下一般。這種粗暴行動把弗洛蘭激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了。美貌的諾爾邦第女人却害怕起來，退了幾步，在他大聲嚷着的時候：

「我們懶停業八天！再來撤銷您的營業執照，您可聽見！」

後來，因為他背後有人吆喝，他就用一種非常表示威脅性的神情轉過身來，於是那些被懾服的女魚肚子都歸於寧靜了。等到梅許丹母女退還了十個佛郎，他強迫她們立即停止交易。弗老的，怒得透不過氣來。少的，啞口無言，臉色發白。她，美貌的諾爾邦第女人，從台子上被人擰走了！柯萊兒用她的寧靜聲音說這個辦得不錯；這句話在當天夜晚，幾乎使她們姊妹兩個在陀螺轉的住宅裏扭着打起來。八天之後，這兩母女都回到市場了，她們都安分守己了，很冷靜，很簡略，抱着一腔積恨。並且，她們重新覺得安寧的海鮮館同復到秩序之內了。美貌的諾爾邦第女人從這一天起，落著一個怕人的復仇思想了。牠覺得這個手段是從美貌的夢魘方面來的；原來在打架的次日，她曾經遇見她是那樣昂頭天外的，所以她發誓要教她為著這種勝利的顧盼付出高價。在菜市場的各處角落裏，同着薩藍姑娘，馬丹勒喀和小沙立葉，久已有種種開不完的祕密會

識；但是，在她們厭倦於種種使人欲睡的歷史之有關於藍莎和表哥的放浪行為和以在葛呂的腰袋裏尋出來的頭髮的時候，這就不能再走遠了，也不能教她洩憤了。於是她尋找點兒很見趣的東西，去對準她的敵手當胸一擊。

她的孩子自由自在地在海鮮館長大起來了。自從三歲的年齡，他一直在館裏坐在一方破布上面。他友愛地睡在那些大的金槍魚旁邊，而醒了之後却蹲在春南魚和黃魚的包圍裏。野小子渾身肥得像是一隻醃魚的木桶，使人以為他是從甚麼大魚的肚子裏走出來的。遇着他的母親轉背的時候，他最愛的遊戲，長明地是拿着海青魚來蓋房子和砌牆；有時候也在大理石的台子上，做交戰的遊戲，他拿那些石紅魚一排排對着擺好，推着牠們教兩隻互相接觸，同時又用自己的嘴咬摹仿銅鼓和軍號的聲音，末了，再拿這些魚堆成一堆，說牠們都已經死了。再過幾歲，他就在他阿叔柯萊兒的身邊徘徊，去索取她破出來鯉魚的和梭魚的魚肝；他拿這些東西放在地上，使這些東西發出爆竹樣的聲音，這件事是使他興高采烈的。七歲的時候，他在便道上四處亂跑，鑽到各處的台子底下那些包着鱗皮的木箱之間，成了女魚販子們的籬子。有時候，她們拿甚麼使他開心的新鮮東西給他看，他就又起雙手，用無限的感動意味用不完全的民間語句喃喃的說道：「這是最唔咁叫的！』於是唔咁叫這個名子就留在他身上了。這裏也是唔咁叫。那裏也是唔咁叫。全部的女魚販子都這樣叫他。她們在各處都找着他，在叫賣辦公事的角落裏，在魚籃堆兒中間，在廢物桶的縫兒裏。他在那裏像是一條在水裏面動盪自若的綠的長鬚魚，白裏透出玫瑰色。對於

流動的水，他真像小魚般地酷愛。他在便道間的水坑裏留連，他接受台子上流下來的點滴。時常，他悄悄地旋開一條水管的龍頭，滿意於水柱的迸射。但是他最愛的是公用的水池和地窖子的石級上面，以至於他母親到傍晚總得去找他，她牽他回來時，他渾身是被水溼透了的，手是發青的，皮鞋裏面至於衣裳裏都是帶水的。

唔唔叫在七歲的時候，就是一個小胖子了，漂亮得像一個天使，而粗魯得像是一架送貨的編車，他有一頭起翹的栗色頭髮，一雙柔和的眼睛，一張輕蔑神明的嘴，一張說得出那些使得保安警察叫破嗓子的村俗字眼的嘴。在菜市場的惡燭之中受教育，他背熟了市井盜婦的罵街經典，握起雙拳又在腰裏，摹仿梅許丹老先生氣時的橫樣。於是罵街字眼，例如「臭貨」，「濫貨」，「趕緊找你的漢子算賬罷！」「旁人給了你多少錢，爲着牠，你那副皮？」就在他那種唱詩班兒童式的聲音裏，像串珠寶似地吐出來。每逢「R」這個字母，他故意用喉頭發音，他算是一個少女的膝頭上，教他那種笑容滿面好孩兒式的可貴童年結交了下流人物。那些女魚販子每每笑得擠出了淚水來。這樣，受了鼓勵的他，結果，至於是說起話來不到兩個字必定加上一聲「見鬼！」不過他始終是很可愛的，茫然於這些惡濁的真實的，他身體因爲海鮮館的強烈味兒和新鮮空氣而支持了健康，如同日語禱告之類似地，用一種極得意的神情背誦那些串珠式的罵街之語。

冬天到了；唔唔叫成了易於受到冷感的了，這一年。自從初冷的日期，他對於觀察員的新公室，起了一種活躍的好奇心。弗若爾的新公室正在館的左邊角兒上，靠近郵布多轉這一邊。室內

擺着一張桌子，一個文書櫃子，一張圓椅，兩張單靠椅和一座火爐。弗洛蘭素來最鍾愛孩子們。有一次，他看見這個兩腮漲紅了的孩子隔着玻璃窗子向屋內端詳，他就教他進來了。唔唔叫第一次的會談深刻地教他驚訝。當時他坐在火爐前面，用他安靜的聲音說道：

「我要把我這雙腳烤熟一段兒你可懂得？……天真冷得像直插進見鬼。」

隨後，他笑聲像串珠似地滾起來，同時說道：

「今天早上，我的柯萊兒阿娘冷得像是一個死屍……說着，麥薛，你到夜間會去替她暖脚，可是真的？」

頗為狼狽的弗洛蘭，對於這野小子發生了一種異樣的興趣了。美貌的諾爾葬第女人保持冷漠的神情，一言不發地聽憑她的孩子到他辦公室勾留。這時候，他認為自己的接待這孩子是被人允許的；午後，他就引逗他，漸漸地對他引起了一個意識，就是要把他造成一個很懂事的小胖子。從他看來，這孩子像是他兄弟葛呂的縮影，而他們倆像是依然居住在驕氣可憐的那間大屋子裏頭。他的快樂，他的忠誠歡的祕密夢境，就是始終同著一個不會長大而由他不性地教導的青年生命過活，他就是他要在青年生命的天質坦白地指使愛世土的人。到了第三天，他帶來了一本啓蒙的字母課本。唔唔叫的聰明教他心花怒放了。他用一個野孩子的巴黎式的熱心來讀課本。課本裏的圖畫非常地教他快樂。隨後，在這窄小的辦公室裏，他實行那使人害怕的教心動作，那

盛火爐始終是他的至交，一份其樂無窮的資料。開始，他在火爐裏面燙些馬鈴薯和栗子；但是這件事在他看來未免平凡。於是他從他的柯萊兒阿娘偷了許多鹹魚，穿在一根線上，一條一條對着爐門來烤；他快快活活吃了那些鹹魚，並不用麵包相伴。並且某一天，他帶來了一條鯉魚，然而這樣魚始終烤不熟，却弄得辦公室裏臭氣熏人，以至於非打開窗子和門不可。弗洛蘭在這裏烹飪的時兒太厲害的時候，就對街上扔掉那些魚。然而最多的次數，他總是笑。唔唔叫在兩個月末，竟能够流暢地讀書了，並且他的習字本都是很潔淨的。

然而，夜間，這野孩子帶着種種有關於他的好友弗洛蘭的歷史却使得他母親頭疼。這位好友弗洛蘭畫了許多樹木和許多躲在矮屋子裏的人。這位好友弗洛蘭做了這樣一個手式，一面還說起倘若世上的人都曉得識字讀書，就都是最好的。這諾爾莽第女人儘管在這個被她夢想扼殺的男子的威嚇之中過活；她畢竟也把刮刮叫在家裏關了一天，使他不到觀察員的屋子裏去；但是他哭得那樣厲害，以致第二天又恢復了他的自由。她體弱氣壯，心眼兒却很軟弱。在她的孩子向她說起他在觀察員那裏很溫暖的時候，在他回到她跟前而渾身的乾燥的時候，她起了一陣廣泛的知恩之感，一種因為曉得他有庇身之所而雙腳燙在火前的滿意之感。後來好些時，他在她跟前拿起一方包着一段海綿的舊報紙念了幾行，她真是很受感動了。漸漸地，她竟至於暗自歡喜弗洛蘭也許不是一個壞人；她佩服他的智識，同時動了一種日見增強的好奇心，想去比較切近地看他，想明白他生活的情狀。隨後，她陡然對自己找了一種託詞，自信握住了她的報復政策：應當對路莎的

表弟兄表示和藹，使他和這胖婦人赤誠；這大概是比較古怪的事。

「你的好友弗洛蘭對你說過我嗎？」某天早上她替他着衣的時候問他。

『唔！沒有。』那孩子回答。『我們只顧我們的。』

『那末，你向他說我不再怪他，並且我謝他教你讀了書。』

從此，這孩子每天有了一個任務。他從他母親這邊到觀察員那邊，又從觀察員那邊到他母親這邊，帶著許多被他不明內容而重複背誦的和萬語句，詢問和答復，旁人竟可以使他說些最出軌的事。但是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怕人說她粗鄙，某一天她就親自跑了去，當時刮刮叫正上習字課，她就坐在第二張椅子上頭。她態度是很柔和的，很過於講禮貌的。而弗洛蘭守着一種比她更拘束的地位。他們只談起這孩子。當他表明自己慮及以後的功課不能在辦公室內繼續時，她就提出邀他夜間到她家裏去。後來她又談到了薪金。他臉紅了，聲言他只好不去，倘若有這個問題。於是，她心裏決定用幾條很像樣的魚做禮物去付他的代價。

這是和平氣象了。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至於把弗洛蘭放在自己的保護之下。並且這位觀察員終於也接受了；女魚販子們現在都認他是個比較麥薛爾辣克好得多的人，儘管他那雙不好的眼睛。僅僅梅許丹老老聲着她的肩頭；她始終懷着宿怨對於這個「長瘦子」，她每每用一種輕蔑的方法稱呼他。後來，某天早上，弗洛蘭帶着一陣微笑立在柯萊兒的養魚池跟前，這青年女子放手裏抓住的那條銀魚，滿臉漲得通紅，憤慨然轉過身來對着他。他因此異常詫異了，以至於向她

兩恭弟女人談起這件事。

『爽性不用管她！』這一個說，『這是一個瘋子……她從不贊成別人的見解。她幹這個，爲的是和我撇扯。』

她勝利了。她在自己的台子裏安閒自在，換着種種極其複雜的愛嬌媚得更其嬌豔。曾經遇見了美貌的葛莎，她向她回了一個輕蔑的眼色，並且撲面向她大笑。這引來再再去使葛莎失望的確然性，給了她一個響亮的大笑，一個由胸部迸出而使她那條肥而且白的項頸顯出顫動的大笑。在這時機裏，她意識到用一件蘇格蘭式的絨質短褂和一頂絨質平頂小帽把刮刮叫漂亮地裝飾起來。而以前，咗咗叫素來只和凌亂的單衣相習。誰知剛好在這個時代，咗咗叫對於自來水池起了一種大的留戀之情。冰呢，已經溶化了，氣候呢，已經溫和了。他就連着蘇格蘭式的短褂洗濯，任憑水從管子的龍頭裏充暢地放出來，從他的項頸流到手上，這就是他所謂水管道的遊戲了。他母親偶然抓住了他，這時候，他正和另外兩個野小子，一塊兒拿著兩條從他柯萊兒阿姨那裏偷來的小白魚，在那頂盛滿了水的絨質小帽子裏游泳。

弗洛蘭如同受了一種錯誤打聽的需要所拘束似地，在菜市場將近生活了八個月。在七年痛苦之中突圍而出之後，他墮入了一個這樣的沈靜境界，一個這樣很規則化的生活，竟使他覺得自己似乎是若有若無地活着而已。他茫然自失了頭腦有些兒空洞，因爲每天早上，必然回到窄小的辦公室裏那張不朽的圓椅上面坐下而繼續不斷地感到詫異了。這間屋子用牠的赤裸裸的姿態，牠的

船艙式的窄小意味，使他高悅。他躲在那地方，和世界隔絕，四周全是菜市場的不斷的喧囂，使他玄想到甚麼海樣的所在，他的福員從各方面圍繞他並且隔離他。但是，漸漸地，一陣不可知覺的意志使他失望了；他不快活了，因為種種不能捉摸的錯誤而自責了，對於這類被他認為如同在他腦袋裏和胸臆裏愈陷愈深的空洞而憤怒了。並且，發臭的味兒，不新色的海鮮的氣息，都帶着重大的厭惡在他身上拂過。這是一種慢性的擾亂，一種向着一種神經性的強烈激發而轉的空泛的煩惱。

每日的白天光陰全是一樣的。他在同樣的喧囂之中同樣的氣味之中行走。早上，叫貨的鑿耳聲響，如同一陣遠鐘似地使他耳聾；並且，時常，因為貨物到館遲延，叫貨就須弄到很晏才得結束。於是只好在前廳等到日中，而時刻刻總有爭論和吵鬧來打擾他，在這些事件當中他極力表出很公正的態度。有時候，須得花好幾點鐘，才能從甚麼使全市場驟然的瑣屑事件之中脫身而出。他在交易的攘攘喧鬧之中行走，用小步兒在便道上巡行，有時候在那些滑稽朗布多鴨的賣魚台子跟前立住。這些台子，都有許多堆成粉紅色的大堆兒的蝦子，許多朱紅盤子的龍蝦，煮熟了的，綁好了的，尾巴圓圓地翻過來的；而那些將近就死的大海螺都平平地擺在大理石的台子上。在這地方，他瞧見許多戴着黑帽子帶着黑手套的麥穗們講價，後來，他們終於拿起一條包在一張報紙裏大海螺插在大衣的口袋裏。再過去一點，在許多出賣普通魚的活動桌子跟前，他認出了街坊上的許多婦人，都是同時光着腳走來的。有時候，他留心於甚麼穿得整齊的上海婦女，她沿

溼潤溼的石板拖着她的花邊裙，後面跟着一個繫上了白圍裙的女僕；他連連地隨着這人流婦女，一面看見她穿着雙肩並且臉上露出不愉快的姿態。那些由籃子，皮口袋，筐子等類構成的亂糟糟的氣象，那些在便道上的水泥上穿過的裙影子，都教他分心，都拖累他直到吃午飯的時候，他從鱗介的海洋腥味落到鹹貨的苦澀之香，因為流動的水和流動的新鮮空氣而覺得滿意了。他的觀察工作裏來是由鹹貨而結束的：裝箱的蒸過的鹹海青魚，砌在草床上的南特沙丁魚，煮成圓塊的鱈魚，擺在那些頑健而肥胖的女魚販子跟前，使他想起某一次的出發，某一次的旅行，是從這些鹹貨的大桶的行列之間開始的。到了午後，菜市場安靜了，睡着了。他在辦公室裏關着門，清理他種種文件，享受他這點兒最好的光陰。倘若走出了辦公室，倘若穿過了魚市，他就覺得牠像是空的。那已經不是十點鐘光景那種壓迫擁擠和喧囂氣象了。女魚販子們都坐在她們的空桌子後面，繫着背架拿着幾枝鋼針編物；有些罕見的誤了時刻的女僕們，帶着從容的端詳，精審估算夜餐價格到一個鋼盤都不忽略的婦人的咬緊的嘴唇，在各處往來，從傍邊觀察。夕陽下來了，就有一陣木桶移動之聲，魚都躺在冰床上睡覺了。這時候，弗洛蘭在監視旁人鎖好了鐵柵欄之後，就在自己的衣櫥裏，頭髮裏和鬍子裏，把魚市帶在自己身邊。

最初幾個月，他不因為這種有鹽透性的味兒而過於痛苦。冬天氣候是嚴寒的；薄薄的冰使那些便道變成了鏡面，冰塊在那些大理石台子上和自來水池上構成了樹形。早上須得在龍頭底下降起小火爐兒才能得到一線兒自來水，凍了的魚尾巴捲起了的，黯淡的，挺硬的，像是沒有磨光的

金屬，鏗鏘鏘鏘像頑鉄的破裂響聲一樣響着。直到二月，船裏的情形始終是令人傷心的，枯瘦，憂鬱，覆在牠這幅由冰構成的屍殼裏。但是解凍之後，來的是使人疲軟的季候，三月的霧和雨了。這時候，魚都融化了，沒在冰水裏了；變了味的氣息和鄰近街道上的污泥氣息互相混合起來。繩於確定的臭氣和使人作惡的溼而濕的空氣，灑在地上不散。後來，到了六月的炎威逼人的午後，臭氣上騰，用一陣近乎疫性的蒸發氣氛使空氣凝重化。館裏推開了樓上的窗子，灰色屋頂的廣大帷幕在灼人的天頂上垂下來，一陣火雨落在菜市場上面，晒得牠像是一座鐵火爐；並且沒有一口兒風來掃蕩這種由腐敗海鮮而生的蒸氣。做交易的台子都像是正冒烟。

弗洛蘭於是在他賴以過活的環境之中，竟因食料的堆積而感痛苦了。滿肚子的敗胃現象，更其難堪地回到他身上了。他固然忍受過種種同樣可怕的惡臭；不過那都不是從肚子裏來的。現在，他這副瘦子式的窄狹胃囊，在這些浸在寬水裏而被一陣炎威逼壞的魚類的陳列台前經過時，竟爾反動起來。這些魚用牠們的靈潤味兒養養他，使他呼吸不暢，如同他早已得了一種因氣味而生的消化不良之症似地。到了他關好了門坐在辦公室裏的時候，作惡的現象仍舊跟著他，從門和窗子的那些拆合不密的縫兒裏鑽進去。在天色灰黯的日子裏，這間小小的屋子竟是黑的：正像是一種長明的黃昏沒在一個使人吐嘔的沼澤的深處處所。時常，他受了神經性的憂鬱的拘束。竟感得了一種行動的需要，於是就從那條開在海鮮館中央的寬梯梯，降到各處的地窖子裏。這裏，在關閉了的空氣裏，在整齊煤氣燈半明半暗的光線裏，他居然重新找着了清水的涼氣了。他在那個

專養備用的活魚的大水池邊停住了步兒，靜聽那流水的不斷歌唱，這些水道一共有四道，都從中央水罐的四角落下來，再伏在那些鎖好了鐵櫃子的水槽下面帶着一種常流不絕的幽咽而鋪開平流。這種伏流，這種在晦暗之中的鳴泉，教他寧靜了。他在傍晚時候，對着在天空的微紅背景上把菜市場的細巧鑿形輪廓映成墨影的好夕陽，也能够得到怡悅；五點鐘時候的光線，最後幾道日光裏的飛馬，從各處的牆口，從各處百葉窗的縫兒射進來，這正像一幅映光的磨沙隔鏡玻璃，那上面描出了屋柱的瘦長影子，幹架的側樣曲線，屋頂的幾何圖樣。他眼裏充滿了這種用中國墨汁畫在閃光硬紙上的廣廓無邊的投影畫了，重新記起他從前在那陣由蒸汽鍋爐底下的發火煤斤的暗紅光裏看見的有輪子有曲拐有橫杆的巨大機器的夢影兒來。每一點鐘，光線的作用，這樣變更著市場的倒影，從早上的淺藍和日中的黑影，直到夕陽的火紅，終於在暮色的深灰之中自行消失。但是，在火樣的傍晚，遇着惡臭上升，如同一陣熱煙盤旋地穿過這些深黃日光的時候，種種作惡的現象又來搖動他了，於是他的夢想錯亂起來，使他想到許多溶解某一族類的惡性脂肪的盛肉的骯髒大桶，種種龐大的戰鬥。

他還因這個粗魯的環境而感痛苦，此中的言詞和動作也像都含了些兒氣味。然而他本是好性子的人，並不因此生氣。只有婦女們使他有些拘束。而同着那個和他重行會面的烏丹佛朗斯瓦在一塊兒，他却感到自在。她在覺得他得了位置，有了幸運，如同她所剛竟從困苦中拔出來之後，表現過一陣那樣熱烈的歡欣，以至於他因此大受感動。高莎，諸葛奈第女人，以及其她婦人，都

能用自己的笑聲使他不安。而對於馬丹佛郎朔瓦，他甚感都可以說。她並不用笑聲表示輕蔑；她的笑，是屬於因他人之樂而樂的婦人的。並且，這是一個有勇氣的婦人，她幹的是一種堅苦的職業，冬天，下凍的日子，下雨的時候，尤其更見受罪。弗洛蘭在某些日子的早上，從怕人的大雨裏，從連日不休的遲緩而冰涼的長雨裏，看見過她。她那輛從南代爾走到巴黎的車子的雙輪，是在泥可沒輦的路上進來的。凱爾大扎連肚子上都是污泥。後來，她為牠叫屈，她用些舊圍腰替牠擦擦，一面憐憫自己。

「這些牲口，」她說，「都是很容易受感觸的；一點兒算不了的甚麼，也會教牠拉肚子……哈！可憐的凱爾大扎！我們先頭在內伊橋上面經過的時候，我真相信我們已經落到塞因河裏了，那陣雨可真大！」

凱爾大扎到旅館裏去了。她呢，就蹲在雨水傾注之下出賣她的蔬菜。地面上的方形石板，變成了溝泥坑。白菜，胡蘿蔔，白蘿蔔，本來受了雨水的打擊，現在又淹在泥漿的急流裏，滾到了路面上。那已經不是晴天早上的翠綠了。那些種園子的人，躲在風衣裏面鑿着青菜，咒罵行政機關在調查之後竟肯雨水無害於蔬菜，以至於沒有建造幾個躲避風雨的地方。

這時候，朝雨微弗洛蘭失望了。他想起馬丹佛郎朔瓦了。於是抽身去和她談一會兒。但是他覺得她是從來不發愁的。她起勁得像是一隻哈巴狗兒，說自己很見過許多其他的雨天，說自己不是瞎做的，斷不至於一滴雨就這樣落下來。他勉強微她走到一條有遮蓋的路上，幾分鐘，並且好

幾次引她到勃華格商店裏，共同喝了點兒熟的葡萄酒。在她友諒地寧靜地端詳的經過中，他因為她帶到菜市場的惡濁氣息裏面來的田園潔淨味兒而很滿意了。她有泥土的味兒，乾草的味兒，新鮮空氣的味兒，廣闊天空的味兒。

「應當到南代爾來，我的孩子，」她說。「您可以看得見我的菜園子，我在消遣的各處都種了茴香菊……這兒是寬的，在您的窮巴黎城裏！」

末了，她一身通暢就走了。弗洛蘭和她分手的時候，是整個兒清涼的。爲着克制他感到的種種神經性的憂鬱，他也曾試着工作起來。這是一個注重方法的頭腦，有時候推動他時間上的嚴格使用竟達到了迷亂境界。每一週，他有兩個夜間蹲在屋子裏去寫一本有關圭亞納的大著作。他記爲他這間寄宿學生式的屋子，爲着教他安靜並且便於工作是好極了的。他燒燃了他的火爐，看看他那盆石榴花在他床邊是否健康；後來，他走到那張小桌子跟前，就接濟工作起來直到夜半。他早已把那本禱告用的小冊子和迷惘之鑰推到抽斗的盡頭，這抽斗漸漸充滿了筆錄，紙片兒，各種抄件。有關圭亞納的著作終於前進得不多，牠又被其他的計劃，種種由他略寫幾行草稿的龐大方案，加以壟斷了。繼續地，他又草擬一種爲菜市場管理制度而施的絕對改造計劃，一種以交易稅變更落地稅的辦法，一種有關窮乏區域裏的食料新分配制度，簡而言之，一種還很含糊的一視同仁的法律，搜集中種種輸入品，並且保證巴黎每個家庭每天的所必需而不可再減的食料。變着脊梁，埋頭於許多嚴重事物之中，他在閣樓的已經消去的溫和的中央顯出他那高大的黑影了。末

了，一隻被他在下雪的季候從菜市場拾來的金絲鳥；偶然望見燈光以爲天明，就在沈寂境界裏，就在僅僅被鋼筆在紙上飛馳的聲音所擾動的沈寂境界裏，發出了牠的長啼。

如同受着惡運支配似地，弗洛蘭又回到政治了。爲了不由政治去求人生裏的好職業，政治竟過分折磨了他。他原可無須乎境遇和時機就變成一個在外省服務的好教師，滿意於小城市的和平氣象了。但是有人從前把他看做豺狼，現在他自己覺得如同爲着苦難鬥爭的事業而受了死刑的烙印。他的神經性的不自在，本來不過是種種在圭亞納的長久幻想的蘇醒，種種對着無辜受刑的苦境的蘇醒，種種爲着受了皮鞭待遇的人道主義和受了鉄腳蹂躪的公理而主張必有復仇之一日的誓詞的蘇醒而已。而龐大的菜市場，種種超過界限而結實的營養料，又都加速了神經不安定。菜市場在他眼中像是個滿意而有消化力的怪物，臘着大肚子的巴黎種藏鵝的脂肪，無形地支持了帝制。菜市場在他的四週，圓圓地安置許多弘大的食管，巨蟹式的腰圍，圓圓的臉，儼然許多繼續不斷的論點根據，藉以排斥他這種遭難者式的枯瘦形體，他這種顯出不平色象的黃臉。這正是小商人的肚子，中產階級正派人的肚子，像圓球似地凸起來，感到快活，對着太陽發光，覺得一切都向着較好的境界走，而習慣和平的人士從來沒有這樣好好兒發過財。這時候，想起回到法國所脫離的流刑，他感到自己握緊了的拳頭爲着一場奮鬥而預備好了。憤恨又整個制住他了。時常他任憑手裏的新落下來，他又冥想了。那爐將近熄滅的火，用一種大的焰子渲染他的臉；那邊多烟的燈慢慢地吸着燈芯上的油，同時那隻金絲雀，腦袋插入翅膀下面，又縮起一隻脚立着睡熟了。

偶爾，十一點鐘光景，沃巨斯德看見門縫下面有光，就在自己去安眠之前來叫了。弗洛蘭帶着些兒焦躁意味替他開了門。於是薰臘店的這個學徒坐下了，蹲在火爐跟前，不大說話，從來不談起他爲甚麼要進來。他始終瞧着他和沃巨斯汀身穿星期日的衣裳手握手地共同照的那張像。弗洛蘭自信終於明白他在這間會被這青年女子住過的屋子裏用一種特別方式表示快樂的原故了。

某一天夜間，他在微笑之中問他是否正確地猜着了。

「也許很正確地猜着了，」很因他獨自找出的發現而吃驚的沃巨斯德這樣回答。「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我來看您自己却不知得……哈哈！倘若我把這件事告訴沃巨斯汀，她一定會笑起來……凡是人到了應當結婚的時候，對於這些笨事就不大轉念頭了。」

等到他顯出多言態度的時候，那就始終是回到他預備同着沃巨斯汀到白來桑斯去開的那家薰臘店了。他像是十分保證能教曉他的意思去確定自己的生活，以至於弗洛蘭終於對他感到了一種被憤怒所滲透的蒙頰心。總而言之，這少年是很有毅力的，儘管是很笨；他直挺挺地向着一個目的前進，他也許可以在一種完備的幸運之中毫無動搖地達到那地方。在這樣一些夜間，弗洛蘭不能再來工作了；他不快活地睡了，直到想起：「這個沃巨斯德到底是一個粗貨！」他才重新恢復精神上的平衡。

每月，他必定到塞拉麻爾去看麥薛草爾赫克。爲他這幾乎是一種愉快。這可憐的漢子，始終在那個估量他活不到半年的伽瓦爾的十分驚詫之下拖着不死。在弗洛蘭的每次拜訪之中，這病夫

聽著他說自己漸入佳境，說自己很想恢復工作。但是日子過了許多，病狀也加重了許多倍。弗洛蘭坐在他的床邊，和他談起魚市，極力想帶點兒開心事情過來。他在床邊那張擺便盆兒的小桌子上，放下了他讓給這個負清名義的觀察員的那五十佛郎；而這一位，儘管這本是一件約好了交易，却每次必然生氣，不肯要這筆錢。後來，他們談到傍的事了，這筆錢就留在那小桌子上了。到了弗洛蘭走的時候，馬丹拿爾辣克陪着他走到臨街的門邊。她是矮小的，軟弱的，善於流眼淚的。她只談起那點兒因為他丈夫的病而引起的雞湯，鮮牛肉，葡萄酒，醫生和藥店之類的用費。這些悲傷的話很教弗洛蘭侷促不安。第一次，他沒有懂得了，因為這可憐的婦人說他們從前靠著觀察員位置的年薪一千八百佛郎都覺得生活舒服，就一定流淚，他就帶着羞怯的態度說自己願意瞞着她丈夫再給她點兒東西。她表示拒絕了；後來不待轉彎，從她自身一方面，保證五十佛郎可以够她的用途。但是，在那一個月裏，她時常寫信給那個被她稱為「他們的救助者」的人：她有一筆秀麗的小型英國字體，許多簡明而鏗鏘的詞句，而為着要求十個佛郎，她可以這樣寫滿三葉信紙；使得這個公務人員的一百五十佛郎完全移到馬丹拿爾家裏去。那丈夫大概一無所知，而妻子却向他行吻手的敬禮。這種蓄意的舉動是他的至樂；他却掩藏起來，如同一種被他以自豪態度取來的犯禁愉快。

「車爾納克這魔鬼真給您開玩笑」，馬丹拿爾這樣說，「他愛惜自己，現在您替他製造定期的利潤」。

某一天，他終於回答道：

「這是商量過的，我現在只讓二十五個佛郎給他」。

並且，佛洛麗本來沒有需要。葛呂兩夫婦始終供給他的食和住。幾個剩下不多的佛郎，够得供他夜間到麥薛勒畢格爾店裏歇眠的用處。漸漸地，他的生活規範得像是一座時鐘了：他在臥房裏工作；繼續給咗咗叫上課，每週兩次，從八點到九點；留下一個夜間給美貌的葛莎閑談，免得使她不快活；而其餘由他剩下來的時間，就在玻璃格扇的雅座裏，同着伽瓦爾和他的朋友們共同消磨。

在梅許丹家裏，他之去，總帶着教師式的不亢不卑的態度。那棟舊式房子合了他的好尚。在樓下，他從那片熟蔬菜店的平淡味兒的中間經過，許多盆的熟菠菜，許多罐的羊蹄菜，都在一個小天井的後面攤着冷下來。後來，他跨上了那條因為潮濕而顯成油膩膩的螺旋形的樓梯，樓梯每一級都邊開裂的和有凹宕的，並且歪得使人放心不下。梅許丹一家人占了整個的二樓。自從寬裕的境遇已經到手之後，那做母親的從來不肯搬家，儘管她兩個夢想到一條寬敞街道上的一所新房子里居住的女兒屢次哀求。這老婆子使出執拗的性子，說自己從前在那裏過活，以後就死在那裏。尤其，她滿意於一間烏黑的盥洗室，而把兩間臥房讓給柯萊兒和諸爾芳第女人。這一個行使阿姨的權威，占住了臨街的那間；這是大臥房，漂亮臥房。柯萊兒因此很不平，拒絕使用相連的那間對着天井的屋子；而願意睡在樓梯另一頭的一間幾乎緊壓在屋脊下面的小屋子，並且她連用

石灰刷白一下的功夫都沒有。她握住了自己這間房鑰匙，稍許有點兒不高興，她就彌起了門簾在房裏。

弗洛蘭到的時候，梅許丹家裏正用過了晚餐。唔唔叫撲到他的身上，撓着他的項頸。他帶着這個倒在他兩腿之間，瘦瘦不休的孩子，坐下休息一會兒。隨後等到餐桌上的漆布被人擦過的時候，功課就在餐桌的角兒上開始了。美貌的諾爾第女人對他表示一種放動的款待。她用幾枝鐵針編物或者補綴換洗的衣裳，拉近自己的椅子，在同一的燈光下面工作；時常，她停下針來，靜聽這種教她驚訝的功課。不到多時，她起了一個深刻的敬佩念頭對着這個如此博學的單身漢子：他和唔唔叫說起話來像是一個女人那樣地柔和，他又有一種安琪兒樣的耐心來始終重述同一的勸告。她覺得他的儀表絕對不壞了。使得她變成了因為美貌的莎莎而懷疑她的了。她又移近了她的椅子，用一種使人感到侷促的微笑瞧着弗洛蘭。

『不過，媽，你揀着我的胳膊，你弄得我不好寫字』——唔唔叫在憤怒之中說。『你瞧！這是——滴墨水，現在！趕快退後罷』——

漸漸地，她居然說了葛莎的許多短處。她肯定她隱瞞了自己的年齡，她緊束自己的胸甲弄得呼吸困難；而在早上，這個熟膩店女掌櫃下樓時候之所以綁緊肚帶上好油膏頭髮一絲不亂的原故，正因為她丟開裝飾應當是怕人的。這時候，她略略拾起了自己那雙胳膊，來表示在自己的衣裏並沒有東胸甲；並且她保留她的微笑，展開她那教人感到正在半紕半開的薄薄汗衣裏面轉動蘊

漢的美妙絕倫。這一課中斷了。感到興趣的唔唔叫嚷著他母親拾起了那雙胳膊。弗洛蘭聽著，並且笑着，同時想起婦女們都是古怪的。美貌的莎莎的和美貌的諾爾蒂第女人的競爭教他得了樂趣。

唔唔叫，這時，寫完了他那頁習字簿子。弗洛蘭本寫得一手好字，這時候着手預備起模範字型，許多紙條兒，他在那上面用大型字體和半大型字體，行列整齊地寫了許多排法很長的字。他歡喜用「殘暴地」，妨害自由，違背憲法的，革命的」這些字；或者他教這孩子學寫這樣一類的句子：「公理的日子將要到了……毒蠍愛的痛苦是惡人的刑罰……在時間將到之際，罪人必倒」。他寫着模範字型，很坦白地服從種種在他腦子裏時常出現的意識；他忘了唔唔叫，美貌的諾爾蒂第女人，一切繞着他四週的。唔唔叫幾乎要抄錄民約論了。他描着每個字母，在許多整頁兒的紙上，描出了許多「殘暴地」和「違背憲法的」這類的詞。

一直到這位教師起身的時候，梅許丹老老始終倚着桌子窺探，一面口裏咕噥。她心裏對於弗洛蘭懷著一種可怕的怨恨。照她的看法，這並沒有好的意義，來這樣教這小子，在夜間，在孩子們都應當睡的時候用功。她必然早已把這個寶寶子放到門外了，倘若美貌的諾爾蒂第女人在一場很激盪的說明之後，沒有新切地向她要青錢使她不能以主人地位在自己屋子裏接待在她認爲好的人，她就到外邊去住。加以每天夜間，爭論必然應時重新開始。

「你說的是廢話」，那老婆子說，「他的個性不正……並且，瘦子們，我素來放心不下。一

個瘦的男人，甚麼都會幹。我從來沒有碰見一個好的……他的肚子貼到了屁股上了，這一個，不用懷疑。因為他扁得像一塊木板……不好看，這樣！我呢，已經是過了六十歲的人了，我不願意收留他在我的獨便盆兒的小桌子裏。」

她之說這段話，因為她看明白了事情是怎樣轉變的。並且她帶著贊美談到麥特勒畢格爾，這一個在事實上，對美貌的諾爾第女人很表示殷勤；除了嗅到這裏有一筆大的嫁資，他而且還想起這青年婦人若是照顧擅合一定是很極了的。這老婆子沒有拒絕：至少這一偶不是骨瘦如柴；他應當強健得像是一個土耳其人。她甚至於竝念念不忘他那雙很結實肥壯的小腿。但是美貌的諾爾第女人半滑雙脣一面尖刻地回答道：

「我真看不起他的小腿：誰的小腿我都用不着……我替我高興幹的。」

並且，倘若這母親要繼續再說並且說得更露骨，這女兒就喝道：

「哈，甚麼！這與您不相干……這不是真話，並且。即令這是真話，我也不會向您請示，可

不是？請您讓我太平一點兒。」

她回她的臥房去了，砰地關好了房門。在家裏，她早已取得一種被她妄用的權力。這老婆子在深夜，憑著自己相信有那麼聲響，就從床上起來，赤著雙腳走到她女兒的房門口，去聽弗洛蘭是不是沒有再來找她。但是弗洛蘭還有另外一個更為強硬的敵人在梅許丹家裏。每逢弗洛蘭一到，河販兒就一言不發地站起來，她起了一身冷汗，回到她那間靠著樓梯平台那一邊的臥房裏。

去。於是旁人就聽見她帶着一種冷冰冰的憤氣旋緊了她門上的兩層鎖鑰。有一天夜間，她的阿嬤邀請教師吃飯，她就在平臺上預備自己的飲食，並且獨自在臥房裏吃。時常，她那樣嚴密地不肯出門，以至於旁人整整一週看不見她。她始終提不起興趣，而脾氣乖僻得像鐵，顧盼凝滯得像那使着灰色毫毛保護的野獸。梅許丹老老以爲能教同著她來給自己排遣，誰知在向她談起弗洛蘭的時候，却弄得她怒氣衝天。於是，這個被激怒的老婆子，向四處嚷起來，說是自己倘若不害怕兩個女兒在家裏互相吞噬，自己真會走開。

某一次夜間，弗洛蘭正值退出的時候，經過柯萊兒那張大開而尚未關的房門跟前。他看見她正滿面紅暉地瞧着他。這青年女子的仇視態度教他傷心了；他自己對於婦女們而生的羞怯心覺得阻擋他引起一番說明。這次，他若非瞧見蘇蓋姑娘那張雪白的小臉兒伏在三樓的欄桿上面，他一定會走到柯萊兒的臥房裏了。他過門不入了，還沒有下到十級樓梯，柯萊兒的房門激烈地隨着他的腳跟關起來，使得整個兒那間樓梯房受了驚動。就是在這個機會之下，蘇蓋姑娘確信馬丹葛呂的表弟兄和梅許丹家兩姊妹都睡過了。

弗洛蘭沒有對這兩個女兒身上轉過念頭。通常，他以絕不能從婦女身邊取得甚麼成功的男子地位對待婦女，後來，他的男性壯志在夢想世界消聲得太多了。對於諾爾泰第女人他本已到了實驗一種真正友誼的地步；因為她心眼兒不是壞的，當她不任性的時候。夜間，在燈光下面，她如同為羞惱下身體來看唔咁叫學寫字似地而移近自己的椅子的時候，他竟懷着相當的不自在感到她

那健碩而溫暖的身體在他的旁邊了。在他看來，她像是龐大的，很濃重的幾乎教人放心不下的，挺着她那個巨人的胸部；由於泛泛地害怕自己陷入那個肉體之中，他竟縮起了自己那雙尖銳的胳膊肘和那副枯槁的肩頭。他一身乾瘦的骨頭觸到這類豐肥的胸部而得的只是煩惱。他低起腦袋了，更縮起身體了，因為那陣從她身上騰起的猛烈呼吸感到了拘束。有時候她的短袖襯衣半開，他竟以為從那雙重白顏色之間，看見散出一陣屬於生命的蒸發物，一陣在他臉上拂過的屬於健康的喘息，那依然是熱的，如同在七月裏的溽暑之夜，從菜市場裏古怪味兒的拐角兒上所騰起的相似。這是一陣腳在輕鞏細綿樣的皮膚上的不散芬芳，一陣從酥鈎結腕滲出的海鮮脂液，在她這女性的氣息裏調入了一陣硬性的馥郁。她試過一切馥郁的油，她也在大量的水裏洗過；但是沐浴的清涼鮮潤一經消散，血液就向她重新引回了蘿門魚的淡味兒，香魚的麝香紫羅蘭味兒，海青魚和方扳魚的辣味兒，直達她四肢百體的末梢為止。這時候，她的裙襬的搖擺迸出了一種蒸發氣；她在一陣混濁泥沙的海藻樣的蒸發作用中間前進；配上她那女神樣的玉立長身，她那值得賞嘆的淳潔和清淺，竟像是一座墮在海裏而被一副捕沙丁魚的網子從海岸邊撈起來的古代大理石的雕像。然而弗洛蘭感到痛苦了；他絕不需要她，他的感覺被魚市的午後風光逼出反抗力了；所以他認為她是使人生氣的，太鹹了，太濃了，一個太大度的美人和一種太強烈的臭味。

而在蘿蘭姑娘，她却舉起鬼神的名稱發誓說他是她的摶夫。她已經為着一條值得十個鋼錠的無斑比目魚和美貌的諾爾恭第女人上了氣。自從這場糾葛，她向美貌的滿莎表示一種好的交情。

了。她希望能够早地如此認識她所謂「萬呂家裏的陰謀」。弗洛蘭被趕出她，她是一個沒有靈魂的禦壳，正如她自身之所言，而不自其中不平的原故。一個跟着一個單身男子的蹤跡跑的青年女子，本不至於比這個可怕的老婆子在覺得這個表弟兄的祕密在她的掌握之間從容滑走的時候更為傷心。她用一種因為她那在求牡狂熱發動中的好奇心不能占住他而陡起的激怒，來覬伺這個表弟兄了，追蹤他了，赤裸裸地探知他了，在各處端詳他了。所以自從他到梅許丹家裏來，她竟不能離開樓梯上的欄杆了。後來，她明白了美貌的夢想看見弗洛蘭和「這些婆娘」往來很為生氣。於是每天早上，她給荔莎許多屬於蛇蠍狗的新聞。遇見天冷的日子，她被冰風弄得皮膚發皺身子縮瑟就走到熟食店裏來；她走在櫃台前面，抬起那雙發青的手，擺在那合金的小蒸籠上來烘熱自己的指頭，却一點甚麼也不買，只用她那微弱的聲音反覆地說道：

「他昨天又到了她們家來，就一直再沒有出來……諾爾泰第女人在樓梯上喊他做『我的季季。』」

爲着多瞧些兒時間並多烘熱些兒自己那雙手，她說了點兒謊話。在她自信看見了弗洛蘭從柯萊兒屋子裏出來那晚的第二天，她趕忙跑到熟食店裏，並且使那故事延長到半點鐘以外。這是一種羞恥了，現在，表弟兄從這張床爬上了另一張。

「我看見了他，」她說，「在他和諾爾泰第女人鬼混够了的時候，他就顛起了腳去找那個金黃頭髮的小的，以後，他大概要重新回到那個栗色頭髮的大身邊去，在我撞破他的時候，還可

教他倒退了。整整的一夜，我聽見那兩張房門的聲音，這個何曾完結……而那個老的梅許丹，她正睡在一間夾在她兩個女兒的屋子當中的盥洗室裏！」

葛莎做了一個輕蔑性的扁嘴。沒有多說話，只用她的沈默態度鼓勵薩蓋姑娘的多言。她深沈地靜聽。到了細情變成了過於突兀的時候，她喃喃地說道：

「不，不，這是不許可的……竟會有這樣的的女人！」

這時候，薩蓋姑娘，哼！竟答復她說一切的女人都不是像她一樣有德行的。然後才說自己很原諒這表弟兄。一個男子，原可以跟着每一條過路的精子跑；並且他沒有妻妾，也許末了。她裝做無意地提出了一些問題。但是葛莎始終不許刺這位表哥，聳着肩頭，閉着嘴。等到薩蓋姑娘走了之後，她顯出作態的神氣瞧着蒸籠的蓋子，在那上面，在金屬的光澤上面，這老婆子留下了她雙手的污痕。

「沃豆斯汀」她喊着，「快拿一塊抹布來擦蒸籠。這真教人倒胃口。」

美貌的葛莎和美貌的諾爾恭第女人的競爭成了怕人的了。美貌的諾爾恭第女人自以爲奪了她的動人的一個情夫，而美貌的葛莎則憤怒地反對這個不值得甚麼的女人引了這個陰險的弗洛蘭到她家裏，終於會累及他們。於是每方面各自在各自的仇視之中拿出了各自的性格：這一側，安靜的，強視一切的，帶着一種爲踏過污泥而提起褲子的女人的臉色；另一個，較爲不願意，顯出一種頑鈍的快樂，帶着一種過暮生風的女決鬥員的粗率態度在人行道上昂然獨步。她們相遇中

的某一次，造成了魚市的整整一天的談話資料。美貌的諾爾芬第女人在看見了美貌的嘉莎立在鱷魚店的門口的時候，就故意繞了一個圈子經過她跟前，爲的是教自己的圓帽和嘉莎輕輕相觸；這時候，她們的黑色的注視就像雙劍一般，帶着純鋼般銳利的閃光互相交錯了。而在美貌的嘉莎到了魚市裏來的時候，就從她這一方面，故意走近美貌的諾爾芬第女人的台子跟前，裝出一個倒了胃口的鬼臉；她在鄰近的一個女魚瓶子手裏，挑選些大骨頭，一條黃比目魚，一條薩門魚，就在大理石的台子上擲下她的錢，瞧見了這件事傷了「這個值不得甚麼」的心使她停住了她的笑。此外，這兩個敵手互相造謠，各自說各自的對方只用賣壞了味的陳貨。但是她們的作戰根據地，在美貌的諾爾芬第女人是她那張台子，在美貌的嘉莎是她的櫃台，雙方的「火線」尤其是穿過朗布多樹的樹面互相照射的。她們在這種時候都嚴守位置，着上雪白的寬大圍裙，戴上各種珠寶和裝飾品。自從早晨，戰鬥就開始了。

『倒不錯，那條肥的牛婆已經起床了！』美貌的諾爾芬第女人叫喊起來。『她把自己細得像是一塊肥香腸，沃亘斯汀，那隻貨色正偷偷地端詳我們，在那邊。她完全變了樣子了，因爲過的那個生活……您看見她那雙耳環嗎？我相信她真會擲架子，可不是嗎？真教人嘆氣，這樣的金

同時，街的另一面，美貌的嘉莎向她的女學徒說道：

『您快看罷，沃亘斯汀，那隻貨色正偷偷地端詳我們，在那邊。她完全變了樣子了，因爲過的那個生活……您看見她那雙耳環嗎？我相信她真會擲架子，可不是嗎？真教人嘆氣，這樣的金

剛纔，落在這樣一班女人手裏！」

「正是這些東西向她要的代價——沃亘斯汀溫和地回答。

她們兩人的中間，有一個得了一件新的珠寶的時候，這竟是一件勝利了；於是另一個就悲憤得要命。那個兒早上，她們為着她的顧客們而互相嫉妒，表示自己很傷心，儼然互認爲「對面那個大個兒」的寶寶更發展了。後來，午飯的情報又到了；她們彼此都曉得對方吃的甚麼，窺探的功夫直達到對方的消化狀況。午後，一個坐在那些烹飪好了的肉林之間，一個坐在魚羣裏，她們都休戰了，都嚴陣以待了，都異常戒備了。這正是決定當天種種成績的時刻。美貌的諾爾瑟第女人刺繡了，挑選了針線工作中很微妙的，這正是較美貌的蓋莎生氣的事。

「她最好是，」蓋莎說，「去修補他那個赤着雙腳走路的兒子的襪子罷……各位可會看見這樣一個姑娘，一雙通紅的手全是魚腥味兒！」

她，編物，通常。

「她始終編着那隻不朽的襪子，」另一個這樣挑眼兒：「她算是躺在工作上面，她吃得太多……倘若她那個忘八等候這孩子來暖腳！」

一直到傍晚，她始終都還是不能安寧的，曲解每一個訪問者；目光那樣銳，使她們從對方的身體上捨得出種種細微的詳情，而其他的婦女們，在這樣的距離，都說是甚麼也望不見。蓋莎姑娘因爲馬丹葛呂的眼光過人而贊嘆不絕了，某一天蓋莎發見那個女魚販子左腮上的一道爪

痕，她就說道：「有這樣的眼睛，可以隔着門透過去看。」天黑了，而勝利屬誰每每不能決定；有些時，其中的一個立在人行道上不動；但是明天，另一個定來報復。在街坊上，有人賭東道了，或者爲的美貌的葛莎，或者爲的美貌的諾爾芬第女人。

她們至於禁止她們的孩子們互相說話了。以前，波林和唔唔叫本是好朋友；波林穿的是樣子正派的姑娘的筆挺的短裙；唔唔叫衣衫落拓，亂嚷亂踢，很熟練地摹仿趕車的行動。每逢他們在海鮮鋪前面的寬廊人行道上尋樂的時候，波林總裝做一輛車子。但是某一天，唔唔叫天真爛漫地跑着去找她，美貌的葛莎却把他當做野孩子對付而推到門外。

「天曉得，」她說，「同着這些沒有教訓的孩子們……這一個真有許多被大家眼見的壞榜樣，我真不放心，遇着他和我的女孩子在一塊兒。」

這孩子的年齡是七歲。薩蕪姑娘當時正在葛莎跟前，接着說道：

「您很有道理。他素來和街坊上的女孩子們混在一塊兒，這個壞東西……已經有人在一塊兒害了葛莎遇見他和煤販子女兒一塊兒。」

而美貌的諾爾芬第女人，在唔唔叫回到家裏哭着向她說起這個遭遇的時候，竟墜入一陣怕人的暴怒境界之內了。她想跑到葛呂格拉台勒店裏去搗爛一切。後來，她打了唔唔叫一頓，氣就平了。

「倘若你再到那裏去，」她憤憤地吆喝，「你就會曉得我的厲害！」

但是這兩個婦人的真正特點却是弗洛蘭。滿底說來，他是唯一把她們引到這個戰場上的，他們的戰鬥只爲着他。自從他回到巴黎以後，一切越來越壞了；他使得這家一廻在如此肥沃的太平氣氛裏過活的人現在感到危險困難和動搖了。美貌的諾爾曼婦女人很想去抓傷他，遇到他在葛呂家裏忘情過久的時候；這種推她向着渴望這漢子而起的鬥爭熱烈心正是大的原故。而美貌的莎，對着她大伯子的品行不端，他那些和梅許丹姊妹種種關係造成的街坊上的惡評，却保持一種司法官式的態度。她驚心動魄地受了妨害了，極力忍住性子不去表示她的妬忌心，固然，她輕蔑弗洛蘭而且自己又抱着正直婦人的冷嘲態度，然而一種特別的新急心却使她怒氣橫生，每次他爲着到陀螺街而離開葛呂店，她就揣度他在那裏經營享受的各種違禁的娛樂。

夜飯，夜間的開來，在葛呂家裏，都成了不大親熱的了。飯廳的明潔境界得了一種尖銳逼人而冷落無情的特性。弗洛蘭在清淺的橡木家具裏面，在過於華潔的掛燈下面，在過於簇新的地席上面，感到了一種責備，一種懲罰。他幾乎不敢吃甚麼了，怕的是撒下些兒麵包粉屑和弄髒他的飯巾。然而他却有一種漂亮的飼養態度使她看不出來。他向各處播散葛呂的柔和風度。在事實上，她一直是柔和的。她帶着一種微笑，如同向他顯着頑兒似地向他說道：

「這是不可解的，您食量並不遠，現在，然而您並沒有發胖……這於您並沒有好處。」

葛呂却笑得格外有勁兒了，他拍着他的肚子，一面說整個的葛呂店可以裝在那裏頭，却簡直連一個變鋼蘇那樣厚的脂肪都不留下。但是葛呂的堅持之中，原有那種怨恨，那種被梅許丹

老老比較村野地對於瘦子表示過的懷疑；也有一種對弗洛蘭的越軌生活而發的繞圈子的譏刺。此外葛莎在他跟前從不談論諾爾莽第女人。某一天葛呂說了一次笑話，她竟變成了冷冰冰的，他只好再也不提。晚飯后的甜食吃完之后，他們又勾留了一會兒。弗洛蘭會經注意過她的神情，所以在他認為走開是太早的時候，就找點話來談。她本來是很近地坐在他身邊。他却覺得她是溫暖的和有生命的，如同那女魚販子一樣；她也沒有同樣的海鮮氣味，富於刺激性的和濃厚滋味的氣味；而只有猪油氣味，好肉的淡氣味。沒有一點感覺能使她那個豐滿的腰肢發生一道摺紋。所以美貌的葛莎這種過於堅定的交際，比起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的溫柔的接近，更其使弗洛蘭的瘦骨頭感到了不安。某一天，伽瓦爾用掀肝瀝腸的態度，向他說過馬丹葛呂確然是一個美貌婦人，不過他對於美貌婦人，只愛那些「不像這一位一般兒身披鐵甲的」。

葛莎避免對葛呂讓論弗洛蘭了。她從習慣上極力裝出寬大的忍耐了。此外，她認為既然沒有甚麼嚴重的動機，自身究竟以不插入這兩弟兄之間為合乎道理。這正如她說的一樣，她的脾氣甚好，不過不應打逼她走到盡頭。她因此守着寬容的時限，面色是沈默的，面貌是嚴格的，啟示與離冷淡的態度，而且凡是一切可以教這公職員悟到自己食住均在葛呂家中而從不花錢的言動，都用心避免；這並非她可以接受一些兒房飯錢；因為她的見解遠高於這。不過，他質地可以在外面用他的早點。某一天，她向葛呂提起注意：

『這裏的人已經不是單獨的了。我們要談點兒甚麼，現在，應當等到我們夜間睡的時候』

了。」

末了，某天夜間，她在枕上向他說道：

「他賸得一百五十佛郎，對嗎？你的哥哥……真也是少見的，他不能要擇點兒在一邊去買點兒貼身的衣裳。我又非拿你的三件舊襪衣給了他不可。」

「哈！這毫不算甚麼，」葛呂答復，「他並不是難於應付的，我的哥哥……應當由他自己支配他那點兒錢。」

「哈！一定，」她並不再行堅持而只低聲說，「我說這件事為的却不是這一層……無論他用得對不對，原不是我們的事。」

她確信他在梅許乃家裏用了他的月薪。她只有一次越出了她的寧靜態度，這種屬於性情上的和計算上的謹慎。原來美貌的諾爾泰第女人送了弗洛蘭一條非常漂亮的藤門魚，這一位因為這條魚很感困難而又沒有敢於拒絕，於是帶回來交給葛莎。

「您可以拿牠做一份凍魚膏，」他天真地說。

她瞪著雙眼望他，嘴唇兒發白了；後來，從一種由她勉強忍下來的聲音說道：

「您是不是以為我們缺少食糧，真是！謝謝上帝！這裏吃的東西是數用的！……請您把這條魚退回去！」

「不過，至少請您把這條魚替我煮熟罷，」弗洛蘭因為她的盛怒受了驚訝就這樣答復：「我

預備吃這條魚。』

『這一來，她高聲發言了：

『這裏不是一個火舖罷，大概！請您要那些拿魚送您的人煮熟牠，倘若他們願意。我呢，我不願弄髒我的鍋子……請您把這條魚退回去罷，您可聽見！』

她幾乎會拿着這條魚扔到街上去。他只得帶到了麥薛勃畢格爾店裏，教路斯做成一份凍魚肴。後來，某一夜間，在那裝了玻璃格扇的雅座裏，他們吃着凍魚肴。伽瓦爾買了些牡蠣。弗洛蘭漸漸來得更密了，不大離開這雅座了。他在這裏面等着了一個高度熱烈的環境，他的種種政治熱得以於其間自由發揚。偶爾，現在當他關上臥房的門來工作的時候，那屋子的柔和境界教他心焦了，自由權的理論發覺，對他已經不是滋味的了，他應當下樓而去向沙爾咸的那些富於決斷的格言裏和羅革耳的憤怒裏尋覓滿意。在最初那些次的夜間聚談之中，這種喧譁，這種涓涓的音論，本教他不大自在，因此他現在依然覺得境界空虛，不過却感到一種需要，使自己精神得到寄託，受到鞭策，受到推動而臻於可以安定心頭暮凡的極端結論。雅座的氣味，那種微經草的烟燭熱了的燒酒氣味，醉醉了他，給了他一種獨具的幸福，一種忘形的觀感，用搖籃性的陶醉力教他輕快地接受了很粗率的事。他終於歡喜那些露在雅座中的面目了，去尋覓他們了，帶着習慣上的愉快去和他們聚會到很晏了。魯平的和藹多鬚的臉兒，克萊曼司的莊重的側影，沙爾咸的蒼白色的瘦削姿態，羅革耳的駢背，以及佛爾瓦，亞歷山大和拉佛伊之輩，都走入了他的生活裏，都在

他的生活裏占了一個日見擴大的地位。爲他，這像是一種全屬乎肉感的享樂了。每當他伸手握到雅座門上的握手銅球，他就覺得這銅球是有生命的，是溫着他的指頭的，是自動旋轉的；就是握住一個女人的軟綿綿的拳頭，他也不會感得一種更爲活躍的觸覺。

在眞偽上，這雅座裏面正發生許多很嚴重的事。某天夜間，羅革耳在用了超過平常的激烈態度罵了一陣之後，就向桌上打了幾拳，口稱大家若都是漢子，就可以把政府推倒在地上。後來他接着又說大家應當立刻一致行動，倘若大家要在崩潰現象發生之時而諸事已經準備妥貼。後來，所有的腦袋都彼此聚攏來，在較爲低弱的聲音之中，大家同意於組織一個爲一切未來之事而準備停當的小團體了。伽瓦爾從這天起，便自以爲是其祕密團體的分子並且正在反對政府。這個集會是沒有被人認識的，但是羅革耳答應向其他爲彼所認識的團體擔任連絡之責。在某個時機裏，大家會抓着整個巴黎在掌握中的時候，就可以教杜勃羅夫宮跳舞起來。接著，就發生了許多經過好幾個月而毫無結束的討論：組織問題，目的和方法問題，戰略和未來政府問題。每次一經格斯端上了克萊曼司的格洛格酒，沙爾威的和魯平的啤酒，羅革耳的，伽瓦爾的和弗洛蘭的冷咖啡，以及拉伽伊的和亞歷山大的小杯子之後，這雅座就連番地防堵起來，會議也就開始了。

沙爾威和弗洛蘭，自然始終都是最受人靜聽的聲音。伽瓦爾指不住自己的嘴，一點兒一點兒述起圭亞納的全部經過，這舉動竟把弗洛蘭擺在一種殉教者式的光榮之列了。他的言論都成了信條了。某天夜間，那個家禽商人聽到有人攻擊他這個缺席的朋友，他竟生起怒來而高聲說道：

『請您不要涉及弗洛蘭罷，他會經到過圭亞納！』

但是沙爾威因為這個優越地位而感到自己受了刺殺了：

『圭亞納，圭亞納，』他從牙縫中喃喃地說，『在那地方生活也不見怎樣惡劣，無論如何！』

末了，他著手證明充軍算不了。苦難，而大的痛苦却在自己留在被壓迫的故鄉，閉着嘴和得勝的專制主義相對。並且，倘若旁人在「十一月一日」沒有逮捕他，這也不是他本人的過錯。他竟又主張那些被人抓去的都是傻瓜。這種陰晦的嫉妒心使他成了弗洛蘭的派系上的對手了。種種討論，始終是在他們互相畫出界線的情形之下而結束的。後來，他們在另外那些人的縱橫氣象之中談了許多鐘點，但是他們倆，却誰也不承認戰敗。

種種最被注意的問題中的一個，就是在勝利的次日如何改造國家。

『我們都是勝利者，可不？』伽瓦爾開始發言了。

末了，勝利一經確定，每人表示自己的主張。於是兩個分野就出來了。宣傳激烈主義的沙爾威，有葛耳和魯平和他立在一處。弗洛蘭始終抱着一視同仁的梦想，自稱是社會黨人而倚賴亞歷山大和拉伽伊微同志。至於伽瓦爾，他並不厭棄種種激烈觀念；但是，因為有時候旁人用種種使他發生情緒的尖刻嘲笑來斥責他的資產，他成了公社黨人。

『應當根本掃除，』沙爾威如同揮著一把斧頭似地用他的簡短態度說。『樹的根柢既然朽

了，我們應當推倒牠。』

『對的！對的！』改革耳接濟說，這時他爲着教自己顯得比較高大些兒竟站起身來，於是他的背上駕起的那一包頂得那層格扇動插了。『一切都一定會倒在地上，這我向您各位說的……以後，大家一定會看得見。』

魯平用他的長臂表示贊嘆。每逢新種提議變成了完全革命性的時候，他的誠懇態度是自得的。聽到了斷頭台這個名詞，他那雙眼睛表出一種明顯的和悅態度，他半閤着那雙眼，儼然看見這東西，而這東西又教他神往；後來，他輕緩地把下頰在手杖的圓球上面擦着，口裏同時呼出一陣表示滿意的微呼。

『然而，』弗洛圖換次發言了，他的喉音含着一種具有憂鬱味的嘹亮，『然而，倘若您砍倒一棵樹，自然非保存種子不可……我相信，從相反的方面，應當留下樹來預備就在那上面接上新的生命……政治革命是完成了，您可看見，應當今日就顧及工作者，工人；我們的運動將來應當是完全社會性的。結果，我很不相信您能設法阻止這種屬於人民的請求。人民是困苦的，他需要他的份兒。』

這些議論使得亞歷山大興奮了。他用他的滿意的眸子的臉兒肯定人民是困苦的。

『我們祈求我們的份兒，』拉御伊用一種比較帶威脅意味的神情接着說。『屢次的革命都是爲資產階級的。並鬧得多了，到末了。第一要義，將來要爲我們。』

這一來，大家難於協調了。卯瓦爾主張劃分。羅革耳加以拒絕，發誓說他不在乎金錢。後來漸漸地，沙爾威鎮住了騷亂，獨自繼續發言：

「各種階級的利己主義，原是暴政的種種最堅定的支持力之一。人民的利己行動是惡現象。倘若他協助我們，他將來可以有他的份兒……現在您為什麼要我為工人作戰呢？倘若工人拒絕為我們作戰……並且問題原不在這一點。應當有十年的革命性的獨裁，倘若要法國這樣一個國家能較養成使用自由的習慣。」

「而尤其，」克萊曼司斬切地說，「工人並不是成熟了的，他應當受指揮。」

她是素來不大說話的。這個埋沒在這些男子們之中的莊重高大的女子，抱着一種教授式的姿態來審視他們談政治。她靠着格扇仰着，用小口兒喝着她那杯格洛格酒，一面皺起眉頭，鼓動鼻孔，瞧着這些對談的人，這種裝在心裏的批評，證明她對於種種最複雜的事件全懂得，全有很決定的觀念。有時候，她捲好一枝紙菸，從嘴唇角兒呼出煙道輕烟，自身成了格外專心細聽的了。彷彿辯論是要由她來評定的，而到末了應當由她發給獎品。她保留自己的見解，不和男子們一般易於動搖，確然自信固守婦女的立場。不過，在討論熱烈的時候，她吐出一兩句短簡的言詞，用一個字來做結論，教沙爾威啞口無言，根據卯瓦爾的口吻：她使得沙爾威喪失自衛力量。徹底說來，她自信遠比這些麥詩們精幹。她僅僅敬佩魯平，每每用她那雙大而黑的眼睛端詳他的誠實。

弗洛蘭並不比其餘那些人格外注意於克萊曼司。在他們看來，那是一個男人。他們和她撫

手，使勁之強幾乎教他的胳膊脫臼。某天夜間，弗洛蘭參觀了種種妙的計算。當時這青年婦人正領到她的薪水，沙爾咸想向她借十個佛郎。但是她說不行，她說應當曉得他們從前的地位。他們的生活原是建築在自由婚姻和自由財產的基礎上面的；各人嚴格地負扣各人的費用；據他們說，照這樣的辦法，他們相互間誰也不負甚麼義務，他們相互間誰也不是奴才。房租、購食、溝洗，零星娛樂，這一切費用都是記了賬的，標了說明的。算過總數的。這天夜間，克萊曼司在核對之餘，證明沙爾咸欠了她五個佛郎。後來，她拿十個佛郎交給他，一面向他說道：

『記着，你欠我十五個了，現在……將來，你到五日那天還我，在贊許潔那孩子的補課的學費上面扣還。』

到了大業叫了路斯來收錢的時候，他們每人從自己的衣袋裏掏出幾個銅蘇付清各自的消費價目，沙爾咸帶着笑聲把克萊曼司當貴族看待，因為她喝了一杯格洛松酒；他說她想凌辱他，使他覺到他自己的收入在她之下，這本來是真象；並且在他的笑聲的背景下，對於這筆較高的收入，原有一種反抗性，雖然他抱著他的性別平等的學說，但是這種笑聲却能够教他平氣。

倘若這些討論得不着結束，就使得這些麥詩們呼吸追促了。一陣怕人的喧鬧從舞廳裏傳出來：那些瞬沙波頻動得像是鼓面上的皮子了。有時候，這喧鬧大得那樣，竟使路斯正帶着不自在的態度從櫃台上給一個工人斟酒，也免不得因掛念而回過頭來。

『阿哈！謝謝罷，他們在那裏打起來了，』那人說，一面端着杯子擋在鋒板上，接着就用

手背擦擦自己的嘴唇。

「不要緊，」麥薛勒畢格爾說：「這是一些麥薛們正在鄉裏面談話。」

麥薛勒畢格爾對於其他的顧客們素來是強硬的，而却聽憑他們這些人自由自在地嚷叫，從來一點兒也不干涉他們。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坎肩，坐在櫃台後的長凳上好幾點鐘不動，那個被瞌睡所困的大腦袋靠著大鏡子，用眼光追隨路斯的動作，無論她正開酒瓶或者正用抹布拂拭器具。在高興的日子裏，遇着路斯立在他跟前，挽起袖子，把種種酒杯浸在水盆的時候，他總悄悄地不教旁人看見去使勁捏她的腮子，這是她用一種自在的微笑所接受的。她竟毫不用驚訝動作來漏洩這種親密表現。有時候他捏着她的腮快一點，她就駭不怕格支。然而，麥薛勒畢格爾在使他發倦的燈光和酒香的中間，却向雅座裏的喧鬧伸起耳朵。遇着說話的聲音高起來的時候，他就立起來走到格扇跟前靠著；或者他竟推開那扇門，走進雅座坐一會兒，在伽瓦爾的鏈子上拍幾下。在那裏面，他點頭贊許一切。那家禽販子說過，倘若勒畢格爾這個魔鬼有點兒口才，旁人就可以在他身上算得穩吵嘴的日子。

但是弗洛蘭，某一天早上，在菜市場裏，遇着路斯因為無意中搥翻一個女魚販子一筐海青魚而發生一場怕人的吵鬧的時候，聽見了有人把她當做「密探的籃子」和「廳裏的抹布」到了他恢復了秩序之後，旁人因此七嘴八張向他長長地談到麥薛勒畢格爾；他是警界的人員；街坊上沒有個人不曉得這件事；蘇蓋姑娘在沒有和他店裏做買賣之前，說過有一次會經過着他到情報局

去：此外，他是一個愛錢的人，一個整刻重利者，他繼續借錢給蔬菜商人並且把車子租給他們而誅求一種壞人的利息。弗洛蘭很動心了。當天夜間，他咽着嗓子，自信應當向這些麥薛們重述這些事。他們都聳着肩頭，因為他的不放心而笑了一大陣。

「這個可憐的弗洛蘭！」沙爾威惡意地說，「因為他到圭亞納去過，所以覺得全部警界人員現在仍舊跟着他。」

伽瓦爾發表了他的負責論調，說勒畢格爾「是個好人，是個純潔的人。」而尤其羅革耳，他竟生了氣。他的椅子咯咯地響起來，他盡情斥責，他宣稱像這樣繼續下去是不可能的，並且倘若有人舉發大眾全是屬於警界的人員，他寧願蹲在自己家裏而從此不談政治。從前是否有人不敢說他也是那裏面的，他，羅革耳！他，曾經在四十八年和五十一年都被人打敗過，兩次都幾乎被人選走！並且，他口裏這樣喊着，眼光正瞧着大家，下頷伸向前方，儼然像是要激烈地教他們服從似地，即令信仰心並不如此。在他這些憤惡性的願盼之下，其餘的人都用手勢來抗議。但是，拉伽伊疑見有人把麥薛勒畢格爾看做整刻重利的人，他却低下了腦袋。

種種討論消滅了這點兒意外了。麥薛勒畢格爾，自從羅革耳選出了一個頗乎陰謀的意識，他和雅座裏這些長客握手來說格外使勁了。在事實上，這些長客的照顧應當是一種並不肥美的好處：因為他們從不添喝第二次的消耗品。每逢退出雅座的時候，他們都喝乾杯子裏的最後的點滴。喝乾在綏談政治上的和社會上的理論時慷慨地節省下來留在杯子裏的最後的點滴。在深夜的潮濕

的寒風之中，退出這店子是使人發寒噤的。他們在人行道上躡一會兒，眼睛發燒，耳朵發燙，像是因為街道上的烏黑的沈寂擴張而受了驚嚇。格斯在他們背後，裝上了鐵式店門的大釘子。後來，他們調窮才聽我不清一個字而互相握了手之後，他們就各自分開了，不過還咀嚼著種種論據，深以未能把他們的信仰相互地注入對方的胸中為憾。魯平的圓背慢慢地幌着，在朗布多街那邊失蹤了；而沙爾威和克萊曼司並肩靠着菜市場這邊向落慶森公園而走，用軍人的步伐豪邁地推動他們的鞋跟，一面還討論政治上或者哲學上的甚麼觀念，彼此却從來沒有擇佳勝地。

陰謀慢慢地成熟了。在夏季之初，問題始終不過是「付之實施」的必要。弗洛蘭在初期之中原感到一種不信任，而結果却相信一種革命動作的可能性。於是就很嚴正地來工作了，留下種種記載，網羅種種計劃書。而其餘的人却鑄日談論。他呢，漸漸地，把自己的生活集中在那個每天傍晚使他費盡腦力的定見裏頭，引導他的兄弟葛呂也到麥赫勒與格蘭的店裏去，自然，這却沒有顧慮到壞處。他始終有點兒看他當作一個門徒，竟自信地把他推到好的軌道裏。葛呂對於政治絕對是陌生的。但是在五六次夜談之末，他也在意見一致的地位了。他顯出一種大的服從性，一種敬佩之心，對於哥哥的勸導，遇着美貌的感應沒有在身邊的時候。此外，最能引他入勝的，就是離開自己的熟識店而加入這個大聲吆喝的雅座之中的中產階級式的忘形動作，並且，克萊曼司的到會，在他看來竟產生了一件可以懷疑而又誇美的刺蝟力。他竟也匆匆忙忙端正那些講話了，現在，爲的是可以格外迅速地跑出店來，不願意從種種在他視為很有力而又不甚能够追隨到

底的討論之中遺失一個字。美貌的葛莎很清楚地發見他急於跑出去了。不過她還甚麼也沒有說。在弗洛蘭引了他走的時候，她特地立在店門的口兒，臉色暗現蒼白，眼光十分嚴肅，去看他們走進麥薛勒畢格爾的店裏。

葛莎姑娘，某一天夜間，從她屋頂的窗口，認出了葛昌的影子正映在雅座那個對着陀螺街的大窗子磨沙玻璃上面。她在這地方尋着了一個好極了的監視崗位，對着這種乳白色的透明性，望得見那些夢寐們的剪影，動作迅速的暴集，有所進出而伸張的腹部，陡然引長的大胳膊，却瞧不出他們的身軀。這些驚人的露時接腎的情形，這些無聲而又奮動的側影，向窗外洩漏了雅座裏的熾烈討論，並且支配她立在薄窗窗檻後面直至到那透明性化爲烏黑之時。她在那地方吸着了一個狠惡手段了。到末了，她竟向那些手，那些頭髮，那些衣裳，認得出那影子了。在這些緊握的拳頭。使氣的腦袋，發起的肩膀所成的是相扼相撲混亂情狀之中，她斬切說道：「這，這是表哥那混小子！這，這是伽瓦爾那老畜生，後來這是那駝背，後來這是克萊曼司那條瘦棍。」末了，到了那些剪影起了騷動的時候，絕對變成了紊亂的時候，她竟受制於一個不可抵抗的需要而下樓了，而去看了。她夜間去買幾盒子酒，托詞自己在早上覺得不舒服。應當一起床就喝些兒。在她看見葛昌那隻笨腳被沙爾威那隻瘦手家用輕躁動作推開了的日子，她端得很厲害地跑到了麥薛勒畢格爾的店裏，敘格斯洗濯自己那隻小酒瓶，藉此來多逗延點兒時刻。然而，她終於應當回家上樓去了，這時候，她聽見了葛昌用一種孩童式的簡潔態度發言：

「不行，再也用不着這套了……我們對他們結結實實掃一下，對這一堆小丑樣的國會議員和開員，對於一切都用撕裂手段，總而言之！」

第二天，一到八點鐘，薩蓋姑娘就在蒸籠店裏了。她在店房裏遇見了馬丹勒喀和小沙立葉，她們倆正把鼻頭伸入蒸籠之中，買點兒熟的膳餚預備午餐之用。因為這個老姑娘在那條十個銅蘇的無疑比目魚的事件之中，曾經牽引她們共同攻擊美貌的諾爾泰第女人，所以她們倆也和美貌的薩莎言歸於好了。現在那女色販子是做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並且她們斥責梅許丹那一家人不過是一些空無所有而只向男人要錢的女人。事情的真偽，却是薩蓋姑娘曾經向馬丹勒喀透了個風聲，說弗洛蘭有時又把這兩姊妹中的一個讓給伽瓦爾，以及他們男男女女四個人在葛拉德那家飯莊裏面盡興尋歡，而費用自然是出於家禽商人的那些五佛郎一枚的銀幣。馬丹勒喀因此睜起那雙冒火的眼睛氣得心疼。

這天早上，這個老姑娘想動手打動的却是馬丹葛呂。她在櫃台前面轉過身來，隨後，用她柔和的聲音說道：

「我看見了麥赫葛呂，昨天夜晚。好喲！用得著多說嗎，他們真是快活，在那雅座裏，他們圓得有聲有色。」

薩蓋的臉正向着街的這一面，耳朵却很留心，大概她不願意對面細聽。薩蓋姑娘說完之後停了一下，希望有人問她。末了才再用更低的聲音接着說道：

『他們有一個女人同着在一塊兒……嘿！不是麥諾葛呂，我不說他，我不曉得……』

『那就是克萊曼司』小沙立葉含着說，『一個高高兒的瘦子，有點兒裝傻，因為她有固定年金收入。她同着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教授過活……我見過他們倆同在一塊兒；他們的神氣活像是彼此互相押着到警察局裏去。』

『我曉得，我曉得，』這老姑娘說，她本來很認識她的沙爾威和她的克萊曼司，而她的話完全爲的是擾亂迷夢的心境。

這一個依然沒有動彈。她的神情像是正注意於菜市場裏的什麼很有興味的事。於是，另一個用到大手段了。她向馬丹勒喀說道：

『我早想向您說，您最好是勸您的姊夫要謹慎些兒。他們在羅座裏面嚷出教人發抖的事。男人們談到他們的政治，真地是不理智的。倘若有人聽見了那些話，可不是，那可以很不利於他們。』

『伽瓦爾素來幹他自己頭幹的，』馬丹勒喀嘆着氣說。『他的脾氣素來這樣。那真會急壞我，倘若他自投羅網。』

末了，一點微光在她瞼瞼的眼睛裏面發現了。但是小沙立葉笑了，睨着她那個因爲早晨的空氣而十分鮮潤的臉蛋兒。她說道：

『這是舒爾來整理他們，那些赫謄帝制的……應當撞他們到塞因河裏去，因爲照着他對我說

明的，沒有一個懂規矩的和他們在一塊兒。」

「唉！」薩蓋姑娘接着說，「這倒不是一個大不利，妙在那些不謹慎的議論都落在我這樣一個人的耳朵裏。您可知道，我甘願聽憑旁人斷掉我的手……例如，昨天夜間，葛呂先生說過：『

說到這裏她又停住了。葛莎却有了一個輕微的動作。

「葛呂先生說過應當鑰匙各部大臣，衆議員，並且曉得整個兒天翻地覆。』

這一次，薰蠟店的女主人陡然回過頭來了，臉色灰白，雙手緊緊地攏着自己的圍裙。

「葛呂說了這些話？」她用一道短促的聲音問。

「還有另外許多話，我現在記不得了。您可明白，聽見他說話的是我嗎？您真用不著這樣慌張，馬丹萬呂。您曉得遇着我什麼也不會走漏：我這樣的大年紀，對於那些教一個人過於羞唐的事是知道輕重的……這是我們一家人的事。」

她已經重新寧靜了。她素以家庭里安分守己和平氣象自負，絕不承認自己和丈夫之間有什麼疑雲。所以她愁於聳起雙肩，帶着一陣微笑喃喃地說道：

「這都是一些逗孩子們發笑的傻議論。」

後來這三個女人走上人行道的時候，她們都承認葛莎的臉色兩才是那般異樣的。這一大奏，表哥，梅許丹姊姊，伽瓦爾，葛呂夫婦，連同這些教難都絕不明白的經過，一定結局惡劣的。馬丹勒略問起那些為政治而受逮捕的人將要受如何的發落。薩蓋姑娘只曉得他們一受逮捕就不再蹤

跡，永不見蹤跡；這句話就教小沙立葉說起大概有人據他們到塞因河的水裏去，如同舒爾所要求的。

薰衣店的女主人在午飯和夜飯的餐桌上，避免一切謠語。等到弗洛蘭和葛呂在夜飯後到麥薛勒格爾店裏去的時候，她的眼光裏也不像有什麼更多的嚴厲神情。但是這一天，未來的憲法問題剛巧被他們討論到，所以這些麥薛們決定離開雅座的時候，已經是夜半一點鐘了；店外的木籬子早已放下來，他們只得彎着腰，一個跟着一個從那張小門經過。葛呂回去了，心裏不大自在。他一連在家裏開了三四道門，態度極其從容靜寂，顧着腳尖兒走，穿過客廳，伸起一隻胳膊，免得和家具相撞。一切都是睡熟了的。到了臥房裏，看見了葛莎早已留下那枝點好了的蠟燭，他竟明白自己很受了反感；這枝蠟燭帶着高而沈鬱的火焰在廣大的寂靜之中燃着。他脫下了皮鞋擺在地氈的角兒邊的時候，壁上的鐘用一種那樣清脆的顫動報出了一點半，使得他更胆怯地側轉身來，不敢有所動作，憤慨然瞧着鐘上那個用指頭指着一本書而全身發光的谷敦堡鍍金銅像。葛莎呢，他只看見她的背部，而腦袋卻藏在枕頭的凹裏；但是他很感到她並沒有睡熟，和她的眼睛應當是向著牆壁睜得滾圓的。這個碩大的，在肩部很現肥脹的背部，因為一陣忍着的暴怒成了蒼白的了；牠像是自行擴大了，保留了一種無聲斥責的重量和鐵定。葛呂完全因為這個像是用法官冷臉向他端詳的背部的嚴肅態度而狼狽不堪了，於是溜進了被蓋，吹熄了蠟燭，保持自己的謹慎態度。爲着絕不觸到他的妻子，他只躺在床邊兒上。她始終沒有睡熟，他敢於這樣說。隨後，他因

爲她絕不發話而失望了，就在睡醒之前墜步，不敢向她道晚安，對於這個不爲他的服從性所安慰而攏着臥榻的軸幹，感到自己沒有氣力。

第二天，他醒得很遲。醒來的時候，鴨絨被正在壓着臉部，伏在床的中央，他望見葛莎坐在書桌跟前清理種種單據；她早已趁着她正因爲昨宵放浪行動生倦而酣睡，不等他喚得就起來了。他居然張起了勇氣，從暖閣之中向她說道：

「哈！爲甚麼你沒有叫醒我？……你在那裏做甚麼事？」

「我清理抽斗，」她用平常的音調很沉靜地回答。

他覺得放心了。但是她接着又說道：

「誰也不曉得有甚麼事會來，倘着警察來呢？……」

「怎樣，警察？」

「一定地，因爲你參預政治，現在。」

他在床上坐起來了，當胸受了這個強硬而出乎意外的打擊，完全不知所措了。

「參預政治，我參預政治，」他重複地說：「警察在那裏面絲毫應當看不見甚麼，我決不教自己冒險。」

「不會，」她聳着肩頭回答，「你只簡單地說是要偷獎大衆。」

「我！我！」

『並且這句話，是你在一爿酒店裏高聲嚷出來的……薩蓋姑娘聽見你說。街坊上在這時候全曉得你是一個革命黨。』

他本來又重新躺下了。他還沒有完全醒清楚。葛莎這幾句話很響亮，如同他已經所見保安隊的長統皮靴在臥房門外響起來。他向她瞪詳了；她已經梳好了髮髻，束好了腰甲，裝飾得和尋常一樣，於是在覺得她處於這個使人刺激的環境之中而竟這樣不苟之後，不免更其不知所措了。

『這個你曉得，我現在絕對聽你自由，』她歎息了一會兒仍舊一面清理單據一面接着說：『我不願意壓住你……你是主人，你能够把你的境界去冒危險，陷害我們的信用，毀滅這家鋪子……我呢？日後只須防護波林的利益就得了。』

他辯駁了，但是她用手勢教他不用發言，一面又說道：

『不必，你甚麼也用不着說；這並不是一場吵鬧，就是一番說明，我也不想惹起……哈！倘若你曾經和我商量過，倘若我們曾經一塊兒談過這件事，我現在就不說了！大眾相信女人一點不懂政治，這是錯誤……你願意我向你說牠嗎，我的政治觀，屬於我自己的？』

她立起來了，她從床前走到窗子邊，用指頭除去那些被她覗見在機裝台上的和嵌鏡衣櫃上的光輝照人的木材上的灰屑。

『這是安分守己的良民的政治觀……對於政府我是感恩的，在我的生當進行順利的時候，在我吃得安靜的飯和睡得不被驚擾攪醒的時候……那不是生靈很壞？在四十八年？格拉合勒男爵，

一個值得敬佩的人，曾經翻出那時候的眼簾給我們看。他駁折了六千多佛郎……現在呢，我們有了帝制，一切前進，一切賣得出去。你不能說相反的話罷……那末，你們要的是甚麼，你們將來可以得到甚麼更好的，到了你們將來輸送大眾之後？」

她在床邊小桌跟前立着不動了，又起雙手對着那個藏在鵝絨被蓋當中的葛呂。她極力說明那些麥薛們所指望的；但是說到沙爾威的和弗洛蘭的社會及政治的制度他卻感到拘束了；他談論許多認識不清的原理，民治主義的實現，社會的再造，他用一種使得葛莎蹙眉而不能了解的那樣奇異方法混和了這一切。末了他起床之時一面攻擊帝制：這是不敦品的，不良事業的，持刀行劫的統御。

「你可看見，」他想起羅耳的一句話就這樣說，「我們都是那一幫搶劫蹂躪和暗殺法國的光蛋們的俘虜……還用得着這幫人嗎！」

葛莎始終蹙着雙眉。

「這就是你要說的嗎？」她用漂亮的鐵靜態度問。「這於我有甚麼相干，你剛才說的這些話？設若這竟是真的，以後呢？……我勸過你做一個不要安分守己的人嗎？我逼着你不免現你的借據，欺騙顧客，迅速堆起那些來路不光明的大銀幣嗎？……你會教我生氣，到末了！我們都是有品德的人，從來不搶劫誰也不暗殺誰。這就够了。另外那些人，真不關我的事，他們要胡亂，也只由他情願！」

她是堂皇而意氣揚揚的。她又開始走起來，挺着胸脯繼續說道：

「爲着教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快活，那末也許應當不去維持生活……而我呢，卻一定利用好的時機和支持這個正使商業發達的政府。倘若政府幹了些壞事情，我不願意曉得那一切。因爲在我，自己既然沒有幹甚麼，我一點也不害怕有人在街坊上指我給旁人看。所以一個人若是要和風塵打架就未免太笨了……你想必記得從前選舉的時候，伽瓦爾說過皇帝的候選人，是一個曾經破產曾經在各種古怪故事裏頭冒險的漢子。這可以是真的，我也不否認。而你呢，在選舉他的時候，並不因此而沒有很聰明地幹，因爲一則問題原不在那一點，二則旁人並不向你要求借錢，也不要求你和這一位麥薛做甚麼買賣，只向政府表示你因爲看見薰臘店生意興隆而是滿意的。」

然而葛呂說起沙爾威的一段主張了，這一次，這主張是宣稱「這些填飽了的中產階級，這些養肥了的小商人，預備支持一個普遍消化不良式的政府，都應當最先就扔到陰溝裏去。」這是仗着他們的恩惠，仗着他們的貪婪的利己主義，專制主義才能壓制和侵蝕一個國家。葛呂正預備一直說完到底，這時候，盛怒的菸莎切斷了他的議論。

「趕快摺下腰！我的良心絕不責備我。我不欠一個銅蘇的帳，我不加入任何胡鬧行爲，我買進和賣出種種良好的貨色，我不時甚至比同行貴一些的價錢……你說的那些，爲着我們的表兄弟沙卡耳那家人是合用的。他們竟至於假裝不曉得我在巴黎；但是我比他們更要自負一些，我真看不起他們那些幾百萬的財產。有人說沙卡耳在種種拆毀工作的材料之中發了橫財，可見得誰都受

了他的慾望。這也不教我說，他本來是爲着這個而發動的。他歡喜數目多得可以在上面打滾的錢，以後他就可以如同一個混小子似地，拿着錢從窗口邊扔出去……這樣性質的人，實現了太龐大的財產，真應當有人辯論。我本來也明白他。在我，倘若你想曉得他，我真看沙卡耳不起……但是我們，都是這樣安安靜靜過日子的，都是預備拿十五年光陰去積累一種寬裕境界的，都是不問政治的，我們整個的顧慮就是教養我們的女兒和引導我們這只小船向着好的地方走！瞧罷，你關着裏，我們都是安分守己的人！」

牠提到床邊坐下了。葛呂受到動搖了。

「好好兒聽我說罷，」嘉莎用一種格外鄭重的聲音說。「我想你總不願意有人來搶你的鋪子，掠空你的地窖子，毒取你的錢罷？倘若麥特勒墨格爾店裏那些人得了勝，你以為第二天你還能裝像你現在一樣溫和地躺着嗎？而且你以為從樓上走到廚房之後，還能裝像你等會兒要做的那一樣，平平安安地去講你那些驟變？不成，可對？……那末，你現在爲甚麼要談到推翻這個玉保護你而且正允許你積點兒錢的政府？你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女兒，你對於她們首先負了義務。倘若你用她們的幸福去冒險，你就有罪。世上只有無家可歸也無物可丟的人才胡聽見槍聲。你聽不想做精清戲臺的傻瓜頭，也許！坐在家裏別動，大寶貝，好好兒睡，好好兒吃，賺點兒錢，不要胡思亂想，你應當告訴自己：倘若帝制使得法國煩惱，法國一定是能救自救的。牠用不着你！」

她用她的巧笑笑了，這時候葛呂完全心服。她本有道理，無論如何；並且這是一個美婦人，

坐在床邊，梳洗得這樣早，這樣潔淨和這樣鮮潤，配着她一身耀眼兒的衣衫。他聽着她說話，一面瞧着他們倆懸在爐台兩邊的畫像，確然，他們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他們的神氣都很有規矩，穿着黑的衣服，嵌在金的框子裏。臥房呢，她也教他覺得像是一間屬於出衆人物的臥房；那些花邊方格巾的正面面積，在椅子上要出一種端正的風格；那些地毯窗簾和畫上風景的玻璃瓶，表示他們的工作和他們對於安逸的欣賞。於是重新鑽入鴨絨被蓋裏面去了，這被蓋可以使他從容容在一種完全式的溫度之中取暖。他覺得自己幾乎在麥薛勒畢格爾店裏丟掉了這一切，他這張寬大的床，他這間圍繞週密的臥房，他這即使他現在思念不置的薰臘店。末了，一陣幸福，從薰夢方面，從這些家具方面，從這一切在他四週繞着的溫柔事物方面升上來，用一種雋永的方式略略壓住他了。

「傻大小子，」他妻子看見他已經投降就這樣說，「你從前選了一條好路道。但是，你可看見，那樣，就得在我們身上，在我的和薰林的身上踏着走過去……現在你再不來評判政府了，對嗎？一切的政府都是相同的。況且，大眾支持這一個，也會支持另一個，這是必要的。一個人在老了的時候，整個的事情就是帶着賺了錢的確定態度，來平平安安吃用定期利息。」

葛呂點頭表示贊嘆了。他想開始講白一番。

「本來是師瓦爾……」他喃喃地說。

但是始板起圓孔了，用急促的態度打斷了他的話。

「不對，這不是加瓦爾……我曉得是誰。這一個在教傍人冒險以前，很可以想想自己本身的安全之道。」

「你想議論的是弗洛蘭嗎？」葛呂在臧默一下之後懶洋洋地問。

她並不立刻回答。卻立起身來，轉過來向着書桌走，如同爲着忍住自己的性子而使用氣力。隨後用一種乾脆的聲音：

「對呀，想議論弗洛蘭……你曉得我忍耐多少次數。無論如何，我不肯把自己參加在你和你的哥哥中間。家庭關係，是不可侵犯的。但是限度已經達到了最高點，到末了。自從你的哥哥到這裏以來，一切愈弄愈壞……此外，不必，我甚麼也不想說，這樣比較好得多。」

又發生了一個新的臧默境界，當時他丈夫拾頭瞧着暖閣的承塵板，於是她用更激烈的态度說道：

「總而言之，旁人不能說話，他像是連我們爲他而做的事都不懂，我們自己現在感到不寬展，因爲我把沃亘斯汀的臥房讓給了他，而還可憐的女孩子毫無怨言到一間缺乏空氣的黑屋子裏睡覺。我們早晚都供給他的吃食，我們爲他留心種種小的事情……這不算甚麼。他自然接受這個。他現在賺得點兒錢，然而大衆卻不曉得這東西過到那兒去，或者更不如說是大衆曉得的只嫌其太多。」

「本有這產在那裏，」葛呂聽見指摘他的哥哥竟感痛苦了，就這樣冒險說。

她如同茫然自失似地，直挺挺地立着不動。她暴怒了：

「你有這理，本有遺產……賤單子就在這抽斗裏。他從前沒有肯要牠，你也在場，你現在可記得；這件事證明這是個沒有頭腦又沒有品行的單身漢子。倘若他多少有點兒意識，仗着這筆錢他已經可以做點兒事了……我呢，我很想不再留他，這樣可以給我們解除異質……我已經兩次和他談過遺產；他拒絕我的話。你應當教他決定拿着這東西去，你……想法子和他去談這件事罷，對嗎？」

萬呂用一道不平的含糊聲音答覆她，莉莎也不再詰問，自以為在自己這一方面盡了全部的正直之道。

「不對，這不是一個和傍人相同的漢子！」她重新又說。「他不是可靠的，你想怎樣辦！我向你這樣說，因為我們正談論這件事……我並不過問他的品行，那已經就街坊上說了許多不利於我們的語言。他吃也好，住也好，礙我們的事也好，這都可以原諒。不過，我不容許他做的，僅僅是他把我們帶入他的政治裏頭。倘若他再來煽動你，倘若他目中沒有我們，我現在通知你：將來我要斬切地推走他……我現在通知你，你可明白！」

弗洛蘭被中傷了。她硬着心腸不肯自慰，任憑一切種在心上的宿怨奔放出來。他衝擊了她一切的性情，得罪了她，驚怖了她，道地使她變成了不幸的婦人。她又低聲說道：

「一個人，曾經幹過種種最惡劣的檢事，連一個家都不曉得成起來……我現在懂得他精明聰

槍聲了。他應當自己去接受牠，倘若他愛槍聲；不過總得聽憑正派的人歸在自己的家裏……此外，他不討我的歡喜。在這裏！他渾身的魚腥味兒，夜晚在桌子跟前。這味兒害得我不能吃飯。而他呢，一口兒也不放聲，結果他因此受了實惠！不過他卻不能發財，這倒霉的人，他被惡魔的行動所使動了。」

她立在窗口邊了。瞧見弗洛蘭正穿過朗布多街走向魚市裏去。海鮮的湧到超過了限度，這一天早上，許多蟹子充滿銀色的強烈閃光，叫喚的聲音往來不斷。萬呂盯着他大伯子的崎嶇雙肩走入菜市場的種種的刺鼻的味兒裏，他的態度是屈從的，對於衝入腦部的倒胃作用，而她對他所用的注視，是屬於女戰士所用的那一種，是屬於操必勝之念的婦人所用的那一種。

她轉過身來的時候，萬呂已經起來了。披着一件襯衣，雙腳踏在紙質地毯的溫柔裏，身上因為鴨絨被蓋的溫度，而依舊是溫熱的，他臉色蒼白，因為他阿哥和他妻子的不協調而感到了傷心。但是萬呂又露出她的一種美的微笑了。她在給他那雙襪子的時候竟深遠地感動了他。

## 第四章

馬爾若林當年是在依諾桑菜市上被人發現的，擺在一堆白菜當中，蓋在一棵肥大的綠葉白菜下面，那些掉下來的肥大葉子中的一片掩住這個睡得正酣的孩子的玫瑰色臉兒。始終竟沒有誰曉得是一隻甚麼樣的手把他擺在那地方的。這時候，已經是一個兩三歲的小胖子了，很肥壯，很感到人生的快樂，但是那樣不甚跳脫，那樣富於黏着性，以至於儘管能夠勉強吶地說幾個字兒，只曉得微笑。在一個販蔬菜的婦人從那棵肥大的綠葉白菜下面發現他的時候，她迸出了一道那條驚喜的呼聲，於是鄰近的婦女們都跑過來，都大受驚訝；而他呢，身上着的還是長袍，裏在一塊破毯子裏面，伸出了那雙小手兒。他沒有能够說出誰是他的媽。兩隻眼睛露出詫異的神情，一面用兩隻胳膊擁住了一個抱他的歡喜女孩子的頸項。他占住了菜市直到傍晚。他得了保證了，吃了烤麵包了，他對青菜市場的婦女們笑了。這個買賣歡喜的胖婦人收容了他；然後他又轉到了一個鄰居的婦人家裏去；再過一個月，他又在第三個人家裏住宿了。遇着有人問他「你媽在那

兒？」的時候，他總表示一個惹人愛憐的手勢；他的手畫一個大圓圈，表示所有的女販子同時都在其內。他成了屬於菜市場的孩子了，追隨這一個或者另一個婦人的裙子，始終能在一張床上找得着一個角兒，能四處吃得湯湯，靠着上帝的恩惠穿點兒衣服，並且在他那些破了的衣裳裏還有幾個銅蘇。一個美貌的赤髮女子，以出賣藥草為業的，叫他做馬爾若林，不過誰也不曉得這是為什麼。

馬爾若林快要四歲了，在尚德梅司老娘從聖德尼街的人行道上，靠著菜市場的角兒那個地方，又尋着了一個小孩子的時候。這小孩子可以有兩歲的年齡，但是那張嘴已經像一隻喜鵲那樣噪咷，用她那種孩子式的語言胡亂說許多字眼；使得尚德梅斯老娘相信懂得她名叫伽汀，和她的媽昨天傍晚時候曾經把她坐在一個門框兒裏，同時叫她等着不用走開。這女孩子竟在鄉兒睡熟了；她並不啼哭，說是旁人打了她。後來，她跟着尚德梅司老娘，很滿意於這個寬大的地方，教她看得見多多少少的人和多多少少的蔬菜。尚德梅司老娘，那個出賣小塊兒蔬菜的，是一個有毅力的婦人，性子很急躁，年齡已經快過六十歲；她最愛孩子們，以前會過丟掉三個在搖籃之中的男孩子。所以她當時想起「這東西若是教她餓死，似乎未免太可惜了，」於是她撫摸了伽汀。

但是，某一天傍晚，尚德梅司老娘正用右手牽着伽汀離開菜市場的時候，馬爾若林毫不客氣地抓住了她的左手。

「唉！我的孩子，」這老婦人停住脚步向他說：「位子已經給了人……現在你是又不和大個兒大著絲在一塊兒了！你是一個著名愛跑動的，你可曉得？」

他帶着他的微笑向她端詳，仍舊抓着她不放。她不能繼續再責備他了，他是那樣乖巧兒的和那樣懶着頭髮的。她低聲慢慢說道：

「哟，你們都來罷，這羣小東西……我可以把你們睡在一塊兒。」

末了她每隻手牽着一個孩子走到了配驕樹，那就是她住的處所。馬爾若林在尚德梅司老娘家裏是樂而忘返的了。有時他們鬧得太厲害，她就在他們頭上用手敲幾下；因為自己能夠叫喚，能够生氣，能够教他們洗手洗臉，能够把他們塞在同一的被蓋底下，她感到自己是有幸運的。她在一輛沒有輪子又沒有轆轤的出賣蔬菜的稿車子裏，為他們布置了一張小床。這像是一架寬大的搖籃，略帶硬性，並且因為她從前慣用溼的衣衫在車子裏保存新鮮蔬菜，所以依然是清香的。御汀和馬爾若林在那地方，從四歲起，彼此就抱着睡覺了。

於是，他們在一塊兒長大起來，旁人一直看見他們抱着腰支。在夜間，尚德梅司老娘總見他們甜蜜地高談闊論。御汀的笛子樣的聲音，述起種種沒有窮盡的故事，每每延到好幾小時之久，而馬爾若林帶着種種較為沉默的驚懼態度專心聽聽。她是很刁狡的，編造了種種故事去威嚇他，向他說某天夜晚，她看見了一個渾身全白的人立在他們的床腳邊，伸出一條長的紅舌頭一面向他們注視。馬爾若林害怕得出汗了，要求她說明種種詳情了；而她呢，嘲笑他了，終於叫他做「大

寶貨」了。有好幾次，他們都是不安靜的，彼此在被蓋裏面互相用脚踢個不住；加汀縮起了自己的腿子，笑得轉不過氣來，而馬爾若林這時候，正用盡全力，去點她，卻點到了牆上。在許多這樣次數裏竟使得尚德梅司老娘起來替他們整理被蓋；只須輕輕一個耳巴子，她就教他們兩個人在一個枕頭上睡熟了。這張床在長久的期間裏，竟這樣成了他們的一個運動場；他們在床上帶來他們的種種玩具，他們在牀上咬嚼他們偷來的那些或紅或白的蘿蔔；每天早上，他們的義母每每駭然於他們的床上，尋着了種種異樣的東西，小石子，菜葉子，蘋果核，破布頭兒做的小玩偶。並且，在嚴寒的時候，她白天也任憑他們睡得很熟地躺在牀上，加汀的蓬鬆黑髮和馬爾若林的慳黃髮混在一塊兒，他們的嘴彼此相距很近，竟像是彼此仗着對方的呼氣互相取暖。

肥腰街這間臥房是一間寬大而疲憊不堪的陋室，僅僅有一個嵌着被雨水損壞了的玻璃窗子可以納光。這兩個孩子，每每在臥房里的大衣櫃里頭或者尚德梅司老娘的床底下捉迷藏。另外還有兩三張桌子，他們每每在那下面四脚伏地地爬行。那是趣味無窮的，因為光陰既然晦暗，而且許多蔬菜又都擋在各處的角落里。肥腰街本身，牠也是很好頑的，窄窄兒，不大有人來往，對著內衣街開着一座寬大的穹門。尚德梅司老娘這住宅的總門就在這穹門之側，這是矮矮的一張，只對着一座螺旋式樓梯的油膩不潔的級兒半開半掩。這座外加風簷而陰濕的住宅，因為每層樓上的發了綠锈的鉛桶顯得是凸出的，也變成一個龐大的玩具了；加汀和馬爾若林的早上的光陰，都是消耗於從樓下到着樓上扔石子，他們目的就是要石子落在鉛桶里頭，使得石子沿着鉛管落下去撞成

一片很歡他們快樂的響聲。他們打碎過兩塊玻璃，並且敲石子塞滿過那些鉛管，以至於這位在這住宅住了四十多年的尚德梅司老娘，幾乎被人擰走。

於是伽汀和馬爾若林就對着種種在這條冷僻街道上停留的大小小車輛動手了。他們爬上了車輪，攀住車上鍛鍊的頭兒當作鐵鏈撕扯起過那些堆着的篋子和籃子。瓦貨街的運貨夫的臨時貨棧，正對着那地方敞開幾間光線不足的大屋子，在一天之中可以忽而堆滿又忽而搬空，幾乎可以時時刻刻布置許多新的有趣味的窟窿，許多藏身之所，這兩個孩子就在那兒的乾果子和新鮮橘子蘋果的香氣之中樂不思歸了。後來他們倦了，就跑到依託菜市場的石板道兒上面去找尚德梅司老娘。他們挽着胳膊，帶着笑聲，毫無恐懼地從許多車輛之間穿過許多街道竟到了那里。他們認出地面的平頗，每每把他們小小兒的腿子，踏入那些枯落的蔬菜殘餘物里面有時直到膝頭；他們是不會滑倒的，有時遇見有甚麼笨腳的奔跑者踏着一柯剛百合的柄兒就四脚朝天地躺下來，他們竟有些兒看不起。他們是熟悉這些帶刺滑的街道的玫瑰色的小鬼頭兒了。大家心目中祇有他們。在雨季的那些日子裏，他們莊重地用散步的姿態走着，頂着一柄其大無倫而破碎不堪的雨傘，這東西會被尚德梅司老娘用鞋底藏在那座小貨攤兒經過二十年之久；到了菜市，他們莊重地把傘擰在一側角落上；這就是他們之所謂「家」了。天晴的日子，他們跳躍奔馳，以至於到了傍晚再也不能動彈；他們在自來水池邊洗腳，攏住那些水溝做些水壩，或者躲在新鮮的蔬菜堆兒里邊，談談笑笑，如同夜間在他們的床上一樣。有人從一個堆得像山樣的小高處或者羅馬高處的堆兒邊經

過時，每毎聽見一陣陣的急促勞叨的聲浪。有時候，有人移開了這類的生菜，就發現了他們面對面地直挺挺地躺在他們那層由蔬菜葉子鋪成的褥子上，睜開光輝閃灼的眼睛，驚駭得像是甚麼被人在荆棘叢中發現了驚異的野鳥。到現在，伽汀不能離開馬爾若林過日子了，而遇着他失了伽汀的時候，他每每出於一笑。倘若在分離之初，他們必定在菜市場的婦女們的裙子後面，簍子里頭，白菜底下，去互相尋覓。而尤其是在那些爲他們於其間長大又於其間相愛的白菜底下。

在尚德梅司老娘因他們懶惰而認爲恥辱的時候，馬爾若林快要滿八歲了，伽汀六歲了。他們就起她要和他們在那出售小堆兒蔬菜的攤子上合夥做買賣；她允許了每天給他們一個銅鑄，倘若他們肯幫她做收拾蔬菜的工作。最初那些日子，這兩個孩子有一種令人滿意的努力。他們坐在攤子的兩邊，拿着窄窄兒的刀子，很專心地實地工作。尚德梅司老娘本來以出售那些收拾過的蔬菜見長；她在那張鋪了一幅浸濕了的毛布的桌子上面，擺出一堆堆的馬鈴薯，白蘿蔔，韮蘿蔔和潔白的洋蔥，每堆四枚，堆成金字塔的模樣，三枚做塔基，一枚做塔頂，收拾得清潔整齊，那些回家較遲的人可以把這些東西直接摘在鍋子里。她也有種種爲着燉肉湯而配好的咸熟蔬菜，四柯大葱，三枚胡蘿蔔，一柯防風菜，兩枝白蘿蔔，兩段芹菜；此外還有切成末兒擺在紙上的新鮮十字菜，切成四瓣的白菜，成組的番茄，和雜在其他洗得異常潔淨的蔬菜的皎潔色象堆里，擺出鮮紅的星瓣和深黃的新月樣的南瓜。伽汀雖然比馬爾若林年幼一些，卻顯得遠比他來得格外熟練；她能勢從馬鈴薯上剝去一層那極薄薄的皮，薄得有人說是可以通過太陽影子，那些經她熟

成以備燉湯的蔬菜，是那樣惹人愛的，活像是一個花球；最後，她曉得祇用三枚白蘿蔔或者三枚胡蘿蔔，而教那堆兒顯得很大。過路的人都帶着笑要停住不走了，遇着她用女孩兒的尖銳音調高聲喊道：

『馬丹，馬丹，請您來看我……只要兩個銅蘇，我這個小堆兒！』

她有了一些顧客，她那些小堆兒是很馳名的了。尚德海司老娘坐在這兩個孩子的中間，瞧見他們這樣忠於工作，總用一種使得頸項向額部上升的暗笑而笑了。她誠虛地每天向他們發給他們應得的銅蘇。但是那些小堆兒結果教他們厭煩了。他們的年齡漸漸長了，夢想種種格外賺錢的買賣。馬廝林，依然是個很遲鈍的孩子，這每每教尚德海心焦。她說過他並不比一柯白菜聰明些兒。在事實上，她確乎枉自爲他發明種種賺錢的方法，而他卻賺不到一點兒，簡直連跑腿的事也不曉得幹。她是很靈活的了。在八歲的年齡，她爲許多女瓶子當中的一個服務了，這些女瓶子，就是帶着一盤子被成羣的女孩子服從命令出賣的檸檬，坐在菜市場旁邊的長凳上的；尚德海拿着檸檬在手里，每兩個賣三個銅蘇，跟在過路的人後面跑，舉起她的貨物直送到女顧客們的鼻子邊，有時候手里一經空，就連忙跑轉去再取，每打檸檬，她可以分得兩個銅蘇的利潤，在買賣好的時候，這辦法可以教她每天賺到五六個銅蘇。第二年，她販賣那些九個銅蘇一頂的便帽了，利潤當然更大；但是應當有錢利的眼光，因爲這類迎風活動的買賣是在禁止之列的；她在百步內外咬着了醫藥的腳步兒，那些便帽就藏到了她的裙子底下，而她本人卻用一陣天眞爛漫的神情咬着一個

蘋果。後來，她在許多柳條托盤上面，擺着些兒蛋糕，果子烤餅，果子餡包，黃而厚的玉蜀黍餅乾出賣；但是馬爾若林卻吃了她的本錢。末了，十一歲了，她實現了一個使她分神已久的偉大企願。她在兩個月之中睡了四個佛郎，於是買了一個做販賣之用的背籃，並且做了蓮馨花的販子。

這真是一件重大的買賣。她一大早就起身，從那些批發商人的手里買些蓮馨花，成簇的玉蜀黍，輕鬆的夢鶯之類；隨後她出發了，過橋了，走到了拉丁區，從聖雅葛得走向太子街，直到盧森堡公園為止。馬爾若林陪著她。她簡直連背籃都不敢他負擔；說他紙會叫賣；而他的叫賣聲音，是屬於一種圓潤而拖長的調子：

「喂，小鳥兒的蓮馨花喲！」

於是她用笛子樣的音符，接着叫出一聲用清脆而很高的聲音來結束的富於音樂性的異樣語句：

「喂，小鳥兒的蓮馨花喲！」

他們抬頭向着天空，分在兩邊人行道上各自前進，馬爾若林穿的是一件長得一直垂到膝蓋上的紅坎肩，這本是尚德梅司老爹，往日的出差馬車駕駛人，留下來的遺物；伽汀穿的是一件藍白方格相間的袍子，這是從尚德梅司老娘一件舊衣裳剪小而成的。整個拉丁區的一切閣樓上的芙蓉鳥全認識他們。遇着他們重複地唱出那句話而經過的時候，烏鵲兒都像應聲似地唱起來了。伽汀也出賣水芹菜。「兩個銅蘇一把！兩個銅蘇一把！」而末了卻是馬爾若林走進各處小店

裏去賣獻『這點兒生於泉水邊的潔亮水芹菜，人身的袖品』！但是這個中心性的菜市場新近營造好了；這女孩子對着那條穿過鮮花水菜館的百花廊出神。在那兒，整個兒一條，許多做買賣的攤子，如同公園里的一條小徑兩邊的花台似地，滿開着，盛开着各式各樣的肥碩花枝；這是一羣的芬芳收穫，兩道由玫瑰組成的藩籬，街坊上的女孩兒們都歡喜在那當中經過，她們微笑，她們也略略被這陣過於強烈的氣味所窒息；並且，在鮮花陳列架子的頂上，還有種種人造的花，種種用紙造成而且用膠質點成露水的葉子，種種用黑白相間閃閃有光的掃墓花圈。伽汀張開繡兒肉感性的玫瑰色鼻子了，她在這陣香甜的新鮮空氣之中停住脚步，極力吸收這陣芬芳。在她把自己的髮若林覺得她從頭到腳全芳香了。她在玫瑰花里，丁香花里，鈴蘭花里過活了。他呢，像頑兒似地，長久地嗅着她的裙子有所尋覓，而末了卻說道：『這是鈴蘭的氣味。』他再向上嗅到腰上，嗅到胸前，鼻子得格外有力：『這是丁香的氣味。』後來嗅到袖子上，嗅到袖口上，『這是野百合的氣味。』後來嗅到後頸，嗅到頭頸的四週，嗅到兩頰，嗅到雙唇：『這是玫瑰的氣味。』伽汀笑了，叫他做『寶貝』，高聲嚷着他不要再嗅；因為他的鼻子尖兒使她覺得有些兒發癢。她的呼吸有了茉莉花的氣味。她成了一個溫暖而有生命的花球。

現在，這女孩子爲着要幫助女東家去收進貨物，一到早上四點鐘就來梳洗了。每天早上，她

牧遠的，是一捆一捆由近郊花圃裏買來的花，和那些點綴在花球四週的一包一包的青苔，一包一包的蕨類的葉子和夾竹桃的葉子。鈞汀走在那些被孟勒伊一帶的大花園里女學徒從玫瑰叢中運來的寶石樣的和輕薄樣的物事跟前，不禁驚奇了。在聖瑪利亞節，在聖彼得節，在聖約瑟節，在種種很受紀念的聖名節，這種買賣從兩點鐘就開始了；擺在方形石板上面的折枝花，可以有十多萬佛郎的批發價格；而轉販的婦女們，花不了三五點鐘竟可以得到兩百佛郎光景的利潤。這些日子，鈞汀就不像往常一樣光着頭好的頭髮卷兒，來和成羣的相思花野菊花之類挑對；而簡直在花的底下淹沒了，失蹤了；她每日用簾柄兒蒸花球。在幾週的經過中，她練出了一點兒技能和一種異樣的風致。那些經她蒸過的花球並不教大家歡喜；牠們固然使人微笑，而從一種冷酷的朴質語言說來，牠們卻是不甚標準化的。那些紅的，在花球里居於主要主位，卻又被一種爛掉的姿態，被染的，藍的，黃的，強烈的色調所掩蓋。在某些早上，若是她擦過了馬爾若林，若是她被惹著他哭過，那末她蒸的花球就有猛烈姿態了，就像生氣的女孩子了，香味是四溢的，色調是怒發的。另外一些早上，若是她受了甚麼快樂或者甚麼憂愁所感動，她蒸出的就是銀灰的花球，那都是很柔和的，不鮮明的，而香味也幽靜。此外，就是許多像剖開了的心臟樣地血紅的玫瑰圍在一片白的石竹里；許多野生的蝴蝶花在蓬勃的綠葉之中挺出一簇火焰式的參差長尾，許多是色調錯雜花上堆花的，活像是擺在一鋪熟底布上的波斯毯子；許多展成扇形反光閃灼的，活像是織得巧妙的欄杆；許多是有值得崇敬的淳潔性和豐腴的體積的，使漁船或者侯夫人都夢想握在手裏的，

既像處女嬌羞又像蕩婦淫穎的，這一切屬於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妙不可言的花樣，在那裏面顯出了婦人的性格來。

伽汀祇有兩個敬意了：一個敬意向著潔白的百合花，每束少則八枝多則十枝，在冬天，值得十五佛郎到二十佛郎；另一個向著茶花，那東西更貴重了，運來時就是分成打散的，用盒子裝好擺在一層苔草上面，再蓋上一層薄薄的棉花。她拿著這些花，如同拿著珠寶似地，輕巧巧地，不敢呼吸，怕的是一道鼻息吹壞了牠們；後來，她帶著十二萬分的小心，拿那些連在花上的短枝轉在小的藤柄梢兒上。她正言令色地談論這些花。她告訴馬爾若林，說是一朵沒有被微菌傷過的白茶花，是一件很少見的美麗無雙的物事。某天，她正教他欣賞這麼一朵時，他不禁叫喚道：

「對呀，這真客氣，不過我更愛你瞧幫兒下面的部分，這兒，在這地方；那真比你這朵茶花更細膩又更透明……有許多紅紅兒的和許多藍藍的小脈管兒，正和茶花上的那些相像。」

他用指頭撫摸那地方；後來他伸過去他的鼻頭，喃喃地說道：

「你做橘子花兒那麼香，今天。」

伽汀的脾氣很壞。使女嬌的任務，在她是不合式的。所以她終於爲自己打算。因爲她當時正是十三歲的年齡，不能夢想大的買賣，一個在百花鄉上的賣花攤子；她出賣那些一個綢緞一束的紫羅蘭了，這些花擺在一個掛在頸上的柳條盤子裏，插在盤裏的一層苔草叢上。她每日在菜市場里徘徊，在菜市場外閒着走，在場外那段空地上散步。這就是她的快樂了，這種繼續不斷的漫

步，可以教她那雙腳子感到輕快，可以教她從那些跪在一張矮的椅子上面繡花球的長時間里抽身。現在，她一回前進一面旋動她那紫羅蘭了，她用一種輕妙奇特的指法把這些花當作紗綢綉子一般兒旋動了；她按着季候提出六朵花或者八朵花，拿起一棵藤樹兒折而為二，加上一片葵子綻上一根濕了的線；末了，夾在自己雅緻式的牙籤中間，她咬斷了這根線。她很快很快地把這些小小兒的花球，一個一個都插在盤子的苔草叢里，於是牠們竟像是自然而然地從那里生出來了。

沿着各處的人行道，來在街道上的擁擠當中，她那些動作迅速的指頭兒裝點了這些花，却不必用甚麼注視，反而毫無忌避地抬起了臉兒，去留心店鋪和行路者。後來，她在一合門的櫈兒里休息一會兒；她擱在水溝邊，洗濯盤碟的肥流的水溝邊，一隻有春意的角兒，一條細草青翠的林邊小徑。她這些花球也保存她的種種頑劣的神情和溫存的姿態；其中有些是整齊衝冠似的，在牠們的纏綿了的圓椎形紙捲兒里仍舊沒有消除憤氣；另有一些又是和藹多情的，在牠們的半開的花苞裏微笑。她經過的時候，總留下一陣甜香。馬爾若林安閒自在地跟在後面。從頭到腳，她的氣味不過是一種香水。有時他抓着她，他從她的裙邊嗅到衣襟，從她的手嗅到臉，他說她不過是紫羅蘭，不過是一朵高大的紫羅蘭。他翻動自己的腦袋，不住地重複說道：

「您可記得從前我們到羅曼底去的那天嗎？這簡直就是這樣，那地方尤其，在你的袖子里。不要再改行了，你香得正好。」

她從此沒有改行了。這是最後的職業。但是這兩個孩子長大了，她時常忘了她的盤子要跑到

街坊上去尋。這個有中心性的菜市場的建築工程，爲他們竟是一個逃亡的繼續不斷的題材了。他們從一些隔板的縫兒裏，鑽到了各部分施工廠屋的核心；他們下降而到過那些做地腳工作的下層，攀緣過基層那些鐵柱子。當時他們在每一個窟窿里，在每一個木架里，都遊戲過，都吵鬧過。各館都是在他們的小手兒下而豎起來的。由於這類的事，就發生了他們對於菜市場的柔情和菜市場回敬他們的柔情了。他們和這所互靈式的房屋，簡直熟識得像是兩個見過其中釘子如何安置的老朋友了。他們不害怕怪物，用他們的小拳頭敲過這怪物的龐大體積，把牠看做好孩子，自命對牠是處於毫不客氣的地位的同志。而菜市場，彷彿因爲這兩個可以認做是自由歌曲也可以認做是牠這巨靈肚子里的厚頰山鼴的野小子而微笑了。

仰汀和馬爾若林在尚德梅司老娘家里，不再一塊兒睡在那架買賣蔬菜的車子里了。那老婆子因爲一直總見他們在夜里高談闊論，就替那小子在衣櫃跟前的地面上安置了一張小床；但是，第二天早上，她發現他又在那丫頭的脖子邊睡在同一的被蓋里了。於是她教他在一家女鄰居家里寄宿。這辦法真教這兩個孩子好傷心了。然而在白天，趁着尚德梅司老娘不在跟前的時候，他們絕不卸除衣裳就互相擁抱起來，像躺在地上似地躺在地上；並且還很教他們認爲有樂趣了。再後一些時候，他們爲所欲爲了，他們尋那臥房里的黑暗處所了，更時常躲在隔壁貨棧里的人和橘子的後面了。他們是自由不羈的和不知羞恥的，活潑是那些在屋簷邊互相配偶的小麻雀。

他們又在家禽舖的地下室里找着了躺在一塊兒的方法。這是一個甘美的習慣，一種溫馨的感

覺，一個粗鄙而入睡的方式，他們不能捨棄的。在那地方，靠近屠宰的案桌邊，有許多疊羽毛的大簍子，他們可以在裏面舒展地蹣跚不走。一經暮色下垂，他們就走下來，一徑蹣跚到整夜，得着那點兒蓋到眼睛上部的羽毛和溫暖而又柔軟的墊子，他們都覺得有幸福。通常，他們把他們的簍子移到和煤氣燈相隔較遠的地方；在種種家禽的重濁氣味里，他們是單獨地被陡然從黑影之中報出來的雞聲驚醒的。於是他們笑了，互相吻了，滿腔兒抱着一種不曉得如何才可互相證明的活躍交誼。馬爾若林是很笨的，伽丁打他，向他暴怒，却又不曉得爲的是甚麼。始用街頭女子的果斷態度使他活動。慢慢地，在這些羽毛簍子里，他們明白情形了。這是一種遊戲。那些睡在他們旁邊的雄雞和雌雞，都沒有一種更好的無邪品格。

再後一些時，他們把無憂無慮的小麻雀式的愛情充滿了菜市場的各處。他們的生活方式，像是一對快樂的少壯動物，聽受本能的指揮，在這些堆積如山的食料的中間滿足他們的食慾，儼然是整個肉體的草木從此中長大起來。伽丁在十六歲的年齡，是一個放蕩的女孩子了，一個街頭上的十足波希米女孩子了，很鑿聾，很淫蕪。馬爾若林，十八歲，已經有了一個胖子的壯年大肚子氣概，絕不聰明，全憑感官過活。她時常爲得和他在家禽館的地下室裏過夜而不回家睡覺，很大胆蔑視尚德梅司老娘。第二天，這老婆子在臥房里用掃帚亂七竅八打她，這無賴的丫頭極力閃躲，從沒有挨到一下，反而用罕見的毫無忌憚態度嘲笑她，說她的從前失眠是「另有好來由的」。他呢，專門游蕩；遇着伽丁要開他獨宿的夜晚，他就在各館里和那些守夜部隊的傳令兵睡在一塊。

兒；他睡的地方是首先撞見的一隻角落的，袋子上，椅子上。後來他們兩個不再離開菜市場了。這成了他們的銅鑄所，他們的廬房，他們的其大無外的烹料木棧，在那裏面的一張肋肉類，奶油和蔬菜構成的床上，他們可以安睡，可以相愛，可以生活。

但是對於那些盛羽毛的大籃子，他們始終有一種特別的交誼。在旖旎的良宵，他們就回到那地方去。籃子里的羽毛都是沒有被人挑選過的。有火雞的長黑毛，和鵝的細白毛，在他們轉動自身的時候，每每這些東西搔着他們的耳朵發癢；此外，還有鶴類的羽絨，他們陷進去像是棉絮，還有雞類的禿毛，金黃的，五采的，他們每一次呼吸都使牠們飛起來，儼然是一羣繞着太陽光旋轉而飛的蠅子。在冬天，他們也躺在雉雞的金紫色里，雪雀的灰白色里，竹雞鶴鶲沙鷗的斑爛光里。這些羽毛都依然是有生命的，溫暖而揮發氣味的；向他們的嘴唇之間顯出趨勢式的顫動，稟異性的熱力。這些羽毛在他們看來，像是一隻大鳥的寬背，他們能够在這寬背上伸長身體躺下來。而這寬背也能够減得起互在懷抱之中忘形的慾情。早上，馬爾若林尋覓閒汀了，她洗淨在寢處了，像是有一陣大夢曾經落在她身上。於是她還齊頭起身了，搖動自己的肢體，從一層雪里走出來，她的髮髻上每次總留下幾根插着的雉雞尾上的長羽。

在那座批發奶油，雞蛋和乾酪的廳子里，他們找着了一個滋味雋美的地方。在那地方，每天早上，總疊起了幾道用空袋子疊成的厚牆。他們溜到了那地方，在牆上打個窟窿，為自己擲出一個床樣的面積。後來，他們在這塊兒里借了一個臥房，就重新補上一個簾子，把自己都關在里

邊。這一來，他們是在自己家里了，他們有了一所住宅了。他們不顧一切地擁抱起來。而最教他們蔑視一切的，就是那些層樓條間牆固然把他們和菜市場的羣衆隔成兩個世界，而他們却聽見自己的四週全是羣衆的高聲。時常，有些人立在兩步之外而沒有想到他們在那地方，他們就失聲大笑；他們打開了幾個槍眼樣的窟窿，偶爾也隨意向外望望；伽汀，在櫻桃營合的時候，每每對準一切過路老婦們的臉上搗許多櫻桃核兒過去，這種教他們快樂的程度，正和老婦人因為永遠猜不出這些櫻子樣的櫻桃核兒究竟從那兒飛來而受驚的程度一般兒高。他們也到各處地窖子的僻靜之處徘徊，認識其中晦暗荒蕪，曉得穿過種種關得最嚴密的擋擋。他們種種大的游玩之一，是擡到地底鐵路的軌道上面，這些軌道原是鋪在地面之下的，一些計劃好的路線應當和不同的幾個車站相連；路線的石柱在這些有遮蓋的街道底下經過，隔斷了每個館里的地下室；並且，在一切的交叉路口，許多旋轉性的鐵板都安置停當，等候使用。伽汀和馬爾若林終於在那帶防護軌道的閣板裏，發現了一塊不大結實竟被他們弄成活動的木頭；於是他們如意地走進了那里。他們在這地方竟和世界隔絕了，而他們的頂上，巴黎城里的步履之聲却踏着街石繼續不斷。這軌道展開許多路線，許多不見人跡的走廊，從鐵格子關住的天窗下面，透得進些許日光；在烏黑的終點，燃着幾盞煤氣燈。他們簡直像是在屬於自己的堡壘別墅的深邃處所散步了，確實曉得誰不會驚動他們，而因為那陣隱約有細微的囁嚅聲響的沈寂境界感到幸福，因為那些明滅參半的微光感到幸福，因為那種由地道而生的戒心使他們頑童式的愛情得着溫和意味的寒顫而感到幸福。從附近的許多地

齊子，各種氣味穿過了開板傳到他們的嗅官裏來，菜草的平淡氣味，海鮮的濃濁氣味，乾節的臭氣味，家禽的有生命的熟氣味。這都是種種繼續不斷傳過來而有營養力的氣流，被他們橫躺在這樂而忘返的陰森地洞中的鐵軌上從他們的嘴脣之間所吸着的。此外，其他的許多次數，在清明的夜里，在晴朗的黎明，他們攀到屋頂，上了瞭望塔的直立樓梯，坐在各處館頂的屋角邊了。那上面，展開了鋪板鋪的平原，走道，廣場，整個由他們主宰的參差不一的田野。他們圍繞各館的平房頂兒圈子，遵循各條有遮蓋的長方屋頂前進，遇着斜坡兒，時上時下，在這樣無窮盡的旅行之中失了方向。有時候，他們對於那類的低地生了厭倦，就走得更高一些，他們沿着那些鐵梯子冒險了，於是伽汀的短裙飄蕩得像是旗子。他們這時候跑到屋頂第三層的露天處所了。在他們的頂上祇看見星。種種不明朗的聲息從發音的菜市場之底升上來，種種有旋動性的噪音，一陣從遠處傳來的祇在深夜才能聽見的風浪。在這個高高在上之所，早風拂淨了懷爐氣味，市場在寤寐中的黑濁呼吸。最暖初上的時候，在簷瀉管邊，他們如同小麻雀幹的一樣，在屋頂下面毫無顧忌地湊著嘴兒。對着太陽剛上來的紅光，他們成了全身玫瑰色的。伽汀因為凌空而笑了，她嘴子是發抖的，正像是一隻鴿子的；馬爾若林俯下身子去看那些依然黑暗的街，雙手扒着鋸板，正像是斑鳩的爪子。到了他們帶着因為空氣新鮮而起的歡欣，用游鶯了的愛人式的微笑走下來的時候，都說自己是從野外回來的。

從前是在歐陽館里，他們認識了克羅德郎潔。每天，他們帶着對於血的欣賞興味，帶着以看

見割下來的腦袋爲樂事的頑劣兒童殘酷性，到那里去。這館的周圍，水溝里流的全都是紅的；他們在那裏面沾過了脚尖，撥開了擋住溝身聚成血坑的成堆的菜葉子。那些帶着血腥被人用大量的水來洗凈的宰牲卡車的進館，使他們感到興味無窮。他們瞧着脚下無數捆的羊腳，堆在地下像是許多鱉的泥塊，無數挺硬的大舌頭，顯出了喉管被切開的血肉模糊部分，無數堅硬而解下來的牛心，像是許多不發音的鐘。但是特別教他們的皮膚不寒而慄的，却是那些浸出血水的大筐子，其中滿是羊頭，連脂肪的肉角和烏黑的牛膝，以及牛膝的乳白色內皮所連帶而來鮮紅的肉繩；他們真想到有架斷頭機向這些筐子里扔下了屠宰不盡的牛羊之羣的腦袋。他們跟着這些東西一同走到了地窖裏，沿着那些裝在石級上鐵軌，靜聽那些柳條編的小車箱發出來的鋸木般的磨擦聲。在地面之下，這就是一種美妙的駭人氣象了。他們走到一種填墓式的氣味里了，在一種晦暗小水坑的中央前進了，其間彷彿有一些發紅的眼睛不時閃灼；他們的鞋底被黏住了，他們有些兒搖幌了，因爲那種教人駭怪的潮泥，驚喜交集了。煤氣燈有一個短短的火焰，一副忽開忽闔的充血式的眼瞇。繞着那些自來水管，在那些從氣窗進來的微弱日光底下，他們走到了檯床跟前來。在那裏，他們很快活地看著那些整理獸腸之類的技工——這些技工們的罩衣被肉類的漿汁糊得挺硬——用一個木椎把羊頭一個一個敲破。末了，他們蹲到好幾點鐘，去等候那些筐子出空，於是又該帶骨的咆哮聲留住，而想到最後，從腦蓋的裂開聲響里看出空腦殼和放下舌頭的動作了。有時候，一個清潔夫從他們後面經過，舉起水管的龍頭來洗地下室了；帶布樣的水帶着水閘邊的聲響

財產奔流，龍頭的強有力的噴射剝削了鋪在地面的石塊，然而却刮不去血的腥和燙。

傍晚時候，四點到五點之間，伽丁和馬爾若林確然相信一定在批發牛肺的地方撞得着克羅德。他在那地方，夾雜在那些停留於人行道上的默驕車子的中央，包圍在那些藍短褂白圍裙的漢子堆兒里，身子被人擁擠，耳朵被高聲還價的嗓子震破；但是他却連受到的討搗的打擊也不覺得，而祇呆望着那些懸在叫貨台上的大肺出神。他時常向伽丁和馬爾若林說明世上再沒有甚麼是更為美麗的了。那些肺都是嫩玫瑰色的，顏色漸漸自行深起來，到了肺尖兒，就顯出點兒鮮明的洋紅色了；後來他向他們說這些都是閃光綵子做的，自己我不著合式的字眼來描摹那種絲光的柔和姿態，那些鮮潤的纖長紋理，那些像是掛着的舞女長裙一樣下垂而成寬招的薄肉。他談到甚麼使人窺得見美婦人的嫋婷的花邊和薄紗之類了。到了一線太陽落在這些大肺上面，若牠們安了一道金箍，於是克羅德的眼睛顯出榮不可支的神光，比看見了一羣希臘女神的裸體列隊和浪漫的貴族夫人的平金鑲銀的裙袍還要愉快。

這畫師成了這兩個野孩子的至友了。他非常戀戀於野性的尤物。久已夢想一幅偉大的畫圖，伽丁和馬爾若林在菜市場的中央，在蔬菜叢中，海鮮叢中，鮮肉叢中，表示相愛。他早要他們坐在他們鄉張由食品構成的床上，挽着腰支交換詩意的吻。於是他在那畫圖里，看見了一種合于藝術的表現，藝術的實證主義，就體質驗派和體體唯物派的現代藝術；並且又看見了一種對寫意派圖畫的諷刺；一個對舊派而施的迎頭小打擊。但是快要經過兩年，他重新起過許多草稿，而沒有

能够找着正確的調子。他撕毀過十五六幅畫布。抱了一個大的遺憾，出於一種因作畫不成的失望而起的至情，繼續和這兩個模特兒過活。時常在午後，他遇着他們閑游的時候，他就在菜市場這一區域里來徘徊，雙手插入衣袋，信步逍遙，深刻地被街市生活引起了興趣。

他們三個人一塊兒走了，在人行道上拖着慢步，並肩而行，使得過路的人非讓出人行道不可。他們用嗅官體驗巴黎的氣味，鼻孔朝著天空。即令閉上眼睛，他們只仗着稍稍從酒店里騰出來的醉香，種種從麵包餅店騰出來的熟香，種種從水果店騰出來的清香，也可以辨得出每一個角落。那真是一些偉大的游行。他們歡喜穿過小麥館的圓形而有穹頂的房子，龐大凝重的石庫，在麵粉的雪白口袋的堆兒中間，聽見自己的步聲在穹頂的沈寂境界裏毫無地響。他們歡喜附近某些街道的尾兒，那都是變成了不見人跡，黑暗而愁慘得像是一座荒城的角落，譬如拔畢勒街，梭瓦爾街，兩金錢樹，鐵亞爾末街，接近磨坊工人居住的地段而到四點鐘食糧交易就開始鬧起來的處所。通常，他們從那地方出發。從容不迫地，他們沿着浮羅烈街向前走，到了那些小飯館的不整齊的玻璃窗子跟前就停住脚步，帶着笑聲用眼角指着某一所閉上了百葉窗的房子用黃漆寫明的大門牌號碼。到了卜盧位爾街的繁縝處所，克羅德對準那條有頂棚的街道的尾端也着雙腳，細看聖歐司大教堂的側面大門和牠的薔薇花紋以及二樓三樓的穹形窗子：街道像是一間近代車站樣的廢屋，景物正嵌在屋的尾端；他用輕蔑態度說整個中古時代和整個文藝復興時代都會在菜市場的勢力之下保存。後來，沿着那些新闢的街道，新橋街和菜市場街，向這兩個野孩子說明新的

生活，極其整齊雅潔的人行道，高大的房屋，店舖的富麗氣象；他又聲言自己感到有一種新奇的藝術會發生，自己很以不能漏洩牠為恨。但是伽汀和馬爾若林卻格外歡喜布爾它乃國的外省和平氣象，在那裏，他們能够擰彈子遊戲，而不害怕被車子壓死；那女孩子在那些批發便帽和手套的店舖前面經過，每個門口總有些光着腦袋和耳朵上夾着鉛筆的小店員用厭煩的神情盯著她，她卻裝出傲慢的神氣。他們還格外歡喜巴黎的舊式殘餘街道，譬如瓦貨街和內衣街那裏有肚子凸出樣的房子，賣奶油，雞蛋和乾酪的小舖子；又譬如鐵匠街和針店街，那裏是從前的漂亮街道，有許多窄小黑暗的舖子；尤其是古大隆街一條骯髒烏黑的小街，從來便宜廣場直通聖德尼街的，其中另有許多臭氣逼人的小巷子，他們年齡更小的時代，曾經在那些地方的僻靜之處為所欲為。到了聖德尼街，他們竟進了樂嘴世界了；一心對著烘乾的蘋果，甘草棒兒，梅子乾和各種的冰糖微笑。他們的漫步閑游，每次必達到對於美味的種種想像，必達到用眼光吞噬各處櫻桃的慾望。這個區域對於他們，簡直是一張永遠伺候停當的大餐桌，一份不朽的飯後甜食，在那裏面他們真會願意伸起手指頭兒。另外一些樣的破敗房子，他們略略望一下子，那就是陀螺街，曲山街，小乞丐街，大乞丐街，那些賣海螺，熟蔬菜，獸腸和醇酒的舖子，是不大引起他們的興趣的；然而在大乞丐街有一家肥皂廠，在這鄰近的臭氣薰人的環境中，這是最香醋的，牠竟吸引了馬爾若林，使他停住脚步等候有人出來或者進去，就從門口撲面地接受些兒香味。末了，他們迅速地回到彼得雷司戈特和朗市多街了。伽汀醉心於那些鹹貨店，停住脚步，對著一塊一塊的鹽青魚，一

小桶一小桶的曾白魚和鹽漬蔓青花蕊，一大桶一大桶帶浸小黃瓜和鹽水橄欖表示贊嘆，尤其是那些桶裏面攜着預備使用的木調羹；醋的味兒美妙地搔着他嗓子發癢，蒸了的沙門魚，鱈魚，肥驥鹹肉和火腿的強烈氣味，檸檬果盤的酸辣勁兒，教他從自己的嘴唇邊吐出一點點因食慾而潤濕的舌尖兒；他也歡喜看那些成堆的沙丁魚盒子，在種種袋子和匣子的中央形成種種燙了心血的金屬直柱。歌山酒，歌山燭，當初另有種種很美觀的調味店，種種從氣窗裏騰出香味的飯館子，種種陳列各式很教人感到享受的家禽和野味的櫻窗，種種出賣罐頭食品的鋪子，鋪子的門口，許多揭開了蓋子的大木桶盛着切得很細活像古式欄杆的酸白菜。但是，介壳街，他們竟在磨菇香味之中忘記一切了。那地方有一家大規模的熟食店，店裏一種那樣的香味直膳到人行道上來，使得加汀和馬爾若林都閉上了眼睛，在冥想之中吞嚥些兒美味。克羅德受了侵害了，說這個教他感到空虛；他要從沃白林街再去小麦館，研究那些坐在門底下的生菜販子和擺在人行道上的通用陶器，於是任憑這兩個「野人」在那陣磨菇香味之中漫步逍遙，在那陣可稱本區最有鑽透性的香味之中漫步逍遙。

偉大的游行都在這裏了。加汀在獨自托着紫羅蘭花球散步的時候，每每顯起了脚尖，特地參觀某幾個被他歡喜的鋪子。她最戀戀不舍的是達荷羅開的麵包店，店裏的整個櫻窗所陳列的全是一錢餅；她沿著杜皮葛街，來來往往走了十來趟，目的就是要在那店裏的杏仁蛋糕；聖荷諸雷式蛋糕，圓形蛋糕，奶油甜餅，果醬甜餅，配搭成盤的魯姆酒汁餅，奶油條餅和奶油白菜餅之類的

前面經過，並且特別戀戀於那些滿盛着脆蛋餃，杏仁餅乾和奶油餅乾的大玻璃缸。這家麵包鋪的光線很充足，加上那些大塊玻璃，大塊大理石，全是亮的裝飾，圓花的麵包鐵格子櫃，和另外一座玻璃櫃其中擺着許多用黃錫桿子從高處托起而下端斜斜抵住小玻璃板的發亮的長麵包，真有一種使她心花怒發的初出爐的熱香，到了她非向她慾力退讓不可的時候，祇得走進這店裏買一個價值兩枚銅洋的韻麵包了。另外一家小鋪子，正對着依諾桑廣場的，給了她新種餓嘴式的好奇心，整套不可飽足的慾望。這是一家以專門出售包湯的肉圓子著名的。她在欣賞之中停住了脚步，端詳那些通常的肉圓子，魚圓子，鴨肝圓子，並且蹲着不肯離開，向自己說是到末了真應當有一天去吃幾件。

伽汀也有對於裝飾而起興味的時候。於是她為自己向法蘭西製造公司的陳列架上去購買最上等的彰身之品了，這公司用許多長大無邊的衣料，替聖歐司大詩尖角添了許多旗幟，一直從二樓懸起到人行道邊。感到了自己那只帶花盤子有點兒礙事，立在菜市場的那些身施鱗鱗裙褶去和未來的過節衣料相對的婦人堆中，她用手接觸那些毛織品，佛蘭絨的棉織品，去保證這些衣料的粗細和軟硬。給自己許了個心願，將來去買一兩件鮮豔的佛蘭絨的裙袍，樹枝紋棉織品的裙袍，或者紅色的絲毛交織品的裙袍。有時候她在櫈賣裏，從那些被店員減了價格而擇好的零段兒裏頭，選中了一塊兩過天青的或者蘋果綠的綢緞料，夢想配上些兒粉紅綢帶子穿起來。傍晚，她走去當面接受紹山樹那些大首飾的驚目氣象了。這條可怕的鵝，用那些數不盡車子行列數她耳聾，用那

些走不完的人流和她相觸，而她呢，却立着沒有走開，眼簾裏被那陳從成行藏在店前的路燈之下顯出來的輝煌燭爛的壯麗氣象塞滿了。最初，是那些有光輝的皎潔之色，那些銀器的亮光，許多成行的表，許多懸空的鍊子，許多架成十字的刀叉，許多小燭鍋，許多鼻煙盒子，許多金屬圓子，許多押髮圓梳，都擺在櫈窗裏；但是她祇捨不得那些裝點在漆得刷亮的小架子上而蓋在玻璃珠式單子下的銀針簪。其次，另一邊，金子的黃澄澄的淡光影響到玻璃上面。許多要鍊子，形成一幅赤光閃灼的流蘇，從高處垂下來；許多小型的女表，在表盒子的邊兒上托起，晶瑩圓潤得像是流星；許多結婚戒指穿在小巧的指兒上排成了行列；許多手鐲，扣針，貴重的寶石，擺在黑緞的匣子里發光；許多戒指，在方形的大匣子里燃着或黃或藍或紫或綠的短焰兒的火焰；而在整個的櫈窗里，兩三行的耳環，十字架以及各式掛件，在玻璃平板的邊兒上顯出聖母匣子的寶光。這一切金器的反射，用一種日光樣的輝煌氣象照着路上而直達街心。末了，倒汀以為是到了甚麼聖地里，到了帝王的寶庫里。她長久地考察這豐富的珠寶店，仔細讀那些和每件首飾相伴的小卡片上的龐大數字。她決定爲自己選了一副耳環，一副懸在金的玫瑰花上的假珊瑚墜子。

某天早上，克羅德在她立在櫈窗前面出神的時候撞見了她。她當時正用一種表現深刻羨慕的神情瞧著櫈窗里陳列的那些頭髮。在高的部分，是一些馬鬃式的，馬尾式的，散了的辮子式的，鬈毛式的，三疊波浪式的，全是一派富於細軟綿延意象的波紋，而色彩則由火紅的，漆黑的，淺黃的，數到爲六十歲多情婦人而設的雪白的，無一不備。在下面，巧裝

的假髮垂漫著的英式卷，擦了油又被得光的圓盤，都靜悄悄地睡在硬紙盒子里。最後，在這寂寥的中央，在這祭壇樣的東西的後部，在這些掛著的頭髮的末梢下面，有一個半身的女像正在旋轉之中。那女像披着一件用扣針在胸前的擺枕紅綢子的斜綬；梳着一個很高的新婚式的髮髻，髻上插着橘子花，用那張玩偶式的嘴微笑，淺顏色的眼球，長而勁的睫毛，蠻裝的臉龐，蠻裝的肩頭，像是被煤氣燈薰過炙過。伽汀等候她帶着微笑旋過身來；後來，像的側面漸漸明顯了，美人慢慢由左邊轉到右邊了，克羅德却生氣了。他指着伽汀，一面問是在這裏幹甚麼，對着這個醜東西，對着「這個從驗屍場拾起的死屍子。」他對於這個死屍式的裸體象，這個漂亮人的神態，很生了氣，說現在誰也不這樣同女人梳頭。那女孩子並不信服，她認為這女像很美。後來，抗拒這個拉著一隻胳膊的畫師，因厭惡而搔着自己的黑髮，她對他指出一串火紅色的尾巴，那是長而粗的，大概是從甚麼肥獃駝馬身上扒下來的，向他承認她想得到那鬚頭髮。

後來，在那些大游行之中，每逢這三個人，克羅德，伽汀和馬爾若林，繞着菜市場四周漫步的時候，他們總從每條街的頭兒上，望得見這個鐵的巨靈的一隻角兒。那都是種種陡然發現的遠景，種種未曾預料的建築，同一的平地不住地自行變換不同的景象。克羅德折悶了，尤其是紹川，在經過了教堂以後。遠遠地，菜市場在斜視中的景象，教他質嘆不休：一個寫形的口兒，一張高的門，靜靜地洞開着；隨後，各船都重重地疊聚在那里，看得見牠們那些兩重的屋頂，牠們那些不斷的百葉窗，牠們那些寬闊無邊的廣場；傍人可以說是一些幾架式的房屋和宮殿的縮影，一

座用金屬結構而具印度式圓邊垂簾的巴比倫城，其中穿過許多懸起的平臺，許多凌風的通道，許多臥空的獵橋。他們永遠回到了那地方，回到了這座被他們繞着巡行不能離開百步之外的城。他們回到菜市場的漫長的午後里了。在樓上，百葉窗全是關好了的，窗檻全是放下了的。那些有遮蓋的街道下面，空氣在一種灰色世界裏，在一種被那些沿着玻璃窗子落下來的日影劃出許多黃的綠條的灰色世界里睡熟了；機關的機械聲音從場里傳出來，少數匆匆路過者的步聲在人行道上響動，而那些搬運夫，掛着證章，成行坐在各館的角兒邊的階石上，脫下自己的粗笨皮鞋，看護自己的發痛的腳。這是偉大國度在休息中的平靜氣氛了，在這里面，偶爾有一隻雄雞的啼聲從家禽館的地下室里升上來。他們時常走了去看那些空了的簍子籃子何如裝上運貨的馬車，這類的馬車，每天午後都來取這些空東西，再向發貨人返回去。這些標着字母和號數的簍子籃子，在牧人街的交易經紀貨棧前面堆積如山。一塊一塊，用對稱的形勢，被許多人安穩停當。但是，在車上若是堆得太高，堆得超過一個二層樓那樣的高度，那末在下面的人就得用平衡輕重的手腕托起這塊兒，再使勁一下把牠拋給他那棲在車上伸手向前的伙計。克羅德是歡喜氣力和矯捷的，好幾點鐘等着去看這些機械體的飛騰，有時候，一跤使得太猛的駕駛兒托起了這些東西，把這些東西拋過了擡兒頂上而落到擡心，他就笑了。他也最歡喜朗布多街的人行道和新橋街的人行道，在水果館的角兒上，在那個有許多人把貨物擺成小堆兒做買賣的地方。許多當着露天擺在鋪着濕的黑色破布上面的蔬菜使他心花怒發了。一到四點鐘，太陽照燃了這整個綠的角兒。他跟着其間的小徑來來往往

往，好奇地端詳女販子們的五色繽紛的腦袋；年輕的呢，頭髮包在一張網子里，都已經被自己艱苦的生活灼焦，年老的呢，衰弱了，乾枯了，臉兒是紅的了，頭上包着黃的圍頭。伽汀和馬爾若林拒絕跟着他走了，他們遠遠地認識尚德梅司老娘正對着他們揚起了拳頭這老婦人瞧見他們一塊兒胡鬧已經是怒氣衝天了。他又在另一條人行道上連合了他們。那地方，穿過街心的時候，找着了一個好得了不得的圖畫題材：那些微小堆兒買賣的女販子，張開她們種種褪了顏色的陽傘，有紅的有藍的，也有紫的，都綁在木樁兒上，從市場的平地上凸出來，把他們強有力的圓圓兒的體積，擋在漸漸從白蘿蔔和葫蘆上面消失的夕陽火燄里。某一個女販子，一個百來歲的老醜婦人，用一柄破爛得令人傷心的玫瑰色陽傘遮着她三柯枯瘦的生菜。

在這個期間，伽汀和馬爾若林認識了來雍，葛呂格拉台勒蘇服店的那個學徒，那一天，來雍正在附近一帶輸送一份點心。他們看見他在曲山街的一隻黑暗角兒里托起了那隻鍋子的蓋子，用指頭輕巧地取了一個肉圓子吃。他們各自微笑了，這動作給了他們一個野孩子式的大意識。伽汀懷了個滿足自己種種最熱的慾望之一的計劃了；到了她後來又撞見來雍的時候，就做出了很和藹的樣子來，使他送一個肉圓子給她，她滿面笑容，吮着自己的指頭兒。但是她得到的却是幻滅，以前她以為這點心的味道要好得多。然而來雍在她眼前是很怪的，他滿身穿的白衣裳，像是一個去受洗的女孩子，那副嘴却又能又狡猾。她送了他到奶油叫賣處的那些空盤子牆里去吃一頓由她預備的怪午餐。他們三個人，她，馬爾若林和來雍，都關在四片用柳條砌成的牆圓子裏和世間

隔了。食品都擱在一隻圓圓的大盤子上面。有梨子，有櫻桃，有白的乳酪，有果子，有油炸馬鈴薯條和小個兒的紅蘿蔔。那白的乾酪是從弓索內李狗一家水果店里來的；這是一份禮物。大乞丐獨一家油貨店賜給她兩個銅蘇的油炸馬鈴薯條。此外那些梨子，櫻桃，果子，小個兒的紅蘿蔔，都是從菜市場四隻角兒上偷來的。這真是一桌豐盛的筵席。來客不肯處在不講交誼的地位，於是用極消夜來報答這頓午餐。時間，午前一點鐘，地點，他的臥房里。他端正了一點兒冷的血香腸，一些兒臘腸片，一塊兒小鹹肉，許多酸黃瓜和肥鴨油。萬呂格拉代勒熟食店早供給了一切。於是這種應酬無法結束了，一頓頓的精美消夜，在一頓頓的細膩午餐之後接續而來，無數次的東道這隨無數次的東道。每星期三次在妻子寢室里和閣樓上都有過許多親密的機會，以至於弗洛蘭在那些失眠的夜里，聽見了一些兒不甚痛快的咀嚼聲和一些使得肢體顫動的笑聲，一直延長到東方發白的時候。

伽汀和馬爾若林的愛情，在這時代依然是互相展開的。他們都充分地快樂。他表示殷勤，引她到地窖子的角兒里，當做是特別雅座，去咬一些兒不熟的蘋果和一些芹菜心。某一天，他偷了一條醃了的海青魚，兩個人同在海鮮館的屋頂上靠着溜管的邊頭從容領略這種美味。菜市場那些暗窩窿，沒有一個不被他們用過去掩藏那些情人式的調魂華麗了。這個區域，這些敞着門的成行的店鋪，滿是水果，點心和罐頭食物，不過是一座關好了門的天堂了，他們兩人的裝扮式的艤範，帶着了無聲息的慾望，在這天堂前面徘徊。他們沿着那些貨架子跟前經過，一面伸出手去摸

一個梅子乾，抓一把櫻桃，給一塊兒燂魚的零錢。在菜市場裏，他們也同樣地採集材料，監視其中那些小徑，拾起一切落下了的東西，甚或用肩頭一扛去幫助裝貨的簍子籃子落下來。不過，雖無有這種毛手毛腳的事兒，然而種種可怕的欠數却在大乞丐街那家油貨鋪里上升了。這鋪子的木頭房子正靠着一排搖搖動動的大房子，仗着幾塊生了綠苔的粗而厚的木板支持，鋪里擺着一些浸在許多大陶器盆子清水里的熟淡菜，一些捲在銀紙下面的黃而硬的蠅牛，一些擺在火爐底邊懶慢燙好的牛肚片，一些黑得像炭硬得可以當做木頭去敲打的火烤海青魚。伽汀，某幾週，竟欠到了二十個銅蘇，這筆賒賬倒她了，應當賣出去無量數的紫羅蘭花球才還得清，因為她絕不能夠從馬爾若林身上打算甚麼。並且，她真地不能回答來雍的厚意，乃至於因為從來沒有辦過一鍋肉竟感到有點羞慚。他呢，終於去摸她隻隻的火腿了。照例，他甚麼全是在懷衣里面的。每逢走到熟臘店的樓上，他就從胸前抽出一段段的臘腸，一塊塊鴨肝凍，一乘乘煮過的熟肉皮。麵包是缺少的，並且也不喝酒。某天夜里，馬爾若林發見來雍在兩次吃茶的空閒之間吻了伽汀。這件事教他笑了。他可以一舉打得那小子發暈，但是他不爲伽汀而起醋興，他把她看做到手多時的情婦了。

這類的盛筵，克羅德却沒有參加過。在從前看破了這賣花女孩子從一只裝着乾草的小篋子里摸了一個甜蘿蔔，他就擰過她雙耳朵，同時把她當做無賴看待，他曾經就過這件事把她變成十足的了。然而他却免不了感到一種類乎質實的情感，來對付這些祇求肉感愛做扒兒手而又饑嘴的衆生，來對付這些被棄在陸遇而安的享受里去拾掇一個互異的殘肴餘屑的祇求肉感愛做扒兒手而

又饑嘴的紫生。

馬爾若林已差不多到了伽瓦爾的店了，滿意於除了驛處他店東那些說不完的故事以外甚麼也不用做。伽汀版賣起那些花球，聽慣了尚德梅司老娘的叱罵。他們毫不羞愧地繼續過他們的童年生活，帶着一些天真的弱點去接受食慾的指揮。簡直是榮市場這區域里那片即令在晴天也依然烏黑而有黏性的塵土所生的草木了。伽汀十六歲了，馬爾若林十八歲了，都保存那種鑽到界牆角落里去躲藏的孩子式的可愛的頑強性。然而，伽汀的心裏爲他起了許多不安的夢想了，每逢她把整疊的長蔥當做紡紗錠子旋動而一面在人行道上前進的時候。馬爾若林呢，他也有一種不能自解的不自在。偶爾，他竟離開這女孩子，從一場漫步徘徊之中逃出來，放棄一席盛筵，而爲的却是從薰臘店的玻璃外面去看馬丹葛呂。她是那樣美貌的，那樣許的，那樣圓潤的，她真教他感到快活。在她跟前，他感到一種滿足，如同他吃過了或者喝過了一點兒好東西。若是走開，他就帶着一種想和她再見的飢渴了。這樣狀況延長到好幾個月。開始，他對她有種帶敬意的注視，那都是他在調味用品店的樓上和鹹貨店的樓上發生的。後來遇着那些毛手毛腳的大日子到了，他看見了她，就夢想伸長自己的手，去觸她的肥嫩的腰支了，去觸她的豐腴的胳膊了，如同他伸起手來探到鹽水橄欖的木桶里和烘乾蘋果的木箱里一樣。

自從不多的時候以來，馬爾若林每天早上總看得見荔莎了。她在伽瓦爾店前經過，停住一會兒，和這個家禽販子談話。她是親自上街的，她說這樣可以教自己少被人家剝削。而真象却是她

想試着引起德瓦爾的信仰心；在薰驥店里，他不大放心；在他自己的店裏，他高談闊論，說盡他所肯說的。她認為可以從他的嘴裏曉得麥薛勒畢格爾的店里究竟有些甚麼事情；因為她不很信任蘇藍姑娘，她的特務警察。她如此從駭人的饒舌之中，明白了不少很教她驚愕的模糊事兒。在她從前和葛呂爭論過之後的第三天，她帶着很灰白的臉色從市場上回到了家裏。她用手勢要丈夫跟着她到飯廳裏。在那里，關好了門：

『你的哥真要送我們上斷頭台！……爲甚麼你對我瞞着你曉得的事？』

葛呂發誓說他不曉得一點。他發了一個大夢，肯定自己久不到麥薛勒畢格爾店裏去，並且永遠不去。她穿着睡衣一面接着說道：

『你很可能去幹，除了你不想在那裏面丟下你這副骨頭……弗洛蘭是個出賣主意的人，我明白。我剛才探聽了一些兒，够得猜想他向那兒走……他又向監獄走，

後來，在沈寂了一會以後，她用一種比較寧靜的聲音繼續說道：

『唉！倒黽的人！……他在這裏是吃得飽，穿得暖，睡得好的，他能够變成安分守己的，他看見的全是好榜樣。竟兩不能，這是天生的；他一定爲着他的政治打斷自己的脖子……我願意這件事立刻結束，你可聽見，葛呂：我早已通知了你。』

她深切地著重於最後這幾個字。葛呂低下了腦袋，等候她的命令。

『第一層，』她說，『他不能再在這兒吃飯。他在這兒住，這就够了。他現在勝得了錢，應

當自己養活自己。」

葛呂做出了抗議的臉兒，但是她封了他的嘴：使勁再說：

「那末，你就他和我們之間選擇一邊裡。我向你發誓我帶着我的女孩子走開，倘若他依然跟着不走。你願意我澈底向你說：這個甚麼都幹得出的人，他妨害了我們的家庭。但是我在這上面將要極力制止。我對你保證……你已經聽明白了：到底行不行。」

她丟開了她的啞口無言的丈夫，重新走到了店房裏，在那裏，她用美貌的薰風店女掌櫃的和藹微笑，伺候了一件半磅驚肝凜的交易。加瓦爾當初在一場被她輕巧巧引出的政治討論之中，彼時的發熱程度竟已至於對她說過她將來一定看得明白，對她說過一切全會被人打倒，對她說過紙領兩個果敢的人，如同她的大伯子和他本人，就夠得造成導火線。這就是她所謂的壞主意，被加瓦爾在小心態度之下，帶着許多故意使她多費猜測的冷笑，用連篇隱語搬出來的空泛的反叛陰謀。她看見一大羣警察衝進驕膳店裏來了，用刑具塞住她和葛呂以及葛林的嘴了，並且把他們三個人一齊扔到地牢裏了。

傍晚，在晚餐桌上，她是冷冰冰的；她沒有照顧弗洛蘭的食物；她一連好幾次說道：

「這是怪事，我們真會吃麵包，自從某一些時候起。」

弗洛蘭終於懂得了。他覺得自己被人當作推出門外的親丁待遇了。葛莎在最近的兩個月裏，把葛呂的種種舊衣舊物送他穿；因為他過於乾瘦而葛呂過於滾圓，所以這些成了破布條兒的衣服

格外出乎意料之外地不合他的尺寸。她並且又給了他許多屬於葛呂的舊的換洗內衣，許多補了一十回的手帕，許多粉破的飯巾，許多祇好用做抹布的單子，許多被他兄弟大肚子張充又瘦得可以給他做外粉的舊襪衣。此外，弗洛蘭在自己的四周找不着初期那些柔和的關注了。全家的人看見了美貌的葛莎的舉動都聳起肩頭；沃亘斯德和沃亘汀當時常用背對着他，而小波林看見他外衣上的斑點和內衣上的窟窿，就使用許多怕人的孩子式的刻毒字眼。最後的那些日子，他更在餐桌上感到痛苦了。在他爲自己而切麵包的時候，瞧見這母女二人都注視他，他竟不敢再吃了。葛呂一直把鼻子抵在自己的盤子裏，不肯抬頭，覺得自身捲入正在經過的事件之內。末了，使他痛苦的，就是不曉得如何離開這場面了。他在腦袋裏反覆推敲，快要經過一週，竟不敢說出那句話，一句表明他從此就到外面吃飯的話。

這種獎勵的念頭，在那樣多的幻想裏活着，使他害怕因爲不在店裏吃飯而得罪他兄弟和弟妹了。他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去觀察葛莎的潛伏的敵視，有時候，他還害怕自己錯誤，覺得根據他的觀點她是很好的。他心里克已觀念竟發展到了忘記自己一切的需要了；這已經不是一種德行，而是一種極端的冷漠態度，一種人格上的絕對缺乏。他從沒有想過，就是在她已經看見自己漸漸被擰走的時候，也沒有想過格拉代勒老爹的繼承，他弟妹早願交還他的款項。並且他早在夢前成立了一份整個的預算：連着烏丹草爾在她薪水上留下的數目，再加上美貌的諾爾森第女人從前替他介紹的一份補課修金三十佛郎，他算出自己每天可以花十八個銅蘇吃午飯和二十六個銅蘇

蘇吃夜飯。這很够用了。末了，某天早上，他冒險了，他利用自己新近得到的給人補課的機會，托詞以後沒有辦法在吃飯的鋪點回到薰臘店裏來。這段苦心孤詠的演講教他臉紅了。於是他自己辯白道：

『不應當見怪我，那孩子祇在這種鋪點才閑空……這沒有關係，我可以在外面吃一塊兒肉，我可以在夜間和你們道晚安。』

美貌的嘉莎依然是冷冰冰的，這可更擾亂了他的心情。原來她不肯辭退他，使自己這方面不擔負任何錯誤，而寧願等候他自行感到心煩。他走，這是一個好的解決，她所以避免任何能夠挽留他的交談上的表現了。但是有點兒受到感動的葛呂高聲說道：

『你不必拘泥，到外邊兒去吃罷，倘若這樣於你合式點兒……你曉得我們並不打發你走開，自然！你將來要來和我們吃點兒，有時候，譬如星期日。』

弗洛蘭匆匆走出來了。他心裏十分難受。當他不在那裏的時候，嘉莎沒有敢於責備她丈夫的弱點，為星期日而下的邀請。她怡然處於勝利地位了，她的呼吸，隨心所欲地在這個用淺黃檻木家具陳設的飯廳裏舒展自如了，真急於想燒點兒白糖，來驅除她在那裏嗅到的那種惡性枯瘦病症的氣味了。此外她還保留了防禦力。竟至於在一週之末，她起了種種更為活躍的不安。她祇很稀少地看見弗洛蘭。夜晚，她真想到許多可怕的事兒，一件在樓上，在沃瓦斯汀臥房裏，製造的殺人機器，或者許多從露台上傳下來的信號使本區成立許多巷戰工事。伽瓦爾聽過種種心情不快的

姿態；祇用搖頭的動作答復她，而且把自己小店常常整天整天交給馬爾若林。於是美貌的荔莎決然從他身上討個澈底的明白了。她曉得弗洛蘭有一天的例假，以及他要向克羅德到馬丹佛朗明瓦的家裏面代辦那地方去消磨光陰。因為他要在傍晚就回來，所以應當一天明就走，於是她盤算過伽瓦爾吃夜飯了；他若是在挺起肚子靠着桌子的時候，總可以談天。但是這天整個兒早上，她竟撞不着這個家禽販子。午後，她又到菜市場去找。

馬爾若林獨自坐在店裏。打了好幾點鐘瞌睡，因為長期漫步而自行休養。通常，他坐着，伸長了腿子擺在另一把椅子上面，腦袋靠着那張盛酒盃的小櫈，在店底。冬天，野味的陳列最教他開心：掛着的鹿子，腦袋向下，前腿在打折之後蹲在脖子一塊兒；雲雀排成一串，繞着店房，像是野人的項圈；大的紅毛野兔，斑紋寬體的竹雞，青銅色的水鳥，雜在乾草和於肩裏面運來的俄國鵝鴨和雉雞，那些紅冠，綠頸，鋪衣，而宮裝長裙樣的煙燻大尾的豔麗雉雞。這一切羽毛使他想起了伽汀在地窖子裏的簍子的柔軟世界裏頭過了的那些長夜。

這一天，荔莎在家禽的中央找着了馬爾若林。午後是溫和的，微風從館裏的小街上拂過來。她低着身子望見他正在店底那些生肉食的陳列下面打瞌睡。上面呢，那條狼狗橫子上，用鐵鉤掛着許多肥大的鴨，鐵鉤鉤入頸頸的漫血傷口裏，長而硬的鷄頭連着腹部那個在羽絨底下發赤的體積，在尾巴和翅膀的潔白外衣之間，凸起一個球樣裸體。也有幾隻灰色有翼而倒捲的尾巴綴着一簇白毛的兔子，從橫子上垂下來，伸長幾條腿子像是預備遠跳，垂下耳朵，頭部露出尖的牙齒，

睜開混的眼睛，露出死牲口的笑容。在陳列貨品的架子上，許多拔了毛的子雞挺着肥碩而被刀形骨割開的胸部；許多夾在襯條格子上的鵝子露着天性坦白者式的精赤粉嫩的皮；許多皮膚比較結實的鴨子展開腳上的蹼；三隻豐腴之至的火雞，滿身像是新剝了鬚子的腮幫兒一樣地浮出青色，仰着脊梁，縫好脖子，躺在自己的烏黑的大翅膀裏。在傍邊，許多碟子上面，擺了許多料件兒，肝，膽子，脖子，爪子，翅膀尖子；另外一隻縮圓形大盤子，躺着一隻剝了皮又開了膛的兔子，四隻腳張開，腦袋血紅的，腹部割開的皮腔裏露出那對腰子；一線鮮血早已滑着脊梁流到尾端，一滴一滴在盤子的淺顏色上染出些兒斑點。馬爾若林連那方砧板還沒有擦過，砧板的側邊，還留着兔子的腳爪兒。他半合着眼睛，四周呢，在那三個在內部裝飾店房的架子上，許多堆的窄了的家禽，許多包在尖角紙包像是一束花球的家禽，許多裹着翅子的肥胸和招禱的腿，亂七八糟地可以隱約望得見。在這些食品的最靠里面的地方，馬爾若林那個淺黃頭髮的身體，腮幫兒，手，黃毛蒙茸的肥脖子，都像那些肥碩火雞的肉一樣細軟，和那些肥碩腹部一樣的滾圓。

望見了美貌的葛莎，他匆忙忙立起來了，因為在這樣情形之下打瞌睡而被人攪破不免臉紅。他素來是很羞怯的，很拘束的，在她的跟前。末了，她向他問起麥薛伽瓦爾是否在這兒的時候，他支支吾吾說道：

「不，我不曉得；剛剛他還在這兒，不過現在他已經出去了。」

她帶着微笑瞧着他，她對他本身有一種深的友誼。她剛巧在自己一隻手掉下來，就感到一

種溫暖的感覺，於是輕輕叫了一聲。原來，那張陳列貨物的架子下面，一隻籠子的裏邊，許多活的兔子伸長脖子來覓她的裙子。

「哈！」她笑着說，「是這些兔子弄得我發癢。」

她俯下身軀，想去撫弄一隻逃在角落裏的白兔子。後來她重新抬起頭來：

「不久會回來嗎，麥特瓦伽爾？」

馬爾若林重新又回答說自己不曉得。他那雙手有點發抖了。接着用一種矜持的聲音說道：

「也許他是到總籠子那邊去了。他對我說過，我相信他已經下去了。」

「我要等他，那末，」葛莎接着說。「可以教他曉得我在這兒……除非我也下去。不錯呀！這是一個意思。五年之前，我就答應了自己要去看看那些總籠子……你來替我引路罷，行嗎？你等會兒可以給我說明。」

他變成很臉紅的了。連忙從店房出來，在她的前面走着，丟開了陳列的貨物，重複地說道：「那是一定地……你要怎樣就怎樣，屬丹葛呂。」

但是，在地而底下，地窖子的黑空氣，教這位美貌的薰臘店女掌櫃呼吸迫促了。她在最低一級的石級上立住不走，抬起眼睛端詳那座穹頂，那是用紅磚和白磚砌成的條形，做成圓圓的穹頂，夾在許多鑄鐵的凸條裏，用許多小柱子托起來。她立住不走的原因，除了黑暗以外，還因為一陣熱的而且刺鼻的氣味，一陣屬於活牲口的發散物，牠的酸性刺殺了她的鼻子和喉頭。

「這很臭，」她喃喃地說。『大概是不清潔的，在這兒過活。』

『我呢，身體倒好，』受了矯託的馬爾若林說。『氣味就不臭了，到了慣了的時候。並且，在冬天是和暖的，在這兒很舒服。』

她跟着他走動了，一面說這陣強烈的氣味教她討厭，說她一定有兩個月不想吃難。這時候，那總舖子，那些空空的小屋子，販子們保存那些牲口的地方，展開了牠們那些用直角相切的有規律的小街道了。煤氣燈是稀疏的，小街道是睡熟了的，寂靜無聲的，活像是村落裏一隻角兒，到了外省的人已經上了床的時候。馬爾若林使得荔莎接觸那些繡在鑄鐵欄邊上的細密的絲網了。後來，沿着一條小路走着的時候，荔莎看清楚了租客的姓名，都一個一個寫在許多小的藍牌子上面。

『麥薛伽瓦爾在頂頭的那一段，』那個始終沒有停步的少年說。

他們向左轉了，走到一條巷子裏了，一個黑窓隱裏了，那裏看不出一線兒光。伽瓦爾不在那裏。

『這沒有關係，』馬爾若林接着說。『我一樣能把我們那些牲口指給你看。我有繩籠子的鉛匙。』

美貌的荔莎跟在他的後面走進這漆黑的夜色里了。這裏，她忽然覺得他就在她的裙子的前面；她以為自己前進得和他相距太近，於是退下來；後來她笑了，她說道：

『你可可以爲我會在這種光線之下看得見牠們，看得見那些牲口。』

他沒有立刻答覆；後來他吞呑吐吐說是總籠子裏向來有一枝蠟燭。但是他沒有說完，他找不着鎖門了。她罵着他，她覺得她的脖子上撞到了一陣熱的鼻息。到了他終於開了那盞門並且點燃了那枝蠟燭的時候，她看見他是那樣戰慄的，以至於使她高聲喊道：

『大笨貨！因爲開不開一張門，竟能夠變成這樣一種神氣！你是一位小姐，儘管你有一雙大眼睛。』

她走進總籠子裏了。細瓦網從前和了兩格，除去了當中的隔板，把牠變成了一間雞廄。在地下，在糞糞里，許多大的牲口，鴨，鵝，火雞，都用小步兒走着；在頂上，在三行樓樣的東西上面，許多用空格子裝成的盒子，關着些兔子和雞。大籠子的鐵絲網滿是灰塵，滿是蜘蛛網，竟像裝上了灰色的褲子；兔子的尿膾餓了盒底的木板，家禽的排泄物在木板留下了許多白泥樣的斑痕。但是莎莎不肯再表在她的惡心來教馬爾若林搗亂。她把指頭伸入盒子的格子里，給那些撈得至極站不起的可憐的雞叫屈。她撫弄一隻斷了腿子蹲在一隻角落裏的鷄子，這時候，那少年告訴她，說當晚就得宰牠，怕的是牠在半夜會死。

『不過，』她問，『牠們怎樣吃東西呢？』

於是她解釋家禽之類不肯在沒有光的地方吃東西。販子們非得點燃一枝蠟燭，並且等候牠們吃完爲止。

「這叫我樂意，」他接着說，「我點起蠟燭要照好幾點鐘。應當看著牠們的嘴動作。若是我用手指著蠟燭，牠們全體都伸着脖子瞧天了，如同太陽已經下去了似地……這里絕對禁止對牠們留下蠟燭走開。一個女販子，您認識的那個已來特老娘，幾乎連甚麼都忘了。某一天；因為一隻雞把蠟燭弄倒在地上。」

「那末，」嘉夢說，「他們倒是不客氣的，倘若每頓飯都得爲牠們點起一架大掛燈！」

這句話教他笑了。她走出了總籠子，擦了擦自己的腳，略略擡起了自己的裙袍，免得牠掃着她的東西。他呢，吹滅了蠟燭，關好了門。在一個大男孩子身邊，這樣再走到黑夜里，她害怕了；於是在前邊走起來，免得感到自己的裙子再和他相接觸。到了他走近她身邊的時候她說道：

「看了這兒我居然滿意。在菜市場的下面，有許多從沒有被人懷疑過東西。謝謝你……我要趕快上去了；旁人，在鋪子里，再不應當曉得我到了那里。倘若麥莎伽瓦爾回來，你告訴他，說我有事要和他立刻談話。」

「但是，」馬爾若林說，「他無疑地在宰牲口的石頭案桌那邊去了……我們能覈去看他，倘若您願意。」

她沒有回答，被這陣教她的臉兒發燒的溫暖空氣壓住了。她的臉兒成了玫瑰色的了，她的彌緊了的胸部，素來是那樣靜止的，這時候也微微顫動了。這教她不大安逸了，給了她一陣不自在之感，看見自己的背後，馬爾若林的急促步兒像是喘氣。她偏開了身子，使他走到自己的前頭。

這一村落」，那些小街道，始終是睡着了的。荔莎發現她這個同伴正選着最長的路線了。到了他們流到和鐵軌的相對的地方，他告訴她說他原來想把鐵路指給她看；於是他們待了一會兒，從那些釘在木樁上的閘板這一面去端詳。他說可以想方法請她參觀軌道的路線。她拒絕了他，說這是不值得費事的，說她已經看清楚了。他們回來的時候，遇見了巴來特老娘立在自己租下的大籃子跟前，給一隻四方的大簍子解繩子，其中曉得見一陣由翅膀和腳爪闖出來的憤怒聲。等到她解完了最後一個疙瘩，陡然，幾條長的鵝脖子出現了，如同彈簧似地頂開了簍子的蓋子了。這些鵝透出來了，滿腔怒氣，伸起頭發向前飛奔，發出一陣呼嘯聲，一陣由宣喙造成的樂聲，使得這地窖子的晦暗世界充滿了一種可怕的音樂。荔莎忍不住笑了，儘管女家禽販子的怨怒交集的叫喚，她失望了，咒罵得像一個車夫；好不容易才抓住了兩隻被她追上的鵝的脖子。馬爾若林開始追那第三隻了。大紫聽見他沿着那些小街道跑去，他四處躊躇，對於這場追逐覺得開心；隨後在頭頭的處所起了一陣鬥爭的噴聲，末了他回來了，帶着這隻牲口。巴來特老娘是一個黃臉的老婦人，伸起兩隻手接着牠，抱在肚子上停了一下，儼然是古代神話中的潘達的姿勢。

「哈！真好，」她說，「倘若你沒有在這兒！……那一天，我和另一隻打了一架，我帶了我的刀子，我們割了他的脖子。」

馬爾若林是呼吸迫促的了。他們走到了宰牲的石案桌跟前的時候，荔莎從煤氣燈的強光裏面，看見他滿頭是汗，雙眼射出一陣遲沒有被她認識過的亮光。尋常，他在她跟前，向例

像一個女孩兒似地低着頭講皮。她一直覺得他這樣是一個優美的少年，寬的肩膀，紅里透白的大臉，壓在金子般地淡黃的頭髮髮兒下面。她現在那樣殷殷地瞧着她，用的是一種被我們坦白地對於幼童可以表示而且多表示一次就教他害羞的神氣。

「你看見麥薛伽瓦爾不在這兒了？」她說：「你就誤了我的時間。」

於是。他用一陣急迫的聲音，對她解釋宰牲的設備，那五條龐大的石凳，都轟着朗布多街那邊，排在氣窗的和煤氣燈的黃光底下。在某一頭，一個婦人正宰着一隻雞子，那件教他指點蘇莎去看的事，卻是那婦人在牲口幾乎還是活的時候就拔毛，因為這樣是比較容易的。後來，她要她在那些擺在石案桌上的堆兒里去取一撮毛；向她說有人拔毛並且有人賣毛，最高的價錢可以九個銅蘇半公斤，全仗着精細。她也向那些滿是羽毛的大簍子的底部伸入了她的手。他接着旋動了那些裝在每個簍子上的水管子。立刻就是詳細的解釋：牲口的血沿着案桌流下去，到了地面的石材上就凝着不流；許多清潔夫，每兩小時就放開水管子接量來沖洗，用挺硬的板刷來消滅血痕。到了荔莎低頭去瞧那個撇疏水之用的水溝口子的時候，那卻是整整的一段故事了：他說在那些暴風雨的日子裏，水可以從道口子裏倒灌到地窖子里來。某一次，並且水漲到了三十公分那樣高矮，於是佛教家禽躲到地下室另一頭有高坡兒的地方不可了。他說來還笑當時那些受了驚嚇的牲口的喧鬧。然而，他說完了，甚麼也找不着了，這時候才記起了通風器。引她走到了盡頭，教她抬起了頭睛，於是她看見了好些方塔內部的一個出氣的大管子，那就是總龍子裏應潮空氣的出路。

在這個因為氣味蒸騰弄成瘋臭的角兒里，馬爾若林不發言了。這是一種秘魯海島肥料式的鹹性強烈氣味。但是他却像是醒了和受了鞭策的了。他的喉嚨向各處活動了，極力呼吸了，如同回復了慾望上的種種勇敢性。自從他同着嘉莎走到地窖子里這一刻鐘以來，這陣臭氣，這陣由活牲口發生的溫度醉了他。現在，他沒有羞怯感度了，他滿腔都是那種在區區的穹頂的黑暗之中使鑿燭的蠟燭發熱的春情了。

『想想罷』，美貌的嘉莎說，『你引我來看這些東西，真是一個有用的孩子……那末你到我店里的時候，我有點兒東西要給你。』

她擰着他的腮幫兒了，如同她時常做的一樣，却没有看見他早已長大成人。在實際上，她有點兒恍惚了；被這次在地面下的散步，從一種被她歡喜玩賞的本來通行又無妨害而很溫馨的情緒之中，有點兒恍惚了。她也許忘記自己那隻手，在這撓起來很感美妙的少年人腮幫兒下面，比往常多留了些兒時間。這時候，在這次撫弄的當兒，他忍不住一陣本能上的衝動，從斜斜兒的一隻之中證明附近沒有一個人，驚地一下縱起自己的身子，帶着牛一般的氣力向美貌的嘉莎身上撲過去。他抱着她的肩膀了。激烈地把她向一隻盛羽毛的大籃子里一推，她像一堆甚麼東西似地跌進去了，裙子已經翻到了膝蓋上。末了，他正要像從前之撫住伽汀一般，用一種臺羅以圖滿足的獸性猛烈行動，去龐嘉莎，而這個因為陡然受到襲擊以致臉色灰白的她，却在毫不聲張之中突地一下跳到了籃子外面。伸起了胳膊，如同她往日在屠宰場里看見過似地：擺察了自己的美人式的拳

頭，對準馬爾若林的眉心撞了一下。他跌倒了，腦袋在石案桌的角兒撞破了皮。這時候，一聲長而發抖的雄鶲啼聲在黑暗之中上升了。

美貌的葛莎渾身冰涼地蹲着。她嘴唇是咬住的，脖子仍顯恢復那種像是一個肚子的圓滾滾的樣兒。她聽見了李市場在她頭頂上的隱約的隆隆之聲。人行道上的喧嚷，從朗布多街旁邊的氣窗落到了地下室的鬱抑的深沈寂靜世界里，於是她想起僅僅這雙肥大的胳膊竟保護了她。她又拍去黏在帽子上的羽毛。後來，害怕被人窺見，她並不瞧瞧馬爾若林就走開了。到了石級上，經過了鐵柵欄門，白晝的光輝對她是一個大的安慰。

她回到自己的店里了，很寧靜，面色略略兒有點兒發青。

「你去得很久，」葛呂說。

「我沒有找着伽瓦爾，我在各處都找過他，」她安安穩穩地說。「我們等會兒吃羊腿，祇好不等他了。」

她盛滿了那空空了的豬油罐子，取好了那些留給她的女婿馬丹達荷羅要派人來取的豬排。那陣落在架上的厚背短葉刀的手法，教她想起躺在地下室里的馬爾若林了。但是她毫不責備自己。她當初做得真是合規矩。她不因為這野孩子而擾亂自己的平安；在她丈夫和她女孩子之間，她是太舒服的。<sup>嗚</sup>這時候，他向葛呂端詳；他脖子上的皮膚真粗獷得像是一種紅紅兒的刮過的豬皮，而他的腮幫兒像是一種凹凸不平的多節木料。不應當再想到那地方了，她不再撫弄他了，既然他要

想到許多不可能的事。這是一種使她承認孩子們長得太快因而惋惜的本來通行的小快愴。

淺淺的紅暞重新升到她的臉上了，葛呂覺得她的身體「好得出神」。他在跟台里面靠着她坐了一會兒，他重複地說道：

「你將來應當時常多到外面走走。這於你有好處……倘若你願意，我們那天夜晚到天樂園去看戲罷，馬丹達蘭羅在那兒看過那本唱得眞好的戲……」

她微笑了，說是可以去看具體情況。隨後，她又不見了。葛呂想起她像這樣去追跡伽瓦爾這樣快，真是性子太好。可是他沒有看見她已經上了扶梯。她從廚房里的釘子上拿了鑰匙，就上樓進了弗洛蘭的臥房。既然自己不能躲在家禽櫃子身上找着苦寒，她所以希望在這間臥房里曉得點兒痕跡。她慢慢的巡視了一圈，考察了那張床，那座壁爐台子，四隻角落。小露台的窗子是閉着的，含着苞子的石榴花在夕陽裏浴着金光。於是她覺得她那個女學徒依然沒有離開這間屋子，覺得她在上一宿依然睡在這兒，這兒她嗅不着男子的氣味。這是可憐的事，因為她一還沒有發現甚麼可疑的箱子，甚麼鎖得結實的木器。她去揀一塊沃亘斯汀那件始終掛在牆上的夏季褶子了。後來，她到了桌子跟前，看見了在一頁開始寫動的紙上「革命」這名詞來了兩次。她受着驚訝了，於是打開了那隻眼見得滿是紙張的抽斗。但是她的正直觀念甦醒了，對着這個被白木粗桌子這樣防護得不周詳的祕密。她低頭對着這些紙張望了一會兒，極力想不必接觸就可以明白內容，忽然那隻養在籠子里的金絲鳥，因為夕陽逼着籠子而發出的尖銳啼聲教她戰慄了。她關好抽斗了。

這是很醜惡的，她在那裏將要做的事。

她正在窗子跟前一心盤算應當請教盧斯當長老，一個哲人，却望見樓下菜市場地下的石板上，有一堆人圍着一副棺架床。天色快要黑了；但是她完全分辨得出伽汀正在人堆兒當中哭；而克羅德和弗洛蘭都是滿鞋子的塵土，立在人行道邊活潑地談話。她因為他們回來吃驚了，匆忙忙趕下樓來。剛剛一進門台，蘇蘇姑娘就進店了，一面說道：

『馬爾若林那流氓，打開了腦袋，被人在地下壁里尋着了……您不來看嗎，馬丹葛呂？』

她穿過街面去看馬爾若林了。這少年是躺着的，臉色很灰白，眼睛緊閉，金黃色的頭髮有一部分被血結住並且染髒。在那些人里面，有人說這完全又是這野孩子自己的過錯，因為他在地窖子里甚麼都幹；有人揣度他當初一定是想跳過一張案桌，這本是他最愛幹的一種，而結果呢，腦袋撞壞了石頭。蘇蘇姑娘望着那個正在哭中的伽汀一面說道：

『也許就是這壞東西推了他。他們素來一同躲在各處角落里。』

馬爾若林被街上的清鮮空氣恢復了知覺，睜開了那雙受驚的眼睛。端詳了大家；後來，望見了蘇莎正低下頭來向着他，他帶着一種服從性的柔情，用一種簡單的神氣向她從容微笑了。他像是記不得了。寧靜了的蘇莎，脫離當初到養濟院裏去；她會去看他，會帶橘子和餅乾給他吃。馬爾若林的腦袋又向下偏了。到了這間架床被人抬起的時候，伽汀就跟着走，脖子上依然掛着那一隻盤子，其中許多紫羅蘭的花球都插在一層苔草之間，雖然花球上面沾着她的熱淚，她却絕沒

有觸及這些被她這樣用至痛灼壞的鮮花。

莎莎剛剛走回旅店，就聽見克羅德和弗洛蘭握手告別的低聲言論：

「唉！這可惡的野孩子！他掃盡了我這一天的興致……我們居然是決然毅然快活了一天！」

在事實上，克羅德和弗洛蘭都是勞頓和滿意而回來的。他們帶回了一種新鮮空氣的好香味。這天早上，天明之前，馬丹佛朗佛朗瓦已經賣完了她那些蔬菜，他們三個人一同到傲山街金規旅館去找那輛車。這像是在巴黎中心區，欣賞鄉村滋味的前奏。在那所金漆木板直達二樓的斐別上飯館後面，有一個農家式的天井，烏黑的和有生氣的，因為新的乾草和熟的獸糞的氣味而成肥沃的；許多羣的雞，用嘴在這鋪軟的土里搜索；變成了綠色的木頭建築物，許多扶梯，許多走廊，許多洞穿了的屋頂，聚靠着鄰家的舊房子，在靠里邊兒那一面，在一座粗木頭棚子下面，已經養好了的駝兒大扎正在等候，一面吃着牠那份裝在一隻繫在鬢頭上的袋子裏草料。這牲口用小走的步兒從傲山街的下坡路兒走了，神情是因為這樣迅速就向南代爾去而滿意的。不過牠却不能空着走回去。因為這個種園子的婦人本和那個為菜市場擔任清潔任務的公司有一種契約；每星期，她應當走兩車的乾菜葉子之類，那都是在那些堆塞路面的垃圾當中，用大叉子叉起的。這是最好的肥料。不到十分鐘，車子就裝滿了。克羅德和弗洛蘭都躺在這個綿軟的厚床上了，馬丹佛朗佛朗瓦提動了蠟燭，於是駝兒大扎用牠的後臀姿態走動了，牀發咯咯低下來些兒，為的是拉得不少。

這場郊游自從多久就計畫好了。這種園子的婦人自由自在地笑着，她歡喜這兩個人，曾經把他們吃一頓在「巴黎這個壞地方」吃不着的肥腰臘肉煎蛋。他們呢，也一心要領略這個從黎明時候就開始的整天偷閑漫步的滋味。遠遠地，南代爾是一個將要被他們走進去的純粹快樂世界。

「您現在是舒服的，至少？」馬丹佛朗索瓦走進了新橋街就這樣地問。

克羅德發誓說「還誰美得像是一鋪新嫁娘式的褥子。」兩個人都仰起臉來，雙手交叉在腦袋底下，端詳那層漸漸不見星子的青天。沿着整條李伏力街經過的時候，他們始終保持了沈默態度，等候兩旁的房屋失蹤，靜聽這個和駕兒大孔閣談的可敬的婦人正從從容容向牠說道：

「照你的意思走罷，老伙計……我們都不匆忙，我們總會到的……」

走到極樂公園，這時候，畫師向兩旁所望見的，祇有大樹頂上的高枝兒，而在盡頭之處，杜勒龐公園露出了碧綠的一大簇；他精神煥發了，開始獨自說話了。在盧耳街口經過時，他注目於聖歐司大詩堂的邊門了，那是遠遠地從菜市場里一條有遮蓋的街道的巨體式的棚子下面就望得見的。他一進想到那地方，想在那上面找一個象徵。

「這是一個奇怪的遇合，」他說，「這個教堂的末了一段兒，剛剛嵌在這樣由鐵柱構成的樹叢里……這一件制宰了那一件，缺材宰了石材，而且時候是逼近了……您偶爾也會相信這話罷，您弗洛蘭？我想從前並不僅僅由於直線排列的需要，把聖歐司大詩堂的一套蓄藏科的裝點，放在

中央菜市場的壯麗環境當中。您可看見，那兒有整齊的一個表現；那是現代藝術，寫實主義，自燃主義，正如您將要願意這樣稱呼一樣，而事實上牠已經在古代藝術的對面長大了……您的高見是不是贊成這個說話？」

弗洛蘭保持讚歎態度，克羅德繼續說道：

「這教堂是一個屬於亂雜不合規律的建築；並且，中古時代的作風在那裏極力掙扎，而文藝復興，又多少點綴其間……您可會注意過我們今日建造了甚麼教堂？這簡直是想要和甚麼相像就和甚麼相像，有些像圖書館，有些像觀象台，有些像鴿子籠，有些像營房；但是，實在誰也不相信仁慈的上帝住在那裏面。仁慈的上帝的泥瓦匠通通死了，大的智慧大概就是不再建造這些誰也住不的醜陋的石頭架子……自從本世紀的初年，我們僅僅建造了唯一有創造意味的大建築物，一個絕非從別處抄襲而來且係自然而然地在時代地層中萌動而出的建築物；這就是中央菜市場，您可聽見，弗洛蘭，一種強烈的作品，好喲，這還不過是二十世紀的一種懷念性的洩漏罷……所以聖歐司大詩堂不走運了！當然，聖歐司大詩堂同著舊機械的點綴留在那邊，信徒卻已經空了，而菜市場却在傍邊張大起來，滿是熙熙攘攘的氣象……我眼見的就在這兒，朋友！」

「喂！」馬丹佛朗瓦笑着說，「您可曉得，麥薛克羅德，那個裹開了你網子的婦人並沒有偷走她五個銅蘇？臥爾大扎張起耳朵聽您說話……俞，俞，右轉彌，臥爾大扎！」

車子慢慢地上坡了。在這樣一大早的時間，通衢是不大有人走的，祇看見兩邊人行道上的成

行幾步，和一段段被灌木之葉切斷而深入樹叢之下的草地。在交叉路口的大圓周上，一個騎士和一個女騎士用小走的步兒穿過。弗洛蘭枕着一束白菜葉子，始終瞧着天空，看見一大陣玫瑰色的霞光在天邊自行展佈。好幾次，他閉上眼睛去格外好好兒體驗那陣拂到他臉上的清晨涼風，離開菜市場，走到清新空氣里，真是舒服，以至於他不僅靜悄悄地蹤着不動，而且連旁人在他四周說的話也聽見。

『他們依然都是好的，那些把藝術放在一隻玩具匣子里的人！』克羅德在喊話一會之後接着又說。『這是他們的太口吻：旁人不能用科學製造藝術，工業殺了詩歌；而一切低能的人都開始望着花兒哭，彷彿有人想到自身對於花兒行止不好……我大生氣了，到末了，很極地。我真要用一些挑戰意味的作品去答復這些哭的腔調。教這些莊重不佻的人物生點了反感我倒快活……您可願意我告訴您甚麼是我從前最好的作品，自從我畫起畫以來能夠教我記得最清楚那一幅？這是一個故事……去年，聖誕節的前一日，我正在我滿滿母家里，沃克斯德，那學徒，那傻子，您曉得的，正在那裡擺佈那些陳列品。吶！這個賤東西！我被他用的那套組織全局的浪漫方法逼到了極端。於是央求他去開工作，一面告訴他我可以替他略為像樣點兒來配合這些東西的顏色。您可明白我當時有了薰衣草強烈的色調，薰舌子的紅，薰鬚子的黃，紙星兒的藍，新切開的各種薰衣草的粉紅，灌木葉子的綠，而尤其血青腸的黑，一種永沒有被我在調色板上再找得着的至高無上的黑。自然，這樣掛着像涼蓆樣的東西，大臘腸，小臘腸，洒上麵包屑兒炸過的豬腳，給了我

一套非常精美的灰色。這一來，我製造了一件道地的藝術作品。接着，我拿起那些盤子，碟子，瓦缸子，玻璃瓶子；斟了色調，構成了一幅驚人的靜物，其中射出了種種被巧妙的邊淡層次所支持的顏色刺激性。紅的舌子，帶着火焰般鑿鑿性長長地燒着，而黑的血香腸，在大臘腸的清歌裏顯出種種由於極不易消化而起的暗昧境界。我露出了，可不是，我露出了夜半會餐的狼吞虎嚥，會餐時的夜半鐘聲，被贊美詩唱空的胃臟里的飽食。在高高兒的地方，一隻雙大的火雞，挺出皮面雪白而皮里佈着黑斑的胸脯。這是具有獨悍性和至美性的，有點兒像是一個在光榮之中被人窺見的肚子，不過帶着一種筆意上的殘酷性，一種譏諷上亢進動作，可以使得那種被這些光焰照人的陳列品所驚動的羣衆聚在櫈窗跟前……等到葛莎姑母從廚房里回到店房里的時候，她害怕了，以為我在店房過的各種財物裏點燃了火。那隻火雞，尤其顯得那樣狼狽，所以她在沃貝斯德重新擺佈種種物品，表現他的某事情的時候，竟把我攬到了門外邊。這些粗人永遠不會明白一個紅點兒綁在一個灰色點兒旁邊的意義……不打緊，這始終是我的傑作。我從來沒有做過甚麼更好的。』

他不發音了，露着微笑，在這個記憶之中出神。車子已經到了凱旋門了。一陣陣的風，從那些鋪着遼闊無邊的廣場展開的通衢拂到這山頭兒上來。弗洛蘭蒙脚坐着，深深吸入那些由各處堡壘升上來的野草的清晨香味。他側轉了身軀，不再向巴黎注視，而要眺望遠處的鄉村了。在長街的頂上，馬丹佛朗朔瓦對他指點從前自己扶起他的那個地方。這件事使他變成完全神往的了。

後來她仔細端詳她了；那樣健康，那樣沉靜，一雙略現豪張的路膊搭着纏繩，她比美貌的莎翁顯得更美，額頭包着手帕，面色蒼勁，神采活潑而又和藹可親。有時候，她用舌頭輕輕地「噓」的一聲，馴爾大笑，豎起耳朵在地上洒開了大步。

走到南代爾，車子向左一拐進了一條小路，沿着圍牆邊再向前行，終於在一條小巷的盡頭處所停住。那真像這個種園子的老婦人所謂世界的盡頭。車子應當卸下那些菜葉子了。克羅德和弗洛蘭不肯驚動那個正在栽種生菜工作中的園丁。於是每人拿起一柄大叉子把車上的堆集物又到了肥料坑里。這使他們感到娛樂了。克羅德對於肥料有一種友誼。各種蔬菜的肥料，菜市場的污泥黃土，從那張巨人的桌上落下的神東西，都仍舊是活潑的，都回到了從前使蔬菜萌芽的地方，使白菜蘿蔔之類的另一些世代可以保持熱力。牠們可以再度萌芽又成甘美的果實。可以再度回到方形石板上陳列出來。巴黎使一切歸於腐爛，永不停止地使一切回到那個補救死亡的土地上。

『看哪，』克羅德舉起最後那支菜葉子一面說，『那是我認識的一柯白菜根。至少，牠在這角兒里，那邊，那柯杏子樹附近，發了十次芽。』

這句話使得弗洛蘭笑了。但是在克羅德對着馬房起一張畫稿和馬丹佛朗納瓦預備午餐的時候，他變成了莊重的，從容在菜土里散步。這菜土形成一條長畦，當中被一條小徑隔斷。地形是個略向上升的坡兒，在最高的處所，一抬頭就望得見伐雷樂山的營房。好幾道生籬隔開了這菜土和其他的菜土，這類用野薺後編成的圍牆是很高的，展開一帶綠的屏障來綠飾地面，以至於

附近各處，都可說是伐雷采山單獨好高地豎在那裏來端詳馬丹佛朗崩瓦的園子了。一片廣闊的平靜氣象從那個不被人看見的鄉村裏過來了。在四道籬笆之間，沿着菜土，五月的太陽如同有了  
一種溫暖性的沈醉力，一種人聲絕響而蟲聲營營的沈寂境界，一種類乎幸運分娩的沈迷力。對於某些破裂聲等，對於某些輕微嘆息，像是都聽見有些蔬菜的萌動和生長。菠菜和羊蹄菜的方畦，各式蘿蔔的長畦，白菜和馬鈴薯的高大枝幹，都展開了牠們的形式規則的圈子，牠們湊在綠葉叢底的黑色肥土。在略遠的處所，生菜萵苣的淺坑，洋蔥，大葱，芹菜，用繩子約成行列，像是用許多鉛兵組成的閱兵儀式；至於豌豆和四季豆，都開始伸張了細而長的枝條攀到了成林的架子上，到了六月應當變成繁密的森林。沒有看見一莖雜草。這菜土竟可以看做是兩鋪平行的毯子，其中圖案是有規律的，殷紅的底子上起着碧綠的花紋，每天早上都有人仔仔細細地刷一遍。許多小茴香，在小徑兩旁的界線上，垂下了灰白色的流蘇。

弗洛蘭在這種流蘇被太陽晒出的香味中閒來來往往走着。這菜土的平靜氣象和清潔氣象。啟他深刻地變成有幸福的了。自從將近一年以來，他祇認得種種蔬菜之被車子撞傷的，從上一天拔起來而依然流血的。他現在快活了，在牠們家里找着了牠們，都安安寧寧躺在畦里，肢體都很健全結實。白菜都有一種蓬勃的面容，胡蘿蔔都是嬉笑顛開的，生菜萵苣都帶着閑暇自適的委態爛出自身的行列。於是他在早上離開的那座菜市場，在他眼前像是一個堆積殘骸的處所了，一個祇有種種生命的屍體於其間輾轉的死城了，一個臭味和腐物的墳墓了。末了他緩緩了步兒，在菜土

黑休息，如同在聲音嘈雜而穢氣薰蒸的環境之中走過了一大段路。海鮮館的刺鼻溼氣和薰耳噓聲，通通和他脫離了；他重新在清新的空氣里過活了。克羅德說得不錯，在菜市場甚麼都作最後的掙扎。大地就是生命，不朽的搖籃，世上的健康。

「煎蛋已經停當了！」那個種園子的婦人高聲喊着。

到了他們三個都在廚房里的桌子跟前坐好了的時候，他們對着那張在太陽下面敞開的門快快活活吃起來，使得驚奇的馬丹佛朗開瓦瞧着弗洛蘭，一面在每次舉起叉子的時候重複地說道：

「您現在不是那同一的樣兒了，至少年輕了十歲。就是巴黎這窮漢弄黑了您的臉像這樣兒。我覺得您的眼眶兒有了太陽了，現在……您可看見大城市是毫無益處的，您應當在這兒住。」

克羅德笑了，說巴黎是好得了不得的。他甚至於為巴黎的水溝辯護，而同時對於鄉村却保留一種善意的溫存。午後，馬丹佛朗開瓦和弗洛蘭單獨地留在菜土的頭兒上，留在一塊種了幾棵果子樹的地方的角落裏。他們席地而坐，理智地談天。她用一種懇摯的交誼，同時兼具母性和溫存的交誼，給了他許多勸導。她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為未來而下的盤算上，發了許許多多問題，自顧簡單地為他盡力，倘若他某一天為着自己的幸福而需要她。他呢，自己感到很受感動了。從來沒有女人這麼同他談過。她在心上造成了一棵清高堅實如同蔬菜在菜土裏那般長成的植物的印象了，而迴憶到葛莎那類的女人，諾爾恭弟女人那類的女人，菜市場裏那類的美貌女人，認為不過是一些掛在陳列架子上面的可棄的肉類。他在這兒絕對安閑自在地呼吸了好幾點鐘，免除了

種種使他發歎的食物氣味，如同克羅德自稱見過萌芽到十次以上的那棵白菜一樣，重新在鄉村的  
青葵液中過活了。

五點鐘光景，他們向馬丹佛朗納瓦告了辭。他們都願意步行回城，這女蔬果販子陪着他們走  
到那條小路的頭兒上，末了握着弗洛蘭的手立了一會兒，才從容地說道：

『請您來罷，倘若您偶然有甚麼不快活的事。』

經過十多分鐘，弗洛蘭默默地走着，他已經感到抑鬱了，自認爲沒有顧慮自己的健康。曲軌  
村的公路滿是白的灰沙。他們却都歡喜跑遠路，粗的皮鞋在硬的地土發出蓬蓬的響聲。每走一  
步，就有輕煙隨着他們的鞋跟後面升上來。斜陽像大縱橫地射着近郊的通衢，那樣分外地延伸了  
他們的影子斜拂着路面，使得他們的腦袋轉到另一側的路沿，在對面的人行道上幌動。

克羅德拖着胳膊，提起有規律的大步兒，細心端詳這兩條影子，在步伐均一的拍子之中感到  
快樂，感到忘形，以至於還用肩膀來表明這均一的拍子。後來，他如同從一種冥想裏突圍而出：  
『您可懂得許人國和瘦人國的戰鬥嗎？』他問。

弗洛蘭感到驚訝了，說是不曉得。於是克羅德興致勃勃了，用滔滔不絕的口才來談起這一奇  
幻景了。他述起了其苦節目：許國的人，醜陋得要死了，鋪排着夜間的豐盛的飲食；而瘦國的  
人，被飢餓折磨了身體，帶着瘦長漢子的滿腔怨氣概瞧着街上出神；後來，許國的那些填滿了  
肥羶兒坐在餐桌跟前的人，竟選了一個鼓起勇氣而謹謹地自行闖席的瘦子；這瘦子和那些胖子

聚在一處，活像是一條木樁立在一羣氣球堆中。他在這情景之中看見了整本的人生悲喜劇；結果就把人類分成了瘦國和胖國，分成了兩個對敵的部分，其中這一部分吞噬那一部份，裝飽自己的肚子，並且享受滿意。

『確實地』，他說，『該是一個胖國人，而亞伯呢，是一個瘦國人。自從人類的第一次殺人的事件發生以來，素來是越來大的飢餓吸了小食量的人的血……這是一種繼續不斷的美味，由較弱者推向較強者，每一個吞噬貼近在他身邊的另一個，而自己又輪到被吞……您可看見，我的同志，請您提防那些屬於胖國的人。』

他沈默了一會兒，眼光始終追隨他們那兩條被斜陽延伸得更長的影子。末了他喃喃地說道：『我們都是瘦國的人，我們這樣的人，您可懂得……請您說罷，肚子圓得像我們的這樣平坦的，是不是能夠在太陽下面占許多地位。』

弗洛蘭帶着微笑端詳這兩條人影子。但是克羅德生氣了。他叫喚道：

『您認爲這是怪事嗎？您錯了。我呢，做了一個瘦國人，真傷心。倘若我是一個胖國人，我可以安安穩穩地畫畫，可以有一個漂亮的工作室，可以按照金子的重量出資我的作品。然而不能這樣，我是一個瘦國人，這意思就是我消磨我的氣質而想去找一些使得胖國的人舉起肩膀的機器。將來，我一定死在這上面，那時候，皮包着幾根骨頭，區得可以教旁人把我夾在兩頁書裏面去葬我……而您呢！您是一個教人吃驚的瘦國人，瘦國的國王，我的忠告。您現在可記得那次和

女魚販子們吵嘴的事嗎？那真是奇景，那些放肆龐大的胸脯敵對您的瘦小窄狭的身軀；並且她們是根據本能而動作的，她們驅逐瘦國的人，正像貓之驅逐老鼠……從原則上說，您可同意，一個胖國人素來極其害怕一個瘦國人，以至在他感到需要就要用牙用脚從眼眶裏拔去瘦國人。所以若是在您的地位上，我就非預為之防不可。葛呂一家都是胖國人，梅許丹一家也都是胖國人，結果您四週祇有胖國人的包圍。我呢，這事情會使我不安。』

『而而而而瓦爾呢？還有薩蓋姑娘呢？還有您的朋友馬爾若林呢？』繼續在微笑之中的弗洛蘭問。

『哈！倘若您要，問』克羅德回答，『我可以把我們的熟人，通通替您分出類來。自從多時，我就把他們的體形，連同這些腦瓜所屬的種類的說明，留在我工作室的一個紙夾子裏。那簡直是一卷自然史……伽瓦爾是個瘦國人，不過是一個以瘦國人自居的胖國人。這是異種了，但也是頗為常見的，……薩蓋姑娘和馬丹勒喀都是瘦國人；尤其，都還是很可怕的異種，失望的瘦國人，為消發胖甚麼都會幹得出的……我的朋友馬爾若林以及小伽汀和小沙立葉，三個胖國人，目前還是天真的，僅僅祇有青年時代可愛的飢餓。值得注意的事，就是胖國人在沒有老的時候，總是一個有風趣的生命……麥薛勒畢格爾，一個瘦國人，可不是？至於您那些政治上的朋友，通常都是瘦國人，譬如沙爾威，克萊曼司，羅革耳，拉伽伊。我祇把亞歷山大那個瘦的笨人和不凡的魯平列入例外。這一位早就教我很不快活。』

從內伊橋到凱旋門這段路上，克羅德繼續在這番論調上展開。現在他又迴溯到前文了，用一

種表現個性的線條完成某些寫照了：羅革耳是一個肚子夾在兩肩之間的瘦子，美貌的嘉莎全體祇是一個肚子，而美貌的諾爾弟女人，全體祇是一個胸脯；藍蘿姑娘在她人生裏，當然放走了一個發胖的機會，因為她痛恨胖子，而同時又看不起瘦國人，伽瓦爾把自己的肩膀置於危險之地，結果大概會逼得像一個臭蟲。

「那末馬丹佛朗朔瓦呢？」弗洛蘭問。

克羅德很被這問題難住了。找了半天才支吾地說道：

「馬丹佛朗朔瓦，馬丹佛朗朔瓦……不，我沒有！我從沒有想到要替她分類……這是一個令人敬重的婦人，馬丹佛朗朔瓦，祇有這個說法。她既不在胖子之列，也不在瘦國人之列，見鬼！」他們兩個人都笑了。他們正在盥洗門的對面。太陽壓着徐雷音那帶小山之麓，是那樣燭燭地拂着地平，使得他們兩個人的長影子，如同兩條用木炭畫出來的黑紋，對着這建築物很高的地方，比那些偉大造像更高的地方，點染了牠的皎潔色采。克羅德更其快活了，搖動兩條胳膊，顛着身軀了。後來他一面走一面說道：

「您可曾看見？太陽落下去的時候，我們的腦袋都要撞到天了。」

但是弗洛蘭不再笑了。因為巴黎又擒住了他，巴黎從前教他在圭亞那那費過多多少少眼淚，現在又教他害怕了。等到他回到了菜市場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下來，氣味都是使人窒息的。他低了頭，心裏迴憶白天里的充滿了茴香芬馥的百體舒暢境界，一面却又回到了這個食物山積的魔夢裏。

## 第五章

第二天，四點鐘光景，葛莎到了聖歐司大詩大教堂。爲着須得穿過廣場，她着上一套黑麻的衣裳，披上那條寬幅而且大的圍巾，全身都是黑綢子的。美貌的諾爾恭弟女人，在魚願子裏擡起雙眼追着她一直送到教堂門邊，因而氣得呼吸迫促。

「不錯！謝謝罷！」她帶着惡意說，「這胖婆娘到教士們的道伴裏去委身了，現在……這可以教她安靜些兒，這婆娘，到聖水裏頭去浸自己的屁股。」

她弄錯了，原來葛莎絕不是教徒。她不做彌撒，平常祇說對於一切極力自求正直，有了這層就已經够了。但是她不受有人在她跟前對宗教說壞話；伽瓦爾偏偏最愛說神父們和隱修士的故事，神父更衣室裏的風流事情，而葛莎竟時常教他閉嘴。因爲這類的話，在她是認爲不合宜的。應當聽憑各自的信仰心，尊重大家的疑慮。並且，神父們通常是勇敢的人。她深知聖歐司大詩堂的堂長龐司當，長老是個善於指揮的出衆人物，因此他的交誼教她視爲很可靠。到末了，她竟承認

宗教對於大多數的人是絕對不可少的；她當牠是一種幫着維持秩序的巡警，沒有牠，政府早已不能存在。所以遇着伽瓦爾把這類的事情拉得過遠的時候，說起大衆應當把教士們擡到門外並且關上他們的鋪子的時候，他總聳起雙眉回答道：

「您大概是前進的……有人大概會在街上互相屠殺，在一個月以後，而且也許不得不創造另外一個上帝。在九十三年，事情就是這樣過的……您曉得我素來不和教士們來往，可不是？但是我說却應當要教士，理由就是因為應當要教士。」

所以，荔莎到了教堂里的時候，總顯出自己是深思熟識的。她早已買了一本很美貌的廣告小冊子，爲的不過是參與葬儀和婚禮之際的手頭點綴品，而從沒有翻開過。起立跪拜，她總在好的地點，極力保持應有的端正姿態。在她看來，這是一種公認的姿態，凡是正直的人士，商人和地主對於宗教都應當保持的。

這一天，美貌的薰臘店女主人在進了聖歌士大詩翁的門以後，就從從容客廳憑那兩扇被信徒們手掌所磨損而褪了顏色的綠呢雙合門闔攏來。她在聖水盂沾濕了指頭兒，規規矩矩地畫了個十字。隨後，用靜悄悄的步兒走到了聖阿東司神閣子跟前，在那裏，有兩個跪下的婦人，雙手覆着臉，悄悄地等候，這時候，還有第三個婦人，她的藍色裙沿露了一點在這悔罪的神閣子的外面。荔莎像是進退維谷了；後來，一個穿着黑色短褲的差役拖拖沓沓走過來，她向他問道：

「今天是盧司當長老接受悔罪課的日子嗎？」

他的回答是：長老先生祇和幾個修苦業的談話，時候不會很長。倘若她肯找張椅子坐下，她的愛兒不久就會輪到的。她謝了他，却沒有說起她並不是爲着悔罪來的。她決計等候了，在地面上鋪的石板上面慢慢踱着，一直走到大門口兒邊，隨即回過身來瞧着堂里的中部，那是完全空洞的，高大的和嚴肅的，夾在兩行粉成熱烈顏色的矮屋子當中；她略略抬起了下顎，覺得主要的神座過於簡單，她不欣賞這些石材的冷靜的偉大氣象，而推崇兩邊那些神閣子的金碧輝煌。靠白日掛的那一面，這些神閣子都是灰色的，僅僅仗着那些灰塵竟體的窗子透進點兒微弱的光，靠菜市場的那一面，夕陽照明了那些花玻璃格子，使得種種很淺的顏色格外悅目，尤其那藝術的和黃的，那樣透明，使她想起麥薛勒畢格蘭的大玻璃鏡子前面的那些盛果子甜酒的瓶子。她從這一邊走回來，像是被這種木炭樣的火焰燒熱了似地，竟費了一點兒極短的時間，去留心那些聖器，那些神座上的裝飾品，那些在玻璃柱的反射里所見的油畫。這教堂是空洞的，穹頂的沈寂微微波動。女信徒們的絰袍，在那些椅子的黃黃兒的影子里，造成幾點兒陰影；末了，從各處關了門的櫈袍始終灑在這間當長老膝下。

「若是我，我可以在十分鐘內外就說完了，倘着我願意。」她帶着安分守己者的自負態度這樣想。

她向着裏面的那一頭走過去。在主要的神座後面，在兩行小柱子的黑影裏，聖母的童子完全

埋沒在沈寂和黑暗之中。所有嵌花玻璃窗子都很陰暗的，只浮出了聖徒們嵌花肖像的長大法衣，許多或紅或紫的大片兒，光亮得像是在歎識之中的神祕愛慕的火焰，黑暗之中的無聲崇拜。那是一隻神祕的角落，一片來自天堂的晚霞遠影，其中閃着兩枝燭燭的星光，其中懸着四盞從穹頂上垂下來而僅僅可以親見的金屬掛燈，使人想起了那些被天使們在馬利亞床邊輕動的金香爐。在那些小柱子之間，許多女信徒還沒有走，伏在那些反繩着的椅子靠背上邊，沈浸在烏黑的肉感裏。

葛莎，立着，瞧着，很安靜地。她絕不焦躁。認爲旁人沒有點燃那些掛燈實在錯誤，認爲得着了光亮可以較爲愉快。並且有一種不端正的氣氛在這陰影之中，一陣安床暖閣式的日光和動的空氣，她認爲都是不甚合宜的。在她身旁，許多臘燭在一架三角形的大燭台上燃着，使她臉上感着焦烘烘的，同時一個老婦人用一柄大的刀子，刮着那些下垂成淚的蠟。末了，在神閣子裏的宗教性的顫動裏，在這種表示愛慕的無聲陶醉裏，她很清楚地聽見轎車的隆隆之聲正從紹山門出來，從那些被花玻璃染紅染紫的聖徒影像後面經過。在角兒上，菜市場用一陣不斷的聲音吼着。  
她正預備離開神閣子，忽然看見梅許丹家的小女兒走進來，這就是狗萊兒，淡水魚的販子。她在燭台上點燃了一枝蠟燭。隨後，她跪在一條小柱子的後面，雙膝貼在鋪地的石板上，臉蛋兒圓在蓬鬆小整的金黃頭髮的中央，慘白得像是一個死人的臉。在那裏，她自以爲得了掩藏之所，表受了百般的委屈，帶着種種使她像是在大風之中搖幌的新禮迫切姿態，帶着那種自認無力的婦女激勵姿態，哭得熱淚交流。葛莎很吃驚了，因爲梅許丹一家人幾乎不信宗教，而尤其狗萊

況，通常她總用一種使人毛髮悚然的方法議論宗教和宗教家。

「她遇見了甚麼事，究竟？」她重新向着聖阿拿司神閣子走回去一面向自己說。「她可以藥死了甚麼漢子，這賤貨。」

盧斯當長老終於從悔罪閣子裏走出來了。這是一個偉丈夫，年紀約莫四十光景，神情和藹微笑。等到認識了馬丹葛呂的時候，他向她握手，稱她做「尊貴的，馬丹」，請她到更衣室去，到了室裏，他脫下了他的白色法衣，向她說立刻就來和她談話。他轉來的時候，着的黑道袍，光着腦袋，她呢，披着寬而且大的圍巾，兩個人沿着那些垂着白日桺那邊的神閣子散步。他們低聲談着。太陽已經落在花玻璃窗子以外了，堂裏漸漸黑下來，最後幾個女信徒們的脚步兒，在石板上發動一陣柔和的磨擦。

嘉莎向盧斯當長老說明自己的憂慮，雖然在這兩人之間從來沒有宗教問題。她並沒有甚麼事情要來悔罪，祇簡單地在困難情形之中向他諮詢，認他是個聰明謹慎的人，她曾經說過他遠比那些身帶牢獄氣味的糊塗商人值得尊敬。他呢，對她表現過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殷勤；替她翻閱過經典，替她指點過種種良好的投資之所，替她用瘦弱的力量解決過精神上的困難，向她指引過許多供給原料者，凡是她的要求，無論如何瑣屑複雜，他總有一個預備妥貼的答復，却不因事務而談到上帝，不想從中爲自己或者爲宗教企圖任何利益。一聲致謝和一個微笑就使他滿意了。牠像是很自如地來觸摸這位美貌的馬丹葛呂，因爲牠的女僕時常帶着敬意對他談起她，承認她是

街坊上一個很被敬重的人物。這一天，諮詢是特別微妙的。問題是要曉得那一種安分守己的態度可以經她允許去用以對付她的大伯子，她是否有權監視他，阻止他去迷惑他們，她的丈夫，她的女兒和她自己；以及在一個緊急的危險之中她可以走到第一步。她並不粗率地問起這些事，而用種種選得那樣好的啓發方式來提出這些問題，使這位長老能够探索資料而不涉及有關的人物。這是互相矛盾的論據了。不過簡而言之，他斷定一個公正的人有權，並且肩有義務，去冒犯使用種種為着善良制勝所必要方法的危險，以阻止罪惡。

「這就是我的意見，尊貴的馬丹，」他在結束的時候說。「方法上的討論始終是嚴重的。因為種種方法都是使平常人物自誤的陷阱……不過我認識了您的自覺心。請您度量每一件行動的輕重罷，所以倘若問心無愧，那末放開步兒前進就得了一……安分守己的人，隨便遇着甚麼事，總抱着非常的快樂態度去運用自己的安分守己的辦法。」

末了，變換了音調，他繼續說道：

『請您告訴麥薛葛呂說我候候他。那一天，我走過的時候，我一定進來抱抱我那個小渡林：再會，尊貴的馬丹，並且我隨時恭候您的吩咐。』

他回到更衣室里去了。嘉莎臨走的時候，拖着好奇心去看柯萊兒是否始終在那兒禱告；但是柯萊兒已經回到她那些鯉魚和鰻魚身邊去了；所以在塵囧合前降下了的夜色之中，祇有那些反撲着的椅子，在那些跪在上面的婦人們的虔誠溫度之下發亂地散開了行列。

這美貌的煮臘店女掌櫃重新穿過廣場了，諾爾泰弟女人本來正在觀同她怎樣從教堂裏出來，這時候，她在暮色之中認錯了嘉莎那個滾圓的裙袍影子。

「得啦！」她高聲喊着，「她賺了一點多錢。教士們掏空了她種種罪過的時候，唱詩班的孩子們，正連成一大串兒來打掃成桶的髒東西揚到街上。」

第二天早上，嘉莎毫不遲疑地上捲進了弗洛蘭的臥房，她心安理得地蹲下來，拿釋了自己不會被人驚動，並且決定來說說，倘若弗洛蘭也走上樓來，她決定要說自己是爲着保證臥房的清潔而來的。她早已看見他在下面的海鮮館當中異常忙碌。她坐在小桌子的前面了，抽出了那隻抽斗，擺在自己的膝頭上，小心翼翼地出空了裏面的東西，又一絲不苟地把那些一叢叢的紙片兒歸在原有的地位。她最初看見的，是那些關於圭亞納記載的頭發草，隨後是種種計劃，各式各樣的計劃，如何使落地稅變爲買賣稅，如何修正農市場的行政制度，以及其他。這些被她費盡心力來閱讀的細密篇幅，非常教她心煩；她預備把抽斗歸到原處，相信弗洛蘭在旁的處所收斂了他種種壞的頑意見，在一個信封套兒裏面發見了諾爾泰弟女人的照片的時候，她已經想到要去搜查他的被褥了。這照片是暗帶黑色的。諾爾泰第女人的姿勢是立着的，右邊的胳膊靠着一段切斷的木樁；身上滿是珠寶，配着一件鼓起的新絲質裙袍，露着一種傲岸的笑態。嘉莎忘了她的大伯子了，忘了她的恐怖製造者了，忘了她到這臥房來的原故了。全副精神，完全被一種爲婦女們在能够不被人窺見而安然欣賞另一女人時所具的心情吸收了。她從來沒有得過閒暇來這樣接近地參詳

她的競爭者。現在她總希望她的頭髮，她的鼻梁，她的嘴巴，把照片推到遠遠的，又引回身邊。後來，她膽緊發悸，來看寫在後面那幾個筆跡惡劣的大字：『獻給恩愛的朋友弗洛蘭。』這幾個字是她的恥辱，是一種自白的供詞。怒氣從心上起了，教她想拿走這張照片，當一種可以對她的敵人造謠的武器。她從從容容重新把牠放在信封套兒裏邊，一面想起拿走究竟不是好的辦法，而況乎她儘可以隨時都重新找得着牠。

於是，她又再來翻閱活葉了，一葉葉地理得很好，又想起另外去看看預頭的地方，這就是潘蘭從前擺開沃亘斯汀丟下來的那些針和那些線的處所；在那本勝文和迷想之輪的中間，她發見了她要尋的東西了，許多很帶危險性的紀錄，僅僅包在一件灰色的紙夾子裏頭。原來羅革耳某天夜間在麥薛勒畢格爾店裏主張過的那種倚仗實力推翻帝制變成革命的意識，早已慢慢地在弗洛蘭的熱烈思想裏面成熟起來。因此他看見了一個義務，一個使命。這畢竟是他逃出圭亞納而重回巴黎所尋着的目的了。相信應當對付這個在防護法律者餓死於荒原地點的時候化為肥贍的城市，為自身的羸瘦報仇，為自己主張公道，夢想自己就從菜市場挺身而起去粉碎這種發發醜陋的勢力。在這個氣質柔和者的心中，成見竟不費甚麼事就獲得根據了。於是一切都顯出了該人的放大景象，種種最古怪的故事在不知不覺之中自行構成了，他竟以為自從他到巴黎以後，菜市場就來宰制他，用場裏的種種氣味來薰他，來軟化他。後來，那個想使他愚化的就是葛莎；他每每躲避了兩三天不和她接近，認為倘若和她接近，就會像是一種溶解劑似地隨意來融解他種種意志了。

這些幼稚意味的恐怖者的擾動，這些氣憤者的激怒，向着許多濃厚的溫柔境界，許多被他用兒童式的羞澀所遮掩的求愛的需要，不斷地引伸。尤其是夜間，弗洛蘭的腦子受困於難吸的烟。白天的光陰已經使他不幸，弄得神經緊張，每每由於一種凌來由的睡夢而拒絕瞌睡，他就在麥薛勒學格爾店裏或者梅許丹家裏每每歸到夜深；末了，回來之後，他依然是不肯睡的，他寫作，他預備那一場卓絕的革命。慢慢地他寫了整整一份兒組織計劃了。他按照巴黎固有的二十個行政區，每區各設一個首領，一個將軍樣的人，各自管轄二十個偏將，每一偏將各自指揮一隊入會的會友。每週，各首領開會一次，每次的地點各不相同；並且，爲着格外慎重起見，會友們僅僅認識本隊的偏將，而偏將的本身都祇和本區的首領相關聯，務須這些隊的會友全體自認對於任何秘密使命都負責任，而結果，也許這可以消滅警察的追蹤。至於說到使用這些力量，那却是最簡單的。他們等候幹部的組織完成；隨後就利用最近的政治上的刺激。因爲他們大概祇有幾桿獵槍，所以預備先行包圍幾個據點，解除救火隊的特種兵的，巴黎城區警察的，和步兵們的武裝，請他們同民衆一致行動，藉此極力避免開火。以後，他們就可以直撲國會去取市政府了。這個在每天夜間必定回到弗洛蘭心上的計劃，正像一個給他疏解神經上過分興奮的熱鬧戲劇場面的布置計劃似地，儘備在一些發揚重複的紙條兒上寫下來，表示作者的暗中摸索，使人追得着這個幼稚而又具有科學意味的概念的種種變遷。這一次，莎莎瀏覽了這些記載的時候，雖然不能全部瞭然，却已經驚詫得口呆目瞪，渾身發抖，不敢再去接觸這些紙張，害怕看見這些東西像一枝裝了彈子的

武器似地在她手裏爆發。

最後記載中的一件，更比其餘那些格外教她驚惶。這是一張封閉的紙，在那上面，弗洛蘭登了那些區別首領和偏將的徽章模形；旁邊，另外有各隊的旗號。並且用鉛筆加了許多記載來說明二十隊的標識顏色。對於葛莎，這是叛亂的立即實現了；於是她已經看見了這些漢子帶著這些紅布，在她的薰蠟店前經過，對着那些玻璃和那些大理石嵌進了許多槍子，搶劫陳列貨物架子上的那些陳器之類。所以她的大伯子的這些可恥的計劃，簡直都是一種對她而施的，一種對她的幸福而施的暴行。她關好了抽斗，瞧着這臥房出神，想起却是她自己供給這漢子的住宿，他躺在她的被褥裏頭，他使用她的家具。而特別使她激怒的，就是他則竟把他這種禪惡的陰謀藏入這張白木小桌子裏，因為她從前結婚之前在格拉台勒舅舅家裏住的時候，這東西原是以清白無瑕的資格伺候她的。

她立着不動了，思索自己將要做的事。開始，認為告訴葛呂是沒有益處的。於是想和弗洛蘭作一次說明，不過却又害怕他會故懷惡意來害他們一家，將來的亂子因此就鬧得更大。她略略寧靜下來了，認為暫時不如監視他。且到最初的危險發生再作計較。總而言之，她現在得了那個教他重入監獄的工具了。

剛好回到了店房，她看見了沃豆斯汀完全張皇失措。那個小小的森林有半點多鐘不見蹤跡了。對葛莎種種詭異的質問，她祇能够回答：

『我不知道，馬丹……剛才，她還在人行道上，和一個男孩子在一塊兒……當時，我曾經瞧着他們；後來，我割了一片火腿給一位麥薛，末了，我就沒有看見他們了。』

『我可以打賭說那是唔唔叫，』葛莎高聲喊着，『哼！小光棍！』

這確乎是唔唔叫，在事實上。原來波林這一天正穿上一件簇新的藍色柳條裙子，因此，想起一下兒。她立在舖子跟前，直挺挺的，很安詳的，用那種屬於一個唯恐弄髒自己的六歲小婦人的莊重姿態咬緊嘴唇了。她的裙子，很短，發背挺硬，鼓得滾圓，像是歌舞台上女角兒的裙子，露出了她那雙彌得很合式的長統襪子，她那雙碧藍色的膝皮鞋；而她那件袒出雙肩的大圍裙，在肩頭有一道窄窄兒的繡花捲邊，從中露出她那雙粉赤粉紅使人珍愛的孩子胳膊。她耳墜上掛着一隻土耳其的花耳兒，頭上掛着一條帶着十字架的鏈子，髮角兒挽得很好，繫着一條藍絨帶子；神韻和她母親相似，胖胖兒的，嫩嫩兒的，一個巴黎式的新玩偶的嬌媚味兒。

唔唔叫從菜市場里望見了她。他正把那些死了的小魚擋在水溝里聽其浮沈，自己沿着人行道走來，一面說牠們在水裏游泳。但是波林的影兒，那樣漂亮，那樣清潔，竟教他光着腦袋，披着破了的罩衫，拖着鬆弛下垂以致露出鐵衣的褲子，在一個七八歲的野孩子的衣衫拓落的情形之下穿過了街面。他母親早就極力禁止他和這個「快要被父母遺棄的胖傻孩子」一同頑耍。所以他彷彿了一會兒，然後才走向前去，心裏想的是摸一摸那條漂亮的藍色樹條裙子。波林，開始是感到安慰的，臉上却露出一種譏諷的不平之態，退了幾步兒，一面用不以為然的姿態低聲說道：

「不要動我……媽不願意。」

這兩句話使得小的暗暗叫笑起來，他是很跳脫的和很愛惹事的，說道：「哈！你真笨……你媽就不願意，也不打緊……我們去推着脊梁要罷，你可願意？」

他心里滿懷着主意，要把葛林一身弄髒。而他呢，看見他預備動手來推她的脊梁，更向後退了幾步，做出要回去的樣子。於是他變成很溫和的了，提正了自己的褲子，裝起上流人物的派頭。

「你真笨！這是圖着頑兒的……你很客氣，像這樣。這可是你媽的，你的十字架？」

她擺出自負的樣子，說這是她自己的。於是他，慢慢地，引了她到了它邊角兒上；他摸着了她的裙子了，心裏一驚，認為那東西硬得古怪；這却使這小女孩子得了一個說不盡的快活念頭。原來自從她在人行道上擺着自己的漂亮以來，發現誰也不來注意她，因此很感過困苦。不過，唔唔叫的頸揚，却不能教她肯從人行道上走下來。

「好沒骨頭的賤貨！」他重新擺出傲慢的樣子這樣喊着。「我要教你連裙子坐到溝泥裏頭去，你可知道，漂亮的周丹。」

她羞憤了。他抓着了她的手；後來，他明白了自己的不是，就重新來表示自己的殷勤，連忙在自己衣服的口袋搜索：

「我有一個銅鑄，」他說。

這銅蘇的影子寧靜了波林。他用指尖兒夾着這銅蘇在她前面舉起來，她呢，如同爲着追隨銅蘇似地，不知不覺從人行道走到了街面。確然，這個小的唔唔叫走着了好運。

「你愛甚麼？」他問。

她沒有立刻回答；她不知道回答，她愛的東西太多了。於是她報了一大篇糖食的名稱：甘草糖，糖蜜，糖膠球，糖屑。糖屑教這女小孩子轉念頭了；可以用一個指頭去蘸，再慢慢地吮起來；那真很好。她好一會兒沒有動聲色。隨後，她決定了：

「不用，我很愛角兒。」

於是，他抓着她的胳膊，引着她走，沒有發現她的抵抗。他們越過了朗布多街，沿着栗子街的寬闊人行道，走到弓票內李精一家素以角兒馳名的調味店裏。「角兒，」是用紙兒捲成的小小的角樣的東西，調味店在選東西裏面，裝上陳列櫃裏的貨物，壓碎的果子糖，跌碎的糖栗子，餅乾罐子裏的可疑的底子之類。唔唔叫殷勤地料理一切：他隨意波林去選擇角兒，她選了一個藍紙捲的，他並不從她手裏接過來，却拿他那個銅蘇付了價。在人行道上，她把一切碎的東西倒在圍腰的兩隻口袋裏；這些口袋都是那樣狹小的，所以都被塞滿了。她慢慢地一點一粒疊起來，心裏說不盡的快樂，吮濕自己的指頭去蘸起那些過於纖細的糖屑；這樣，那些糖類就融化起來，終於兩個黃而赤的斑痕已經在她的圍腰上留下了痕跡。唔唔叫露着一副狡猾的笑容，挑撥她的腰帶，醉心所欲地繫着她的裙子，教她從波蘭雷司戈街那個靠着依諾桑廣場的角兒上拐彎，一面向她說

道：

「哈？你可很願意頑兒罷，現在？……味兒不錯，你口袋裏那點兒東西。現在你明白我並不想害你了，好笨貨。」

後來，他本人，把自己幾個指頭塞到了口袋裏。他們走到十字街口那個圍着鐵柵欄的小花園裏了。大概|話叫夢想引導他的征服物到這裏來。在他，這是使小花園增光的，他認為這是屬於他的一塊很可愛的領土，時常整個兒下午，他在那裏面迷蹤奔馳。可是|濱林從沒有走過這樣遠，所以倘若她的口袋裏沒有那點兒糖，也許早就像一個被人拐走的小姐一般兒號號痛哭了。那座流水塔，正在鋪着幾個花畦的草地的中央，流出斷斷續續的瀑布；幾座補伏女神的雕像，從石材的灰色氣象之中顯出全體潔白的色調，斜斜地倒托着她的水瓶，在聖德尼區的黑暗氣氛當中顯出了她們的裸體的嬌媚。這兩個孩子兜了幾個圈子，端詳那六座水池裏面落下來的水，被青青的草地引起了興味，當然夢想越過中央的草地，或者溜到四週鐵柵欄邊的長畦裏的冬青和石楠的叢中。然而|話叫已經達到了山後面拉起那條漂亮短裙的目的，就忍着自己的暗笑向她說道：

「我們來對撒沙子頑兒罷，你可願意？」

|濱林受到引誘了。於是他們都閉上了眼睛，相互地對着撒起沙子來。沙子從這小姑娘的袒出肩頭的上衣的口兒裏溜進去，沿着全身一直落到了長統襪子和皮鞋裏面。|話叫瞧見那條雪白的圓腰變成了全黃的，不禁樂不可支。但是他大概認為這畢竟還是過於清潔的，所以陡然問道：

「哈？我們來種樹罷，好不好？我是造得出漂亮花園的。」

「真的，花園！」波林帶着滿腔的贊嘆意味喃喃地說。

於是，恰巧看守這小花園的人不在那兒，他就教她在一塊長畦裏去挖許多窟窿。她在軟土的正中跳下來了，俯着身子伏下去了，那雙可愛的胳膊連肘鬢子都伸到泥裏了。他呢，找到了一些兒樹枝兒，折斷了一些兒枝葉。這就是他種在波林挖好的那些窟窿裏的造花園的樹了。但是他從沒有找得着這麼够深的窟窿，就用主人翁式的頑硬態度，把她看作壞工人。等到她立起來的時候，從頭到腳全都是烏黑的了；連頭髮裏面都是泥土，整個兒一塌糊塗，帶着那挖煤工人的胳膊，尤其古怪得數唔話叫拍着手高聲喊道：

「現在，我們去澆水罷……你可明白，否則那就不會長了。」

這真到了最高峯了。他們從小花園裏走出來，用雙手捧着溝裏的水，跑着回到花園裏去澆那些枝條兒。在路上，波林太胖而又不會跑，竟聽憑那點捧在手掌之間的水，整個兒延着自己的短褲撒下來；以至於走到第六次來回，她竟像是一條溪裏滾過了一樣。唔唔叫覺得她是很好的了，等到她已經很髒。他教她靠着他們造好的花園同他在一棵冬青樹底坐下來了。對她說這些樹已經長了。他抓着她的手，叫她做自己的乖乖。

「你該不後悔到這兒來罷？若是蹲在人行道上，你便是厭煩得很……你將來看罷，我知道在各處街道上滿是好頑兒的。將來真哪當再來，你可聽見。不過，不要告訴自己的媽。不要教傻瓜

……倘若你說了甚麼，你可知道，我就一定拔你的頭髮，等到我將來走進你房子跟前。』

養林的回答始終是『對的』。他呢，用最後的駁勸手段，把泥土塞滿了她腳踝的兩隻口袋。

現在，他貼近地鄉住她了，由於一種野孩子式的殘酷性，設法教她吃點兒苦頭。而她呢，已經沒有驚了，不肯再來頑兒了，並且變成了不放心的了。所以在她開始來捉她的時候，她哭了，一面說自己想走。這卻很教這個以騎士自任的唔唔叫快活了。他用不帶她回家的話恐嚇她。這女孩子完全感到恐怖了，逃出一陣咽着嗓子的喊聲，儼然是一個落在陌生旅館宿室之中聽差誘惑者隨意擺佈的美女。他確然終於快要打她，使得她不敢再動聲息；然而這時候，一道尖銳的聲音，讓

【蓋姑娘的聲音，在傍邊喊道：

『算啦，上帝得原諒我！養林在這里……你願意好好兒放鬆她嗎，光棍！』

這個老姑娘抓着她的手，一面對於她滿身衣襟透了的情狀迸出了種種驚異。可是唔唔叫並不跑開；他跟在她們後邊，因為自己的工作而狡猾地笑着，重複地說還是她自己要來，並且這原是她自己躺在地下。【蓋姑娘本是這座依諾樂原小花園的長期游客。每天午後，她必定來坐這麼一兩點鐘，使自己不致於和閒雜人等的醜惡談論脫節。在那地方，兩邊各有許多長凳，接着排成兩道長的半圓形。附近各處街上那些在鴨子籠里透不過氣來的窮人，都在這地方擠着：那些年老的女人，乾瘦，長寒，戴着褪了的便帽；那些年輕的，敞穿着的汗衣，胡亂繫着短裙，光着腿裝，已經都在困苦之中疲勞憔悴；也有幾個男子，儀容整潔的老翁，油垢滿身的搬運夫，可疑的

麥赫樣的人物；至於那些樹蔭底下，全是孩子們，他們成羣的滾着，拖着沒有輪子的車子，用小桶裝着沙子，哭着，互相咬着，這是一羣教人害怕的孩子們，衣服髒壞，面目骯髒，在太陽之下如同一種蠶蛹似地數目愈來愈大。蘿蔓姑娘本是那樣瘦小的，所以始終有法子擠在一條長凳上。她靜靜地聽着，再和一個坐在一塊兒的婦人開始談起來，這是一個面色焦黃的縫窮婦人樣的人，正從一隻小籃子里抽出些手帕和洞穿得像是一個榆耙子的襪子，用些兒粗線來補。此外，她原有許多熟識的人。在那種由成羣兒童的不可饒恕的喧噪和那種在連德尼街不斷的隆隆車聲構成的環境之中，全是種種是非之談，種種和店家，調味店，麵包房，屠宰商之類有關的故事，這簡直是街坊上的一份報紙，被貧窮社會的憎恨和報復加上了苦味。她特別從這些不幸的人當中，得到那些不可公開的消息，那種從出租而有陳設的陰晦小房子里傳出來的，那種從看門人的黑暗屋子里放出來的，這些富於譏諷性的污穢資料，竟像是辛辣勁兒似地激起了她種種好奇心的飢渴。此外，在她跟前，對着菜市場的那一面，她又有目的地，那是三大排開了許多窗子的房屋，她設法用眼光鑽進那里面去；她像是高自位置似地，沿着各層樓上望過去，不肯放鬆一片玻璃，直到屋頂閣樓的那些牛眼小窗為止；她詳細審視玻璃裏面的窗檻，偶爾望見兩窗之間簡單地顯出一個腦袋，她就編造一段有色有聲的故事，到末了只須注意這些房屋的門面，她終於明白其中客人们的歷史了。巴拉德菜館尤其引起她的興趣。這菜館有一個賣酒的小門面，一座酒金的半截雨棚，組成了門外的月台，任憑幾盆花草的綠影子展到外面，館里的五層高樓都裝飾的花花綠綠；她歡喜

虛渺藍的背景，那些黃的排柱，那棟頂着一片介殼的草柱，那個從下到上塗着膠粉的舊門面，向那些用紅布條組成的波斯簾子裏面，她認清楚了那些美味的早餐，精品的宵夜小食，種種不應一切的美藥。並且她公然會經布散謠言，說就是在這館子里，弗洛蘭和伽瓦爾新近帶着梅齊丹家里兩個贊貨來大嚼了一頓；並且在吃完正菜之後，經過了許多不堪的事情。

然而，凌林自從被這老姑娘抓着以來，她哭得更厲害了。這老傢伙牽着她走向小花園門邊的時候，卻變更了主意，她坐在一條長凳的頭兒上了，設法教這女孩子不要作聲。

「趕快不要再哭了，警察會來捉你……我要送你回去。你和我是很熟識的，可不？我是好朋友，你也知道……趕快笑一下罷。」

但是眼淚咽住了她的嗓子，她要走。於是，薩蓋姑娘安安靜靜地聽憑她放聲哭起來，專心等候她哭完再說。這可憐的孩子渾身發抖了，短裙和襪子濕了個透。那些被她用擦了的小拳兒擦着眼淚，弄得她連耳朵上全是泥土。等到她略略寧靜一點兒之後，那老傢伙用一種柔和的態度再向她說道：

「你的媽並不兇惡，對嗎？她很歡喜你！」

「是的，是的！」凌林連着這樣的回答，可是心里仍舊是不快活的。

「那末你的爹呢，他也並不兇惡，他不打你，他不和你的媽吵嘴嗎？……在夜間，快要睡的時候，他們說些甚麼？」

「哈！我不知道；我，在床上睡得暖暖兒的。」

「他們可談到你的表伯弗洛蘭嗎？」

「我不知道。」

蘇登姑娘露出了一副嚴肅的神情，假裝立起身來要走。

「瞧罷，你只算是一個撒謊的孩子……你可知道撒謊是不應該的……我要把你留在這兒，倘若你撒謊，並且晴晴叫要來捉你。」

晴晴叫本來在長凳跟前徘徊，現在他趁此加入談判了，他用一個小漢子的堅決態度說道：「得啦，要知道這些，她太笨了……我呢，我知道我的朋友弗洛蘭真像是一條小黃瓜，昨天，我的媽笑着對他這樣說他可以擁抱她，倘若這樣能發教他快活。」

但是，害怕自己會被人丟開了薄林，又開始哭起來了。

「不要再哭了，不要再哭了，才嘴的壞東西！」那老傢伙低聲說着一面推着她。「看罷，我現在不走，我要買一塊麥芽糖給你吃，可麗見！一塊麥芽糖！……那末，你不歡喜他嗎，你的表伯弗洛蘭？」

「不歡喜，媽說他不是正經人。」

「哈！你看，你的媽說過一點兒話了。」

「有天夜間，我帶著小羊在牀上，我素來和牠一塊兒睡……媽和爹說：『你的哥，他從監里

跑出來，不過是要把我們同他一塊兒帶進監里去。」

蘿蔔姑娘送了一道輕輕的叫聲。她站起了，渾身抖得很厲害。因為一線光明正大面對她衝過來了。她重新牽着森林的手，教她快快地走向熊膳店跟前，自己一言不發，在一陣暗笑之下閉緊了嘴脣，由一陣銳利的愉快，因此眼光格外明朗了。走到了它螺街的拐角上，唔唔叫本來始終跳躍跳躍跟着她們，因為看見她用那雙全是濘泥的襪子跑着而感到快樂，這時悄悄兒溜走了。

嘉莎正在着急得要命。徒然看見她的女兒弄成一條抹布樣地現出來，不禁得了一種那樣的意外驚訝，以至於教她從各方面旋轉了一週，而竟沒有想到要打她。那老傢伙用惡意的腔調說道：

「這是唔唔叫那小子……我牽她到您這里來，您可明白……我剛才在小花園的一棵樹下，發現他們在一塊。却沒有知道他們幹了些甚麼……若是在您的地位，我是要留心他的。他甚麼事不會幹，那個小叫化崽子。」

嘉莎想不出一句話了。她不知道要從那一處來給她着手了，鞋子全是濘泥，襪子全是斑斑點點，手和臉全都是黑的，這情形真教她感到作惡。那條藍絨帶子，這條耳墜子，那條鍊子，都埋沒在一層污垢之下。但是那件終於教她大發雷霆的事，却是兩隻滿是泥土的口袋，她俯下了身軀，顧不得來到店房里那些雪白和粉紅石板面施的敬意，把口袋出空。隨後，她只能吐出一句話，牽着森林一面向她說道：

「請您來，帶東西。」

蘭蕙姑娘睡在自己那頂黑帽子底下，被整個場面弄得很快樂了，於是活潑地穿過了朗布多街。那隻瘦小的腳幾乎沒有觸到地面；一種享樂的滋味抬起了她，像是一陣滿是使人癢不可支的感觸力的和風。她終於明白了——她之中的日月將近有一年，而現在，她給弗洛蘭了，整個兒，驟然一下；這是一件意料不到的滿意，從病症之中醫好了她；因為她確然覺得這漢子設若更長期地拂逆她的好奇心的熱烈性，竟可以因此而使她像一點兒微火似地慢慢地死下來。現在，菜市場整個區域是屬於她的了，在她腦子里沒有遺憾了；她可以在每條街上向每個店舖說出來。末了，她在剛剛走進水果館的時候，迸出了一陣笑不出聲的微笑。

「喂！蘭蕙姑娘，」小沙立葉從她的鋪子的邊兒上高聲喊着，「你究竟有了甚麼事情來獨自一個兒在家？……是不是您中了頭彩？」

「不是，不是！我的孩子，倘若您知道！……」

小沙立葉雜在她那些水果當中，帶着美女式的亂頭粗服的姿態，真是值得珍愛的。翹曲的頭髮襯着頰頸，如同有些兒葡萄蔓。赤膚的胳膊，赤膚的項頸，一切從她顯出來的精赤的和玫瑰色的，都有一種桃子和櫻桃樣的鮮潤。由於頑皮女孩兒的花樣，她在自己耳垂上掛着些兒蜜味櫻桃，黑黑兒的蜜味櫻桃，她從放聲大笑之中低下頭來，這些櫻桃就在她腮幫兒上跳躍。那些教她這樣很快樂的事，却是吃着櫻桃子，她吃得嘴上，腮骨上甚或鼻子上，都染上了櫻桃子的汁；於是嘴是紅的了，嘴是化裝過的了，因為櫻桃子的汁而更鮮潤了，像是被甚麼土牙其宮禁中的化裝

品使得她色香俱備。她的裙子上顯出李子的香。她那件半扣半開的上衣像是有草莓的氣息。

並且，在這小籃子里，她的四週，種種的水果堆積得非常之多。在後面，沿着那些貨架子，種種的甘瓜排成行列，滿身疙瘩的纏甘瓜，灰色鋸齒葉子的沼澤甜瓜，肉峯突起的猴聲甜瓜，都無一不備。在貨架上，種種美不勝收的水果，巧妙地列在籃子裏邊，都有嬰孩般的面龐兒在一幅由綠葉組成的帷幕之下半顛半隱；尤其是那些桃子，蒙特勒伊種是發紅的，正像北部的姑娘一樣，翻着細嫩清淺的皮膚；南部種，黃黃兒的，被陽光灼過的，顯出卜羅汪司省的女兒們的乾燥意趣。杏子擺在苔草上面都顯出琥珀般的風光，儼然是落日的溫度暖着蜜色頭髮女子的後頸窩兒的短髮蒙蓋之處。櫻桃，一種一種排着，活像是微笑之中的中國女子的小口：蒙摩郎西種，是豐腴的婦人短而肥的嘴唇；英國種，較為長些兒，較為厚些兒，蜜味種，肌肉停勻，黑黑兒的，像是被人醫得過分的；兩色種，紅白斑駁，像是在半嗔半喜之中微笑的。蘋果和梨子，都是用養造術的規則方式堆積的，構成種種金字塔，顯出種種像是正在發育之中的乳房的紅彤兒，種種帶金光而隆起的肌肉，懷着熟在四週的蕨柔芽兒，形成了一種難於用言辭述說的裸像；他們都是皮色各異的，那些小拖盤蘋果，變形的郎鑑蘋果，加蘭城的白皮蘋果，加拿大的血紅蘋果，栗色蘋果，帶着些紅斑的金黃王后蘋果。以後，就是各種梨子了：葡萄白梨，英倫梨，奶油梨，約翰薛菈梨，公爵夫人梨，都是鼓形似的，長長的，帶着天鵝般的項頸，或者寬的肩膀，黃肚梨和綠肚梨，都整起一個殷紅的尖頭。在傍邊，各種透明的李子都顯出滑灑的處女雍容風度；王后李，麥

薜李，都有淳潔而靜寧的淺色；薑黃李圓得像是一串被人連着短枝香草久藏在盒子裏面的，念珠上黃金珠子。各種草莓，牠們也一樣吐出一種清新的香氣，一種青卉的香氣，尤其那些小小兒的，那些從樹林子裏采來的，此外還有那些帶水氣的在園子裏培植出來的大草莓。刺莖草莓在這種淳潔的氣息上增加一種花球。小覆盆子，黑覆盆子，櫻子，都吐出嬌雅的笑容；而許多舊的葡萄，一族簇肥而且多並且富有醉意的，擁在籃子的邊兒上，任憑自己那些被日光熱力灼紅的顆粒下垂。

小沙立斐在這地方過活，正像是在一所果園裏，嘗遍了醉人的氣息。那些代價不高的水果，櫻桃，李子，草莓，堆在她跟前那些高平的籃子裏邊，襯着些兒紙，已經有了些兒傷痕，都在貨架子上浸出些兒果汁，浸出些兒在氣溫裏蒸發的濃汁。在七月裏，在各種甜瓜用一種強烈的麝香味兒繞着她的時候，她又覺得午後的高溫度教她頭昏。於是，醉了，任憑汗衣裏面露出多部份的肌膚，剛巧成熟而完全像春光一般鮮潤的肌膚，她張着嘴，覺得有偷嘗水果的需要。就是她本人，就是她那雙胳膊，她的頸項，對她這些水果給與了這種戀人式的溫度，這種蠟子樣的女性溫柔。在隔壁小攤兒的長凳邊，一個做買賣的老婦人，一個可怕的醉鬼，不過陳列許多熟了的蘋果，許多像空乳房一般下垂的梨子，許多黃得討厭而灰暗無光的杏子。但是，小沙立斐，她把她的貨架子造成了一種毫不掩蔽的洋洋大觀的肉感。她的嘴唇兒在那些櫻桃上面，一粒一粒地留下了殷紅的吻；她觸處那些絲滑綿軟的桃子從她的身體上滑下來；她對那些李子供給了她最嬌嫩的肌膚，她髮下的肌膚；她聽憑自己的血液留了點兒在那些覆盆子

的經絡裏。她的種種美女式的熱情教這些水果，這一切種種植物，都得到了青春的心情，牠們的熱戀，在一層鋪在許多小籃子的苦草裝潢里的綠葉盤子上面披露無餘。在她的小店後面，就是鮮花廊，因為接近這種由她那些層累的籃子裏和寬弛的衣襟裏佈散出來的生命的芬芳，鮮花廊竟只有一種平淡的氣息了。

然而這一天，小沙立葉本來完全被那種充塞了菜市場的薑黃李的新近上市現象所陶醉了。看見了薩蓋姑娘，就明白了她一定有點兒重大消息，於是決然想教她說起來：但是那個老媒人，焦躁地跺着腳說：

「不行，不行，我沒有時候……我現在趕着去看馬丹勒客。哼！我曉得點兒好聽的嘞！……來罷，偷着你願意。」

就實際而言，她之穿過水果館，為的不過是來拉小沙立葉罷。這女子謝絕不了這種誘惑力。而麥薛舒爾在一張轉了背的椅子上面搖擺，臉上曉得新鮮光潤像是一個安琪兒。

「舖子歸你照看一會兒，行嗎？」她向他說，「我立刻就回來。」

「但是他呢，在她正走到拐彎的時候，他立起來了，用他那種發膩的聲音喊道：

「喂！這不行，小立兒！你曉得，我正要走，我……我不肯像那天一樣等你一點鐘……等起你來，你這些李子真教我頭痛。」

他終於雙手插在袋子裏安安靜靜地走了。那舖子竟空無一人。而薩蓋姑娘却教小沙立葉快快

兒走。在奶油館，一個女鄰居告訴她們說馬丹勒喀正在地窖子裏。小沙立乘走下坡等她，這時  
候，那老姑娘就乾在牆的堆兒中間坐下來。

在地窖子裏是很陰晦的；沿着那些小街，窖裏那些收藏貨物的總舖子上，爲着防火災都張  
着一層細密的鐵紗布；幾盞很稀的煤氣燈，在那陣被窓頭壓成重濁而使人作惡的潮氣裏，顯出了  
幾個昏黃而沒有光線的點兒。但是馬丹勒喀却在一張靠著牧人樹那邊擺着的小桌子上配合奶油。  
那些氣體透出了一種發弱的陽光。那些桌子繼續不斷地受了自來水的洗濯，白得全像新的。背  
靠着牆角邊的水管，這女肚子在一隻木桶裏，配製那種稱爲「嗎呢嗎特」的奶油。她從自己的  
身邊取了各種奶油的樣品，一齊混合起來，分別次第加減，如同配製甜酒似地使得牠恰到好  
處。她彎着身軀，露着嶙峋的肩頭，伸長那變瘦得像是枯藤而袖子捲齊肩頭的胳膊，咬着牙關，  
把雙拳伸入那桶白白兒的像是石灰似的脂肪質的混合物裏邊。她流着汗，每逢使勁一次就迸出一  
次嘆聲。

「薩蓋姑娘想和您說話，阿姨，」小沙立葉說。

馬丹勒喀停止工作了，在頭髮上拉正了自己的便帽，滿手全是奶油，像是並不害怕甚麼痕  
跡。

「我做完了，她務必等我一會兒，」她說。

「她有點很重要的事告訴您。」

『只須一分鐘，孩子。』

她重新把那雙胳膊伸到木桶裏面了。奶油一直沒到她的雙兒那樣深。事前曾經在溫水裏面浸了些兒，她這時在她的皮膚上面沾了淡淡的一層，露出了她皮膚下面突起的那些紫色的粗大靜脈管，突起得像是一大串開裂的靜脈瘤。小沙立斐被這變在這溶融了的物體之中激動的醜陋誘弄得心頭作惡了，但是她回憶到職業：從前，她也會一樣，整個兒午後把那雙值得愛慕的小手沒入奶油裏邊兒；而且同樣地配製她的杏仁奶油，這種油膏，能保存她的潔白的肌膚和粉紅的指甲，並且使那些舒展自如的指頭兒像是保存了彈性。在靜寂了一會兒之後，她繼續這樣發言：

『這東西一定不是出色的，您的「瑪呢曉特」，阿姨……您攔多了硬奶油。』

『我很曉得你說得不錯，』馬丹勃魯在兩聲嘆息之間這樣說，『不過你教我怎樣？甚麼都應當教她行銷……有些人只願意出廉價；旁人就為他們送廉價的貨……不必講了，為着顧客，這始終是太好了。』

而小沙立斐想起自己不會願意吃這東西，這點被她阿姨的胳膊配製的奶油。她向着一隻裝滿了一種紅色染料的罐子注視了。

『這太淡了，您這點兒「洛古」粉。』她低聲慢慢地說。

「洛古」粉是為「瑪呢曉特」染成一種漂亮的黃顏色用的。做服子的婦女們，都自以為用宗教誠虔的態度保留了這種簡單地來自「洛古樹」的子兒的染料的秘密；而實際上，她們却用胡蘿

葡萄和金盞花去製造牠。」

「到末了，您來嗎！」這個忍耐不住並且已經不和地窖子裏難聞的味兒相習的少婦說。「薩蓋姑娘也許已經走了……她應當是曉得了許多和伽瓦爾姨夫有關的緊要事情。」

馬丹勒喀登時不繼續工作了，她扔下了「喝呢喚持」和「洛古」粉。連胳膊都沒有揩。舉起手輕輕兒一下重新再拉好了自己的便褲，跟着她姪姪女兒的脚后跟走上了樓梯，一面用放心不下的態度重複地說道：

『你相信她竟沒有等我們嗎？』

但是望見了薩蓋姑娘坐在乳酪的堆兒中間，她放心了。她本沒有要走的心思。這三個婦人在這窄狹的店房後段兒坐下了。她們就此交頭接耳地互相談起來。薩蓋姑娘很有兩三分鐘保持了沉默態度；後來，到了看明白這另外兩個完全被好奇心燒得辣火火的，才用尖銳的聲音說道：

『您兩位可曉得那個弗洛蘭？……哼，我可以告訴您兩位他是從那兒來的，現在。』

說完，她仍舊把她們在她的嘴脣角兒上懸空一會兒。

『他是從藍里來的，』她終於用可怕的樣子抖着嗓子說。

在她們的四週，乾酵正騰出刺鼻的氣息。在店房後段那兩座貨架子上，成行地排着許多大塊大塊的奶油；不列達葉出產的奶油，都攏在許多筐子里的，超出了筐子的邊兒以外；諾爾齊第出產的奶油，用布裹着的，都像是雕刻工場裏的肚子草胚，使得一個雕刻師可以誤認，其餘的許多

大塊，被寬葉的刀子割破了壁立而滿是凹窟和裂縫的厚壁，都像是破以季夕陽染成淡金色的斷岸。在那張陳列貨品的紅底子白花紋的大理石桌子底下，許多箇雞蛋擲出了一種石灰意味的白光；在許多盒子裏的草荐上面，那些名叫「蓬同」的類塞狀的乾酪，一個接着一個豎起。許多名叫「古爾乃」的軟乾酪，如同美蕈似的平平地排開，造成了許多幅的黯淡而帶綠斑的圖案。但是桌子上面的乾酪堆得更多了。這地方，靠着那些每塊一磅的奶油傍邊，一個碩大無朋的沃草爾業出產的「堪大爾」，四周被一柄斧頭劈開似地在許多菜架子裏面排開來；再過去，是一個英國出產的「微司特」，黃金般的顏色；是一個在瑞士出產的「葛呂乙兒」，活像是從甚麼蠻族車上落下來的輪子；是許多在荷蘭出產的「荷蘭德」了，圓滾滾的像是一些折下來的人頭，滿染着乾了的血，堅硬得像是空了的腦袋，因此被人叫做「骷髏頭」。在這些烘熟過的調和物的濃重萎態的中央，一個在意大利出產的「泊爾姆」，添加牠的芬芳氣息。在許多圓形木板上面，三個很被社會珍視的「巴力」，顯出落月的慘淡神情；兩個是很乾的，都在圓滿無缺的情狀；第三個却在下弦，牠溢出了一種白茶，攤成了湖沼式的輪廓，使那些防止牠潰溢的小木片兒都變爲徒然設置的。許多很像希臘時代做運動器具之用的鐵餅的「禮港」，印出了製造人的商標。一個裏着銀紙的「哥曼都」，教人聯想到一條核桃軟糖，一條被人錯列在這些具有刺激性的發酵物中間的甜味乾酪。那些「洛克伏兒」也罩在玻璃鐘裏面，神氣活潑王公們一般地尊嚴，滿臉有點油膩，夾着黃黃綠綠的條紋，又像是吃多了茄子那類東西的富人捲上了不名譽的病；在旁邊另一個盤子里，

有許多用羊乳做的乾酪，那都是小孩子的學頭那樣大小的東西，堅硬的，灰白的，使人想起牡羊領着牠的那羣小羔子在石徑的拐角之處所觸的那些鷁卵石。再望過去，那末都是臭烘烘的東西了：「金山」，淺黃的，帶着一種甜甜兒的臭味的；「托洛伊人」，很濃厚的，邊兒破裂的，已經有較濃的酸味和陰潤地窖子的臭味的；「伽曼貝」，像一種封藏過久的野味那樣臭的；新堡出產的，林堡出產的，馬洛爾城出產的，主教橋出產的，方方兒的，各自顯出尖銳的和個別的風味。至於教人掩住鼻孔；「力瓦洛」，染紅了的，像破礦煙一樣刺喉的；最後，在這一切之上的，就是用核桃葉子包的「橄欖」，味兒和鄉下人在田園的邊兒上用樹枝掩住而對着陽光蒸蒸的屍體一般無二的。午后的炎熱，逼壞了這種乾酪；外皮溶了，添上了發光的紫銅色調和銅綠色調，活像是收閉得不完全的傷口；偶爾一陣微風吹起了「橄欖」的皮，她就像一個睡熟者的緩而有力的呼吸，鼓動自己胸部一般地起落；一道生命之流洞穿了一件「力瓦洛」，這窟窿里就分娩一族小蟲。並且，在那架天平後邊，在一個小盒子裏面，一件和了茴香的「惹洛美」，傳散一種不潔的氣息，使得無數的蒼蠅都在那張紅底子白花紋的大理石桌子上面，圍圓的圍着這盒子集下來。

這件「惹洛美」幾乎就在薩蘿姑娘的鼻子邊。她后退了，腦袋靠着那些掛在店房后段一隻牆角邊的大張的黃紙和白紙了。

「對呀，」她裝出一副表示難堪的鬼臉重複地說，「他是從監獄里來的……哼！他們不必擺架子了，萬格拉台勒那一家子！」

但是馬丹勒喀和小沙立葉還出了種種詭異的叫聲。這不是可能的。他從前究竟犯了甚麼事去

坐監牢？旁人偶然也疑心過這個馬丹葛尼，這個街坊上的光榮，竟至於在監獄里選擇情夫嗎？

「唉！您兩位還沒懂得，」那老婦人焦躁地喊起來：「您兩位聽我說罷……我本曉得我早就在  
甚麼地方看見過這個長個兒強盜。」

她對她們談到弗洛蘭的歷史了。現在，他肥起了有一段在當初曾經風傳的謠言，說是格拉代爾老爹有一個外甥因為在巷戹之中殺死了六個保安隊，被人發配到圭亞納去。她並且在陀螺轉遠遠地看見他一回。這一定是他，這就是那假的表弟兄。並且她為自己傷心了：說自己失掉記憶力，說自己簡直是完了，說自己不久一定甚麼也不會曉得了。她為自己記憶力的喪失而哭了，如同一個博學之士看見那些由自己畢生苦學集來的札記在風中吹散一樣。

「六個保安隊！」小沙立葉用贊嘆的意味低聲說，「他應當很有一雙結結實實的拳頭，這個漢子。」

「並且他還另外幹了許許多，」蘇蓋姑娘接着說，「我勸您不要在半夜里遇見他。」

「究竟是甚麼凶手！」完全被人嚇壞的馬丹勒喀吞吞吐吐地說。

斜暉射入房里了，乾酪的臭烘烘的味兒更加強了。在這時會里，尤其是「馬洛爾」竟蓋住了  
一切，牠在成塊奶油的淡味兒之中，騰起許多強烈的氣息，一陣陳舊毒藥式的氣息。隨後，風像  
是轉了：陡然間，「林堡」的乾嘴，酸而且苦的，如同從許多垂死者喉管里呼出來的味兒似

的，傳到了這三個婦人身邊。

「不過，」馬丹勃喀接着說，「他是畔荔莎的大伯子了，那末……他並沒有睡到……被這件和弗洛蘭有關的新公案所驚訝，她們面面相覷了。這免不得教她們放鬆她們最初的話資料了。那個老姑娘聳起雙眉勉強說道：

「這也不至於有妨礙；然而，認真說來，這件事在我是覺得真地結實的……總而言之，我決不會替牠担保。」

「並且，」小沙立葉用提醒的口吻說，「那大概是從前的話，他大概不會再去睡了，既然您已經看見他和梅許丹兩姊妹在一塊兒。」

「確確實實，如同我現在看見您一樣，好孩子，」薩蓋姑娘以為有人懷疑所以憤然高聲叫起來。「每天夜間他必在那兒，鑽到她們的裙子里……並且，這和我們沒有關係。他應當娶誰就睡誰，可不是？我們都是安分守己的女人，我們……那傢伙是個驕傲的光棍！」

『那還用多說，』另外那兩個婦人下了結論。『這是個最可惡的壞蛋。』

總而言之，這故事轉到悲劇了；她們都樂於顧全荔莎，而認定弗洛蘭必然要帶來甚麼可怕的禍事。顯然，他有許多壞主意；這些人絕得不到四處放火來；並且，這樣一個傢伙既然進了菜市場斷不會不幹幾下。於是，推測愈來愈奇異了。這兩個做買賣的女人，都警戒去買把結實的鎖去防護她的籬籠子；而小沙立葉竟回憶到某一週曾經有人偷了她一筐桃子。可是，薩蓋姑娘

來教她們着慌了，說「赤黨」不幹這樣的事；他們真瞧不起一箇梯子；他們聚集二三百人去費盡全城，去隨意搶劫。這幹法就是政治。薩蓋姑娘擺出一個有智識的人的高岸樣子說了這些話。馬丹勒齊弄得嚇昏了；她看見菜市場的各館都着了火，某天深夜，弗洛蘭和他的同黨都躲在地窖子里，預備從那裏去撲巴黎。

「喂！我想到一件事了，」那老婦人陡然說，「格拉台老爹不是留下了產業嗎，……哈！哈！」葛呂一家子真不應當快活了。」

她這時很快活了。話箱子換了方向了。她談到她所深悉而毫無遺漏的醃肉池里的藏金故事的時候，她們都集中在葛呂一家子身上了。她並且說出八萬五千佛郎那個數目，雖然荔莎和她的丈夫都記得並沒有把這話告訴那個活着的人。不用多說，葛呂兩夫婦決沒有把這個瘦的大個兒應得的份兒分出去。要到這一筆，他的衣服穿得太壞了。也許他絕不曉得醃肉池的故事。全是小偷兒，這班人。隨後，她們的腦袋互相接近起來，聲音壓低下來，肯定倘若攻擊荔莎也許是危險的事，但是應當和「赤黨」幹一下，使得他不再去吃那可憐的麥穗伽瓦爾的錢。

提到伽瓦爾的姓，却發生一個沈寂現象了。她們三個人都用謹慎的態度彼此互相瞧着。末了，她們有點呼吸迫促了，她們尤其覺得了「伽曼貝」的氣息。「伽曼貝」用牠那種野味式的臭烘烘的氣息，制伏了「馬洛爾」的和「林堡」的最微弱的了：牠擴張了他的臭味，把其餘的氣息塞在一種蓬勃得可驚的腐化呼吸之下了。然而，在這種強勁的音調中間，「泊爾娘」有時飛出

一聲微弱的牧笛；而「巴力」揚出來的却是潤溼的小鼓的平淡音符。「力瓦洛」也反覆疊奏一兩回嗚咽的低調。這樣的交響曲，有時也在「惹洛美」的風琴樣的長而銳的音符上面靜止一會兒。

「我看見了馬丹來先生，薩蓋姑娘使了一個具有意義的手勢」一面這樣說。

於是另外那兩個變成很注意的了。馬丹來先生是伽瓦爾在弓架內李街住宅裏的管門婦人。他住一所舊式房子裏，略帶隱遁的意味，樓下的房客是個毛孩橘子橙子的商人，他把臨街的牆壁漆成藍的直到三樓為止。馬丹來先生替他做家裏的零星事情，收管各種櫈子的鑰匙，遇着他傷風的時候，還得替他把熱的飲料送上樓。這是一個嚴氣正性的婦人，年紀五十多歲，說話是漫吞吞的，斷斷續續的；某一天她生了氣，因為伽瓦爾掉了她的腰；然而他在某一次摔了一交之後，她竟不拒絕替他把許多吸血的蝴蝶，放在他身上的微妙之處。薩蓋姑娘每逢星期三傍晚，必到她屋子裏喝咖啡，在伽瓦爾搬到那地方住的時候，她和她已經在一種更其密切的交誼之下發生聯繫了。她們談到這位可敬的人動輒就是好兩點鐘；她們很愛他；她們羨慕他的幸福。

「對呀我看見了馬丹來先生」，這老姑娘重複地說，「我們喝了咖啡，昨天……我覺得她很不快活。彷彿蘇伽瓦爾在半夜一點鐘之前總不回家。星期天，她送了一碗肉湯上樓給他喝，因為她早就看見他的臉兒完全變了樣子。」

「她很明白她自己做的事，不必說了罷，」馬丹勒略被道管門婦人的貼心之處弄得不大放心就這麼說。

陳亞姑想認爲應當替她這個女朋友辯護了：

『總督沒有這樣的事，您弄錯了……馬丹來少司的人品比她的位置高。這是個很懂規矩的……倘若她想在麥薛伽瓦爾家裏掙錢那末她久已只須降低自己就行了。好像他自己甚麼都不照管……這正是我想對您們談的。不過，不要多說，行嗎？我現在對您們說件很秘密的事。』

於是她們舉出她們的偉大的神明來發誓，說她們一定甚麼也不說出來。接着就都伸長了脖子。這時候，那另一個，端莊鄭重地：

『您兩位現在可以曉得麥薛伽瓦爾自從不久以來竟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他買了軍器，買了一枝大手槍，轉得勤的，您們可曉得。馬丹來少司說這真是教人害怕的東西，那枝手槍始終放在爐台上或者桌子上，使得她不敢去打掃……這還不算甚麼。他的錢……』

『他的錢』馬丹動搖說，一面她的臉已經發燒了。

『現在，他沒有股票了，他甚麼都賣了，他現在某一個櫃子裏有一堆兒金的現貨……』

『一堆兒金的現貨，』小沙立葉心花怒發地說。

『對呀，一大堆金的現貨。把一塊板子全擺滿了。那真難看。馬丹來少司曾經向我說過：某一天早上他當她打開了那櫃子，那些東西照得她眼睛發花，寶光真足。』

又來了一個沈靜氣象。這三個婦人的眼瞼都眨個不停，如同她們已經看見了那堆金的現貨。

後來，小沙立葉開始先笑起來，一面低聲喃喃地說道：

『我呢，倘若我的姨夫給了我這些錢，我同着舒爾可真快活了……早上我們可以不必起床，可以叫華館子裏把好東西送來換來吃。』

馬丹勃喀隱在不言不動之中，如同壓在這種啓示的下面，如同壓在這一筆被她不能從眼界裏掃除的金的現貨下面。默望從四週矯住她了。末了，她伸起了那雙枯瘦的胳膊，那雙在指甲縫裏浸滿了奶油的乾手，可是她僅僅能够用一種充塞了煩悶的聲調說道：

『不必去想這件事，這太教人難受。』

『唉！這大概是您的財產罷，倘若來了一種意外的事，』薩蓋姑娘說：『我若是在您的位替，我就要監視我的利益……您總明白這枝手槍是說不出甚麼好話的。麥薛伽瓦爾受了不良的指使。這一切結果一定也不良。』

她們又回到弗洛蘭身上了。她們用更厲害的憤怒來毀他。隨後她們謹慎地推敲這些不良的經過究竟能够把他們引到甚麼地方，把弗洛蘭和伽瓦爾引到甚麼地方。很速喚，必然，倘若旁人有那種過分的長舌。於是她們發誓了，就是她們本人也再不開口說話，這並非弗洛蘭遭光棍值得教人替他留甚麼地步，而因為應當極力為這位可敬的麥薛伽瓦爾避免麻煩。她們都立起來，後來在薩蓋姑娘臨走的時候，那個服著奶油的婦人問道：

『不過，倘若真有甚麼意外，您認為旁人可以放心馬丹來央司嗎？……也許抓着那張椅子的輪匙的就是她罷？』

『您把這話問得我太長了，』那老姑娘回答。『我相信她是很安分守己的婦人；不過無論如何，我不曉得，因為情形是不一樣的……總而言之，我已經通知了您兩位，這是您兩位的事兒。』

她們仍舊是立着的，互相道別了，在那些乾酪的最後的芳叢之中。全體，這時候，都一齊蒸發起來了。這真是一部不調和的樂響，牠的構成的某點，就是種種難聞的氣息從種種供熟過的調和物，譬如「葛呂乙兒」和「荷蘭德」，所具有的親性的重濁氣息，數到「微攪」的陳性辛辣氣息，全在那兒。自然也有「堪大爾」的，「徹司特」的，半乳乾酪的低微鼻息之聲，儼然都就是一種低音的合唱，而在這些鼻息之氣的上層，「新學」的，「托洛伊人」的和「金山」的陡起的細微蒸發，用尖銳的音符的姿態散開。隨後，這些氣息互相僵伏了，互相驅逐了，因為「禮港」的，「林堡」的「惹洛美」的，「馬洛雨」的，「力瓦洛」的，和「主教橋」的突然而來的襲擊，變成了濃厚的了，漸漸混和了，發展而成唯一的臭味爆發現象了。這東西四溢了，不滅了，在普遍激動的中肋，沒有可以分辨的芬芳，只覺得一種使人心頭作惡的不斷昏眩和一種使人窒息的可怕的力。然而，臭得那樣厲害的，却像是薩薩姑娘的和馬丹勒寧的惡意諭謠。

『我多多道謝您，』那瓶奶油的婦人說。『不必談了！倘若我有發財的那一天，我一定報酬您。』

但是那個老姑娘却不走。她拿起一個「蓬同」，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再把牠搁在大理石桌子

上。隨後，就問這東西值多少錢。

「賣給我？」她帶着微笑又添上這一句。

「賣給您，不算錢，」馬丹勒回答。「我送給您。」

後來她重複地說道：

「唉！倘若我發了財！」

於是，薩蓋姑娘對她說有一天這總會來的。這個「蓬同」都已經在她手里提的那個袋子裏不見了。馬丹勒喀到地窖子里去了，這個老姑娘陪着小沙立葉回到她的店里。在那裏，她們談了一會舒爾。她們四週的水果都有青春意味的清香。

「您店裏的味兒比您阿城那兒的好聞多了，」那老姑娘說。「我心裏真難受，剛才。她在那裏面怎樣過活？至少，這兒，是甜的，是香的。這些東西教您完全變成玫瑰色了，我的美人兒。」

小沙立葉開始笑了。她愛的是這恭維。這時候，她賣了一磅聖黃李給一個女顧客，一面說道東西簡直是一種糖。

「我也可以買點兒，這種聖黃，」那女顧客走了之後，薩蓋姑娘喃喃地說：「不過我要不了多少……一個單身女人，您可明白？……」

「那末請您抓些兒罷，」這個漂亮的紅髮女郎說。「還斷不會教我偷完本錢……請您歇歇雨回來，行動？倘若您看見他，他應當在大門口兒右邊兒第一張長凳上吸着雪茄。」

薩蓋姑娘張開她的五指抓了一把黃李，這些水果就在那個袋子裏和「蓬同」會合了。她裝出菜市場；但是她從一條有覆蓋的街上繞着一個圈子，慢慢地前述，想起幾個黃李和一個「蓬同」竟合成了一項並不過於菲薄的晚餐。通常，她在兜過了午後那個圈子，却沒有從那些被她獻盡了奉承該够了故事的女販子跟前裝滿手裏那隻袋子的時候，總偷着跑到那些出售殘羹的地方。現在，她狡猾地在奶油館前拐了彎。這地方，靠人街那邊，在牡蠣經紀人辦公室後面，有許多擺着熟肉的長凳。每天早上，許多箱子式的小馬車釘著鋅板做灰層而且開着氣窗的，在那規模弘大的廚房門口停下來，五花八門地選出那些從飯莊裏，大使館和各部院里撤下的殘羹。然後到地窖子裏去配搭，去選擇。一到九點鐘，許多盤子就擺出來了，裝得有條不紊，價值由三個銅蘇到五個銅蘇，其中有肉塊，有野味的肋骨，有魚頭魚尾，有蘿蔔，有臘味，並且有餐末的醋食，略略切勻的餛飩和幾乎完堅的糖果之類。那些餓鬼，那些小公務人員，那些病得發抖的婦人，排成單行在那裏等候；許多臉色灰白的青鬼也來買東西，他們使出狡猾的顎吟去偵察是否有人都看見他們，而有時候，頑童們偏偏向他們歡喝。薩蓋姑娘溜到一家小鋪子前面了，根據這鋪子的老板的廣告，是僅僅出賣杜勒宮里撤出來的殘羹。某一天，他並且曾經教她買一塊烤羊腿，肯定地說那是從皇上的盤子里撤下來的。這塊被她帶着點兒自負之態吃掉的烤洋腿，始終像是一種虛榮上的安慰似地留在這個老姑娘的心裏了。倘若她沒有聲張，這爲的是使自己在街坊上的那些店鋪的門口，留下餘地，因爲她儘管常在那些門口徘徊而從來不買一點甚麼。她的戰術，原來

是一經曉得了老板們的歷史就和他們生起氣來；於是再另外找其他的，離開了他們，又重新再修舊好，繞着菜市場兜圈子；結果她竟至於在一切店鋪都可以坐下來了。旁人也許早就相信她有驚人數量的儲藏，而實際上她由於失望，不過倚賴那些用自己的零錢買來的點心和殘羹維持生命。

這一天傍晚，只有一個老翁立在那小鋪子的門口。他喫着一盤魚肉混雜的殘羹。薩蓋姑娘在她這一頭喫着一份冷了的油炸食品。那是三個銅蘇一份的。她還了價，花兩個銅蘇得着了牠。這點兒冷的炸品落到她的袋子裏了。但是其他的買主紛紛來了，所有的鼻子都用均一的動作和盤子相接了。陳列品的氣息是使人嘔吐的，一種從油膩了的盤碟的和洗得不乾淨的水盆的氣息。

『請您明天來看我罷，』那老板向老婦人說。『我一定替您留點兒好東西下來……今天，杜勃羅宮裏有一場豐盛的夜宴。』

薩蓋姑娘允許他明天必來，在轉身上街的時候，望見了麥薛伽瓦爾正等着她並且瞧着她。

她臉紅了，縮緊了那副瘦乾的右頭，裝着沒有看清楚伽瓦爾就走了。但是他跟着她走了一會兒，嘴里含糊地念念有詞，說這隻長舌齧齒的惡意再也不教他詭異了，既然她甘心拿杜勃羅宮里的殘餘之物教她自身中毒。

一到第二天，一種解消的風聲傳遍了各館。馬丹勤略和小沙立葉固然都確守了他們的小心謹慎的警戒。而在這情形之下，薩蓋姑娘表示得特別巧妙：她不發言，任憑另外那兩個人去擔負佈散弗洛蘭歷史的任務。在開始，是一種短故事，許多悄悄地在街上自行轉版的簡單的言詞；隨

後，種種不同的轉述自行混合了，附帶的枝節自行延長了，一種傳說自行構成了，在那裏面，弗洛蘭擔任了使小孩害怕的稻草人的角色。他曾經殺死了十多個保安隊，在格勒內達街的巷戰之中；他曾經趕了一隻在海面屠殺一切的海盜黑船回來；自從他到了巴黎，就有人看見他率領了許多可疑的人在黑夜裏四處溜躑，他當然是他們的頭子。在這一點，這兩個女販子的想像自由地奔馳了，夢想了種種更有趣劇性的東西，一隻在巴黎城裏的走私黨，或者一個能夠集中菜市場裏面所出的各種剽竊的大團體。旁人很替葛呂格拉台勒叫屈，而同時，却惡意地談到他們的遠房。這遠產問題發熱了。普遍的觀念，認為弗洛蘭之回來爲的是收受他在藏金裏應得的份兒。不過，因爲不甚明白何以分產的事始終還沒有實行，於是旁人又用編造的手腕說他正等候一個好的機會來整個裝到自己的錢袋裏了；某一天，大家一定會發見葛呂格拉台勒一家子會被人屠殺。每天傍晚，有人說是在這兩兄弟和美貌葛莎之間，已經有了許多教人害怕的吵鬧了。

等到這些話傳到美貌的諾爾第女人的耳朵裏的時候，她聳起雙肩笑了，說道：

『那兒的話，您不認識他……他還和得像是一隻綿羊，這個可敬的人。』

她最近乾脆地拒絕了麥薛勒學格爾的求昏，他曾經進行過一次公開的請求。自從兩個月以來，每到星期日，他必定送梅許丹那家人一瓶甜酒，這是由格斯低聲下氣送去的。她始終受了一道殷勤地致意諾爾第女人的任務，一篇由她忠實地反覆重述的和藹語言，而她絕不因爲這種異樣的使命表示厭惡。到了他看見被人謝絕了，於是爲了表示並不生氣和保留點希望，又在次一星

期日派了絡斯去送兩瓶香賓酒和一大束鮮花。碰巧她把這一切交給了美貌的女魚販子，一面爽直地向她轉述這個酒店老板的相思曲：

『麥薛勒畢格爾請您喝這點兒酒，慶祝他的健康，以前，他的健康是很被您曉得的那件事打擾過的。在他心裏，您像這些兒花一樣好看，一樣可愛，他希望您有一天很願意醫好他。』

這諾爾森第女人瞧着這女僕的和顏悅色，不覺快樂起來。她借着對她談起這位被旁人認為很難於滿足的老板來逗她開心了。她問她是否很疼愛他，他是否繫着背帶，他夜間是不是抽掣。後來，她教她把香賓酒和鮮花都帶回去。

『請您告訴麥薛勒畢格爾不用再派您來……您是脾氣太好了，孩子。看見您這樣一個溫和的人把酒瓶兒抱在胳膊底下，真教我生氣。您真地不能發揮他幾句嗎，您那位麥薛？』

『這個！他教我非來不可，』絡斯在臨走的時候說。『您教他難堪是算錯了的……他是多麼抖的人。』

原來這諾爾森第女人早被弗洛蘭的柔和性格征服了。她繼續學習咮咮叫的功課，夜間，在燈下，夢想和這個對她兒子如此和悅的單身漢子結婚和保存她的魚攤子，他在菜市場的行政機關裏取得高級的職務。但是這夢想却和這位教師對她而懷的敬意相衝突了，遇着她想和他嬉笑，向他挑逗，引他如同她曉得愛戀一般兒來愛戀的時候，始終出以『敬而遠之』的神情。然而這種無言的抵抗，恰巧是隨時教她振起結婚意識的勢力。她想像到真情的種種至樂了。尤其，弗洛蘭處於

更高更遠的地位。他也許已經允許了她，倘若他沒有和咁唔叫發生連繫；而且，想到在這個大家裏，在母親和妹子的旁邊，得着一個情婦，這事兒教他却步了。

這蘇爾蒂女人聽見了他戀人的歷史不免大爲驚訝。他是從來沒有在這些事情上面張過嘴的。她責備他了。因為這些非常的遇合，在她對他而說的種種柔情里加上了一種辣火火的味道。於是他也只得花了好多次夜話時間，來重述他從前遇過的一切。她想起警察終於會發見他，不禁發抖了；但是他呢，安慰她，說這已經是太陳舊的事，警察在目下不至於再來要事了。某天夜間，他對她談到了鉛山大街的那個婦人，那個身披粉紅短裙而胸前傷口教他雙手染血的上流婦人。他現在依然時常念着她；從前在圭亞納的月明之夜，他神遊於這個傷心的回憶，回到了法國，妄想在一個風和日暖的天氣里，從一條人行道上再找着她，儘管他兩腿之間，始終覺得她屍體的沈重分量。也許她是被人挾起了的，然而。偶爾在各處街道上，他以為認出了她，心頭就受到了一下打擊。每每帶着心驚肉跳的感覺，去追隨那些粉紅短裙，那些垂到肩頭上的長圍巾。他合上了眼睛的時候，就看見她走來，看見她向自己走過來；但是她任憑圍巾滑下來，顯出她汗衣上面的那兩個紅窟窿，在他眼里，她臉色像她一樣兒白，她眼晴無光，她嘴唇表示很痛苦。他的大憾事，就是多久不曉得她的姓名，只從她身上得着一個被他以惋惜觀念而定名的影子。遇着她意識到她女，這影子總自行顯出來，如同是唯一盡善的，唯一最淳潔的。好幾次，他惶惶於夢到她在於場院尾的大街上找他，夢到她也許給了他一個快樂的人生，倘若她在較早的幾分鐘就和他相遇。末

了，他不再想其餘的婦女了，世上沒有能够合他意思的了。談到她，他的聲音那樣地發抖，以至於這個諾爾莽第女人從鍾情女子的本能上明白了他；並且因而動了嫉妒。

「見鬼」，她惡意地低聲說，「最好是您不必再看見她。她應當是並不美貌的了，在這時候。」

弗洛蘭的臉色發青了，這個女魚販子追引出來的影象的可怕意味竟影響了他。他的愛情上的頑固落到墳墓里了。她這種無情的粗暴手段，從此在那件值得留戀的絲質短裙裏面，留下了一副枯骨的隆起的腮骨和空洞的眼眶，還是他對她不能原諒的。所以到了這諾爾莽第女人拿著這個「從前在雜貨艾因街角兒上和他結下的」婦人來固着頑兒的時候，他變成粗暴的了，他用一句幾乎無禮的話教她不發育了。

但是在這次洩漏真情之中，最教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受到打擊的事，就是她明白自己並沒有奪走美貌莎莎的一個情人。這減少她的勝利了，以至於她有七八天之久不甚懶懶於弗洛蘭了。幸而還遠的歷史安慰了她。美貌的莎莎不過是一個僞君子，一個矯裝道貌欺騙世人而霸占夫兒財產的偽盜。每天黃昏以後，現在，到了咭咭叫練習寫字帖的時候，該活的資料總移到格拉台勒老爹的藏金上了。

「偶然也有人瞧見這老爹的意識嗎！」她帶着笑聲說。「他原是想誣惑他那筆現款，所以才把他放在一個醃肉池里！……八萬五千佛郎，這是一個好看數目，因為烏呂兩口子也許撒了谎

：也許本有兩倍，三倍……好罷。就算我想要求我的份兒，並且趕快罷！」

『我一點也沒有需要，』弗洛蘭重複地說，『我將來簡直不應得在那兒去掙錢，這筆錢。』於是她不禁生氣了：

『請留心，您簡直不是一個男兒漢。這教人可憐。您不明白葛呂兩口子瞧您不起。那個胖子人把她丈夫的舊的外衣和舊的里衣都轉給您。我不是要得罪您才說這些話，不過到末了，大家都看見了這一層……您有一條褲子被油膩濕得挺硬，那是街坊上看見您的兄弟拖了三年之久的東西；若是在您的地位，我一定要把他們這些破布頭兒扔到他們臉上，並且要算清楚我的錢。那不是四萬二千五百佛郎嗎？得不着我這四萬二千五百佛郎，我是決不出門的。』

弗洛蘭徒然說明他的弟婦早把他的份兒送給他，專心管他的支配，而不要這東西的却是他本人。他述及種種最細微的事情了，極力想教他信服葛呂的安分守己的態度。

『你去看看他們是不是都來了，約翰！』她用一道反嘲的聲音唱着。『我認識那件東西，他的安分守己的態度。那個胖婦人每天早上把攤作東西摺好放在衣櫃裏，免得弄髒了牠……真的，我可憐的朋友，您教我難過。把您看做傻子，這是快樂，至少。在這一點，您的看法並不比一個五歲小孩子的清楚一些……她可以在某一天把您的錢放在您的袋子裏，以後再從您手里收回。把錢預起來並不必更狡猾的手段。您願意我去討您的債權，藉此看看情形嗎？做起來一定是奇怪的，我給您負責。我不是收得着存款，就要搗爛他們家里的一切，這是我的真心話。』

「不必，不必，您也許沒有認明白立場，一潛了慌的弗洛蘭匆匆地說。「我要看看情形，將來我也許要錢用，不久。」

她不甚相信，聳了聳肩頭，一面低聲說他太軟弱了。她的不斷的偏見，就是這樣向着葛呂格拉台勒把他推過去，用了種種武器，譬如憤怒，嘲笑，淫存。隨後，她貯蓄了另一個計畫。到了她將來和弗洛蘭結了婚之後，倘若美貌的毒莎不把這產物歸出來，當然她就去給她幾個耳巴子。夜間，在床上，她張着眼夢想：自己走到了薰頭店里，坐在店房的中央，趁着做買賣的時間，和她有聲有色地吵鬧一陣。她異常珍視這計畫，終於這計畫之誘惑她竟到了這樣一點：她將來之嫁給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跑去討回葛呂格拉台勒老翁的四萬二千五百佛郎了。

梅許丹老娘，由於對齊諾勃那格爾而下的拒絕行動竟異常生氣了，向各處高聲說自己的女兒是惡人，說那瘦的大個兒給她吃了甚麼迷藥。等到她明白圭亞納的歷史的時候，她竟成了可怕的了，她看待他做囚犯，做凶手，說那是毫不足怪的，他依然如此行為卑劣。在街坊上，把弗洛蘭的歷史播弄得最殘酷的也就是她。而在家里，弗洛蘭一進來，她也只敢於嘴叨，關上那一隻抽銀器的抽斗。有一天，和她的女兒鬧了一場之後，她高聲喊道：

「這是睡不下去的，可不就是這光棍離開我們嗎？你不要把我逼到薰頭罷，因為我可以到麗里舉發他，決不騙你。」

「您可以去舉發他，」諾爾芬第女人抖着身軀這番舉頭重述了一遍。「請您不要這樣造謠罷

……唔！倘若您不是我的媽……

荷萊兒目擊這場吵鬧，用一種撕破嗓子的神經式的笑聲笑起來。自從好些時以來，她是更其  
驕橫的了，更其乖僻的了，眼珠發紅，臉色整個兒發白。

「喂，孩產了！」她問，「你想打她……你也想打我嗎，我呢，是你的妹子？你可曉得，結  
局一定是在那裡。我一定要替家里解圍。我一定到廳里去，免得母親又去跑。」

這時候，這諸爾恭第女人氣得幾乎窒息了，結結巴巴地說了許多惱嘴之詞，於是她又加上了  
這句話：

「你一定不用費事來打我，我呢……我一定去投水，在過橋回來的時候。」

熱的眼淚從她的眼眶里流出來了。她逃到自己的臥房里，使勁兒關上了房門。從此梅許丹老  
娘不再談到舉發弗洛蘭了。僅僅，咕噥叫報告他的母親，說他撞見她和麥薛勒畢格爾在本街的各  
處角兒里談話。

美貌的諸爾恭第女人和美貌的嘉莎的競爭，這時候取得一種更為殘忍的和更為使人不放心的  
特性了。到了午後，舊驛店里那方綠滑粉紅邊兒的淺灰布簾放下來的時候，女魚販子就高聲說那  
個胖姑人心里害怕所以躲起來。在臨街的櫈窗的玻璃後面也有窗檯，倘若拉開來，就教她憤怒；  
這窗檯上面畫的是一幅在樹林里邊的空地中央的午餐圖，其中的男客們身着黑色禮服，女客都是  
袒牛胸的盛裝，他們在枯草上邊共吃一枚和他們一般大小的紅餅。確實說來，美貌的嘉莎何嘗害

怕。所以太陽去了之後，她立刻收了雨傘，安安靜靜地在櫃台上編着絨線活計，一面瞧着菜市場外載着法國梧桐的便道，便道上全是沿着鐵欄桿包著泥土的野小子；樹陰下的長凳上，坐着許多嘴脣發白的孩子；人行道的兩端，兩座廣告牌上滿是戲園的廣告，一方方紅的，綠黃的，藍的，黃的，像是着了一件丑角式的花衣。她裝着一心注意於來來往往的車子，而實際却週遇到到地監視那個諾爾葬第女人。有時候，她故意伸長了頸子，裝着去瞧那輛從巴士底廣場開赴瓦格郎廣場的公共馬車，目光一直送牠到歐司大詩堂的尖兒上。這爲的是看女魚販子；這時候，她爲着報復那幅畫，拿許多大張兒的灰色紙，遮着自己的頭和自己那些貨物，借口於遮蓋夕陽。但是便利却留給美貌葛莎了。她在接近了決定性的攻勢的時候，表示得非常鎮定，至於另一個，雖然費盡勁兒擺出那種出衆的高尚精神，但是始終不免任性地走入甚麼使她後悔的傲慢境界。諾爾葬第女人的野心是在乎顯出「懂規矩」的樣子。最傷心的事就是聽見有人稱贊她的對方的態度良好。施野丹老娘看明這弱點了。因此只由這條路線來攻擊她的女兒。

「我看見了馬丹葛呂立在她的門口，」她偶然這樣說：「傍晚邊。教人吃驚的，就是她真保養得好。並且乾乾淨淨一個真正的上流婦人的樣兒……就仗着那個櫃台呀！你可看見。櫃台，爲你們保持了一個主婦的地位，教你們顯得出衆。」

這裏面有一種轉到麥薛勒學格爾的要求的雙關意義。美貌的諾爾葬第女人並沒有回答她，心裏有一陣兒掛慮。她設想自己已經坐在它舉指那一頭的酒店的櫃台裏邊摹仿美貌的葛莎的態度。

了。還是她對於弗洛蘭而施的柔情里的第一次勸誘。

弗洛蘭呢，就更像而言，成了很難於受辯護的了。整個兒的街坊都向他取了攻勢。彷彿一個人都有直接的利害要淘汰他。在菜市場里，現在，這一些人罵他受了警察的收買；另一些人肯定在勃加爾地帶子裏看見他，他正想在縫築子所藏的鐵絲布上弄些窟窿再去點燃了的大柴。這竟成了一種擴大性的誤解，一種侮辱的急流，雖然誰也不曉得源頭究竟在甚麼地方，可是牠已經擴大了。海瑟爾是到最後才開始叛變的。那些販魚的婦女來因為弗洛蘭為人和善都愛戴他。替他辯護過一些時候；後來，經過了一些從奶油館和水果館走過來的女販子們的工作，她們才被說服了。於是，開始攻擊這個瘦子了，那些大肚子的和高嗓子的奮鬥。他重新又失敗了，在那些繞着他那副瘦骨嶙峋的肩頭四週來接連的張得快要開裂的汗衣和短裙隊里。然而他本人羞愧也沒有看見，直挺挺向着他那種已經確定的意思進行。

現在，隨時隨地，薩蓋姑娘的黑帽子在這裡怒氣的中央出現了。她那副灰白小臉兒像是增加了化身。她痛恨那個在麥薛勒罪格爾的波納雅座里聚會的團體。歸咎那些麥薛們張揚了殘暴的故事。而真像却是伽瓦爾在某天夜間，說起「這匹老的劣馬」，剛才來偵察他們的這一匹，仗着拿破崙派的黨羽所不要的體東西充饑。克萊曼司，當時，哇了一下。魯平如同去洗乾淨自己的樣子似地，趕快吞了一口皮酒。然而這個家禽販子重新把自己的話述了一遍：

「杜伊勒里宮的黨羽哇了些東西在那上面。」

他帶着難看的鬼臉說了這句話。那些從皇上盤子里拾出來的肉在他看來都是無可稱呼的陳東西，一種政治上的排泄物，一種屬於皇室全部穢德的腐化殘餘。於是，在麥薛勒畢格爾店里，大眾都鄙視着薩蓋姑娘了；她成了一堆有生命的獸糞，一頭依賴種種狗並不食的擦臭之物充饑的餓餓畜牲。克萊曼司和伽瓦爾把這故事轉版到菜市場里，厲害得使這個老姑娘在她那些和女販子們的好關係之中感到不少的痛苦。遇着她計較錙銖費盡唇舌而甚麼也不買的時候，旁人就教她去看出賣殘菜的地方了。這情形切斷了她種種情報的來源。在某些一日她竟不曉得菜市場發生過一些甚麼事情。她因此氣得流淚。就是在這種際遇之中，她強硬地向小沙立葉和馬丹勒喀說道：

『你們用不着排擠我，甚麼話，孩子們：我一定向他算賬，向你們的伽瓦爾算賬。』

這兩個呆呆地有點兒驚駭了；但是却都沒有抗議。第二天，薩蓋姑娘反而重新替這個可憐的麥薛伽瓦爾叫屈，說他是那樣誤信人言，說他是毅然決然向着失敗之路飛跑。

在事實上，伽瓦爾深深地自履危境。自從起事的陰謀成熟之後，他無論到那里，總在衣袋里帶着曾經那樣嚇過馬丹來夫司的手槍。這是一枝大得可怕的手槍，他從前帶着神祕的委託在巴黎一家最好的軍器店里買來的。第二天，他如同一個中學生藏著一本被禁的小說在講桌里似地，故意教家禽館里那些婦女們瞧見這東西。最初，他把連手槍的管子在他的衣袋的口兒邊露出來；接着咬一咬自己的眼睛使她們看見牠；隨後他說幾句歇后語，幾句半認半否的話，整套兒屬於一個巧於假裝害怕的漢子的喜劇。這手槍替他增加了一種很大的重要性；確確切切地列入危險人物之

中了。偶爾，在他的店房後院，他也能把這東西從衣袋里整個兒拿出來給兩三個婦女們看看。他要她們排在他的前面，據他說，這樣就可以利用她的身軀遮住他。於是，他裝好手槍就運用起來，向着一隻掛在店裏的鷄或者火雞瞄準。她們這時的驚惶教他樂不可支了。末了，爲着教她們安心，他向她們說那枝手槍原是沒有裝子彈的。不過，他本來也把子彈裝在一隻盒子里帶在身上，每次用無限的小心去打開牠。到了有人仔細掂過了那些子彈的時候，他終於決然收起了他的「軍火倉庫」。末了他在胸前交叉着自己的胳膊，嬉笑顰開地勝叨了好些時。

「有了這東西，一個男子畢竟是個男子，」他用一種傲慢的神情說。「現在，我看不起甚麼牢頭禁子了……星期天，我同着一個朋友，在聖德尼的空坪上試過了牠。你們總明白，誰也不告訴旁人，說自己有這些玩意兒……哈！我可憐的女兒們，我們對一柯柏放了許多槍，每回，『呴』地一下，那柯柏就被射穿了……你們將來一定會看見，你們將來一定會看見，幾天之後，你們一定會聽見有人談起阿那多爾。」

阿那多爾是給自己的手槍題下的名子。他這種勁兒鬧到了八天之後，館里都認識了他的手槍和子彈。此外他和弗洛蘭的弟兄式的友誼，像是令人懷疑的。他是過於富了，過於胖了，教人對他們同樣地懷恨。但是，他失掉了那些聰明人的敬佩心，到達了嚇服胆怯者的目的。從此，他高興了。

「這是不謹慎的，把軍器帶在身上，」薩蓋姑娘說：「這樣的幹法，一定會替他惹出亂子

來。」

在勒單格爾店里，伽瓦爾是占上風的。弗洛蘭自從不在葛呂家里吃飯以來，就在這酒店的那間玻璃雅座里過活。午飯，夜飯，以及每逢靜坐的時候全在那地方。這算是屬於他的一種私房樣的地點了！一間聽憑他堆積舊的衣服和紙張書籍的辦公室了。麥薛勒畢格爾同情這種占有；他甚至於把兩張小桌子搬走了一張，在這窄狹的座兒裏添置了一條軟墊子長凳，使得弗洛蘭偶然可以躺下來。後來，這一個感到一些疑慮了，那老板央求他絕不必客氣，並且把全店交給他去支配。羅革耳對他同樣表示一種摯摯的友誼。自任了他的勇將。他不斷地和他談到「買賣」，使他明白他的進行和一些新入黨的名姓。在職務之中，他擔任了組織部；他應當推動黨員，創立區分部，準備選舉非常之大的魚網的每個網目，好使巴黎見到了信號就落到裏邊。弗洛蘭的地位是大首領，陰謀的中樞。此外，那些背像是也有血汗般的勤勞，不過沒有甚麼達到值得重視的成績；固然，他曾經聲言在每區之中認識兩三組可靠的人，和這個在麥薛勒畢格爾店里集合的團體一樣，而到現在他還沒有供給任何切實的情報，只憑空提出許多姓名，和述及許多在民衆狂熱之中沒有結果的奔走。他報告的最明晰的，是一些私交；某一個，被他用「你」字稱呼的，和他握過了手，同時向他說過了「就會加入」；大石區有一個大個兒，將來可以做個極好極好的區首領，曾經擊住他的胳膊不讓他走開；在波底古區，整個一羣工人和他擁抱。據說不日可以集合十萬人。然而等得到場的時候，他精神委頓了，隨着自己的身體在雅座里的長凳上倒下來，轉變了他的報告，

弗洛蘭做了種種記錄，這就是相信他的報告，留到日後實施。不久，陰謀就留在這一個的衣袋里過活了；這些記錄變成種種現實了，變成不容討論的具體情況了，而計劃就整個地在這上面準備起來；只須等候一個好的機會。羅革耳使着熱烈的勁兒說一切都會像滑車一般順利。

在這時代，弗洛蘭是感到完全美滿的。他不在地上行走了，像是被托起了，被那使自己身任一切自認的罪惡的法官的熱望托起了。他是個具有兒童式的輕信心和英雄式的確信心的人。羅革耳可以向他說起七月紀念碑的神靈會下降人寰來給他們領隊他也不詫異他了。在麥佛勒畢格爾的店裏，夜間，他有了種種樂觀，談起了最近要起的戰役如同是談起一場使正人君子都來參加的盛節。但是，這時候，伽瓦爾固然帶着他的手槍興高采烈起來，而沙爾威却成了更尖刻的，擡起眉頭冷笑的。他對方所採取的陰謀領袖的態度教他不能忍耐了，教他厭惡政治了。以至於某天夜間，他到得早些，單獨和羅革耳以及麥蘇勒畢格爾相對的時候，竟打開了他的話匣子。

「一個男子在政治上面沒有兩種觀念，」他說，「最好是要到教會女學裏去做習字教師……那可真是一種災害，倘若他居然成功，因為那樣他會把他那些神聖的工人壓在我們的腳下了，同着他這種社會性的夢想。你兩位可看得見正是這些使他失敗。現在，甚麼假惺惺掉眼淚的人，甚麼人道主義的詩人，甚麼觸到一點輕傷就感到沒有辦法的人，都用不着了……他將來簡直不能成功。不過是自投羅網罷了。」

羅革耳和這酒店主人並沒有動彈。任憑他繼續前述。

『並且在多久以前，』他接着又說，『他早已那樣了，進了羅納了，倘若他真是危險得和他想教人相信的樣子一般兒真。您兩位聽得吧，像他擺出的種種從圭亞納回國的神氣……那教人可憐。我告訴兩位，自從他回到巴黎的頭幾天，警察就曉得了。其所以聽其自由自在，不過看不起他罷了。』

羅革耳微微地動彈了一下。

『以我個人而論，自從十五年以來，就有人追蹤我，』那海員兩派的少年用一種尖刻的驕傲態度接著說。『然而我並不跑到屋頂上去喊起這句話……僅僅我決不是他那種叫囂。我不想如同一個傻子似地任憑旁人給住我……也許他的身邊就有五六個偵探，他們一定要抓住他的衣領，到了廳裏用得着他的那一天……』

『啊！不對罷，這是甚麼意識！』那個從不說話的麥薛勒畢格爾說。

她的臉色有點兒灰白了，瞧着羅革耳，這一個的駝背慢慢地靠著玻璃格扇動起來。

『這都是揣測之詞，』那駝背喃喃地說。

『揣測之詞，也未嘗不可這樣看，』沙爾威說。『我曉得這些事是怎樣實行的……無論如何，這一次還不是牢頭禁子們來捉我。您各位能够要幹甚麼就幹甚麼，拿各位：不過倘若您各位，信了我的話，尤其麥薛勒畢格爾，不至於把您這所將要有人教您關門的鋪子放到危險的境界裏。』

羅草蘭忍不住微笑了一下，沙爾威用這樣的意思向他們談了好幾次，他應當是蓄謀來用恐嚇手段把他們兩個人從弗洛蘭那方面拉出來，現在他始終覺得他們抱着一種寧靜的和一種堅信的態度，這不免很教他驚訝了。不過到了夜間，他仍舊頗為有規則地同着克萊曼司一塊兒來。這個高大的黃色頭髮婦人已經不是魚市場的職員了，麥薛馬努里辭退了她。

「那些經紀人，全體都是光棍，」羅草耳憤恨地說。

克萊曼司斜斜地靠着玻璃格扇，正用兩隻長瘦的指頭搖着一枝菸捲兒，用她的乾脆的聲音回答道：

「唉！這也算是惡戰寵……我們本來絕沒有相同的政治見解，可不？馬努里這傢伙，踏着二十四點鐘的職員。」

真像原是她開了個很笨的玩笑，某一天，她在各種貨名牌子上，寫了許多最被官里認識的麥薛們的和馬丹們的姓名，擱在那些列入拍賣的無斑比目魚，方板魚春南魚的對面。這些派給位高权重之流的混名，這些由每條價值三十銅蘇的爵爺爵夫人構成的拍賣，深刻地嚇壞了麥薛馬努里。伽瓦爾依然因此笑個不停。

「有甚麼關係，」他拍着克萊曼司的肩膀說，「您是一個男兒漢，您！」

克萊曼司曾經發明過一個配合格洛格酒的新法子。開始，先在杯子里裝滿了熱水，隨後，又

加了鹽，再對着那片浮在水面上檸檬，一滴一滴地斟了些魯姆酒，使得牠不和熱水混在一塊兒；最後，她點燃了牠，神情很嚴肅點隨着牠燒起來一面慢慢地吸菸，臉色被酒醉的高談照成了淺綠色。但是這是一種高價的消費品，到了她失業之後，不能繼續去管。沙爾威用一種倨傲的笑聲，教她注意她現在已經不是富有的。她的生活，倚賴自己在米洛勃尼街教法文補習的收入，每天去得很早，學生是一個悄悄自動追求知識的女青年，所以連她的女用人都不曉得這件事，她只叫了一杯皮酒，這一晚。並且喝起來態度很達觀。

玻璃雅座的歷次夜談，近來不像從前有聲有色了。心懷積忿而臉色灰白的沙爾威，自從大家對他冷落而專心靜聽他的競爭者的言論以後，雖然不發言了。想到他在弗洛蘭回來之前他所居的君臨地位，他以尊者作風所撫治的團體，心里竟長成了不可治療的惡魔。之所以仍舊再來，却由於智慧這個角落，由於忘不了從前在這地方所過的那些因對伽瓦爾和魯平而施暴政的美滿光陰；駝背的羅革耳當時原是他的人，胖驕脾的亞歷山大和灰色臉兒的拉伽伊，也亦復是同樣的。從前，只須一兩句話，他可以折服他們，可以向他們的嗓子裏注入自己的見解，可以在他們肩頭上敲響自己的指揮杖。但是，現在，太痛苦了，終於不說話了，忍着一肚子的氣，用一種輕蔑的態度吹着口哨，不願意當面攻擊那些爛燈主張。而最教他失望的，就是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被人廢黜。他並不專心考究弗洛蘭的不可及之點。時常在聽見他用和藹而略帶愁苦的聲音談了好兩動鐘之後，便說道：

「這到底是一個紳士，這單身漢子。他所缺少的只是一頂小圓帽。」

而其餘的那些人却都是喝了他的議論。沙爾威在各處的衣領上碰見了弗洛蘭的衣裳，假裝不曉得應當在那裡來掛自己的帽子，實則是害怕弄翻了牠。他推開了那些散在四處的紙頭，說是旁人不覺得是在自己家裏，自從「這位麥薛」在雅座里無所不為。他竟至於向酒店的老板訴苦，問他這羅座是否屬於一個顧客或者屬於這團體。本來牠的會員們的侵入原是受了優待。而牠上的人都是粗魯的。所以沙爾威到了看見羅革耳和麥薛勒畢格爾都用全副精神專注於弗洛蘭的時候，他真要視人類了。伽瓦爾帶着那枝手槍激怒了牠。牠平始終蹲在那隻皮酒後面默不發言，在他看來是這班人之中最為強有力的：這一個就各人的價值來審查各人，却不用言詞發表代價。至於拉伽伊和亞歷山大，他們在他的意識里教他承認民衆原是糊塗東西，因而非有一種革命性的狄克推多制以十年期間去訓練自立的功夫不可。

然而這時期，羅革耳肯定各區的組織不久都可以完成了。於是弗洛蘭開始分配任務。某一天夜間，在經過最後一次由他掌摑了極密的討論之後，沙爾威站起身來，拿起帽子一面說道：

『好，大家晚安，並且請大家想空腦袋罷；倘若這件事情大家都認為有意思……我本人呢，從此不過問了，請聽明白。我從來沒有為消遣的野心而工作過。』

「克萊曼司已經披上了圍巾，冷冰冰地接着說道：

『計劃是無用的。』

後來，魯平正用一種很溫和的眼光瞧着他們向外走，沙爾威問他是否願意和他們同行。這時該魯平杯子里的皮酒還有三個指頭那麼高，他只欣然和他們握了一握手。從此沙爾威不再來了。某一天，拉伽伊向國體中報告，說沙爾威和克萊曼司現在在蛇形街的一家皮酒館裏往來，他從一塊玻璃外面看見他們在一羣很年輕的人當中指手畫腳地談論。

弗洛蘭從來沒有能够收編克羅德。他念念不忘於找一點光陰把自己的政治意識傳給他，把他造成一個能在革命工作之中輔佐他的門人。爲着啓迪他，他在某一天夜間引他到了麥薛勒學格蘭的酒店里。但是克羅德在那里的光陰，都消磨於一幅爲魯平而畫的速寫：戴着帽子，披着栗色外套，一部長鬚倚着手杖的球形頭兒上。後來，他同着弗洛蘭出來的時候向他說道：

『不成，您可看見，您在裏面說的那些話，教我感不起興趣。這也許是很有力量的，但是我抓不住……嘩！您真有一位妙極了的麥薛，那個神祕的魯平。他深沈得像是一口井，那漢子……我以後一定再來，不過爲的不是政治。將來一定要替羅耳和伽瓦爾每人各畫一幅速寫，再和魯平的擋在一幅妙品的畫片里邊兒，當初您各位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就想到這一層……您現在說這事兒怎樣？那問題是關於兩院制的罷，對嗎？嘩！您可會想像伽瓦爾、羅耳和魯平這三個人躲在皮酒杯子後面談政治的情形嗎？這可以算是沙龍里的一件好成績，老朋友，一件打倒一切的好成績，一件真的現代審，那一幅。』

弗洛蘭傷心於他這種政治上的懷疑主義了。他邀他到了自己的樓上，在那窄狹的舞台上，對

着菜市場的慢慢轉青的天色，抓住他談到了午前兩點鐘。他問導他，對他說他不是一個男兒漢，倘若能對於國家幸福表示得如此漠不關心。這醫師抓着腦袋回答道：

「您也許有理由。我是個自私自利者。我甚至於不能說我之畫素爲的是國家，因爲，第一層，我的畫稿子教大家害怕，而第二層，就是我在畫畫的時候，完全在個人的娛樂上着想。那正和自己對自己格支一樣，我在畫畫的時候：自己滿身都使得我笑起來……您要怎樣，生性是這樣的，然而又不能去投河……此外，法國用不着我，正同莎莎表姑說的一樣……您允許我做坦白的人嗎？既然如此！那末我之和您要好，正因爲我覺得您幹政治的態度絕對和我之幹油畫的相同。您格支您自己，老朋友。」

後來因爲那一個的反駁，他又說道：

「不談罷！您是一個屬於您的款式的藝術家。您醉心政治；我敢於審時，說您偶爾坐在這看天上的星來消磨夜間的時刻，一面却把這些星宿當做無窮空閒里的投票報告單……總而言之，您用您種種公理上的和真理上的意識來格支您自己。這事情的真實性，竟至於使您種種意識，正和我種種畫稿子一樣，教那些有產階級害怕非常……並且，在我們之間，倘若您是善乎，您可相信我會以結交您爲快……唉！大詩人，您是！」

以後，他說的是關着頑兒的話了，他說政治並不教他受窘，終於可以在皮酒店里和養蜜果教師習慣起來。說到這層，他又譏諷浮華列特一家加非館了，那家開在小沙立黎住的那棟房子樓下

的加非店了。這間大名鼎鼎的攤子，滿掛着黑了開裂的絨墊子的長凳，和被燒酒加非的湯汁染出黃斑的大理石桌子，素來是菜市場里的美妙青年集會的地方。麥薛舒爾在那裡領着一班變道夫，小店的學徒，和身着白軍衫頭戴便帽的麥薛。他那點兒初生的闊腿鬚子，如同鬚脚似地垂着腮部捲成兩撮絨樣的毫毛。每逢星期六，他為着教自己的鬚子顯出光而且白，一定到兩金錢街一家包月的理髮店裏把髮根修得圓圓兒的。這樣，到了他打起台球的時候，帶着種種費過研究的驕逸姿態，把款式翻給這些麥薛們看。他展開「書子」，圓圓地變着胳膊和腿子，在一種顯出腰桿兒全部價值的弓樣的反張姿勢之下，仰着在台基躺下半個身軀。打完了球，大眾談話。這班人全是很反動的，很上流的。麥薛爾讀種種可要的報紙。認識各處小劇場的人物，和當時的有名人物爾汝相稱，明白頭一天演過的劇本的成功和敗績。但是對於政治有一個弱點。他的理想人物是摩爾尼公爺，他簡短乾脆地直呼他的姓氏。他讀到立法院的開會紀錄，看見木爾尼一點點兒首肯也泰然笑起來。輕視那些共和乞丐者就是木爾尼，並且他從這一點出發去指出只有這班下流分子唾屬臺上，因為臺上指望一切明白規矩的人都是快樂的。

『我有時候也到他們的加非館去，』克羅德對弗洛蘭說。『他們也是一班怪人，咬着他們的菸斗，在談到宮里的跳舞會的時候，竟像是他們也一樣受了邀請的……在另一天夜間，和小沙立葉一塊兒的那個矮個兒，您可曉得他眞看不起爾瓦蘭。他喊他做「矮夫」……後來小沙立葉走下樓來找他的時候，她非憲妙不可；她竟花了六個佛郎，因為他在台球上輸了幾杯酒……一個漂亮

女子，譬如那個小沙立葉。」

「您過一種有趣味的生活，」弗洛蘭在嘆息之中說。「佛汀，小沙立葉，以及其他，對嗎？」這畫師聳了聳肩膀。

「哈！您弄錯了，」他回答道。「我並不需要女人，這太麻煩我了。我竟不曉得那究竟有何用處，一個女人；我始終不敢嘗試……晚安，請您好好兒睡。倘若您入了內閣，某一天，我一定向您發表意見來使巴黎受到種種美化。」

弗洛蘭不想使他變成一個心悅誠服的信徒了。這件事傷了他的心；因為，儘管他的熱衷性的的盲目行為，他終於感到了自身四週那種日見增加的仇視。甚至於在梅許丹家里，他也發現了一種較為冷漠的款待；那老婦人喚着種種暗笑，唔唔叫不再表示服從，美貌的諾爾泰第女人帶着種種匆促的焦躁態度瞧着他，在她移動自己的椅子去接近他的而不能把他從冷落空氣拉出來的時候。有一次，她並且曾經向他說過他像是因為她而有點兒厭煩；他只報以一種不知所措的微笑，這時候她已經將粗魯地坐到桌子的另一邊了。他也失掉了沃亘斯德的交誼。這學徒在獨自上樓去睡的時候，不進他的臥房了。從前他敢於踏着這漢子開上門談到半夜，現在他被種種關於這漢子的謠傳嚇壞了。而且沃亘斯汀教他發誓不再去冒犯一種如此的危險了。但是葛莎結果弄得他們生了氣，她央求他們在表兄沒有退還樓上那間屋子之前，暫行把他們的結婚日期展緩；理由是她不肯把二樓那間小屋子讓店裏新招的女學徒住。從此，沃亘斯德希望有人「來網這個囚徒」了。他早

已尋着了被他夢想的薰臘店，地點不在白來桑斯，在略遠一點兒的紅山；肥臘臘肉變為有利潤的了，沃巨斯汀說她已經預備停當，一面用她那種胖女孩子的幼稚的笑容笑起來。他因此每天夜間在那種驚醒他的細微聲響之中，以為是警察給了弗洛蘭，不禁感到了一陣空歡喜。

在葛呂格拉台軋店里，絕沒有人談起這些事情。薰臘店店員們的一種潛伏協商早已在葛呂的四週造成了沈默。這一個因為他哥哥和他妻子之間的誤會有了點兒憂愁，只好以薰臘臘腸和醃製臘肉來消遣。有時候他走到店門口去瞧着白裏透紅的皮膚，他正在他綁着肚子的白圍裙裏笑，而他沒有疑到這種画面在菜市場內部引起了兩層譏舌議論了。有人為他叫屈，覺得他比較瘦了些，雖然他是龐大的；另一些人則不然，指摘他有了那樣一個阿寶實在可羞，而竟沒有退變。他呢，活像被人欺騙的有婦之夫必到最後才明白自己的金子一樣，踩在一種全然聾眼的境界里邊，顯出一種被人憐憫的快樂，遇着他在人行道抓住一個女鄰居，去探聽意大利乾酪的或者凍豬頭的消息的時候。那位鄰居露出一副懊惱的臉兒，如同薰臘店里的豬肉都因為「耗」了而變成黃的一樣，因此像是慰唁他。

「娘們全體究竟有些甚麼事，全體都用一副送葬的臉兒瞧着我？」某一天他問着嘉莎。「你是不是覺得我的臉色不好看？」

她瞪住了他，說他的鮮潤像是一朵玫瑰；因為他非常害怕生病，偶爾有點兒不舒服的時候，就蹲起來，就把家裏的一切置之度外。不過，真象却是葛呂格拉台那家大薰臘店變成黯淡無光

的：玻璃變暗了，大理石起了霜樣的白粉了，櫃台上種種熟肉都躺在發黃的豬油里而和渾濁的膏凍里面了。某一天，克羅德甚至於跑到店里，向葛莎來說她的陳列櫈窗像是「煩悶」。這原是眞的。在櫈窗的鋪着藍紙背兒的底層上，那些斯特拉司堡的蠟舌子，顯出病人舌苔般的不順眼的白東西，而那些薰肘子的黃黃兒圓臉，毫無精采，並且起了許多愁人的綠斑。並且，在店房里，那些善於打算的人，只買點兒血腰腸，十個銅蘇的豬肉，牛磅豬油，如同在一個垂危的人的臥房里似地，絕不降低他們的悲慘聲音。始終有兩三個哭喪臉兒的女人立在那個闔了的薰籠跟前。而葛莎却用誠懇的鄭重態度來對付薰腰店的淒慘景象。她用一種更為合規矩的方式把潔白的圍裙罩在黑裙袍的外邊。她那被緊口大袖子擁着腰節的手，她那個因為一種恰到好處的憂愁而更見美化了的臉蛋兒，正都簡捷地向着街坊，向着那些從早到晚不斷排隊的好奇者，說明了她一家人是那一種並非應得的不幸，而她自己很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和一定曉得從中取勝。並且有時候，她倚着腦袋，展開愉快日子所有的眼光去注視那兩條紅魚，牠們也像是不安，一同在櫈窗中的水池里邊無力地游泳。

美貌的葛莎只以一種安慰自許了。她毫不疑懼地在馬爾若林的絨子樣的下頰底下拍了幾下子。他是新近從醫院里出來的，腦袋醫好了，和從前一般兒肥胖，一般兒快活，但是愚笨，更其愚笨，簡直是傻子了。從前腦袋上那條傷口應當傷着他的腦子了。這本是一個粗獷俠。他在一個鴉椿的櫈壳之中裝着一種屬於五六歲兒童的稚氣。他傻笑，說起話來是個「大舌頭」，不能清清

楚楚吐出字眼，而服從性却像是一隻綿羊。伽汀重新整個兒摟住他了，開始她有些兒驚訝，隨後，因為這個由她支配的美妙動物而很感幸運了；她把他繩在那些盛家禽羽毛的籃子里，引他跳躍，隨意使用他，常做狗兒看，當做玩偶看，當做愛神看。他是屬於她的了，活像一件美味，一隻在菜市場里的肥腴角落，一塊可以由她用美妙手腕去享用的金黃頭髮的肉。但是，儘管這女孩子整個兒管領了他，並且把他像一個被征服的臣人似地拖在鞋跟兒後面，然而却不能阻止他不到馬丹葛呂家裏來。從前，嘉莎用神經質的拳頭打翻了他，而他似乎竟沒有覺得。所以遇着伽汀把那隻撲花的扇形盤子掛在項頸上邊帶着那些繁縝闊到新橋街或者杜皮葛街去漫步的時候，他就在熟食店前徘徊了。

『你快進來罷！』嘉莎對他喊着。

她給了他一些兒醃泡小黃瓜，在那些最常見的當兒里。他想要選東西，立在櫃台跟前露出坦白的笑容吃著。美貌的女掌櫃的影子教他快樂極了，教他因為快樂而拍手了。隨後，他跳躍了，迸出許多小小的叫聲了，活像是一個頑童面對着一件美味的食物。嘉莎在最初的一些日子里，曾經害怕他記起從前的事來。

『你的腰袋始終還教你疼嗎？』她向他問。

他用全身的一種搖搖幌幌的動作來回答不疼，用一種更為活潑喜悅的態度笑起來。於是她纔

說道：

『那末，你當時曾跌了一交？』

『是的，跌了一交，跌了一交，跌了一交』，他用一種完全痛苦的口氣開始唱起來，一面敲着自己的腦袋。

接着，嚴肅地，在感慨繫之的神態中，瞧着她，一面用一種較為莊重的音調重複地說着『美貌，美貌，美貌』。這很感動葛莎了。她早已強求伽瓦爾收留他。正是在他對她唱出謙退的溫柔音調的時候，她撫弄他的下頰，一面向他說他是個好孩子。她那隻因為一種小心的愉快而溫暖的手兒在那地方忘機了；這溫存重新變成了一種不受禁止的樂事，一種被這個大個兒在孩童境界里接受的友誼記憶。他略略張起了項頸，閉上了表示享受的眼睛，儼然是一隻被人撫弄的動物。這個美貌的薑臘店女掌櫃，爲着她和他而舉用的正當樂事向自己的雙眼作自解之詞，曾經告訴自己說這原是補償她從前在家禽館里打他發覺的那當頭一擊。

然而，薑臘店仍舊是淒慘的。弗洛蘭有時候送來提一下，在葛莎的冰涼的缄默狀態之下和他的兄弟握手。並且遇着星期日他偶爾也來吃一頓早飯，不過是次數愈弄愈希疏。葛呂在這種早飯的當兒里費着種種的大事鼓動樂趣，却無法教這種飲食熱鬧起來。他吃得不如意，終於發愁了。有一天夜間，從這樣冷落的家庭聚會之一抽身出來之後，他幾乎哭着向他的老婆說道：

『我究竟真地有點兒甚麼！很確實地，我並沒有生病，你不覺得我變了樣子？……這正像我在那一個地方墮着一個重的東西。這情形是教人發愁的，我真莫名其妙，說句實在話……你不知

道嗎，你？」

「一點兒小小的不舒服罷，大概，」瑪莎回答。

「不對，不對，這已經鬧了很久了，太久了，這教我透不過氣來……然而，買賣却不壞，我沒有大不了的傷心事情，我始終照常不快不慢地過着……你呢，你一樣，好人，你也不如意，像是被愁苦纏住了……倘若這樣再繼續下去，我一定要請醫生來。」

美貌的藥舖店女掌櫃莊重地向他注目了。

「用不着請醫生，」她說，「這就要過去的……你看見嗎，現在正有一陣不好的風吹着。大家都生病，在街坊上。」

隨後，如同忍不住一陣母性溫存的催促似地：

「你不用着急，胖子……我不願意你生病。這大概是頂點了。」

通常，她打發他到廚房里去，深知其中剝肉機的聲響，豬油的歌唱，鍋子的沸騰喧鬧，都教他感到快樂。並且，這樣她避免了薩蓋姑娘的親伺，現在，這老姑娘整個兒半前的光陰都在藥舖店消磨。她的目的原在嚇服瑪莎，把她逼到一個極端的堅決境界。開始，她裝作神秘的樣子。  
「唉！世上的壞人真多！」她說，「這些人最好是管點兒自己的事……倘若您曉得，我的馬丹葛呂……不成，我永遠不敢把那些話述給您聽。」

因為這店里的女掌櫃肯定地向她說這些事究不光她，說她自己不害怕多嘴的人，於是薩蓋姑

娘就伸長了項頸，越過櫃台上的那些肉食，在她耳邊低聲說道：

「可曉得！有人說麥薛弗洛爾不是您的表弟兄……」

於是，一點兒一點兒地，她說出自己知曉了一切。這不過是一種使莎倍育靈命的方法。麥薛本也因為戰術關係想在手下弄一個對她供給本區種種情報的人，所以就招認了真象，這時候，那個老姑娘發誓說自己一定可以誠實得像是一條魚，說自己即令項頸已經停在斷頭台的砧木上面也會否認這件事情。於是，她因為這本悲喜交集劇而深刻地感到快樂了。她每天鑽大窟窿使人不放心的新消息了。

「您應當採取預防手段罷，」她喃喃地說，「我曾經又聽見有兩個婦人在獸腸館里談到了您曉得的那件事。我不能對人來說他們對那件事造了謠言，您可明白。否則我會像個怪人了。這句話四面傳播，四面傳播。旁人決不會止住牠了。然而却應當結束才好。」

幾天之後，她終於採取真正的衝鋒行動了，她張皇失措地走來了，顯出種種焦躁樣子，等到薰臘店里沒有人的時候，才用呼噏般的聲音說道：

「您可曉得他們說的事兒……那些在麥薛勒畢格爾店里開會的人，現在！他們都有了槍，正等著像「四十八年」一樣來動手。瞧着麥薛佛瓦爾這樣一個可敬的人，他，又有錢，又舒服，而竟和這些乞丐混在一塊兒，是不是不幸！……我早想通知您，因為您的大伯子。」

「這是一些謠話，這不是嚴重的，」麥薛存心刺殺她故意這樣說。

「不是嚴重的，謝謝！夜間，若是從它螺衝經過的時候，就聽得見他們喊出種種怕人的事情。他們真膽大，不用說！您總很記得他們從前極力引您的掌櫃胡幹罷……並且那些被我從窗口邊望見他們製造的裝備的火藥燒兒，是不是嚴重的？……總而言之，我現在告訴您這點兒東西，原是爲您的好處」。

「很對，我謝謝您。不過，有人捏造了多少話」。

「嘅！沒有，這不是捏造，不幸得很……街坊上誰都談論這件事。有人說是偷着營業裏現了他們，將來受連累的一定不少。譬如，麥薛伽瓦爾……」

但是這女掌櫃聾着雙耳，如同是說麥薛伽瓦爾原是一個老糊塗和那樣一來就是辦得很不錯。

「我現在談到麥薛伽瓦爾，正和要談到其餘那些人一樣，譬如您的大伯子」。那老傢伙狡猾地回答。「他是頭兒，您的大伯子，照情形看來……爲您，這是很可怕的。我很替您叫屈；因爲到末了，倘若警察進這裏來搜查，很可能也帶着麥薛萬呂同走。兩兄弟，正如同一隻手上的兩個指頭」！

美貌的蕩莎叫了一聲表示抗辯。但是她臉色完全發白了。因爲蕩莎姑娘剛才正惡狠狠地觸着了她的放心不下之處。從這一天起，她只對她述起許多無聊者被人投入監獄的歷史，而原由不過是收容了那些元惡大盜。夜間，走到那家酒店裏去買她那點兒甜酒的時候，她就編織了她那份到明天早上要用的卷宗。路斯固然是不肯饒舌的。然而這個老傢伙却依賴她的耳朵和眼睛。她早已

注意了麥肯勃學格爾對於弗洛蘭而施的體貼，他並著使他在店裏勾留而盡的細心，他種種被這單身人在店里的耗費那樣報酬得菲薄的優待。愈使她瞭然於這兩個漢子在美貌的諾爾芬第女人跟前所處的對立地位，這件事愈教她驚奇。

「旁人竟可以說是，」她向自己說，「他用餵鳥兒的方法養着他……那末他究竟把她賣給誰呢？」

從前某一天夜間，她正在那酒店裏，看見了羅革耳向雅座裏的長凳上躺下來，口裏却說起自己到了附郭各市肆裏如何奔走，說起自己真疲乏得要命。她連忙望着他那雙皮鞋。羅革耳的腳上沒有一絲兒塵土。於是她暗地笑了一下，接着咬緊了嘴唇，帶着自己的甜酒走了。

以後，她就在自己的窗口邊來編纂她的卷宗了。那窗口，很高，控制鄰近各處的房屋，替她招致許多無窮盡的享受。每日白天里，她蹲在那地方，如同在一扇瞭望所裏去偵察整個的街坊。最初，在左，在右，那些屋子連其中種種極細微的器具，對她都是那樣熟識的；她可以毫不遺漏一點兒詳情來述屋子裏房客們的種種習慣，他們家庭生活是好的或者壞的，他們如何梳洗，他們午餐吃些甚麼；甚至於那些來看他們的人客她都認識。此外，在整個兒菜市場上面，她有一幅遠景，使得街坊上的婦女們沒有一個能够逃過她的視線而穿過朗布多特；她毫不錯誤地說出這女人從那地方來，到那地方去，以及她籃子裏裝的甚麼，她的歷史，她的丈夫，她的裝飾，她的兒女，她的產業。這個，是馬丹洛雷，她教她的兒子受到一種好的教育；那個，是馬丹許

且，一個被丈夫冷落的可憐小婦人，另一個，是薛西爾姑娘，本街屠戶的女兒，一個因為脾氣冷僻難於結婚的女孩子。並且她可以繼續說好多天，擺出種種沒有內容的閑談，異常醉心於一些沒有興趣的瑣瑣屑屑的消息。但是，一到夜間八點鐘，她的眼光就只注意於那個磨紗玻璃的窗子了，因為那玻璃上面映出了雅座裏那些顧客們的黑影子。自從她在這片乳白色的閒隔物上面找不出沙爾威和克萊莫司兩個人的乾瘦剪影以後，就證明了他們和雅座的分離。沒有一件變化在雅座裏發生而不是終於被她猜着的，某些在毫無聲息之中顯出來的躊躇的和瞞變的駄然啓示，都是她的精度資料。她變成很敏銳的了，因為那些長長兒的鼻梁，那些撤開的手指兒，那些張脣的嘴，那些表示傲慢的肩頸她有了附會的依傍了，這樣一步一步兒追蹤陰謀了，終於因此她竟能夠每天說種種事情成熟到了甚麼地步。某一天夜間，不智慧的結局在她眼裏洩漏了。她望見伽瓦爾的手槍的影子，一枝又粗又大的手槍剪影，在玻璃的淺顏色上面映出一條伸長了的烏黑的槍管子。這枝手槍，視來視去，成了好多枝。這就是她對馬丹葛呂談起的那些軍器了。後來，另一天夜間，她沒有法兒明白了，在瞧見許多無從測量的布條子被人拉長的時候，就揣測他們製造裝槍的火藥捲兒了。第二天，她在十一點鐘光景走下樓來，借口向絡斯去借一枝燭燭就到了酒店裏；後來，她用窄眼角，居然看見了雅座裏的桌子上頭有一堆教她覺得很可厭的紅布。於是她一天的卷宗，就有了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嚴重意味。

「我不願意教您吃驚，馬丹葛呂，」她說：「不過這成了太可厭的了……我害怕，我的真心

話！無論對誰，請您不要說起我預備告訴您的事情。否則，倘若他們曉得，他們難免要斬斷我的  
脖子。」

在嘉莎對她發誓說自己決不教她吃虧之後，她才對她談起那些紅布了。

「我不曉得這可以是一件甚麼事。那兒有那麼一大堆。旁人毫可以說是一些兒在血里染過的破  
布……羅革耳，您可曉得，那個駝背，把那東西披在自己的肩頭上。他儼然像一個禦手了……  
說句靠得住的話，這還是一件甚麼秘密的小頑童兒罷。」

嘉莎沒有回答，像是在思索之中，低着眼瞼，拿着一把叉子的把子更著，整理那些捆在盤子  
裏鹹肉件兒。薩蓋姑娘從容地接着說道：

「我呢，倘若是您，我就不會安安穩穩睡着了，我會想去曉得……為什麼您不到樓上去瞧  
瞧您大伯子的臥房呢？」

這一來，嘉莎輕輕地掣了一下。她放下那把叉子，用一種不放心的眼光瞧着這個老傢伙，  
因為她已經看破了她的意思。但是這一個却模樣又說道：

「這是做得的，無論如何……您的大伯子可以把牠拖累得太遠，倘若您隨他去幹……昨天，  
有人談到了您，在馬丹達爾羅家裏。那裏，您有一個很忠心的朋友。她說您從前太仁厚了，又說  
倘若她在您的地位，也許早就把這一切都照着秩序鋪排好了。」

「馬丹達爾羅說過這些話，」在冥想中的女掌櫃這樣說。

「真的，並且馬丹達衛羅是個可以請教的人……請您先探聽明白那些紅布究竟是甚麼罷。以後您再告訴我，成嗎？」

但是嘉莎不聽她的議論了。她的眼睛穿過欄窗裏那些成串的小臘腸泛泛地望着那油煎田螺之類。她像是在那陳在她臉上摺出兩條細微皺紋的内心鬥爭之中迷路了。然而，這個老姑娘已經在櫃台上的那些盤子上邊去嗅了。她如同對自己談話似地喃喃地說道：

「看呀，有些切開了的臘腸……這是會吹乾的，凡是在事前先切開的臘腸……這點兒血香腸是破了的。牠被叉子叉過一下，很顯然。須得拿開牠，牠弄髒了盤子。」

嘉莎依舊是心不在焉的，她給了她這段血香腸和那些臘腸片兒一面向她說道：

「這是送您的，倘若還可以教您歡喜。」

一切在袋子裏失蹤了。蘇蓋姑娘原是和這些禮物那樣相習的，所以她竟沒有表示謝意。每天早上，她搜括了蒸臘店裏的一切在刀下撞下來的肉屑兒。接着她就走開，心裏正指望到小炒立葉和馬丹勒喀店裏去談論麥薛迦瓦爾的時候，我得着一些兒做飯後甜食的材料。

那女掌櫃獨自一人在店裏了，她如同爲着取得一種最好的決定似地，在櫃台邊的長凳上教自己舒展地坐下來。自從七八天以來，她是很憂愁的了，因爲某天夜間，弗洛蘭向葛呂要五百佛郎，自然這是以一個有活期存款者的資格。葛呂要他去找他的妻子了。這婦人沒有說一句話，沒有探問這事目的

用途，走到了自己的臥房裏，交了五百佛郎給他。只告訴他說自己已經把這數目寫在遺產的賬目上。三天之後，他又取了一千佛郎。

「真不必做公正無私的人了，」當天夜間嘉莎在睡覺的時候向葛呂說。「你看將我從前把這數目保留下來並沒有辦錯……等一會兒罷，我還沒有記下今天這一千佛郎。」

她坐到書桌跟前了重新看賬帳目。隨後，她接著說道：

「我從前留下的空白頁辦得不錯。將來我再在賬薄的頭兒上記出屢次的零付數目罷……他就這樣由零星支取把全部亂花完了……多久我就等候這件事情。」

葛呂一個字也沒有說，很不高興就睡熟了。她妻子每次打開書桌的時候，桌前的木板總發出一道教他傷心的幽怨叫聲。他甚至於決定向他的哥哥去進忠告之言，去阻止他因為梅許丹的女兒而傾家蕩產；但是他終於不敢開口。弗洛蘭，在兩天之中，又要了一千五百佛郎。羅革耳某天夜間曾經說過倘若我有了錢，事情都可以進行得更快。第二天，他看見自己這點兒毫無蹤影的空說竟變成一個紙捲兒捲好的金幣落在自己的手裏，真是樂不可支了，他變好了這個紙捲兒，忍住了笑，那驕的背峯因為快活竟聳起來。於是，繼續而來的需要層見疊出了：某區要求租一間辦公室；另外某區應當貼捕許多不幸的愛國志士；而此外還要採辦軍器和子彈以及雇人工資和營繕等等費用。弗洛蘭幾乎可以全部給他。他想到了諾爾莽弟女人提超過的遺產了。他向嘉莎的書桌前面去汲取了，不過由於他從她那副拉長了的面孔所感到的不自安，他始終保持謹慎態度。從他

的立場看來，他從來沒有因為一個更其神聖的原因而花費過他的款子。羅革耳與高采烈。繫着驚人的玫瑰色的領結。穿着刷亮的漆皮鞋，這種情形教拉伽伊感到了不快。

「在七天之中，這一共是三千佛郎了，」葛莎向葛居說。「你對了這件事怎麼說？這是可觀的，可不？……倘若他這樣幹下去，那末他那五萬佛郎至多四個月一定是要花光的……然而格拉台老爹，從前却費了四十年才積起他這筆數目！」

「活該你倒運！」葛居高聲說。「你從前本來不必談起甚麼遺產。」

但是她嚴厲地瞧着他，一面說道：

「這是他的東西，他有權會拿着走……並不是把這筆錢給他就和我意見相反；而是因為曉得他拿了這筆錢一定去胡花……多久我就對你說道：這件事真應當收束。」

「你要怎樣做就怎樣做罷。並不是我想來阻撓，」這個被慳吝之心所痛苦的黑謹店掌櫃終於這樣宣誓了。

他固然愛他的哥哥，但是想起那筆可以在四個月中吃完的五萬佛郎，自己真受不住了。葛莎呢，根據了薩養姑娘的種種觸舌，猜着了他這幾千佛郎的用途。這個老傢伙既然敢於在遺產上面有過影射之詞，她竟利用機會教格拉台曉得弗洛蘭已經取了自己那一份，並且已經照着他自己以為好的樣子用着。到了第二天，紅布的故事教她決定了主意。她蹣跚了好一會兒，依舊擦扎了好一會兒，向自己的週遭燭記店的悽慘景象；那些大塊的豬肉在一種可厭的空氣之中掛着，小羊呢，坐

在一隻猪油罐子旁邊，滿身凌亂不整的毛，一雙暗淡無光的眼，表示是一隻已經不在太平平的情形之下消化食物的貓。於是她叫了沃亘斯汀來照顧櫃台，自己登樓到弗洛麗的臥房里去。

在樓上，走進他的臥房她立刻受了一種驚訝。那張床的兒童意味的溫和色象，已經完全被一包拖到地下紅布條子所點染，在爐台上，在許多金紙盒子和許多舊的生髮油盒子之間，有許多紅袖章同着許多像是大得可怕的血點似的紅帶子都混亂地攤着。此外，在所有的釘子上，和那層鋪盤花紙的模樣暗暗之色相映的全是種種掛着的布塊兒，方方兒的旗子，有黃的，有藍的，有綠的，也有黑的，在這些分別之中，女掌櫃認出了整個二十區的記號。這屋子的幼稚意味，完全像是被這種革命裝飾變昏了。那套被女學徒從前留在那里的天真而粗率的笨頑意見，那些窗檻和家具的白空氣，現在染上了一種火光熊熊般的反射了。至於沃亘斯汀和沃瓦斯德共樓的照片，完全像是因為恐慌而成灰白的了。葛莎圍圓地走了一週，細看了那些信號旗，袖章，胸帶，不過甚麼都沒有撫摸，如同她害怕這些禪惡的布片兒會灼傷她似的。她想到自己並沒有弄錯，那些錢都跑到這些東西上頭。這一層，在她看來，是件很可惡的事，是件使她全身起反感而不大令人肯相信的事。他的錢，那要在從前用那樣安分守己的方法賺來的錢，竟作了組織造謀和供應作亂的費用！她停住了脚步立着，看見露台上那盆石榴的盛開的花，像是另外許多血樣的噴章，聽見籠子里那隻金絲鳥的歌唱，簡直是排槍從遠處傳來的迴聲，這時候，她意識到叛亂應當在明天，或者在當晚，就要爆發了。僧徒旗飄動了，狗羣展開了，一陣旋起的鼓聲在她耳朵裏爆發了。她卷

於沒有費一點時候去看留在臥房里桌上那些紙張而立即迅速地下樓了。她走到二樓就停下來，着手給自身打扮。

在這嚴重的光陰里，美貌的荔莎用一種寧靜的手法就好了自己的頭髮。她是很堅決的了，毫沒有一種猶豫，而眼光里露出一種極大的嚴肅。她用自己那雙胖手盡力剝開了衣裳，扣好了那件黑綢裙襪，一面默認着威斯當長老的議論。她詢問自己了，她的自覺心告訴她說她快要完成一件義務。等到她在肩頭上披好了那條寬而且大的圍巾的時候，自以為正在實踐一個高度的安分守己的行為。她套了深紫色的手套，在帽子上繫了一副厚的面網。在沒有離開臥房之前，用一種充滿希望的神情結結實實鎖好了書桌，如同向着書桌說牠終於快要能報安穩穩睡起來。

葛呂正掀起那件包着大肚子的白罩衫立在蒸氣店的門限邊。看見她在午前十點鐘這樣盛裝出去不免吃驚了。

「怎麼，你到哪兒去？」他問她。

她編造了一件事由，說要和馬丹連葛羅到外面走一走。並且又加上了一句，說自己還要到歡樂戲院去定位子。葛呂趕上前去，叮囑她務須去選正面的坐位，使得可以好好兒看。隨後，他回店了，她呢，沿着聖歐司大詩意對着停馬車的地方走過去，跳進了一輛轎車里，放下了車里的衝桿，教車夫送她到歡樂戲院。她害怕有人盯她。等到買好了戲票，又教車子送她到法院大樓。她在那兒的柵欄邊開了錢打發車子走。末了，從容穿過了許多廳子許多過道，她

走到了警察廳了。

她在許多警士和許多身着禮服的麥莎們的混雜環境中間竟摸不着門路了，於是拿了十個銅鑄給一個人，他引了她直到廳長辦公室。但是要進辦公室去見廳長，須得填一份謁見請求書。以後，有人引她走進了一間很像華貴旅館的窄小的屋子，其中坐着一個肥大的禿頂大人物，他全身都是黑的，用一種厭倦的冷漠態度接待她。她能夠發誓了。於是，她揭開了自己的面網，報過了姓名，就一口氣毅然決然述完一切。那個禿頂大人物懶洋洋地靜聽，沒有企盼她。等到她說完，他才簡單地問道：

「您是這個人的弟姊，對嗎？」

「是的，」麥莎斬切地回答。「我們原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我不願意我的丈夫受連累。」

他聳了聳肩膀，如同說這件事整個兒是很討厭似的。隨後用一種不耐煩的態度說道：

「您看一年多以來，有人就把這件事攬去了我。舉發的報告，一件跟着一件送到我這兒來，有人始終催促我。您可以懂得我之所以沒有動作，無非是認為宜乎等侯一下。我們原有我們的理由……請您拿着罷，卷宗在這里。我可以指給您看。」

他在她跟前擱下了一大堆包在藍色卷夾子里的紙片。她翻閱這些文件了。這像是一些從她剛敘述過那本歷史書里抽下來的篇章。哈弗爾，魯昂和韋爾農各市場的警察局長，都報告弗洛蘭已經回來。以後又來過一件報告，證實他在莫呂格拉勒店裏居住。隨後，他到菜市場的職務，他

的生活，他在麥薛勃里格商店裏的夜會，都沒有造過一點謊話的詳情。莎蓮這時候完全失了神，她注意到這些報告都是雙份兒，於是明白了這些報告的來源應當有兩個。末了，她找着了一大堆的信件，許多具有一切品章和一切字體的匿名信件。全部內容都在這裏了。她認出了一種貓腳爪式的字體，薩蓋姑娘的字體，舉發了玻璃雅座的團體。她認出了一張油跡顯然的大張信箋，滿塗着馬丹勃摩的粗劣樹杆文，她又認出了一張印着一朵黃色相思花做角花的；有光紙，滿蓋着小沙立葉和麥薛芬爾的法書；兩封信通知政府注意麥薛伽瓦爾。她又認出了梅許丹老娘的無極文體，用四葉幾乎不可卒讀的篇幅重複四地來述那些在菜市場所傳有關弗洛蘭健德公款的謠言。但是最教她吃驚的却是店裏的一張空白發貨票頭兒上印着的幾個字兒是「麥薛格拉代爾黑謹店。」而在這發貨票的反面，沃瓦斯德出現了那個被他視為婚姻障礙的人。

這警務人員服從了一種祕密觀念的指揮才把這卷宗擱在她的眼底。

「您在這些字體之中竟認不出一個嗎？」這時他問她了。

她支吾地說了個「不。」她立起身子了。被自己剛才弄明白的那件事情驚得透不過氣來於是重新放下面網，遮掩她感到自己臉上所起的那種空泛羞慚。她的網子袍褂率率地響了；她的手套隱到寬而且大的圍巾下面了。那個禿頂的漢子微笑一下，同時向她說道：

「您看見，馬丹，您種種消息來得遲了些兒……但是將來有人**舉重怨**的措置，我現在答應了您。而尤其，請您叮囑您的丈夫一點兒也不要動作……某些情狀是可以發生的……」

他並沒有說完，從坐位上站起了半個身軀，略略向她致歉。這算是送客了。她退出辦公室了。在辦公室外的前廊裏走過時，她望見了羅革耳和麥薛勒畢格兩都正忙着側轉各自的身軀。但是她比他們更為不自在了。她穿過了許多廳子，溜過了許多過道，情形是如同受了警界人員的懟伏，她確信在這時刻，那地方有人看見了她，有人曉得了一切。末了，她從太子廣場走出來。到了時鐘河沿，她被塞因河上面的清風吹醒了頭腦，才從從容容前進。

她所感到較為明顯的，就是自己措置的徒勞。她丈夫可以毫無危險。所以這件事雖然留下了一點後悔，却教她放了心。可是她懊惱地攻擊那些新近教她陷入一種可笑的境界的婦女們和那個沃瓦斯德。她更隱她的脚步了，瞧着塞因河流動；許多被煤屑染黑了的板艇，在綠水上游放下來，沿著河岸，許多釣魚人垂釣。總而言之，斷送弗洛蘭的並不是她。這個陡然在她心上發生的念頭教她驚訝了。倘若她斷送了他，那末她是不是真地犯了一個惡意的行為呢？她陷入迷惑境界了，因為竟能被欺於自己的自覺心而吃驚了。那些匿名信件，在她看來確然是些太不高明的東西。她呢，就不然了，爽爽直直地報了自己的姓名，救了一家。陡然她想到格拉台老爹的遺產，就向自己詢問起來，認為倘若在必要之時，她可以預備把這筆錢扔到河裏，去從不自在的心境之中來醫治他們薰蠟店，不必，她不是懼怕的。這筆錢並沒有推動她。走過交易所橋時，她完全心安理得了，重新取得她的平衡了。這究竟比其他那些先她而到警察廳去的人價値得多：她不會弄壞她丈夫的事，她因此可以睡得好一些兒。

『你找着了座位嗎？』葛呂在她回到家裏之後這樣問她。

他要看座位的號頭，來說明這些座位究竟在包廁的那一段。葛莎本以為警察當局一經得到了她的通知，就會迅速派人來，所以她的看戲的計劃，不過是用一種巧妙的方法，使她丈夫在警察逮捕弗洛蘭的時候恰巧不在家中。她本來又計算到午後就變更他去散步，去照他們偶然消遣的法子頑一回：他們曾經坐着轎車到布格臬森林公園游玩過，在飯館子裏吃過晚餐，在音樂加非館裏坐着忘記過要回去。但是現在她認為無須乎出外了。她如同往常一樣坐在櫃台裏消磨白天的光陰，臉色是白裏透紅的，格外快樂，格外和藹，像是從一場病後新愈的境界裏走出來。

『你可記得我對你說空氣於你是有益的時候罷！』葛呂對她重複地說。『你瞧，你早上跑的那一路教你除全變成快樂的了。』

『不見得！』他終於重新擺出嚴肅的神情來答復她。『巴黎的街道，於健康都是那樣不合式的。』

夜間，在歌劇院裏，他們看了天國記。葛呂着上方襟大禮服，套上灰色手套兒，頭髮梳得整齊齊，一心只在說明書上尋找演員的名姓。葛莎依然是壯麗華美的，半扭着胸部，一雙束轉在過於窄小的手套裏面的手掌倚在包廁的紅絨上邊。他兩夫婦都很被瑪利的不幸所感動；劇裏的長官真是一個惡棍，而小丑比文樂自從上場就教他們笑起來。女掌摺流淚了。孩子的起程，在貞女臥房裏的禱告，可憐的瘋女人的回來，都教她那雙光采射人的眼睛含着些兒被擦用手帕輕

拭去的熱淚。但是這場夜戲為她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勝利了，到了她抬頭來望見諾爾泰第女人和她母親坐在三等座位裏的時候。她更得意了，打發了葛呂到酒食間裏去買一盒糖果，自己搖動了扇子，一柄金碧輝煌的螺鈿扇子。女角班子戰敗了；她低下了腦袋，靜聽她母親和她說話。等到她們走出來的時候，美貌的荔莎和美貌的諾爾泰第女人在走廊裏相遇了，彼此都空泛地微笑了一下。

這一天，弗洛蘭提前了時間在麥薛勒學格爾店裏吃夜飯。他等候羅革耳給他介紹一個會任警察長之職的能幹人，預備和這能幹人談論奪取舊王宮和市政府的計劃。天色黑了，一場從午後落起的細雨，用灰暗的空氣淹沒了菜市場。菜市場的房屋，在天空的紅色微光上面托出了黑的體積，這時候，灰色的低雲奔馳，幾乎拂着了屋頂，如同在避雷針的尖兒上散開割開。弗洛蘭被地上的泥濘，被那種彷彿在污泥裏運輸日暮的迴光並且使之熄滅的黃色小溪流，弄成發愁的了。他瞧着那些集在有巡警的街上的行人道上躲雨的人，那些在雨點下走着的雨傘，那些在空曠的街心走得更快和更響的轎車。一道光線出來了。一道紅的微光在西邊升上來了。這時候，一羣掃街的清道夫在諾山街的口兒上出現了，用長柄的掃帚推開一個泥窪。

羅革耳沒有引那個前任警長過來。伽瓦爾到巴第盧爾區裏一個朋友家裏吃夜飯。弗洛蘭因此只好和魯平面對面地來消磨這個夜會裏的光陰。他不住地發誓。結果自己很感寂寞；而另一個却從容地喚着自己的長鬚，每過十五六分鐘才伸長胳膊去端起皮酒喝一口兒。弗洛蘭厭倦了之

後，就回到樓上去睡了。但是獨自睡着的魯平却沒有走，墮入沈思的腦袋，壓在帽子下邊兒，瞧那隻皮酒杯子。路斯和店裏的掌信，以爲那個團體既然不在雅座裏，本來指望可以早點兒關起店門，然而他們竟費了半點鐘以上的功夫等候他興盡而退。

弗洛蘭在自己的臥房裏，竟有點兒害怕到床上去。他受到了一種焦躁不自在的狀態所擾亂，有時候竟因此使他整夜驚入無窮驟的惡夢之中。上一天，在客拉麻爾村，他安葬了那個在一場可怕的垂危境界之後而死的麥薩草爾辣克。到現在，他覺得自己依然還因爲那口落到土裏的薄棺材而傷心。他尤其不能够屏除馬丹草爾辣克的印象，那種帶着哭聲而不見眼淚的聲音；她當時追着她，說起棺材還沒有付價，說起她不曉得怎樣去應付那些拾掇的人，自己身上沒有一個銅蘇，因爲上一天，藥店的掌櫃在聽見病人已經死了的時候，就逼她付清了賬單。於是弗洛蘭裝了棺材和拾掇的人的錢；並且又給了小費。到了他正要走開的時候，馬丹草爾辣克又用一副哭喪臉兒瞧着他，終於他只得留了二十佛郎給她才走。

而在這時候，這次的死亡竟妨害了他。因爲牠使他的觀察員地位發生問題了。旁人也許要他讓位，旁人也許要正式委派他。許多可以惹起警察注意的惱人複雜性就在這事情上面了。他竟想暴動動作在明天就爆發起來，好把那頂圓着金線的制帽扔到街上。腦子裏滿裝着這類的不安，他走到露台上了，因爲涼爽的顫頭，需要一點兒清涼空氣。密雨固然帶來了風，但是一陣雷雨性的悶熱，依然滿布在暗褐無雲的天空。洗淨了的菜市場的房屋，映着天色在脚下擦開了龐大體

積，許多煤氣燈的強烈火樣點綴在房屋上頭，活像是天空中懸着的那些黃澄澄的星宿。

斜靠在鐵欄杆上，弗洛蘭想到自己遲早也許會因為接受了視察員的位置而被制裁。這是他人生裏的一個污點，他已經在警察廳的俸給收據冊子裏因收斂而簽名了，違背自己的誓詞而被帝制服務了，儘管從前在充軍時代發過了那麼多的誓。求取悅於夢寐而生的心理，領到了的俸給的慈善用途，力求盡職的安分守己狀態，這一切現在在他看來，都不像是甚麼有力的論據使他的懶惰處所因此見醜。所以倘若他因為這個肥贊而且過於營養的環境感到痛苦，那末他正是咎有應得。並且他重新看見了他剛剛過着的難堪年月了，女魚販子們刻薄待人，陰濕天氣裏的作孽氣味，自己病態冒險的不斷失調，自己覺得從四週日見擴大的潛伏敵觀。這一切事情，他都看做是制裁而全盤接受。這種沒有被他找到原由的怨恨譴責，預報有點兒廣泛的災禍會來，所以他預先在這災禍之下，帶着一種有罪待報的羞慚心理縮緊了雙眉了。此外，他想到了自己親身籌備的民衆運動竟奮激起來；他自己對於成功已經不是很淳潔的了。

他當時的夢想真多，站在這樣高的樓上，眼光對着各處的展開的屋頂上出神！而最常見事，就是他把這些屋頂看做霉氣迷濛的大海，這大海向他譖起那些遼遠的地方。在沒有月光的夜里，這些屋頂都是晦暗的，都成了死氣懾人的湖，一片黑而靜止的黑水。明淨的夜色使這些屋頂化為光明噴泉池，無數的光線在三層樓閣上交流，瀰漫了屋頂上的那些面積廣闊的鋅板，又從這些相疊的巨型承水盤的邊兒上湧出來並且落下來。嚴寒却使牠們硬化了，凍結了，如同挪威的海濱似

的，其中看得清冰的人，到了六月，酷暑又用一種昏沈的瞌睡教他們睡熟了。十二月的某一天夜里，他打開了窗子，看見了這些屋頂全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光，一種處女式的白色明澈了天空里的鑄黃色；牠們一毫不染地鋪開，儼然是北歐平原，是可以容得冰床來往的嚴肅的肅穆氣象；牠們表示一種壯麗的沉默，一種坦白的巨人式的安寧境界。後來他對着這種視界里的每一變化，自身總墮入種種溫柔或者殘酷的沈思里；雪光使他寧靜了，那幅漫無邊際的白毛毯，像是一幅灑在菜市場種種醜東西上面的浮潔幕布；明淨的夜，月的光流，把他引到了故事傳說里的仙國。他所苦的只是晦暗的黑夜，六月里的那些使得沼澤里死水臭味蒸騰的炎夏黑夜。並且來的總是那種同樣的惡夢了。

這些屋頂是綿延不斷的。他推開窗子靠著欄杆去遠眺，不能不看見牠們擋住他前面的視界。他在傍晚時，爲着在就寢之前和這些無靈性的屋頂相呼就離開了客館。而牠們却對他攔住了巴黎，對他擺出了龐大形狀，時時刻刻地襲入了他的生活。在這天夜里，他的惡夢更因爲種種擾亂他的潛伏情感增加了恐怖性。午后的雨使一種污穢的溫度充滿了菜市場。牠對他迎面吹過來種種山牠吐出的臭氣忘，這氣息在城里反覆盤旋正像一個喝完最后一瓶倒在桌子底下的微醉者。他彷彿覺得每一座房里蒸出一種重濁蒸氣。在較遠的處所，鮮肉館和臘腸館蒸出一種血腥。接著，蔬菜館和水果館，蒸出生白菜燉蘋果和扔在拉圾堆里的腐葉子的氣息。奶油館發臭，海鮮館刺鼻。而其他跨過的家禽館，從通風塔里騰出一種熟空氣，一種如同從工廠騰出的煤烟一般旋轉的污

穢味兒。這一切氣息所成的雲烟都集中在屋頂上，罩住附近的房子，展開而成重濁的霧氣壓住整個的巴黎。這就是菜市場在牠那個過於窄狹的鐵鑄的圍籬之中發脹，用夜間的過於飽脹的不消化症催促這喉嚨咽滿食物的都市的瞌睡。

在樓下，在人行道上，他聽見了一陣人聲，一陣快活人的笑聲。那小巷子的門被人匆促地重新關上了。這正是葛呂和葛莎從戲院里回來。這時候，如同被自己呼吸的空氣醉得茫然自失的弗洛蘭，帶着自己頭上感到的那陣暴風雨的神經性的苦悶，離開了露台。他的不幸就在那地方，就在這座在白天晒熱了的菜市場里。他激烈地推好了窗子，任憑菜市場挺着依然流汗的裸露胸部，在晦暗的背景跟前掙扎，露着牠的氣球般的肚子在星光下面自尋安慰。

## 第六章

又過了八天，弗洛蘭認爲終於能够轉入行動了。一個因民怨而起的機會，已經够得教巴黎城里湧出許多羣的暴動份子了。因爲立法院早被一件有關歲費的條例分成了兩派，這時候正討論一種很不合民意的直接稅使得各處的市鎮怨氣沸騰。內閣害怕引起倒閣的風潮，正在極力奮鬥。自從多久以來，大概沒有遇着過一種更好的藉口了。

某一天早上，在黎明時候，弗洛蘭就繞着舊王宮四週徘徊。他在那地方忘了觀察員的任務了，勘查各處地點一直弄到八點鐘，竟沒有想起他的運動可以引起海鮮館的紊亂。他勘查了里勒橋，大學街，蒲葛萊街，聖它來尼克街；一直深入傷兵院的空地，在沿路的某些十字街口勾留，踏着大步去度量種種距離的大小。隨後，回到沃爾塞河沿，坐在堤邊，決定了攻勢應當由各方面同時並舉：大石區的隊伍可以從閱兵場過來；巴黎北部各區可以從馬德萊因堂下來；西南各區可以沿着各處河沿或者在聖日耳曼那個市鎮的街道上分成許多小組動手。但是另一岸，櫻花公園一

帶，全是毫無掩藏的通衢，這不免教他驚異了。於是 he 已經預先看見了有人可以在那裏安置幾尊大砲來掃蕩這些河沿。因此 he 變更了計劃書中的好些小節目，在手邊攤着的一本小冊子里記明了各區的陣地，實性的攻勢決定可以從蒲洛蒙街和大學街發動，同時一種佯攻可以從因河這邊運動手。使他居處感到熱力的八點鐘的太陽，在寬廣的人行道上展開了金黃色快活氣象，並且在他對面的那座大建築物的那排長柱子上面敷上了金光。於是 he 已經看見那場戰鬥了，許多成串的人都燒死在這些長柱子上面了，鐵橋欄都被打穿了，洞窟都已被占領了，隨后屋頂上，陡然，許多橫起一面大旗的乾瘦胳膊。

他拖着慢步走回來，腦袋是低着的。一陣咕噥之聲又教他發起了腦袋。他發見那是從杜伊勒里宮的園子里穿過來的。在一片草地上，一羣項頸上滿是斑點的異種鴿子正搖頭擺尾走過來。他背靠着一枝盆景橘子站了一會兒，瞧着日光里的鴿子和草地。對面，栗樹的陰影是幽暗的。一種沉默氣氛，一種被遠達的，從李伏力街方面鐵橋欄后面傳過來的隆隆不斷的聲音割斷了沈默氣氛下墜了。綠野的氣息教 he 想起了馬丹佛伊麗，因而很教 he 悄然。一個經過的小女孩趕着一個鐵環，驚駕了那些鴿子。牠們都起飛了，都到草地中央那座古代門土石作的路亭上成行地集下了，用一種更為溫和的方式拾起腦袋咕噥地叫起來。

弗洛蘭正從淳維烈走回了菜市場，忽然聽見克羅德郎潔的聲音叫着他。這位畫家已經走到山谷箭的地窖子里了。

『喂！同我一塊兒來罷，』他喊着。『我正找馬爾若林那個粗胚子。』

爲着教自己可這遙一會兒，爲着再延緩回到魚市的時刻，弗洛蘭跟他走了。鄭譯說是到月下他的朋友馬爾若林毫沒有甚麼希望了：他是一個愚人。他極想教馬爾若林帶着天真笑容做個四足伏地的姿式。到了自己爲着一張草稿而幾乎氣死了的時候，就來和這傻子一塊兒混幾點鐘，不過一句話也不說，極力想捉住他的笑。

『他這時候應當正填他那些鴿子，』他喃喃地說。『不過，我不曉得麥齊伽瓦爾的總籠子在甚麼地方。』

他們在整個地窖子里搜索了。當中，在淡淡的陰影里，兩道自來水管子正流着水。全部的總籠子都是爲鴿子而設的。沿著那些鐵欄欄，是一片不斷的切切訴苦聲音，一種在日暮時聽人妻子下面的囁嚅鳥語。克羅德聽到這種音樂開始笑了。他向他的伴侶說道：

『誰能保證巴黎的所有愛人不都在這裏邊兒彼此互相擁抱呢！』

然而，沒有一個總籠子是開着的，他漸漸相信馬爾若林是在地窖子里了，這時候，一陣接吻聲音，清脆的接吻聲音，教他在一張半開半掩的門跟前停住了脚步。他打開了這張門，看見了馬爾若林那妻鳥兒，正被伽汀教他跪在地下的麥稈上面，使得這孩子的臉兒恰巧達到她的嘴唇那樣兒高。她從從容容地親了他一個遍。她撇開他那些淡黃長髮，親到他的耳朵后邊兒，腮骨下邊兒，又沿着他的頸窩兒，轉到了眼睛上邊兒和嘴巴上邊兒，毫不匆忙，用一點一滴的溫存態度吃

着這副臉兒，如同這是她的一件可以隨她支配的美味。他呢，殷勤地照着她指給他的方式跪着不動。他毫無知覺了。伸起自己的肌肉，竟至於不害怕發僵了。

「喂！不錯，」克羅德說，「不用害怕！……你不懂事，大丫頭，教他在這堆東西堆兒里邊吃苦。他膝頭上滿是髒東西了。」

「瞧罷！」她毫無顧忌地說，「這並不教他吃苦。他歡喜有人愛他，因為在全沒有陽光的地方，他害怕……你害怕，是不是？」

她教他站起來；他用手在自己的臉上摸了一遍，活像是尋覓那女孩子剛才在那上面留下的吻一般。他吞吞吐吐地說自己害怕，而同時伽丁又接着說道：

「並且，我是到了這兒來幫他的；我替他墳了幾隻鴿子。」

弗洛蘭瞧着這些可憐的牲口了。在許多木板上面，繞着這間總舖子的四週，排着許多沒有蓋子的木桶，其中的鴿子都挺着脚緊緊地互相擠着，由牠們的毛羽排出了一幅黑白相雜的色采。有時候，這幅活動的毯子上面起了一層波紋；接著，這些牲口的身子互相堆起來，於是聽見一陣不清脆的咕噥之聲了。伽丁有一隻小籠子在身邊，其中盛滿了清水和穀子；她喝滿了自己的嘴，把籠子一隻一隻抓起來，對着鴿子的喙裏把自己嘴裏的東西吹進去。那些鴿子，掙扎，打噎，重新落到了桶裏，翻着眼睛，都因為這種強迫咽下的食料而醉了。

「這些無辜的！」克羅德喃喃地說。

「請該牠們倒運！」結束了工作的伽汀說。「牠們都是最好的，在好好兒填了之後……您看罷，兩點鐘以後，再給道一些這些鹽水。這樣，使得肉又白又嫩。再過兩點鐘，就給牠們放血……不過，倘若您想去看放血，那邊兒很近的處所，正有一些兒等着馬爾若林去幹。」

馬爾若林在那些木桶之一的裏面運走了半百鵝子。克羅德和弗洛蘭都跟著他。他在一座自來水管子跟前停下來，在地上貼身放下了那隻木桶，另外在一隻鋤桶樣的東西來面蓋着一塊木頭格子。隨後，他開始放血的工作了。迅速地，刀子在手指之間閃着，他已經抓住了鵝子的翅膀，在牠的腦袋上用刀柄一敲就打暈了牠，立即用刀尖插進牠的喉管裏。這時候鵝子短促地抽掣一兩下，渾身的羽毛都散開，他已經把牠按着行列排在鋤桶上面，腦袋擱在木格子裏邊兒，一點一滴的血都落到了鋤桶裏。並且這動作是向着打碎腦殼的刀柄的「喀喀」聲背而來的一種有規律的動作，他的手一來一往從這一邊抓住了一隻活的牲口，向另一邊摘下了一隻宰了的。漸漸地，馬爾若林來得快一些了，他對於這種屠殺感到快活了，雙眼發光，活像是一頭蹲在地上的高采烈的大狗。末了竟笑起來，竟唱起來：「踢達，踢達，踢達，」舌頭觸着前額的聲音和刀柄的拍子相和，造成了那種使得腦子發炸的加非鐵磨子樣的響聲。那些攤着的鵝子像是一幅錦緞了。

「哼！你開心，大傻子，」伽汀說時也笑了。「牠們真怪，鵝子，在牠們縮起腦袋，這樣，夾在雙肩當中，教人我不着脖子的時候……得了罷，不是好東西，這些牲口；牠可以誤人，倘若做得到。」

後來，因為馬爾若林的匆忙樣子愈來愈是神經性的，她高聲笑起來，接着再說道：

「我曾經試過，我來得沒有他還快……某一天，他在十分鐘光景，放了一百鴿子的血」。那塊木頭格子沒有空的了；他們聽得見血點兒滴在桶里的聲音。這時候，克羅德轉過身來，看見了弗洛蘭臉色發白，於是連忙引着他走開。到了地面上，他教他坐在樓梯的一道石級上。

「喂，究竟有點兒甚麼！」他雙手拍着他說。「現在你像一個婦人似地發暈呀！」

「這因為地窖子裏的味兒，」略帶羞慚的弗洛蘭支吾地說。

這些被人填食灌水凍僵袋並且閉眼子的鴿子，教他記起了杜伊勒里宮的那些異種鴿子了，他們不是帶着繩子拴的閃閃灼灼的羽毛，在那種黃日光照成金黃的灘草上面行走嗎。他並且看見過牠們在那園子裏的寂靜之至的環境之中集在古代門士石碑的路牌站嘴，而當時在櫟樹的綠陰下面，許多小孩子正趕着鐵圈子遊戲。而現在，這個淺黃頭髮的肥胖粗野的小子，在這個教弗洛蘭冷得澈骨的臭氣熏人的地窖子裏尋屠殺勾當，用刀柄兒敲，用刀尖兒戳，因此他自己覺得雙腿發軟，眼瞼睜不開，快要跌倒了。

「怪事！」在他恢復原狀之後克羅德接着道。「你大概不能做一名好軍人……既然如此！可見得從前那些打發你到圭亞納的人，見着你竟會害怕，都還是一些漂亮的麥莊們罷。不過，好漢，倘若你倒爾加入一場暴動，一定是最敢放一槍的；你過於害怕殺人哪。」

弗洛蘭立起了，沒有答話。他變成了很憂鬱的，滿臉全是表現失望的皺紋。他走了，聽着空

羅德仍舊走下了地窖子。末了，在向着魚市回去的時候，他重新又想起了進攻的計畫，想起了侵入舊王宮的武裝之羣。在極樂公園，大砲也許怒吼起來；鐵柵欄也許全被搗毀；也許有血在石級上流，也許有迸射出來的腦漿塗在那些長柱上面。這是一種屬於戰鬥的迅疾幻視。他呢，立在中央，臉色灰白，不能注視，用雙手蒙着自己的臉兒。

正穿過新橋街的時候，他相信望見伸長了項頸的沃瓦斯德的灰色臉兒正在水果館的角兒上。這小子應當是窺探一個人，雙眼被一種傻子式的異樣驚慌定成滾圓的。陡然他失蹤了，跑着回到熟食店裏去了。

「他心裏有甚麼事？」弗洛蘭想道。「可是我教他害怕？」

在這天早晨，葛呂格拉代爾店裏出了一些兒很嚴重的事變。天剛明，沃瓦斯德非常張皇地跑着去叫醒了女掌櫃，對她說是警察來捉麥薛弗洛蘭。隨後，重復地支支吾吾，向她含糊地說是麥薛弗洛蘭早已出了門，大概已經逃走了。美貌的莎莎披上短衫，來不及繫上腰甲，不顧一切，連忙上樓來到了她大伯子的臥房裏邊，在仔細瞧着沒有一點甚麼可以連累他們兩夫婦之後，隨手在側裏拿了諾爾莽第女人的照片。她又下來了，走到第三層的時候，她遇見了許多警務人員。那位警官央求她陪着他同上去。他低聲和她談了一下，就和他的弟兄們躲在弗洛蘭的臥房裏，吩咐她如同往常一樣打開店門，務須絕不引起誰的注意。一個捉老頭的篩子已經繃起了。

美貌的莎莎對於這次事變所起的唯一顧慮，就是可憐的葛呂格拉代爾將要受的打擊。此外，倘若他

曉得警察蹲在家，她更害怕他因為眼淚而賠誤一切。所以她強迫沃亘斯德發誓，絕對不許走漏一點風聲。她回到自己臥房裏整好自己的腰甲，向着躺在被蓋裏的萬呂說一件故事。半點鐘以後，她已經梳洗好了，妝扮好了，齊裝好了，帶着一副玫瑰般的臉兒，立在熟謹店的門口了。沃亘斯德安安穩穩地整理那些陳設物品。萬呂在人行道上睡了一會兒，輕輕地呵欠，在早晨的新鮮空氣里惺忪起來。沒有一點差處標出了那躺在樓上結束的悲喜交集劇。

但是那位警官却親身對街坊上捲了發佈，當他走進梅許丹家里，它螺鈿，去實行搜檢之時。他早已有各類最詳確的報告。在那些被警察廳接到的匿名信里，有人早肯定弗洛蘭和美貌的諾爾泰第女人同宿的日子最多。他也許正躲在那地方。警官率領兩個弟兄以法律名義來敲門了。梅許丹一家子剛剛正起床。那老婆子怒氣衝天地開了門，她明白了問題，隨后，陡然心平氣和了，並且苦笑了一笑。她自己坐下來，着好了衣服，向這些參謀們說道：

『我們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我們甚麼也不着慌，各位可以搜檢。』

因為諾爾泰第女人沒有十分迅速來開自己臥房的門，警官就教人撞破了牆。她正在着衣裳，胸部是沒有遮掩的，露出了豐腴的肩膀，齒縫里咬着一條短裙。這種粗鄙的圖人，在她是莫名其妙的，因此竟激怒了她；她放鬆了齒縫里的短裙，打算向這些弟兄們撲過去，她只披着一件汗衫，由於愤怒她的雙脣變成了結紅的。警官對着這個裸體的大個兒婦人走過去，防護他的弟兄們，用冷靜的聲音重複地說道：

「這是根據法律的名義！這是根據法律的名義！」

於是，她倒在一張圍椅上面了，放聲大哭，渾身抽掣起來，雖然感到自己過於弱小，却又不明白這些人要怎樣處置她。頭髮散了，汗衣遮不到她的膝頭了，兩個警察的眼光正從旁邊看着她。警官找着了一幅掛在牆上的寬而大的圍巾扔給她。她竟不用牠他裹住自己，瞧着這兩個警察粗魯地搜檢自己的床，摶自己的就頭，查考自己的被褥不禁笑得更厲害了。

「我究竟做了甚麼事？」她終於結巴巴地說，「你們在我的床上找甚麼？」

警官提出了弗洛蘭的名字，同時又因為海許丹老婆兒立在臥房的門口：

「哈！女光棍，這是她！」這青年婦人喊着，一面又打算去撲她的母親。

她幾乎打著她了。有人拉住了她，便勁用那圍巾裹住了她。她極力掙扎，用一種嗚咽的聲音說道：

「旁人究竟把我當做誰……這個弗洛蘭從來沒有走進這裏，你們可聽見！在我和他之間那兒有過一點關係。在情坊上，有人故意和我為難，不過將來應當有人和我當面對質，你們一定看得見。以後再把我送到監牢裏；在我，這毫不在乎……弗洛蘭哪，我瞧他不起！我能够嫁給我願意的人，我定要氣死那班教你們到這裏來的女人。」

這一篇話教她歸於寧靜了。她的憤怒轉了方向，對着身無羽翼的海許丹下次舉了。她向警官發誓，給自己辯護道：

「從前我不曉得，麥薛。他的神氣是很溫和的，他愚弄了我們。我從前沒有肯聽旁人說的話，因為旁人是那樣不懷好意的……他走這兒來給我小孩子教過課，隨後，他就走了。我給他東西吃，時常送他一條像樣子的魚。事情都在這兒……哼！那可不行，旁人可以不必再以為我有這樣好說話！」

「不過，」那警官問，「他應當有些甚麼紙頭托您保管罷？」

「沒有，我向您發誓說沒有……在我，這毫不在乎，我可以都交給您，那些紙頭。我已經受了，可不是？瞧着您甚麼都搜檢一遍，真不快活……得收留，這是很枉然的。」

那兩個警察已經搜檢她所有的家具，這時候又要走到唔咁睡的那間小屋子裏邊。一會兒以前，有人聽見了那孩子被這陣擾亂驚醒，正在大聲啼哭之中，大概他以為旁人要來割他的嗓子。

「這是小孩子的臥房，」諸爾恭第女人打開了那張門一面說。

唔咁，赤條條的，跑過來揼着她的項頸了。她撫慰他，把他睡她自己的床上。那些警察立刻從他那間小屋子裏退出來，於是那警官決定下樓去，這時候，那孩子依然在泣涕之中，湊到他母親的耳朵邊喃喃地說道：

「他們就要去拿走我那些練習本子……你不要把那些練習本子給他們……」

「哈！真的，」諸爾恭第女人高聲說，「有許多練習本子……請等着罷，麥薛們，我就拿這東西給各位。我願意對各位表示我看不起這東西……注意喎，各位找得着他的筆跡，那裏邊兒。

很可以吊死他，我決不會替他解釋的。」

她交出了他那些練習本子和那些模範字型，但是那孩子氣極了，重新爬起來，對着他母親亂抓亂咬，她輕輕在他頭上打一下就教他又躺下了。於是，他開始狂叫起來。在這屋子的門口，薩姑娘從人聲擾攘之中伸長了項頸；她逃來了，看見一切的門都是打開的，挺身替梅許丹老婆子幫忙。她靜觀着靜聽着，極力替這兩母子叫屈，說她們孤立無援。這時候，那警官板着臉兒讀那些模範字型。「殘暴地，」「妨害自由，」「違背憲法的，」「革命的，」這些字眼教他想起了脣頭。等到他讀到「在時間將到之際罪人必倒」這兩句話的時候，他在這些紙上輕輕拍了幾下，同時說道：

「這是很嚴重的，這是很嚴重的。」

他把這包紙頭交給一個警察，他隨即走了。柯萊兒本來一直沒有出面，這時候才打開自己的房門，瞧着這班人下去。隨後，她走進了她姐姐的的房裏，自從一年多以來這還是第一次。薩姑娘表現得極力和諾爾齊女人張羅，對她的事情表現驚訝，替她拉起那幅圍巾的兩端使她格外好好兒得着遮蓋，帶着可憐的神情接受她懷怨所生的種種最初的自由。

「你真是很沒有骨氣，」柯萊兒立在她姐姐跟前這麼說。

這一個女人站起來了，神情是惡狠狠的，任凭身上那幅圍巾滑到了地下。

「你真地要探聽消息！」她高聲叫喚起來。「把你刚才說的話再述一遍罷。」

「你真是很沒有骨氣，」這青年女子用一種更為侮辱的聲音又說了一聲。

這一來，諾爾莽第女人在使人措手不及的姿勢之下打了柯萊兒一個耳巴子，柯萊兒面無人色了，向她身上撲過去，接着就來扼她的嗓子。她們角了一會兒氣力，互相揪着頭髮，互相尋覓對方的繩子來握。小的這一個帶着超人的腕力，儘管柯萊兒體力不強，却那樣猛烈地去推大的那一個，結果她們快要倒在衣櫃裏了，櫃門上的鏡子撞穿了。哈嘴肚大哭起來，梅許丹老婆子向薩蓋姑娘狂叫起來，要她幫她來開開這兩個。但是柯萊兒突出了包圍一面說道：

「沒有骨氣，沒有骨氣……我就去通知他，就去通知這個被你出賣了的倒運的。」

她母親擋住了房門，諾爾莽第女人從後面向她上身撲過去。末了，薩蓋姑娘來幫忙了，儘管柯萊兒用了發狂的抵抗，她們三個人終於共同推着她回到了她自己的臥房裏，把這間臥房門的暗鎖旋了兩週。她在這門上踢了好幾脚，打壞了臥房裏的一切東西。隨後，門外的人只聽見一陣柯萊兒的掙扎動作，一陣用鐵器括着牆上石膏的響聲。她用剪刀尖子去掘房門的鐵鏈了。

「她幾乎可以殺了我，倘若她有一把刀子，」諾爾莽第女人一面替自己找衣裳來穿一面這樣說。「她將來一定看得見她因為妬忌心弄得自己的結局不好……尤其是現在不能給她開門。她可以關得街坊上對我們起反感。」

薩蓋姑娘氣急下樓了。走到了它螺旋的角兒上，恰巧正是那警官重新回到葛呂格拉代爾店旁邊那條巷子的當兒。她明白了，擦起一雙那樣有光的眼睛走進了藥膳店，使得莎莎用一個手式教

她不要發言，一面又指着那個正在腰掛鹹肉條兒的葛呂。等得他回到臥房裏去的時候，這老傢伙才低聲逃起剛剛在梅許丹家裏演過的那幕熟鬧戲。那女掌櫃在櫃台上面俯着身軀，雙眼盯着那罐牛仔肉末，臉上顯出一個勝利婦人的滿意神情專心細聽。隨後，一個顧客恰巧要一對豬腳，她用心不在焉的樣子包給了他。

「我呢，我並不埋怨諾蘭第女人，」她終於向藍藍姑娘說，在店房裏已經又只她們倆的時候。「本來我很愛她，從前有人教我們互相生氣，我認爲可惜……您看罷，我並無惡意的證據，就是我從警察的手裏保存了這東西，並且我誠心預備還給她，倘若她肯親身來向我討回去。」

她從口袋裏取出那張印在郵片上的照像了。藍藍姑娘嚷着。冷笑着，一面念道：「羅絲思送給我的朋友弗洛蘭……接着她用她的尖銳聲音說道：

「你也許想背了。應當留下這東西罷。」

「不必，不必，」藍莎含着說，「我願意一切口舌就此結束。今天是講和的日子。事情真闊變了，街坊上應當能和往年一樣安靜才好。」

「這樣——您可願意我去通知諾蘭第女人說您等着她嗎？」這老傢伙問。

「願意，您一定教我快活。」

藍藍姑娘回到它櫈裡了，很教那女魚服子着慌了，在向她說她自己剛剛看見了她的黑片落在路旁的口袋裏之後。但是她無法教她對於她的競爭者所要求的辦法立刻得到決定。這諾蘭第女

人提出種種條件了：她將來可以去，不過那女掌櫃須得走到店門口來迎接她。於是這老傢伙又跑了兩趟，從這一個身邊到另一個身邊，來好好兒規定有臉相見的各點。總而言之，她是很樂於磋商這種將要動人聽聞的和解的。當她最後一次在柯萊兒臥房門口經過的時候，始終聽得見剪刀括着牆上石膏的聲響。

後來，在向着那女掌櫃送了一個確定的回答之後，她就匆匆地去找馬丹勑略和小沙立葉了。於是，她們三個人蹲在海鮮館角兒邊人行道上，熟謠店的對門。在這地方，她們能輕毫無違隔地參觀這種相見的情形。都有些不耐煩了，故意裝做互相談話的樣子，用心來窺伺它螺鈎：諾爾莽第女人須得從那裏出外。驚和的消息已經傳遍菜市場了：女販子們，直挺挺地立在攤子邊，頗起了脚尖，察覺看的法子；另外許多，更為好奇一些兒的，離開了自己的崗位，爽性立在有遮蓋的街心上。菜市場的眼睛全向着這熟謠店轉過來了。街坊上的人全在等候之中了。

那真是莊嚴隆重的。在諾爾莽第女人從它螺鈎走出來的時候，所有的呼吸全被切斷了。

『她帶了許多錢回來』小沙立葉喃喃地說。

『看哪，她那麼走着，』馬丹勑略接着說，『她太不害臊了。』

就真象而言，美貌的諾爾莽第女人正用一個願意接受和平的女王姿態在街上走着，她素粉得一點沒有草率的意味，挽着優美的頭髮，擡起圍裙的一隻角兒使她那條細花呢裙子可以露在外面；並且繫着一個用簇新的黃連繩杆編的花結子。因為覺得全個兒菜市場都注視她，所以走遠了。

藥舖店跟前格外昂起了腦袋。走到門前，她停住了。

「現在要輪到美貌的嘉莎了，」蘿香姑娘說。「大家仔細看罷。」

美貌的嘉莎含着微笑離開櫃台了。她從容不迫地穿過了店房，走出來向美貌的諾爾齊第女人伸着手。她也是同樣很得體的，雪白的衣衫，因清潔而顯得偉大的氣概，魚市上起了一陣嘴喚之聲了；所有的腦袋，在人行道上，都互相交接起來了，活潑潑地談話了。這兩個婦人都在店房里了，櫻桃的流蘇巡在前面，教外面的人不大能够看個仔細了。她們彷彿親熱地談着，無疑地彼此互通寒暄，互通殷勤。

『留心！』蘿香姑娘說，『美貌的諾爾齊第女人買東西了……她究竟買點甚麼？是一個臘腸珠兒，我想……啊！正是！您們全沒有看見？美貌的嘉莎交還她那張照片了，同時把臘腸珠兒放在她的手里。』

後來，又有許多表示禮貌的行動。美貌的嘉莎竟超越了種種早在事前規定的客氣條文，陪著美貌的諾爾齊第女人走到了人行道上。在那地方，她們兩個都是有說有笑的，當着街坊表示她們彼此都是好朋友。對於整個菜市場這是一個真正的快樂了；女販子們都回到自己的攤子跟前，說這一切經過得很好。

但是蘿香姑娘却留住馬丹勃略和小沙立葉。這對悲喜交集劇算是結束了。她們三個人都沒有一種沒法透過石頭去看的強烈好奇心向對面那所房子渴望。爲着教自己忍耐，她們又談起美貌

的諾爾泰第女人來。

「她現在是寡居的，」馬丹勒略說。

「她有麥薛勒學格爾，」小沙立葉這樣主張，同時開始笑起來。

「哈！麥薛勒學格爾，他一定不再願意了。」

薩爾姑娘蹙着眉頭，一面喃喃地說道：

「您們真不認識他。他那兒管這些事。這是一個曉得盤算的人，而諾爾泰第女人是有錢的。兩個月之內，他們一定會蹲在一塊兒，您們將來看罷。梅許丹老娘多久就在這婚姻上頭下了功夫喎。」

「還沒有關係，」女奶油販子說，「那位巡官並非沒有發現她和那個弗洛蘭在一塊兒。」  
「可真不對，我並沒有對您們說過這句話……那個瘦大個兒剛剛走出去。他們搜檢那張床的時候，我正在那裏。巡官用手按過一番床上有兩個熱烘烘的地位……」

這老傢伙喘息了一下，末了用一種生氣的聲音說道：

「哈！您們可看見，那件教我最恨的事，這是難見這光棍教給小瞎子叫的一切嚇壞人的東西。不行，您們那兒想得到……那是有一大包。」

「甚麼嚇人的東西？」小沙立葉受引逗了，這樣問了一聲。

「誰曉得！許多不乾不淨的話，許多村話。那巡官說過這已經等得吊死他……這是一個惡煞。」

這漢子。引導一個小孩子，這是幹得的嗎！小話唔叫固然算不了甚麼，不過却不能因此就可以把他擋在革命黨裏，對嗎？」

「很對，」另外兩個婦人齊聲回答。

「總而言之，現在正有人把這種醜計好好兒整頓。我從前對您們說過，可記得：『有一個臭的醜計在葛呂家里。』現在看得見我的鼻子從前管事不管事……上帝謝謝，橋坊上可以透點兒氣了。這真要結結實實掃蕩一下；因為，我敢說句實在話，以前真可以弄得大家害怕白天被人刺死了。那可是大家活不成了。那都是一些胡鬧，一些叫人生氣的事，一些插刀子的幹法。而這，爲的不過是個人，爲的不過是那個弗洛蘭……現在，美貌的葛莎和美貌的諾爾兩位女士已經講了和了；在她們商議得很對，大家的安靜日子真得靠她們這一着。現在，剩下的事一定都會變好起來，您們將來看罷……怪事，可憐的泰薩葛呂還在那邊兒笑。』

在事實上，葛呂重新又立在人行道上了，渾身在那件雪白的圓領裏面顯得快要出來，正和馬丹連葛蘭的小女用人鬧着玩笑。他是很高興的，這天早上。他緊抓着這小女用人的兩隻手，用薰臘店掌櫃的高興樣子抓着她那雙小拳兒使她叫起來。葛莎極其想救他回到廚房里去。她焦躁地在店房里走着，害怕弗洛蘭回來，因此把他叫到了店裏，免得弟兄相遇。

「她心里很不舒服罷，」薰薰姑娘說。「這可憐的泰薩葛呂一點兒也不曉得。他不是像一個天真的孩子一般兒笑着嗎！……您們可曉得馬丹連兩位說過她就要不和葛呂一家子表示好感，倘

若他們因為寫藏了弗洛蘭而至於更失人望。」

「暫時，他們不妨寫藏那份遺產，」馬丹勒喀用挑撥的口吻發言了。

「唉！不是這樣的，好人……那一個得過了他的份兒。」

「真的……您怎樣曉得這件事情？」

「上帝！這是看得見的，」那老傢伙在遲疑一下之後這樣回答，不過提不出甚麼其他的證據。「他並且拿到份兒外邊去了。葛呂快要多給好幾千法郎……嗜好多了，錢自然花得快了……哈！您們不曉得！也許：他本來還有另外一個女人……」

「這是我料到的，」小沙立葉金斯說；「這些瘦瘦兒的全是大膽的漢子。」

「對啦，而且並不年輕，那個女人。您們曉得，一個男人在要那東西的時候，就要那東西，甚至於可以在地上拾起那東西……馬丹韋爾，前任觀察員的老妻，您們都曉得她，那個臉色完全發黃的貴婦人……」

但是另外那兩個聽到這里都叫起來。這本不是可能的事。馬丹韋爾原是令人討厭的。於是薩翁姑娘生氣了。

「到了我對您們說這話的時候！您們怪我造謠言，行嗎？……旁人有種種證據，旁人找到了這女人的許多信，整整兒一大包信，在那裏邊兒，她問他要錢，十個二十個法郎不等。這是明明白白的，總而言之……由他的意思，早已一定弄死了本夫。」

小沙立葉和馬丹勒喀都被說服了。但是她們都焦躁了，她們在人行道上候了一點多鐘了。她們都說在這時候，也許有人在她們的攤子上偷她們的東西。於是蘿蔔姑娘又用一件新的故事留住  
了她們。弗洛蘭是逃走不了的：他就要回來；那一定是很有興味的，看見有人給住他。末了她說  
明這種有關那隻老鼠籠子的細微末節了，這時候，那另外兩個，正繼續把對面那棟房屋細細地從  
上看到下，覲探每一個門戶，指望從那些口兒里看得見警察們的制帽。可是那棟房子，安靜而且  
沉默，在午前的陽光里張着嘴沐浴。

『是不是可以說那裏面滿是警察！』馬丹勒喀吞吞吐吐地說。

『他們都在閣樓上，星頂邊兒，』那老傢伙說。『您們可看見他們仍舊把那扇窗子照老樣子  
開着嗎……哈！留心，他們有一個，我相信，躲在露台上那盆石榴花後邊兒。』

她們都伸長了頸項，她們都沒有看見甚麼東西。

『不對，那是影子，』小沙立葉這樣解釋。『連窗檻的本身都沒有動一下。他們大概都坐在  
窗子裡邊兒，並且再也不動。』

在這當兒里，她們看見了伽瓦爾匆匆忙忙從海鮮館里走出來。她們都睜大了眼睛瞧着他，却  
不對他說話。她們都直挺挺地彼此互相靠近了些兒。這家禽商人對她們走過來了。

『您們是不是看見弗洛蘭走過？』他問。

她們都沒有答復他。

「我有話要立刻和他談，」伽瓦爾繼續說。「他沒有在魚市上。大概是回家上樓去了……您們也許看見了他，然而。」

這三個婦人都不免有點兒變色了。她們用一種深沈的神氣始終互相注目，嘴角邊兒都略略有些兒抽掣。因為她的姑夫矜持起來：

「我們在這兒還不到五分鐘，」馬丹勒哈乾脆地說。「也許他已經先走過了。」

「那來，我上樓去，我到五層樓去試試看，」伽瓦爾笑着一面說。

如同頭癱他似地，小沙立葉動作了一下；但是她的阿姨摑住了她的胳膊，引她到自己身邊，一面在她耳門兒邊輕輕說道：

「快快讓他去罷，大傻子！對於他，這辦得對的。他時常看不起我們，這很可以教訓他一下。」

「他將來再不說我吃甚麼變了味的肉了，」薩蓋姑娘用更低的聲音吞吞吐吐地說。

以後，她們甚麼也不多說了。小沙立葉滿面絢紅，另外兩個臉色全都是黃蠟。她們都側轉了腦袋了，現在，都因為自己的眼光而感到不自在，都因為自己藏在圍裙裏邊的手而感到煩躁。她們的眼睛終於由本能作用向着對面那棟房子抬起來，穿透牆壁似地跟着伽瓦爾追上去，瞧見他上了五層樓。等到她們以為他已經進了弗洛蘭的臥房，她們都用眼角從側面互相端詳了。小沙立葉神經質地笑了一下。她們都覺得有一剎那間那窗口的眸子輕輕動着，這使她們認爲起了一次角力的

事情。但是房屋的正面却保留着的碧潭暖氣息的安靜姿態；一刻鐘過了，從一片絕對太平景象中間，一種時見增長的情緒叫住了她們的嗓子。她們竟支持不住了，等到一個從那小巷子里走出來的人跑着去找一輛轎車的時候。五分鐘之後，伽瓦爾下來了，後面跟着兩個警察。葛莎本來到了人行道上，見到了那輛轎車就連忙退到了熟食店裏。

伽瓦爾是面無人色的。在樓上，有人搜過了他，在他身上搜着了他的手槍和他的彈藥盒子。在那警官的粗硬態度之下，在那警官聽見他的名姓立即露出的動作之下，他自認已經失敗了。這是一個從沒有被他清楚地想像過的可怕的結局。杜伊勒里宮大概不會原諒他了。他雙腿立不直了，儼然那隊執行的槍手已經等着他。然而在他看見了街道的時候，他却在自己的誇大性格之中，找着了足以使自己挺起脊梁前進的氣力。並且，在想到菜市場正等着他以及他將要勇敢而死的時候，他竟露了一個最後的微笑。

這時候，馬丹勒略和小沙立葉都跑過來了。等到她們問過了原因，這個女奶油廠子開始號啕大哭，而她的姨妹女，很受感動的，擁抱她的姨夫。他用胳膊擁住她，給了她一把鑰匙，並且在她的耳邊兒輕輕地說道：

『你連塵都拿着走，並且她掉所有的紙頭。』

他用一種上斷頭台的神情上了車子了。這車子在披薩雷司戈街拐角上失蹤的時候，馬丹勒略望見小沙立葉正預備拿那把鑰匙藏在口袋里邊。

「這可以不必，」她咬着牙齒向她說，「我早已看見他把鑰匙藏在你手裏……我發誓非到監牢里把一切都告訴他不可，倘若你對我不客氣。」

「阿姨，那兒的話，我是客氣的，」小沙立葉帶著一種無可奈何的微笑說。

「我們立刻到他家里去，那末真不必教那些牛頭禁子們有功夫到他那些櫃子里伸手。」  
蘇蕙姑娘已經聽清楚了，張着那雙冒火的眼跟着她們，優量伸長那雙短而小的腿子在她們後邊追着，她真不着重於等候弗洛蘭了，現在她顯出很卑躬折節的樣子從郎布多街走到弓索內李樹；滿身的懇切意味，自告奮勇願意先去和那看門的馬丹來夫同談起來。

「我們將來看情形，我們將來看情形，」馬丹勒喀簡短地重複了兩遍。

在事實上，本應當商量。馬丹來夫司不願意讓這些女客到她房客的那幾間屋子裏去。她望着小沙立葉那件繫得不嚴密的圍巾感到了不悅服，露出了很懼正的態度來。但是這位老姑娘向她很低地說了幾句話並且又向她亮了那把鑰匙以後，她才決定了。到了樓上，她只肯把那幾間屋子分別一間一間交出來，氣忿忿地，心里感到沈痛，如同由她親手把自己收藏銀錢的處所指給小偷兒一般。

「趕快，甚麼都拿着走罷，」她高聲喊着，一面隨着自己的身軀向一把圓椅上躺下去。

小沙立葉已經在所有的櫃子門上試過了那把鑰匙，馬丹勒喀擺出一陣放心不下的神情緊緊地跟後面，那樣切近地壓着她，她只得說道：

「怎麼，阿姨，您礙着我不好做事。請您等我一雙胳膊自由一點兒，至少。」

到末了，某一個櫃子終於打開了，正對着窗子，介於爐台和床之間。這四個婦人齊聲喊了一口氣。在櫃子當中那層隔板上，有一萬多法郎的金幣，行列井然地排成許多小堆兒。伽瓦爾本把財產謹慎地存在一個會計師手里，留下這筆數目預備「開火」的用途。正和他從前堂而舉之說過的一樣，他準備了他對於革命的補助金。他曾經賣掉了幾種有價證券，每天夜里對着這一萬佛郎來領略一種特殊的享受，用眼光蓋住這些錢，對着牠們翻出目空一切的氣概。到深夜，他夢見有人在他的櫃子里打架；還見有人在裏面開槍，還見有人從街面上擲起石塊亂擲，還見喧嚷和勝利的呼聲：這正是他這一筆錢發動反抗。

小沙立葉在一聲歡呼之中伸長她那雙手了。

「不許亂抓！孩子，」馬丹勒喀用一種發噏的聲音說。

在金幣的反光之下，她更其是蜡黃的了，臉上因為眼病滿是斑斑點點，眼睛因為肝病久已不知不覺受了損傷。薩普姑娘立在她後面顛起了脚尖兒，感懼驚之地向着櫃子里注視。馬丹來央司也從兩椅上立起身來，嘴里咷嘷不止。

「我姨夫對我說過甚麼都拿着走，」那青年婦人乾脆地說。

「我呢，是曾經服侍過他生病的，這漢子，那末我一點也得不着了，」那管門婦人高聲說。

馬丹勒喀氣得說不出話了，推開了她們，自己攏在櫃子門口一面口吃地說道：

「這是我的財產，我是他最近的親族，你們都是強盜，可聽見……我寧願甚麼都從窗子里扔到外面去。」

沈寂了好一會兒，這時候她們四個人都緊着眼互相注視。小沙立葉的圍巾完全散了；她露出了那段在人生里值得傾倒的脖子，那含鮮潤的嘴，那雙玫瑰般的鼻孔。馬丹勒啞瞓着她這樣美貌得動人自己更成了頹喪的了。

「你聽我說罷，」她用一道更其低微的聲音說，「我們彼此不要衝突……你是我的姨姪女，我很願意平分……我們各人拿一撮兒，彼此輪着去取。」

於是，她們推開了另外那兩個。開始動手去取的是那個女奶油販子。那一撮兒金幣落在她的裙子的口袋里了。接着，小沙立葉也照着樣子取了一撮兒。她們彼此先後互相監視起來，都抱着勝券在握的神氣。她們的指頭兒合乎規則地張開來，有些是怕人的和露骨的指頭兒，另一些是雪白的和像護子一般柔滑的指頭兒。她們彼此堵着自己的口袋。到了祇剩下一撮兒的時候，這實年婦人不願意教她落到她阿姨手里，因為開始動手的原是她，她再拿一回就是多得一撮兒了。所以她突然把這一撮兒派給薩普姑娘和馬丹來夾司均分，這兩個瞧着她們袋起了這些金幣眼里正出火。

「謝謝，」那管家的婦人用生氣的口吻說，「五十個法郎，這是我伺候他煎鍋燉湯的報答！他從前說過他沒有親戚本家，這個老驕子。」

馬丹勒咯在關好櫃門之前，又把那裏上上下下看了一遍。牠裝着全是由許從外國運入境的  
政治書籍，比京來的小冊子，拿破崙一家人的醜史，談話學上的古怪漫畫。原來伽瓦爾的大樂趣  
之一，就是偶然和一個朋友關起門坐在房子裏，教他來看這些奇異的東西。

『他曾經好好兒吩咐我燒掉些紙頭，』小沙立葉提了這樣一句。

『得啦，我們這兒沒有生火，那不免太費事……我覺得警察會來。應當趁早躲避。』

她們四個人終於都走了。還沒有走到樓梯下面，警察已經進了門。於是馬丹來大司祇得再上去給這些婆娘們引路了。另外這三個都悄悄地溜到了街上。她們快快地提着脚步，那娘兒兩個不免被口袋的重量感到累贅些兒，所以她們三個人走成了一條直線。小沙立葉走在頭裏，踏上了郎布多街的人行道，轉過頭來帶着嬌滴滴的笑聲說道：

『這東西擋着我的大腿。』

馬丹勒咯說了一句教她們開心的村話。她們因為覺得這種重量拉着她的裙子，而且垂在她們身上，真像是甚麼混存和暖的手兒，竟體味一陣享樂了。薩蓋姑娘緊緊地握住她那五十法郎。她的神情是嚴肅的，心裏正計劃如何從那兩隻被她追隨的豐滿的口袋裏，再去找點兒東西出來。在她們重新回到了魚市場的角上，那老傢伙說道：

『真的！我們來得時候正好，看哪，弗洛蘭在這兒了，他馬上就會教人給住了。』

弗洛蘭，在事實上，正從他這次長的奔走回來。到他辦公室要去換外套，開始他的日行工

作，監視那些石板石器的洗濯，沿着魚市的四週慢慢兒散步。他覺得大家都是都用異樣的眼光瞧着他；女魚販子們在他經過的時候，都低着鼻梁露着狡猾的眼光輕輕地說話。他認為又有甚麼新的困難了。自從好些時候以來，這些可怕而肥膚的婦人沒有那天早晨讓他安靜過。但是這一次，他在梅許丹的攤子跟前經過的時候，却很吃驚地聽見那老婆子用一種頗為和悅的聲音向他說道：

『麥薛弗洛蘭剛才有人到這兒來找過你。那是一位有點兒年紀的麥薛。他已經上樓到您的屋子裏等您去了。』

這個堆在一把椅子上的販魚老婆子說到這些事情，竟帶昧了一陣使她那麼大的體積發生顫動的復仇巧計。弗洛蘭還不免懷疑，向着諾爾莽第女人注視。這時候，她已經完全和她的母親講了和，只打開自來水管子，管理她那些魚，像是沒有聽見甚麼。

『您的確曉得他在那裏？』他問。

『哈！的確的確，毫不含糊，不是嗎，露易思？』那老婦人用一道比較尖銳的聲音回答。

他想起這大概是爲着大事情，於是決計上樓去看。將要走出海鮮館的時候，他不知不覺回轉身來一瞧，就望見了諾爾莽第女人的眼光正追着他，臉色却是板着的。他在那三個愛管閒事的婦人旁邊經過了。

『您們可看見，』薩舊姑娘喃喃地說，『藥臘店是空閑的。美貌的莎莎不是一個自我麻煩的姑人。』

煮臘店真是空着的。瞧着牠那種當陳的門面，牠那種正經商店的張開大嘴的神情，正安分守己地在早晨的太陽裏晒熱自己的肚子。在樓頂上，露台邊的那盆石榴完全開了花。弗洛蘭在街面上穿過時，向着麥薛羅革耳和麥薛勒畢格爾友誼地點頭招呼，還兩個彷彿在那酒店門限邊兒呼吸空氣。他們向他微笑了。他快要走進那條小巷子的當兒，彷彿望見了沃亘斯德雖然面無人色在那陰暗窄狹的過道那一頭暈倒下來。於是，他縮住脚步，退回來對着煮臘店望一回，去看清楚那位有點兒年紀的麥薛是否在那里面等。但是他祇看見那隻小羊蹲在一座木礫上邊，夾下巴式的脖子，放心不下似地倒豎的鬚頸，睜起黃澄澄的大眼睛瞧着他。等到弗洛蘭決計由巷子里逃去的時候，美貌的葛莎的臉兒，在巷底的一扇小玻璃門的韓子後面露出來。

在魚市里彷彿寧靜了一下。那些肥胖的肚子和胸脯都忍住了呼吸，靜候他的消滅。隨後，一切都等得過久，所有的胸脯都凸了，所有的肚子都脹痛了，因為一陣幸災樂禍的愉快。本來，那種玩弄的手段居然成了功，世上沒有比這更古怪的事情了。梅許丹老婆子帶着輕而噏的抽掣笑起來，儼然是一隻正被人着手倒空其中蘊藏的皮口袋。她編造的那個有點兒年紀的麥薛的故事已經在魚市里兜了個圈子，教那些「貴婦人」認為是極端的奇聞。簡而言之，那個瘦長個兒畢竟被人綑住了，大家將要不能在這兒天天看見他那副窮樣和他那雙賤眼了。並且全體都預賀他的快活旅行，同時估量一個新的觀察員大概是一個漂亮漢子。她們從這個攤子跑到那個攤子，幾乎快要像畫聲私述的女人一樣繞着她的石頭桌子跳舞起來。可是美貌的諾爾齊第女人却不輕於表示這種

慄懾，直挺挺地不敢動彈，害怕自己流淚，雙手摸着一尾大的方板魚，藉着牠等離自己身上的熱

「您們可看見梅許丹母女們和他談不好了，到了他沒有錢的時候，」馬丹勒略說。

「怎樣！她們都做得對，」薩蓋姑娘回答。「此外，好朋友，現在是結束了，對嗎？不應當自己吃自己了……您現在是滿意的，您。請您等旁人各自料理各自的賣賣罷。」

「祇有那些老的才笑，」小沙立葉提出了異議。「那諾爾泰第女人的神氣是不快活的。」

這時候，在臥房裏，弗洛蘭如同一條綿羊似地讓旁人來捉了。警察們用強硬手段摸到他身邊，無疑地以為會有一陣拼命的抵抗。他還和地央求他們不要綁住他。後來，他坐下了，等候他們綑好那些紙張，那些紅帶子，袖章和牌子。這結果不像教他吃了驚；雖然他沒有肯於乾脆說出來，而牠在他的心裏是一種安慰。不過想到了剛才催促他回到臥房裏的這種怨恨，他傷心了。於是他又看見了沃亘斯德的灰白臉兒，女魚販子們的低着鼻梁；記起了梅許丹老娘那幾句話，美貌的諾爾泰第女人的默默無言，空不見人的熟膚店；於是告訴自己整個菜市場全是通謀的了，簡直是整個街坊斷送了他。在他的四週，那些肥膩醜陋道上的污泥漫上來了。

到了他在這些像一道電光似地閃過的滾圓臉兒的中央，忽然想起葛呂的影兒的時候，他心上受了一陣摧殘生命的悲慘的打擊了。

「快走，下樓去，」一個聲稟粗暴地說。

他立起了，下樓了。走到了四樓，他要求再上去一層，說是忘了一點兒事情。警察們沒有回答，推着他。他極力央求。竟至於把身上留着的零錢送給他們。這兩個終於都同意帶他回到臥房去，一面却用威嚇的口吻說是要打碎他的頭，倘若他想對他們頭甚麼手段。他們從口袋裏拔出了他們的手槍了。到了臥房裏，他一直走到金色雀的籠子跟前，抓住那隻鳥兒，在牠的兩隻翅膀之間吻了一回，放了牠向空中飛去。後來，他瞧見她在日光之中如同茫然似地集在魚市的屋頂上，隨後，牠又飛起了，從菜市場的空中靠着諸多方場那邊失蹤了。他面向蒼天空，自由的天空，看了一下；真想到杜伊勒里公園裏的咭咭不休的異種鴿子和總籠子裏被馬爾若林截開牌子的鴿子。這時，甚麼希望都在他心上破碎了，他跟着那兩個猝落雙肩把手槍收入口袋的警察走了。下完了樓梯，弗洛蘭在那張和萊謹店廚房相通的小門跟前立住，那位警官正等在那兒，幾手受了弗洛蘭的服從態度的感動力，就向他問道：

「您願意和您的兄弟話別嗎？」

他遲疑了一下。瞧着那張門。一陣由剝肉機和鍋子發出來的怕人聲響從廚房傳過來。原來瑪莎爲着使她的丈夫不悶，就定了計劃，教他在早晨來包煮那些向例要在夜間才包煮的血香腸，洋蔥頭在火上歌唱了。弗洛蘭聽見了萬尼那陣蓋住一切聲響的快樂聲音，他說的是：

「哈！了不得，這血香腸味道一定不錯……沃亘斯德，給我把肥肉送過來！」

於是弗洛蘭不敢走進這間火熱而且滿是煎熟的洋蔥味兒的廚房，謝絕了萊謹的盛意。他走過

了廚房的門外，相信他兄弟毫不曉得，因而覺得欣欣然，於是加快了脚步，來避在薰臘店裏留  
下一個最後的傷感。但是，他臉上受到了街道上暗光，竟不勝羞愧了，他佝身彎腰，面無人色，  
到了轎車裏。覺得在他的對面，魚市擺出了勝利的容顏，彷彿整個兒街坊都是快樂的。

『哼！倒楣的樣子，』藍蓋姑娘說。

『手插在袋子里，一副真正的被人給着的犯人樣子，』馬丹勃喀接着說。

『我呢，』小沙立葉露着雪白的牙齒說，『我曾經看見過新一個人，那副臉兒簡直完全是這  
樣的。』

她們彼此互相走過來，伸長了項頸想再看看轎車裏面。在這轎車正在搖搖擺擺的當兒，那個  
老姑娘連忙拉着另外兩個的裙子，對她們指點那個正從它螺鈕衝出來的柯萊兒，她發了狂了，頭  
髮是散開的，手指頭兒是流血的。她在擺開了自己的房門之後，明白了自己來得已經太遲，弗洛  
蘭已經被人帶走，於是在轎車後方直道，接着幾乎立刻在一種弱者的忿怒之中停住了脚步，向着  
那些跑着的輪子揚起自己的拳頭。後來，她那副滿是石膏屑兒的臉整個兒絆紅的了，她向它螺鈕  
跑着回去了。

『是不是他曾經答應和她結婚！』小沙立葉笑着高聲說。『她發狂了，這個大寶貝！』

街坊上是寧靜的了。一羣羣的人把這些意外的事情一直談到各館關門的時候。大家好奇地向  
着薰臘店注目。荔莎避免自己露面。讓沃瓦斯德守着櫃台。到了午後，她害怕甚麼體面的人會過

於粗魯地把這事情教萬昌傷心，認為應當整個兒對他說一遍。她曉得他歡喜那間廚房，他在廚房里可以少流點兒眼淚，於是她等候他們在廚房裏單獨相對的時機。並且她用種種屬於母性的導誘方法來着手。但是等到明白了真象的時候，他竟倒在肉案上了，在淚泉之中毫無動作像是一條小牛。

「仔細想想罷，可憐的胖子，你不要失望到這樣的步驟，你要教自己吃苦，」荔莎抱着他一面向他說。

他雙眼潤濕了那條白圍裙，他那個不動作的身軀因為痛苦起了許多波動。他默默無聲，像是失了知覺。等到能够說話的時候，才斷斷續續說道：

「不行，你不曉得從前我們住在羅葉可拉爾街的時候，他待我是怎樣好的。那時候，掃地是他，做飯也是他……他把我當做一個孩子似地疼愛着，你可看見：他拖泥帶水走回來，疲倦得不能動彈；我呢，吃得好，穿得暖，睡在家裏……現在，眼見了有人就要槍斃他。」

荔莎叫起來了，說是不會有人槍斃他。但是他搖着腦袋。繼續說道：

「這毫不相干，我沒有充分地疼愛他。我很能够說這句話，到這時候。我從前沒有良心。我從前延宕了和他分析遠慮的事……」

「唉！我曾經把他應得的遺產送給他十多回，」她高聲說。「我們毫不應該責備我們自己。」「媽，說開你，我很曉得，你始終是好處，你也許早已整個兒都給了他……我呢，這件事總

教我不大舒服，你教我怎樣！這一定是我學生的傷心事。我一定會常常想起倘若我早和他分了遠  
離，他就不至於再鬧第二回亂子……這是我的過錯。這是我應該了他。』

她的態度更顯得溫和了，告訴他不應當弄得自己精神錯亂。她竟至於爲弗洛蘭叫屈。此外，  
他原是很有罪的，假若他從前有了更多的錢也許更會鬧出更大的亂子。慢慢地，她居然使他明白  
這件事不能另有其他的結局，以及大眾今後可以比較平安些。不過葛呂始終笑着，用圍裙來擦自  
己的臉兒，咽住痛哭的聲音來靜聽，隨後，立即更爲放肆地聲淚同時迸發了。他本已在不知不覺  
之中，把自己的手指頭兒放在一堆堆在案桌上頭預備做臘腸的肉臊子裏面，現在他在那堆臊子上  
戳了許多窟窿，使勁地去掙扎。

『你現在總還記得從前覺得自己不舒服罷，』葛莎接着說。『這正因爲我們從前違反了我們  
的習慣。當時我很不放心，不過沒有對你說起：我早已看明白你身體變了。』

『可不是嗎？』他略略停住了痛哭一面低聲說。

『就是以店裏而論，也不行，今年的買賣沒有好過。這像是一種運氣……得啦，不用哭了，  
你一定看得見一切將來都要復原。然而却應當你爲着我和我的女兒而保養你自己。因爲你對於我  
們也有許多要盡的義務。』

他較爲和緩地揩着那堆臊子了。情緒重新又支配他，不過這是一種溫柔的情緒，已經在他那  
副哭喪臉兒上面，擋下了一層廣泛的微笑了。葛莎覺得他已經被自己說服了，連忙叫了那個正在

店房裏頭要的漢林進來，抱着她放在葛呂的膝頭，一面說道：

「漢林，你父親可不是應當放合理些兒嗎？你得乖乖地請他不要再教我們難受。」

這孩子乖乖地向他要求了。他們互相注視，互相緊緊地擁抱，這擁抱真是美滿的，真是美滿得過度的，是剛剛從一年以來的不自在之中得了解脫的；後來，他們團圓兒的眸子上都蓋着微笑，了，這時候，薰蠟店的女掌櫃重複地說道：

「總而言之，我們在世上只有三個人，胖子，我們在世上只有三個人。」

兩個月以後，弗洛蘭又判了尤軍的罪名了。案子在當時真鬧得滿城風雨。各種日報都報導了種種極細微的情節，印出了各被告人的照片，各項旗號袖章和帶子，以及各軍隊伍聯合地點的形勢。在某半個月之中，已鑿所談的僅僅就是菜市場的陰謀問題。警察廳發出了許多越來越誇大不安的公文；終於有人說是整個兒紹山區都埋了地雷。在立法院，情緒大得真可觀，以至於右派和中間派都忘了那個使他們暫時分裂的招災惹禍的歲費條例，彼此言歸於好地用具有壓倒力的多數通過那個不合民意的直接稅議案了，而有的各市鎮在京城裏傳來的驚人消息之下已經不能不再有叫屈的主張。弗洛蘭案子的辯論，延長到一個星期。由於旁人派在他名下的同謀者的人數衆多，他深刻地受了驚訝。在二十多個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中間，他只認識六七個。經過了宣讀判決主文之後，他像是望見了魯平的帽子和他那坦白的脊梁慢慢在人群之中走開。羅革耳宣告無罪，拉伽伊也宣告無罪。亞歷山大以未成年者犯罪，宣告兩年徒刑。而伽瓦爾，他的罪名和弗洛蘭一樣，

也是充軍。在他的種種最後的享受之中，在他藉以達到自增身價的長期政治討論之末，這畢竟是種壓碎了他的迎頭痛擊了。他花了高的代價才買得他這種巴黎小店主式反動的新奇意趣。兩行熱淚在他那副白髮皓然頑童式的張皇失措的臉兒上流動了。

末了，八月裏的某天早晨，在菜市場的惺忪環境中間，克羅德正對着各種蔬菜的紛紛運到的狀況來展開他的嗅覺，可是他的肚子是被那條紅漆皮襯帶束緊的，走到了聖殿司大詩堂的尖角兒上，他和馬丹弗朗索瓦握了手。她正攏着一副憂愁的大臉兒，坐在她那些堆在尖角兒邊的蘿蔔白菜的堆兒上。儘管日色已經渲染了白菜地兒的濃綠，而畫師的神清依然是黯淡的。

「有甚麼可說！這簡直完了，」他說。「他們又把他送到那邊……我相信他們已經把他解到布來司特了。」

這個販蔬菜的婦人做了一個表示隱痛的手勢。從容地舉起一隻手在她的四周畫了一個圈兒，用一道沒勁兒的聲音喃喃地說道：

「這是巴黎市幹的好事，卑污的巴黎市幹的好事！」

「不對，我曉得這是離幹的，就是那些混賬人幹，」克羅德握緊着雙拳說。「請您指一下罷，馬丹弗朗索瓦呀，在法院里，他們說的全是糊塗話……難道他們不是連一個孩子的習字本兒都拽了去嗎！那個大混蛋的檢察官就在這上面加了作料，從這一方面說是尊重兒童，從另一方面又說是黎民教育……我真因此弄得頭疼了。」

他身上起了一個寒瘡；他把肩頭縮在那件綠而且黃的外套裏邊兒一面繼續說道：

「一個溫和得像是姑娘的單身人，我親眼看見他瞧着旁人宰鴨子也會生病的……所以等到我望見他被兩個武裝警察押着，真教我忍不住苦笑。不用說了，我們將來看不見他了，他將來就蹲在那裏了，這一次。」

「他早應當聽我的話，」那販蔬菜的婦人在沈寂了一會兒之後說，「到南台爾來，在那兒過活，同着我那些雞和我那些兔子……我很疼愛他，您可看見，因為我早已懂得他原是好人。旁人可以變成有幸福的……這是一件很傷心的事……您能够寬心嗎？麥薩克羅德。我現在等候您隨便那天早晨到我家裏吃一頓炒雞子兒。」

她的臉頰裏邊已經含着眼淚了。但是她顯出能够咬着牙關忍痛的富於勇氣的婦人身分站起來。

「留心！」她接着說，「馬丹尚德梅司來找我買蘿蔔了。永遠快活，尚德梅司老娘這個胖子

……

克羅德走開了，在大行獵石板上徘徊。天明的光線早已從朗布多街那一端的頭兒上升上來。太陽平射着屋頂，顯出玫瑰般的光線，顯出已經拂到地上的下墜光束。於是克羅德感到了這個有聲有色的菜市場之中，這個堆着滋養料的充實區域之中，有一種快樂世界的甦醒。這正像一種因病愈而生的愉悅，一種由那些從妨害營養的重壓之下得了解脫的居民而發的最高歡喜。他看見了

小沙立葉，掛着一隻金表，在那些李子和草莓堆裏唱歌，掀着那個身着絲絨上衣的麥薛舒爾的短褲子。他望見了馬丹勒喀和麻蒼姑娘同在一條有遮蓋的街道上經過，他們都不是從前那樣黃瘦，臉色幾乎有點兒像玫瑰花瓣兒，過着那種因甚麼故事而快樂的暫友生活。在魚市裏，梅許丹老娘已經重新照磨她的攤子了，這時候，正整理她那些魚，和旁人吵架，封住了新任觀察員的嘴巴，這觀察員是一個少年人，她曾經發誓要抽他幾鞭子；柯萊兒呢，不大有勁兒了，比較懶洋洋的了，用她那變在魚池裏浸得發青的手，弄着一大堆亮兒上全是銀線樣的豪傑的江螺。在默揚諾，沃亘斯德和沃亘斯汀正買了許多豬腳，帶着新晉夫婦的和悅容顏坐上了兩輪馬車，向他們在紅山村新開的烹臘店裏出發。隨後，時候已經是八點了，氣候已經熱起來了，他回到了朗布多鴉，遇見了唔唔叫和渡林正抬着騎馬的游戲：唔唔叫四肢掉在地走着，渡林跨着他的脊梁，手裏抓着他的頭髮使自己不至於跌下來。末了，在菜市場的屋頂上，靠着屋樑管的邊兒，一道走過的人影兒教他拾起了腦袋：這個伽汀和烏爾若林笑着並且互相吻着，他們在太陽裏晒着，用他們這種幸福動物式的愛情居高臨下地對着街坊。

這時候，克羅德舉起一隻拳頭對着他們。他已經因為這個從地下又從天上奏出的警笛而動了激怒了。他痛罵這些屬於畔國的人，他說這些屬於畔國的人得了勝利。在他的四週，只看見許多屬於畔國的人，他們都成了滾圓的，茁壯得快要裂開來，欣欣然對着一個消化良好的日子致敬。他正在它螺街對面停住脚步的時候，那陣在他的左右兩邊翻出的景象對他造成了最後的打擊：

在他的右邊，美貌的諾爾菲第女人，美貌的馬丹勒畢洛爾，照大衆現在對她的稱呼，正站在她的小店的門限邊，他丈夫已經能夠在他的賣酒生意上加了一個葵草公賣所，這是久已教他心癢的夢想，而忙着對於皇室盡了大忠的恩惠終於得了實現。美貌的馬丹勒畢格爾在克羅德眼裏像是儀態萬方的，緞子的裙袍，燙了的頭髮，打扮得端端正正預備去坐自己的櫃台，整個兒街坊上的麥莎們都要到她跟前來買他們的番茄和菸絲。她成了出衆的了，完全是貴婦人了。在她的背後，那座重新油漆了的小櫃子，在燭燈的底子上面擺着許多鮮潤的葡萄籃；櫃台上的鮮板是亮晶晶的；而那些盛甜酒的玻璃瓶子在大鏡子裏射出更耀目的光。她對着早上的晴天笑著。

在他的左邊，美貌的葛莎站在薰臘店的門限邊，攔住了那張門的出入。她的衣衫從來沒有顯過一種這樣雪白；她的等勻的肌肉，玫瑰色的臉兒，從來沒有被甚麼更為光滑的髮髻包圍過。她顯出一種由飲食豐盛而生的異常沈靜的風儀，一種絕不被甚麼所擾亂的——甚至於連微笑也不能擾亂的——偉大的安定態度。這竟是絕對的撫慰了，一種美滿的幸福了，沒有動搖，沒有生活，溶着發熱的空氣。她的彌得緊緊的胸部依然消化着一天的好享受；她那雙插在薰臘裏的肥腴的手，即令接受好運也不伸出來，因為確然曉得好運是會向他們走過來的。並且，在她的身旁，樹齋也有一種同樣的幸福；她的病已經治好了，那些驕舌子挺着更其鮮紅和更其潔淨的色調，那些肘子恢復了牠們的圓圓而金黃的樣兒，那些小臘腸串兒都丟掉了那舊數落傷寒的失望氣氛。一陣大笑雜着鍋子的叮叮噹噹的快樂聲音從店房後面的廚房裏傳出來。薰臘店裏又得了

健康了，得了一種肥胖的健康了。那些可以隱約看得見的肥腰贊肉，那些靠着大理石牆邊掛着的牛隻頭的鐵鏈，在店裏擺出圓滾滾的肚子，這全是肚子的勝利，這時候，葛莎挺着可憐的強勁筆幹，絕不動彈，用那雙食量宏大的婦人的眼睛向著菜市場道早安。

後來，這兩個婦人互相點頭了。美貌的馬丹勃和美貌的馬丹葛呂交換了一個表示友誼的禮物。

末了，克羅德，他當然早已忘了昨天的晚餐，瞧見她們這樣極其強健，這樣極其合乎規矩，都挺着她的肥胖的胸部，他就拉緊了自己的皮帶，一面用一種生氣的聲音罵着：

『甚麼該骨頭，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